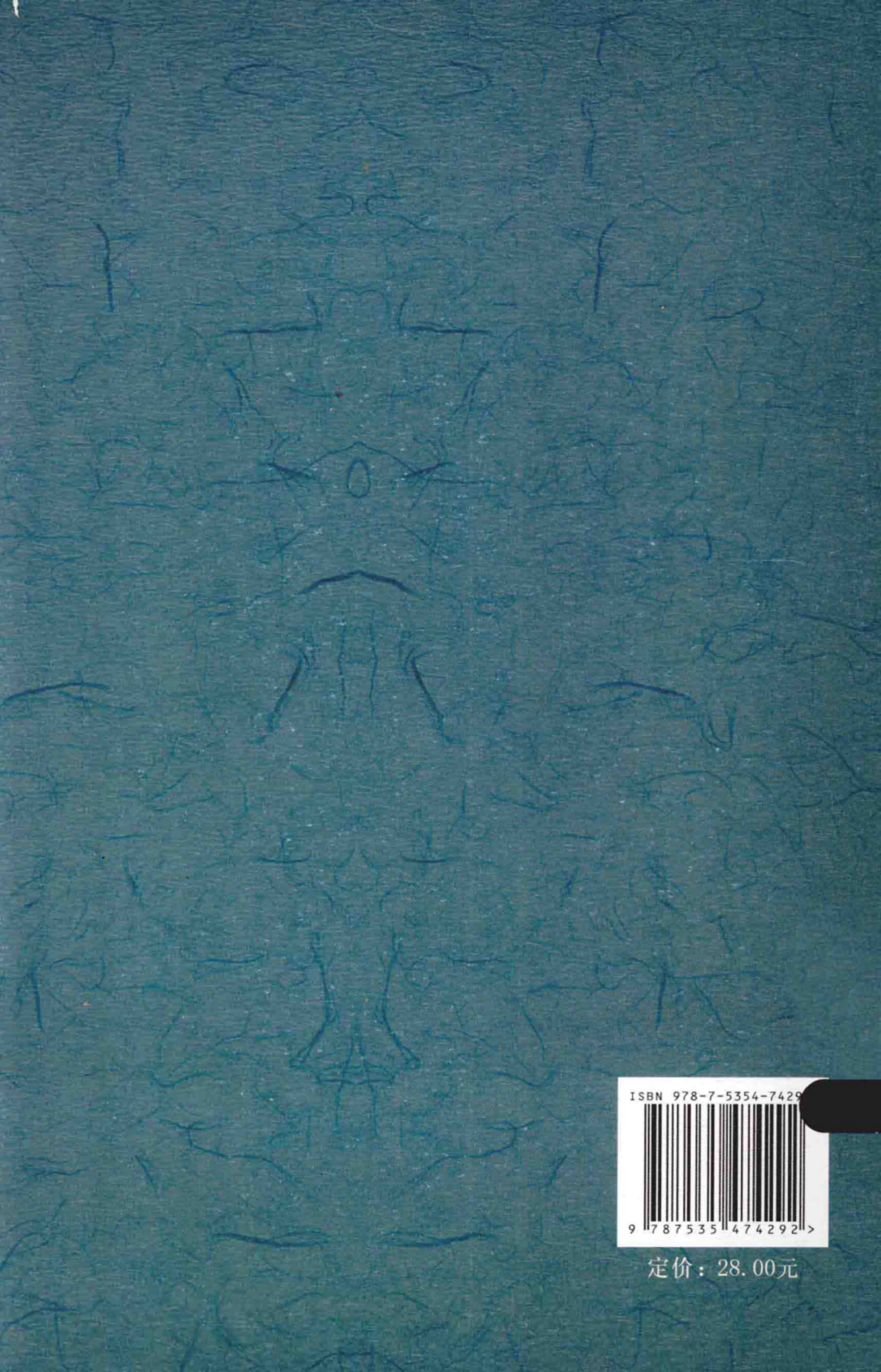
旧梦·石子船·龙朱

沈从文小说全集 卷六

沈从文◎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354-7429
9 787535 474292 >
定价：28.00元



卷六

旧梦·石子船·龙朱

沈从文◎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旧梦·石子船·龙朱 / 沈从文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9
（沈从文小说全集·卷六）
ISBN 978-7-5354-7429-2

Ⅰ. ①旧… Ⅱ. ①沈… Ⅲ.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Ⅳ.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7600 号

策　　划：尹志勇
责任编辑：毛　娟　刘程程　刘兰青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力志设计·王志强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咸宁市国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20.25　插页：2 页
版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0 千字

定价：28.00 元

目录

旧



《旧梦》曾以《旧梦——到世界上之一》为题，分28次连载于1928年2月25日–9月29日《现代评论》第7卷第168期–第8卷第199期，署名懋琳。1930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现据商务印书馆初版本编入。

旧　梦

到锦州，是前年五月间事。这算我出关外的第一次。因此见到山海关，到后来，同到朋友谈闲话，谈到关外是怎样怎样，我也有话可说，俨然是出门的内行了。

“据说是山海门呢。这关字远看是门字。是当年王羲之捣的鬼。王少爷学他爸爸的字学得一模一样，只是当到那老头子晓得少爷在学写字骗家伙吃时，关字中间可再学不来了。”这算老故事，小到六岁学执笔，便听到家中称为麻子周娘的人谈过了。这个人是我第一个老师，故学这故事令我好好的写字。幸好得是当年对写字虽有这种鼓励，也不愿信这话放下玩的功夫来终日伏在案上临写黄自元的《朱子格言》，不然纵写到成王大少爷那么一笔好字，难道还有一个人要我来写什么关？在去年，听到北京城的和平门，建筑成功时，那门上和平门三个大字，是请天津遗老华某写的，每一字是花银五十两，写两面则共得三百两银子。到后这门奉大元帅谕，说与“国运”有关，改为兴华门，换一个招牌，大致国运便纠正过来了。换招牌的好处倒又有了机会给华老先生送上银子三百两。横七竖八不要画上一百笔，报酬是六百，倒也着实在心中歆羡过一番。不过这也只有身作遗老如罗雪翁一辈人可以希望的事，自己既明知既不能学某博士穿洋服后去见溥仪磕头，字不写好也不算大损失。

我出关是就出这个我小时听到故事的山海关的，然而并不见到那关门，无从证实这远看是门近看是关的石板，不过以后再要为后一辈的子侄说到这故事时，我却可说这个关口我去过了一次了。

是怎样原故的出关，说来有趣。来去还不到十天，在这十天中

我可作了不少的好梦，又经过看到不少我在北京所想不到的事情，正如这一次从北京到上海一个样。去锦州是预备做官去的，且做的是军队上的官。不消说是这官以后做不成。至于那为我找官做的朋友，则听大哥说如今还拘押在某地方一个陆军监狱中，看他运气来，运气不佳也算得把这未来生活全放到狱中。这朋友是很可悬念的，朋友太太则尤可念。如果我当时不再进关，则我是也居然有着坐陆军监狱的资格了，人事真不可逆料。

先是在北京很穷，无办法。欠公寓账欠到五十多块，到如今我还不明白我是凭了什么资格可以欠那么多钱，且似乎还不很为那东家催讨。也算是见到我样子不是骗账走去的人，然而这个年头还有人敢于从样子上估这人的价，且俨若全不在乎的神气，仍使我引为奇事。

文章是在作了，得了人的介绍说是要。说要是别人的面子吧。一千字给一块钱，或者是六毛，我为了一种很远的希望努着力作，成天写。若是把成天写的去成天卖，五毛钱一千也罢，一天写三千，我可以得四十五块钱一个月了。照我生活情形看来有了四十五块钱已不必受穷。可是今天送去的，明天这稿子退回，在附加的一张纸上说：这个，用不着，像是不合时代精神了，来一点儿别的吧。退回的东西我是没勇气来把它处置到我房中的。我脾气是虽有着那种呆子自信，然而一到为别处退回这东西，我却除了用一种愤愤的神气在这神气下把它扯碎以外，简直真找不出较好的方法了。也算是一个报馆应有的习惯，退回的，固然退回了，不退回的也常常失落，这失落也近乎蹊跷，但说是失落就完了。既无底稿失落了则算命运，这坏命运我是经过的。倘使每一个月兴趣好，写成六万字，然而退回来两万，失去了一万，剩下的则照六毛到一块钱一千字作价，从不会到三十块钱的。二十块也难。平常多是十六块，十四块，到了第二个月初七八，寄来了通知，就走去拿，到临出门时，给门房一拦，又得为那尖脸长头的朋友留下五毛或一块，算是规矩。

每天写，不敢休息，一月结果是如此，怎么了？设若遇到病，那就只好自己洗衣，伙计不高兴舀水，则自己把袖子卷到肘上到厨房去。这一方面的苦倒是受得下。正因了穷我学得“和气”“忍耐”“劳苦”了。难堪的是怎么想法还这必须还的账？数目是半百，真是一个大数目。不能抢，不能偷，不还又好像太不合乎情理。房东的耐性也有终绝时，到明白我这人的一切时，他难道不懂得把我一些破破烂烂行李留下赶我外出吗？万一把我扣下来，交到警察厅，勒着我作工，这身体也当不了。因此很泰然又悲哀的想到死了。不过凡是真能自杀的人，他决没有许多空想；假使多空想，也许这空想的悲观终于会转方向再来打量如何如何的好好活的。死只是一种，可以活的事则竟像有多般：在晚上，身体顶疲惫，则觉得生纵可恋与其如此活着，则死了倒也省得在人间还保留那生的苦恼，是这样就倒到床上去，俨如是真就死了。到第二天早上，在被中，完全忘了昨天的事，若能想，若愿想，想到的总是要怎样活，活不下，则以为就是如此这般也好。到爬起来为外面院子中新的空气一触，人是更有生气了。有了像是还不完全绝望的心，才又继续把文章写来作这生活过渡的船。

固定一成不变，就是作小说也有穷于找寻内容的时候。我想变。只要变，不拘所变更的生活方法是好是坏，至少会感到一个月的好兴味。一切变更我自己生活的方法的事我全想过了，且拿过一两件试过。见报纸上有广告，招编辑助手，我大胆去报名。见有人找私人书记，我也去，我又自己来登小广告，以及向一些以为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下生活的人去写信，用上一串动人的文字，一面表示诚恳一面表示可怜的目下生活。这结果是使我因了这些胡闹在月底只能得六块钱稿费。不消说全失败了。别人信不过。或者就坏到我这信上，太写得是自己心中的希望，不合乎找寻职业的规矩口吻，用钱报名的反去了报名应纳的费，写信去的白去了邮花与精神。这一种打击可把我几乎又推送到死路上去。我要变的没法变，反而使我因此更只发狠作我六毛钱一千字的小说了。作着还很愉快的，是得了两个人鼓励了我，一个是 X X X ，一是我的大哥。X X X 先生这里那里为我设法，我大哥，则是我文章的第一个好读者。我每写

成一篇关于小时的乡村故事，总能得到这个忠厚人的欢喜的眼泪。我在我的苦恼中每每得到从大哥那边来的极率真的奖语，极痛快的批评，总含着眼泪微笑。在文学上也能了解我全个的人格的，恐怕这个人算第一个，也算唯一的一个了。

这个人是我的“杰克母亲”，我相信他比那个作哥哥的还要良善。

很可怜的是他从小因了脑病把健康毁了，直到如今还是如此。眼睛坏，耳朵坏，呼吸器官也有着不方便的痛苦。然而心是足以代表中国人在道德训练下可以称为顶难得的心。真是莫名其妙的，他在一个长子的名义下把所有作好兄长的行为全学到了。在我们兄弟姊妹九人中，他是在很小的时候，便代行了常是出门的爸爸的责任。他把我同我的六弟用棒子管到他出门那年，爱逃学的我们，想方设法逃过了先生、逃过了妈、却总逃不过这个尖脸汉子。我同我的六弟好商好量通力合作的到外面去同一些街头上的小痞子作那小光棍的顽皮事，若非这个人屡屡告发我们，总不会为家中知道。我在一个月中应挨十顿以上的打，这其间总有八回是他的主张。到大河里去洗澡，到下等赌摊边去赌钱，得劳这个人用手拉着我耳朵还家罚跪。……总之我们同他是仇人，正如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教书先生当仇人一样。在那时节本来谁让我放荡谁就是好人，谁制止我的行动，谁便是坏人；坏人是简直像有大仇的。到这仇人同我分手后两年，我再不能在家中呆，作人护兵了。从那个时候起，因分了手我才把这仇人看得可敬一点。到我们分离了五年第二次北京见到时，这仇人已使我非常爱他了。作弟弟的脾气坏是仍然如以前一样，全不因了年龄不同而稍稍变更，他却不用他的拳头来爱他的弟，所用的是一种作妈的慈祥了。见到我全无调拍的生活，就叹着笑着说我真是不长进，永远是该在每一天打一两下的生活中间。见我得了钱也不缝一件衣，就勒着我穿他那我穿来并不合身的好看的衣。不愿要，说我不高兴这丝织物。则便仍然像是当年违了他的意见那情形一样，凸着嘴吹着哨子，说是嫌他的不好。在这小小争持中间又怕我发气，就好好的说：“弟弟，这是在外的面子，人也应当穿得漂亮点，才是话，若嫌大，就改改也好。”若反应说“你也

只这件呀!”则说“宁可弟弟漂亮点，作哥的有钱又缝。”衣以外的别的东西也如此。不过在这时节我的仇人已经有许多事使我感到伤心了。其实他对他的弟弟是从小到大用一个方法的，这方法是“爱”。在一种反省上我晓得我成了此时的我，自己全无一点努力，生来意志薄弱好玩任性的我，所有的生活力量，就全是这个好人所给的！到我在写文章时，他却又把一种热心的读者的精神鼓励我向人生前进了。

他的事业是画师，便是所谓为人素瞧不起的画相匠。在他这一门手艺上，他是很得着一种好评的。加之他所长的又是一个作交涉员的拿手戏，天生的一副使不拘何等人均不讨厌的温和易与的脸，因此生活并不坏。然而正因为他是大哥，挥洒的本事也就不弱于两个弟弟。有钱就用是他的一种自豪。他又非常相信“钱是为了用才有，到不用时钱也不来”这哲理，作弟弟的是第一了解的人。他是除了间或在每一月结束，为在乡中的娘和几个分开在各地的弟妹寄一点钱或东西外，钱是不会多存的。在娘的信中提到应攒钱的话，则总回说攒是应当攒，然而这点点，攒来又有什么用?至于一面笑着闹着在应酬场中挥洒着用手擦着油烟得来的钱，一面回头又来写信给弟弟说作人的也不应长有小孩子脾气，我能明白大哥在生活上感到人生惨痛的。

我在北京城，是怎样怎样的无法生活，他是知道的。但总劝我不必因生活不佳而着急。他意思是要我好好的作小说或读书，只要到暑假时则他可以为我把一切的账了清。也曾问过我，说：愿意来，同我在一起，就来吧。同他在一处，我又不大乐意，这为的是我还要在北京建筑我的生活基础，且我知道在他所有的一般友朋来往中我会受大苦。告他不愿来，他也只好任我自己的意。但为我生活不安，恐怕忧愁烦恼啮坏我的身心，大哥是比我自己还注意的。他的身是正在奉天的辽阳、沈阳、义州、锦州一带走着，还在每一处教有三四个学生，情形像个巡阅使。

四月底，我是正怀念着上月寄到上海一篇文章的稿费，大哥来信了。信是从义州来的，信上说：

> 好老弟，我答应为你寄钱，刚得七十块钱又被一个朋友拿走了。我看到你作的一篇《竹子》，做得真好！亏你记性好，连这点小事也记得清清楚楚。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都不会有我看到这小说时感着的好味道，为了我，你是也应该不怕别的一切的误解而努力了。
>
> 如今还有一件事告你，是现在一个在奉天陆军XXX的旅长是亲戚，他因为我告他弟弟是如何的一个好人，且熟于大兵的事，他业为你介绍到他亲戚处了，事是准可得，问题是你愿不愿？至于钱，总有一百多，奉票是一半，现的也一半，不算坏。你愿则等我第二次来信就动身来此，人家是聘你为秘书呢。
>
> …………

得信正是我发着愁望别的地方寄稿费不来的时候，我正因一种悲愤生着生活的气，见到信说可以到军队中去作师爷，没有思虑我能不能去到那黑脸红脸的英雄中生活的气概，就只为一种全然热闹的乐观下喜得发抖。我有什么不愿意？没有钱，我也要去了。我想过到天桥去让招兵的人把我带去当兵，又想到去二军的学兵营投考。如今则系为人很有礼貌的找去作秘书，且可以随到军队各处跑，且可以随同军队去打仗，且可以——我全把军队开差上阵当成一种极新又极熟习的趣事着想，为未来的一切计划，我乐观极了。回信说是决定要来，事坏也成，没有钱也成，我只决定不再写值几毛钱一千字的文章供人消遣了。我即刻想起公文中的通告通令来，以为不久可以在报纸上印着我为那旅长对时局主张的万言通电。真是一个可笑的思想！

还等不及得到我的回信，第二次，那边又来信了，是快信，草草几句话，说要来就来，不必迟。这过于相信他好老弟是有本事的好人，却忘了我如何能来的事了。委实说，我也是先还记不起这身为债所束缚的身。且能够出了这里大门，又怎么上车？去的是锦州，算大哥所来往的一个最近一点的地方，然而车上不能为一个行将作秘书官的我通融不要车票。

那一边，显然又是望我即去，这一边则无法可想，我不知我要

怎么办。

我想到我逃出公寓，再到车站上去看，侥幸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扳谈，找到其中有一个投机，则就走得成了。这也只是“想”的事，凡我所“想”的全不是可以“做”的，现下的问题就是。

到农大去看，到农大只是使几个穷朋友知道我是存心要改业了，给他们一些惊奇与欢喜。谁知到农大一说，路费却从一个朋友慨然答应把伙食款提出，本来给他们意外的一诧，这时却也为这意外的助成一诧了。有了廿块钱，凡事总好办！当天同到两个朋友进城，筹备行的方法。

气候是近到深夏，在北京是快到穿夏布衫的时候了，方便是真再方便也没有。假使走，一个小藤箱，把一些必须的零用东西这样那样的全放进去，到最后则将我所盖一床薄被也塞到箱里，把箱子提出，便是这样上路了。惟很难的是骗着房东走去怎么运那箱子出门？因为求稳妥，设想到纵为房东发觉还不会疑心到我头上，就临时又买了一个柳条箱。这箱由表弟村生君拿来，到把全部应用东西放进箱后，又先由他拿出公寓，我则慢慢的再出门。一切照计划办了，一切像是全顺遂，马脚不露那就可证明前途一切的幸福。

把箱中装满以后，他们就走了。在他们出门时，我还弹着我的琵琶，让东院的老板纵见到箱子也明白与我无关。

——这样的逃难，真是丑事！

想起是可哀，然而可笑。为了类乎新鲜的传奇行动，是只能作苦笑的。出到院子中瞧瞧，则除了我的心中在一种新的活动以外，一切皆保持到平常状态下。天在落一点小雨，地是全湿了。然而仍很热。住北院的几个交通大学学生，正如昨天一般，围着一个土娼在房中调笑，听那土娼咦嘻的躲避挣扎似的喉音，便可猜出这些好学生，必在争到用手到那女人身上某一部分作那顶有趣的抓掐捏扭。另一间房则听到人在读《孟子》，这声音也是极熟习的声音。时间是两点左右。我在一种隐匿笑声中向这热闹的房子一一告了别，我还到柜上去看看我有不有别处来的信，又到厨房去看看那同我类乎成了朋友的黑猫，摩摩它的头。这东西可怪，竟似乎知道我的用意，见我走出厨房也翘起个大尾巴跟我走。

“别客气呀，猫。”它真懂事就不送了。

这一走，到了博益书店。进店去买一支铅笔，卖东西的年青的白脸小伙子却正同到一个女人谈天，作成往日我就领教过的该打一个耳光的涎脸神气。也不过来问我要什么东西，却仍然调他们的情。

倒是那女人关心，说：“生意来了。”男的很不高兴的走到我身边来，我想这东西先是左脸该打，如今是右脸也应当拍一下了。

“要什么？”

我却不作声，看看这样又看看那样。在我心上有着大的秘密，从那小伙子嫩脸上我想起《金瓶梅》上打蒋竹山的一幕喜剧。我假若说是“要人脑髓”一类话呢？我明白立时就会动手打起来了。

我又离开这小子走得远一点，到那放有糖果的柜边去，忽然心上一动，说，我买这个。他信为真话就过来。我们是离得近到可以亲一个嘴，但去女人却有一丈远近了。我轻轻的说：

“朋友，谈情话是可以的，但莫太当到人来。你这是书铺。这样一来则近乎示威了。”

我相信每一个字都入到他心中，这话太凶了。然而不是拳头的打击，只是用一些近于爪子的抓，抓得他脸通红。他料不到我会同他用一种全不儿戏的话来开教训。且这样的话是应答，或一笑置之，在他心上也为难起来。我在这嫩嫩的又红又白的脸上恶意的钉了一眼后，带着一个长者劝完子侄辈后的神气，大摇大摆推开那玻璃门出去了。我不明白我的话在这年青人心中究起了什么影响，且不知道在我离开他们以后这一对有福气的恋人怎么来研究我这话。是笑我是疯子，还是相信我这话，以后再不向别的顾客示威？很想明白的。

坐到车上的我却因自己思索自己适间的话伤心了。别人的示威，实是别人的权利，谁个人能够因为世界上有着孤男子，便放弃了同自己爱人随时调情的自由？在一种自伤自悼中到了车站，立时找到了为我携行李的朋友。四点半时大约在公寓中那土娼还不走，在博益书店那一对恋人还在亲嘴之余讨论到我的话语引为笑乐时，我为着一个车头在一列特别快车的行进中带出关了。

到锦州时是有一些军乐队，成排作横列，像受过训练的战马一样，站在站台上，迎接不知谁个军官的。我想这又是个好兆头。同样的是看他们吹吹打打，同样的是从这儿队伍面前过身，彼此又何必分？

出站后，希望是在一些人头中发现那个尖尖的脸，可不见。又疑心是他在站外等候，也不见。或者是他料不到我真如所期的日子到此，故不来接了。我坐了顶便宜的马车，到了他平素住身的平安旅馆，才知平安旅馆也没有他。不过我并不着急，待到别人知道我是某人的老弟时，凡是同我杰克相熟的老住客，全来同我说话，我希望他快从义州来，倒是来救我离开这一群全无恶意包围到我要我为他们写对联的人。我还不明白我在什么时候又成了书家，全是这忠厚人瞒到我作的宣传结果！即刻且有一个老年人，拿一副文徵明的楹帖，来请我鉴定，我明白这也是作官得学的一种武艺。没有法，且推托说改日就教。我希望我的杰克从义州快来，则我可以请他解围。

动身是初三，到时是初四，明天过端午节了。

这个端午节真是我永不能忘的端午节！

到了夜间；这仍然是初四的夜间，从一个长途电话局的办事人处，问及我便是在北京的那个名字已熟的我，他立刻便为我叫义州电话找杰克。玩去了。答应了过两点钟再听，我就回到旅馆来睡。

真是一个怪地方！一个大到像操坪的院子，围到院子是四排平房。这房的一排，至少是十间。房全一样高。大小从外面看也不相差。房顶是平坦坦的，成浅灰颜色，似乎到上面跑马也无妨。到夜间，因为房子热，人人便搬凳到房顶上去坐。这大的院子中，白天所见到的却只是一些马粪，天一黑，则只见大车从外面来，车子便纵横不一的休息到院中，院子装不下了，别的车子才到东边另一小院子去。在这些情形下我想起《施公案》上的人物，说不定这一些车子上不单是有黄天霸，十三妹也会有的。客人中，男的多雄壮朴野，上年纪一点则脸上全是长毫毛。年青女人把粉擦得脸白得怕人，在一种粉墙似的脸儿上又是两团胭脂，虽然是丑也觉得有一番新鲜趣味。

我的杰克既还不知道我已到了这里，说不定他又已经过了辽阳，到明天也不会来，我一个人来此过节有什么趣？且因为大哥不来，旅馆中按规矩在客人多时应当两人拼一个房间，我便应当同另一个人同炕，万一所同炕的竟是个李逵，夜间那里能睡？

“二先生，”这是老板以为顶客气又顶亲热了的称呼。“这是这地方规矩，很为难。就是女人也拼的。”把女人也搀入，那是证明非拼不可了。

“那我倒愿意拼一个女人，女人总好点。”我心里想到这要说而不便说的话就好笑。

若真是个女人，年纪可以作我的妈，我就可以同她谈谈话，凡是中年妇人就从没有不乐于谈闲话的。若这同炕人是很年青，脸貌又并不讨人嫌，我们来在另一意义上开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也颇令人愉快。且所遇到的纵是一个女贼，有意思是仍然一样；我除了这光身以外也没有给她可偷。能够同一个女马贼同炕，在将来同到朋友说笑，也是很好的资料！

我若果是说要拼也拼女人，那似乎也难不倒他。我不说，在默认下这样聪明的老板，便为我选定一个新从警官学校毕业预备往热河上任的巡官了。

在老板以及三个我不认识的，但据说是杰克的好友的人包围中间，我认为此来已不算辜负了。在这些人中，我是虽然一面用手接了别人印有大号台甫以及官衔的白纸名片，回头一瞥是连姓也不能分别清楚的。但在这环境中应付，我在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上头所有的联想，总不离乎《水浒》合到《施公案》等书。我把旅馆老板比作蒋平，把另一个圆眼黑脸的比作杨志，把一个退职团长比作马玉龙，（因为这人品貌很好，我欢喜他。）把一个身体顶矮的比作三尺短命丁。蒋平是简直不理其他的客陪到我尽谈，我方相信我杰克说在锦州的旅馆老板对他如何好的话不是哄我了。五个人一同在柜房把饭吃过后，又一窝蜂拥到我房中来。同房的客是出去了，只见到一个小小皮箱，箱上放了两个桃子一类的甜罐头，大约是朋友送行的礼品。

他们四个人是都知道我来这里的原故的，马玉龙就出主意说若

是今夜杰克还无电话来，到明天一早可去北门内一个周家看。周姓便是杰克委托他介绍我到那军队中去的人，我想就是那么办好了。

但是，过节的，不应当送一点礼物？在心上就很为难。又不便说出。等到在只剩下蒋平一个人在房中时，我问他是不是还应送一点糖果之类。

“不必。这是令兄顶好的朋友，像家中，客气倒不好看了。”

“那我一定去，劳驾为叫一个马车好了。”

蒋平全答应下来，刚路走转他的柜房去，一出门，大声喝，吓了我一跳。

“哈，正说到！还说明天到府上那边去!”

就听到外面一个人粗粗的笑声，说是听到电话局一个人说小沈来了。把我称“小沈”，就使我心上一紧。这种亲热可想而知是爱屋及乌从我的杰克那方而生的关系，但初初听到这样称呼真不好受。一时又即想起凡是我杰克的朋友那种豪放的气概，这一个，我先断定他是窦尔墩。窦尔墩是“说话就来”进到我房中了，我忙站起来同他握手。先是用右手一下把我的全部捏着，随后又用左手加上。我第一次感到握手的猛劲是我这不中用人不合宜的事了。

“好极了，好极了，我同令兄是差不多每天说到你!”

关于“每天说到我”，我不知应当说“感谢”还是告他“每天说到我是一件苦事”。我的杰克过分相信自己是有一个好老弟，不觉得在他朋友面前吹得我上了天，这亲热，真是一种误会!

我们来一同坐在炕边，手还是握着不放。我又能明了我在这地位上有了难为情的事，因为这位窦尔墩的一双眼睛，无一瞥离我的一身。他是正在那里细细检验我的相貌。这给人下不去的情形在他看来简直还算一种很有礼貌的举动。不得已的原故我也就大胆去瞧他。

这算一个模样顶佳的人。是个官。这正像住北京城许多坐汽车的官一样。有一张紫棠色的四方国字脸，一对黑黑的长长的眉毛安置在眼上，眼睛是大的圆的，鼻子长，耳朵如同用浆糊贴在鬓边，口扁扁的且两角向下；最像有福气的还是那两眉中心一粒朱砂痣。这个窦尔墩样子是很可爱的。穿的衣衫为顶精致材料作成，像是颇

值钱。不过凡是一个奉天人所有的吃高粱米的气质，在这个人不拘身上某一部分也可找得到。阔气的神气，就因为“阔”免不了那“伧”。使我放心的是在把手一握以后，我就认清了对面的人是怎样的人，痛快无所忌的接谈，倒是在北京高等华人中找不出的，我于是话也多了。这个人便是姓周，为我介绍去作秘书的。

在他走以前，先就约下来，明天一早到他家过节，且邀去看戏。为了——为了——简直是为了“无所谓”就答应了。

蒋平说，周先生的品貌是做督军的品貌。因了这话使我想起所见过好几个伟人的脸相，且极滑稽的自己设想也似乎应胖一点才像话。但不知道蒋平又怎么这样瘦。别个旅馆老板多胖得成一段大肥肠一样，这位蒋平却如一只干鸡，要他自己来解释这原由，恐怕不能够。

五月初五。昨晚，到半夜，我已上了炕时节，我同房那巡官才回。今天老清早起来，他又动身走了。只能从一种半朦胧中见到这是高个儿小子，年纪不会过二十。然而一早他起来时却听到他在洗脸完时用刀刮脸。大约这是应归入欢喜修饰的一类年青人中。奉天并不是就缺好修饰的人，杰克朋友之一那个马玉龙，一个单看背影也能知道这人是在体面上用过大功夫的人。不消说且可以知这类人容易逗女人欢喜了。

只须把被一甩便可起身的我，先是因了那巡官老早动身已吵醒，到他走了后，却又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次醒来，听到大街上一个很近的地方，有锣鼓声音。像是死人抬丧的锣鼓，然而多听一阵又知道只是一些人打着玩，各样方法全打，大致是过节的原故，大家高兴闹玩了。这锣鼓在我心上却又打出一种异样的调子，我因此想到凡是从锣鼓声音的意义上，从一个节期来去的意义上，以及从种种联想上，都烦恼不堪。烦恼大约便是人身体坏，睡不足，还想再勉睡一阵的我这时要睡也不能了，杨志从南院过来。

先是从门缝上看，我知道有一个人。但疑心是蒋平，这疑心是只有蒋平一类人才会从门缝悄悄儿瞧的，就在房里遥遥的打招呼说是拜节呀！早呀！

“早呀，我以为你还不醒!”

杨志进来了，右胁下挟了一束大大小小不等的纸卷，左手是用手掌平平的端着一方石砚，砚里已磨好了一池的墨，是我赶忙起身第一眼先见到的。

“睡得好呵!”

“好极了。”

他把纸墨放在临窗一张方桌上后，从袖子里掏出一杆长锋羊毫笔，我知道这来意了，却不理，且叫人来倒水洗脸。

同一的是杰克的朋友，窦尔墩开口闭口喊我是“小沈”，这个杨志则左右是“木老”两字。这称呼，在我都是觉得特别。从称呼上似乎就已看到我已经变成另外一个穿长袍罩小背心以及头上戴的是有红珊瑚结小瓜皮帽的秘书官了。于是我第一次感到做官在试验期中与我性质不合的地方。

对子不写是好像对不起朋友面子，然而写了对子还有中堂，屏条与横幅。且声明着这是挂什么地方，那是挂什么地方，某一种最好作杨大眼造像体，某一种又以章草为顶雅致。把写字当成一种极有兴致的玩，我是有过一阵的。不拘什么纸也写，这中也不求某碑某帖相近。这时却考秀才那样人来点题，大小如所指定，虽说是好意，这好意真麻烦倒我了。倘若说，素壁真不怎样雅观，则与其写一点诗与格言之类，倒不如贴一张素纸为好。可是我这个主张没有成立的好理由，以为贴不佳字画不如不贴为佳，则反而以为我故意抬高，不愿为人写字，这在我的杰克恐也免不了此种误会。没有离北京时节，杰克从奉省寄纸张来，为别人转嘱我写点什么，便在信上先说一句不要太吝于给人写字的话，凡是由他转来的，人是完全上等人。他倒以为我是瞧不起他朋友不愿为人写字！这也不是杰克不了解我处，是不知道我不欢喜作这事，但定要在每一个朋友前都去夸张说，不外乎想把他弟弟全身武艺让朋友晓得罢了。大约若果作了官，则这苦更有得是。因为这算苦事，好好定下润格，固不必如华奎翁那么贵，就折半又折半，朋友吧，亲戚吧，真以字是很好足以放在大客厅里挂的，要就拿钱买，那么一来恐怕有许多人都不敢领教了。另一时，有朋友笑我，把我的艺术观维持到物质上认为

是可笑的事，其实遇到这类的事情时，就是口上说说“我这是卖底”也还无法可以得到把我从麻烦中开释机会的。

不写既不成，于是只好照所吩咐的一一涂上点画。且落款，上面称先生不成；称老兄，好看来亲热一点。纸是四五人所有，称呼却一律老兄，我还不知道几个老兄脸长脸短。

预备吃杨志请我喝酒的牛肉筵席，吃不成，窦尔墩家打发人用他自己的马车来接我了。到他公馆拜见了嫂子，这是一个用钱来把身子打扮的美观一点而不知道方法的一个本地女人，年纪不到二十，第一面使我不忘的是见了人就笑，笑得有一点儿怪。脸为一种白粉盖着，本来颜色只好从那一双手上同耳朵下边皮肤去认识了。这个人，若是让她作乡下大姐装束，见了人便把头略歪着用笑脸相迎，倒不失一种地道的美。此时经此一收拾，本来红红白白的脸上，又给盖上一些粉，全身裹在一种不相称的丝绸下，真只好作押寨夫人了。

“令兄前几天还到这里说到你快来，我同你哥真欢喜!”

听到说话却还像好听，我就觉得很泰然，先预备着的腼腼显然用不着了，便照例说我也常常听家兄道及这里哥嫂人贤惠的。她把窦尔墩说作“你哥,”我真难为情。听是听到过杰克同这人很好，然而我先想不到他们会好到这样。既这样一说，客气也是用不着，我就大胆同这女人来谈话。

“你嫂子也到过中学校三年级的，是一个欢喜看小说的人，你作的全看了。”窦尔墩是这样介绍他的妻给我的。

“是吧，我见你作的诗，又见到戏，不过我欢喜的是你们乡下的故事。”这女人又自己这样来补充。

我真想不到在这样地方还有一个这样的女人。且即时就奇怪起窦尔墩为什么得到这样女人。

一种顶坏的老脾气发作了，先是自伤，随后又恨自己那么容易为人一句话感动。在我心里起的念头真不是一种好念头。照规矩是在隐隐约约发现了别个有夫之妇对我不讨嫌时，我的心就非常痛苦起来。为什么欢喜我的全是嫁过人了的？为什么比这个坏一点的没

有主儿的女人就全不理我？唉，我真怕人说到我的事。好不好，不拘何地不拘何人说到，都非常使我不自在。与其说好还不如说不好，说不好则左右不了解，这关系也不至于再深了。一到不拘一个人提到我什么什么时，在我心上就牵上一串足以把自己置身于烦恼不堪的地位去，对面是女人则同时就无端的恨起这女人来，以为此时当到丈夫面前来说只是怜惜我的意思，我要你们这类少奶奶什么怜惜？在你们丈夫跟边用不完的柔情拿来随便分惠给一个孤人，这在我所得的全不是她们所能料，这大约就是命运之一种。我对我命运着恼，生活的穷倒磨不倒我，只是这一件事却太难为我了。在这个女人面前，本来像要说一阵话的，到时又无一句话可谈，我也不明白我这心情的变幻方向。我近来就是常常连自己也无所主似的作许多无可不可的事情的。我们不说话，窦尔墩却说要到南门去找一个友人，尽他押寨夫人一个儿引我到她闺房去。

我相信我若是兴趣好，就不必客气，在进那房的当儿，在那女人不注意的光景下吻她一下，这决无坏影响的。一个女人的脾气似乎在第一眼便可以知道。若果是动作不太粗，这女人这时就可以……若果假以时日同在一块，真是一件再危险不过的事。这个时候我便把这近于一个梦的滑稽情形玩味着，且忍不住笑，人这东西若果是纯然任一种凡联想所及的冲动作去，一日之间真不知要作多少非常事！自己以为无人来爱引为常常悲哀牢骚的，在另一个地方何尝不会却为一个很好的女人倾心？凭命运播弄，又无意中来放在一处这不是马上可以将以前所有痛疮全然冰释吗？我目下的事就正是如此！要，拿过来，虽不能够永久拿，但这一时固整整的我为我有了；不要则放下，在人我的情绪上却仍然保持到那均衡：一个强健的人我断定他所采取的必定是第一件。一个柔弱的人他以为第二件为好一点。在那一见倾心顶媚态顶使人容易中毒的对视下，我才见出我是一个全无气概的男子。我一面把一种礼知作保镳工具，一面为一种纯出于恐惧心的迫束，我老老实实的应付了这一关，我作为什么也不懂的一个人，辜负了这一度特有同情了。然而我又不能全安分。这不安分又胆小力薄，成就了我一辈子不近女人而痛苦的运气。

这女人，在一种年纪比我还长的态度下告我应当随便一点，是她已察觉了我的惶恐以后的事。又不好看她，就只笑。我不明白我笑时别人看我这样子是怎样可怜。

然我把目光溜着到这一个房子中打转时，女人就说寒伧极了，可笑得很。然而房中除了镜子太多以外我还不会发现可笑的地方。我从镜子上于是又想到从镜子中看这床上一对的情形。在一个女人面前，生一种顶幽美洁白神的崇高观念，那是在月下，在黑夜的溪边，在晓风中的蔷薇花前，在这些地方很少引起人把猥亵欲望记起。至于在这样的简直是纯为夫妇两人睡觉的卧房中，所布置的又不离乎所谓“打架”的形式，虽然有些书，有些女人平常无事时用的女红篮子，可是从这些点缀上更容易使人不忘这地方的清静方便。

“这个窦尔墩也就太坏了，为什么就让自己年青太太把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引到这地方来？难道就故意要我们作一点把戏吗？……难道是太太的主意吗？……难道是……”总之，我在心里所想的，是怪别人不应当太同我随便。也许人或知道随便却使我在这随便下感受如何苦恼，也不至于如此了。

纯粹的规规矩矩么？不，我仍然在稍不自在了一阵以后，相信别人是并无什么恶意的款待我的，就仍有说有笑了。不过我在第二次试验下，我证明我所估这女人对我特别好是一点没有错的。那眼睛，那说话，说到我作文章常常有点狒狒的悲哀，一种从心底泛到脸上变成过分亲密了的笑容时，使我尽把心徘徊到两无着落的空中，摇动得利害。

若不是常常恐怕窦尔墩大哥会不期然而来，我真不能使我变成一个永远本分人！

说到身体坏，她却像我婶娘一样教训我，说，听到你大哥说胡乱糟蹋身体，真是不应当。我眼睛红着想哭。我听不惯这使我最难堪的话。这话常常有长一点年纪的劝告我，我是俨然小孩子被打以后为人问及就非哭不可的。但这时所劝我却就是使我除了自己摧残无第二办法的青年女人，我能说非自己糟蹋不可？为什么那么年青的女人却连不引嫌来同我说这样话？是体恤我且引导我向她近一点的话，我明白，但这引我近前一点的人却全不为设想我是怎么难于

说话。

这地方，是只别人的权利范围，在别人可以随便把衣服一脱，就到床上去同太太睡觉，我却纵为人劝请也不能胡胡涂涂作的。我一面非常愤愤，一面又对于自己稳重加以嘲弄。觉得这顶难得的真的同情是使我骄傲的事，又觉得我这种老实是可怜。我不能禁止我的邪想，望到女人薄薄的丝绸衣衫下的隐约的一切，就想到那光滑的肉体。那只手，在伸起整理头发时，我就从手臂一直顺过去看那胁下。

那样的丰满，那种柔软，那种气味，那种淡淡的颜色，……一切的了然，只在我自己一个态度的变更下。

我一生业障最深是只有这一个时节。

我想到的事那样的真实，我的心是在把一种火山作为炉灶煎着熬着。

能殉于情欲的人是有福了，因为莽撞的，他现在所得的也许以之偿补将来的损失还是有余。

有一千种的想头我在应用我意识的淫念，却掩藏在一种不自然的笑声中。我看这女人一眼就看到她那全身一丝不挂的裸体。我从那粉香中把一个女人极放荡的幻影也看出了。我变成了一匹老虎，这老虎却在一种用理知织就的网罗中奔。理知的网一奔断我就要吃我面前的人了。

她呢？似乎不知道。又似乎知道我不会把这网奔去。又似乎愿帮助我努力。又似乎认为我并不是虎。总之她若知道我是在磨我的牙齿，她不怕。又像以为纵怎样也不算一回事，所预备的就是来闭了眼睛承受我的一切。

在我的身上，我四处找寻，我明白是缺了一种认定现在生活为生活的气力，不是我预先拒绝诱惑，是我在诱惑到心上时却像一个懦弱的人遇到贼一样：眼见到贼入了门，见到又搬去许多东西，不敢喊，不敢捉，这个当前的贼不单不走去，还在我面前笑我无用！在另一时这女人不至于笑我无用么？我自己也有笑我自己时候。若非我一面还保持到一种极辽远不经的梦，这一个荒唐的境界过后悔恨，就能毁了我这一生。

什么事作了这一剧戏的结束？感谢是另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来到了这个家中。这还不知道是救了我抑把我好梦打破。总之来人是来得恰好，再过一点钟，也许那一边更用着大力来吸引我，终于使我们的现今保留下来的第一次印象为十分钟的拥抱毁尽，也是不可知。假若是真有那个一次关系，我断定这时的我决不是来作这回忆的我了。

我是在一种红脸的情形下给那另一女人知道我的名姓的。

窦尔墩回时我们四个人吃饭。那另外一个女人却是她的朋友，因了这个人我就更在心中生一种酸味，这一个拿来配窦尔墩倒正是半斤八两。为什么有这种错误？从女人方面看来竟许决不会想到这事吧。从男的？那窦尔墩有钱，又做官，凡是这类人在世界不拘那一个地方，就都是一样有把顶好的女子选充下陈的权利，在他也总以为并不一定算是怎样艳福前生所修了。

窦尔墩见到太太说我这样那样，倒非常痛快似的，一个人尽把酒喝。

因为是端阳，我们吃了饭又去看戏，看了戏又去看划龙船，看了龙船又吃，真是我把日子第一次消磨到这胡涂情形下的一天。

我把作官的事忘了。我把找我杰克的事也忘了。我一个人返到旅馆中伤心伤意的哭，关了门哭，听到杨志蒋平来打门，却说要作一点小事，门是竟不开。

我为什么到这世界上来受这些苦？女人不欢喜我我就一个人生活下来。悲伤是在一种天命自慰下乘除相抵。穷得不能过活实在要饿死，也只认自己不行，不怨谁。但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又要这样一个人来爱我给我这种苦吃？必定在为了朋友的妻以后才来恋我，好使我专到这类交争下受磨受难，我以为天未免对我太刻！我要人爱我，或者要人让我去一心一意爱她，这人是独立的人，从阻碍上尝恋爱的苦味我敢去尝的。命运却只准我在一种牵牵连连下面小小使一点手腕，一面意思告我“女人爱你是这样”，一面诚心戏弄我，要我把甜与苦混合在一处吃下，且加上一种酸。

没有，我就不要了。给是给，却但在这类情形下给，使我在我

恋的甜苦以内搀上别的味道，为什么别人却不一定要在这一种冲突下牺牲他的心血？

来打门的蒋平是大约知道我在哭，又把门用手掌拍打啪啪的响。

我说："我睡了，今天是过节，无论如何我要占这房一夜，不拘谁来拼也不成。"这小孩子般的话也亏我说得出口。

然而因这话却当真不有谁敢来拼我房了。

蒋平在外面，"你莫吃多酒了吧，我为你设法找桃子吃。"声音那么和气竟使我疑心他是我的四叔。倘若真是四叔，我将说，桃子倒不要，你既然愿帮忙就把那个人找来吧。我想起蒋平，蒋平应当是个义士，然而我眼前的义士是帮我可以找一个把桃子吃的义士，真把这名字称呼他错了。

过了一阵，大约气是稍平了，我试来嘲笑我自己。真可笑。无平白故的为这事伤心，或者是人这几天疲倦过分，就反常起来了。然而女人好看又似乎是事实。好看又愿意我同她要好，且简直可以说还取得了那个窦尔墩的特许，难道不算可幸的一件事？很可幸！可幸那是应当欢喜如一般欢喜时候，为什么却在一种私欲冲动下把心的愉快牺牲了？在另一时也就想到过，假使一个女人欢喜了我，我当一切随她的意思去做。今天倘若随她的意思，是不是我就是现在的我？随人家的意思，人家就并不拒绝再拢去一点。再拢去，再拢去；全不会拒绝。同一人相好，也许一定是要见面五十次，谈话五十次，同到吃饭又要五十次，调情又要二十五次，再来亲二十五次嘴，再来睡；大致这就算文明人办法了。或者不，也总得有一半，两人才算了解，（来"打架"才算不越常轨。）说得再好一点则两人一起住了还各有各的特权，"挨而不伤。"这不是我所要的！别人说大话，或者是当真，我可不必管。我认为可爱的，一见面我就想到她裸体。这又免不了有人要骂了。然而这无法。兽性也罢，一个人兽性越强，他的生命气力也同样的大。我，是想象中的英雄，见了女人时，我完了。也正因为这样心既极大极野，而进取的力又小得可笑可怜，是负着那饿的名而少许实惠也还不能够得到的。

但若是，我能认定我所要的便应当去拿，至少让我拿到手上来看看，再放下退给别个，这是并不算迟的。日子有明天，有后天。

要我自己断定明天就比今天胆子大，我就信不过自己。总之饿，是很饿，好像把这女人抱到身上时至少是可以抱一整天，但这抱的机会我永远必定是让他面前跑过。明天吧，明天又来说明天，除了别人赤身子在等我，我想要我去求人，没有时候了。我怕的其实是一般年青人视为极平常的，还是让这些标致女子在她的命运里去受那些有福气人享受吧。

泰然了，泰然了也只是自己安慰自己，莫自恼。其实细细找寻这苦恼根由，又极其平常。我决心到明天乘我大哥来以前，要实行我那再拢去一点看看这个新天地是些什么的计划。不作事也罢。受以后的苦也罢。因此再莫见窦尔墩也罢。总之我必得在这女人身上作一些事情。至少我要把我想作的事情也转移到她心上去。我要她也为因极力想近我而觉到我所觉到的烦闷，这也算是报了仇。难道就只应我在想到一些女人身上的行为时难受，就不应当也有一个女人想我而难受吗？

记起劝我不要糟蹋的话。我想我若是早有像你们这样女人在身边，这好好的身体不是为你们预备的？既然是一个光身浪子，我为什么定要顾惜？"为自己，"为自己也得顾惜，我就不肯信。在我许多呆想头上，我总发见有一百次以为只要这个女人愿同我也作作那与别人视为平常的事，我马上就死也成。这决心向谁去说？眼前的是那么随随便便也就过去了。一个是这样，两个也这样。总有一百个！其实未必这一百个女人都比我好。然而坏，在我朋友中，却是这也成一对，那也成一对，全是对我可以示威。也想到，嗨，这类女人假若也要我陪伴到一生一世，宁愿苦！又好像是为一种虚荣不应当常常让人在我面前亲嘴示威的。妒嫉他们，同一的又看不起这恋爱。虽看不起，可是她高兴同我睡睡，我全不会辞！再丑一点的女人也离得我多远，我从这些女人眼中我疑心我是丑男子中顶丑的人。虽未必，也是俨然应当列为顶丑的男子了！

我的杰克母亲什么时候进我的房全不知。明明是用凳子挡着门，可是我醒来时这凳子却成为他的垫脚东西，他站在那上面挂一张画。我醒了，他知道却不回头，只说这时候也应当醒了，还是用

砚台背敲打那挂画的钉。

他瘦到那样子我真怕。我一眼见到那尖尖的脸，就要哭。这个人我是又有了年多不见过他的。看他那样子，已比去年老多了。不过这时的他那欢喜神气，我却非笑不可。

“别抱我，别抱我，唉，怎么抱得起?”

他还以为我是小时要把我抱起，我求恩免了。我想就为这一抱也要出一身汗。我起来以后，又把我手握着，一面那蒋平就拿粽子进来。

“老板，要他们打水!”

蒋平听到说就自己去为我取洗脸水。我说：“大哥，这个人我拟他为蒋平!”

“真像，我倒把他当成武大郎呢。”

我们觉得这比拟都有三分近，就互相大笑。蒋平来，大哥就不客气说：“老板，我们家弟弟说你是蒋平!”

“什么啦?”

“蒋平，五鼠之一，不错啦。”

那老板才悟出这名字意义，大笑而特笑。

一面忙洗脸，一面谈。洗完脸吃粽子也话不停口。问到昨天来此所见到的几个人，问到窦尔墩，问到北京情形。北京情形我不说。我只告他这几个人我为取的名字，又使他好笑。末了谈到窦尔墩的押寨夫人，我心跳。我不明白这是什么?

“美不美？你说。”

我说“不美。”不知道为争什么硬气我却说“不美。”

“别人知识不错!”

“那为什么嫁窦尔墩?”

“她爱他，就嫁他。”

“怎么许多人不爱，却爱他?”

杰克装耳聋，不再说什么。

我笑说，“必定是爱他雄壮。”

“然而我算得到，你到她那里久了，她也总会爱你。”

我不知要说什么话好。这女人杰克怎么知道？我说我对这话可不信。

“她要我催你来，所以这边事并不妥贴，就要我写信。”

“当真?”

杰克就笑。我才了然第一次见到这人就如此易与。我说不出是欢喜是恨。看到窦尔墩昨天那情形，竟又像是明明先说好让他那押寨夫人同我单独亲近一阵的。我在一句话的停顿中就想起一千个错。早知是我所料的这女人先就愿意我同她接近，我怎么还在她的面前来作这种不中用样子？我悔我对于人看不清楚。这样事，那里能够料定？若是早告我是这样这样，我想这个时节我必定还在玩味那甜味。我若先有了那种明示，我相信我的胆子便忽然会大起来，我真应当在那短短时间中作许多事！

谈别的事吧，越想也越恼，我就同杰克说另外一些话。

到后同杰克我就不再提起这女子，杰克提到我也不理。我相信他不疑到我心是些什么鬼，不提到，就好了，但不到三小时后我们又到了那家中。

大家欢欢喜喜的，我成了这一家顶小的人，谈话总是向我谈，告他们的话，因为窦尔墩夫妇听来的是觉得奇怪，因此本来不会奇怪我的杰克也随到别人作那故意惊诧样子，全为得是逗趣！我非常不安，不能自制到我的行为。总常常去看那女人。也回看。回看就似乎说昨天真傻。“要不傻了！”我也在我的眼中回答。然而这全是我自己这样心中作鬼，其实她还是昨天一样自然。

以老嫂子自居，这一边又是新来的客，那当然劝菜劝酒全无所谓嫌疑，但是这样一来所差的只是看什么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在一个年青的女人心上，我找不出她除了要我身体以外还要些什么。要我，就把她，没有吝惜，也不悔：我是这样的拿定了自己的主张。不过这样的同女人接近是我不惯作的事。我也不明白，我是俏皮一点能得这女人欢喜，还是老实一点能得这女人欢喜?

有了我杰克在身边，我胆子是大了许多。在一些小小事上，我就觉得在学坏人。我看她也是另外一种看法，如像一点醉。

是笑话，想起这事将永远成为笑话了。到把饭吃过之后，窦尔墩又提议要同杰克去一个地方，让我在此等候。女人听到这个只笑。我，为难了。答应是不答应？答应了，简直就——必定还是这两夫妇好商好量约下来的，这能办？我去看我的杰克，他也只笑。我不好意思起来。我说不。你们不让我去玩我就一个人回旅馆去。

“不高兴吗？”杰克这话很恶。可是我忸忸怩怩说我要转去为他们写对子。

“你可以同你嫂子谈谈，不要紧！”窦尔墩也像是看得出我难为情地方。

那女人就笑说：“必定是款待不周到，故不愿意耽下来了。”

“那是冤枉我了。好，我就在此等你们吧。”

他们是去了。我不知为什么我又让这女子引到那陈列有十多面镜子的房中。

存心想：“总之尽你欢喜作，我不主动，也不反对；我看看这项荒唐的事是怎么着手！”

坐下来了。吃过茶了。今天的押寨夫人换了一身极素的衣；白白的；头发梳成长髻；青青的，样子比昨天是俏一倍。我的心里并不如我在想象时的摇荡，可以说是全不在乎。我准备在这戏中来第一次扮一个角色，这算是客串。

只要是把身子靠到这一边，那我立时就可以把我的手腕，把我的嘴唇，以及我所能尽的义务一齐承认！只要是那么一靠，就成了！距离是三尺，或不到。我所坐的是有高的长的靠背后的硬木椅子，我打量，这足够载得住两个人的。她坐的是妆台边，从镜子中可以见到四面，不说话。

不说话则实在不是一件事情。虽说两个人不说话时更比说话时接近，可是先从不接近再到接近，则更有意思。

我想起杰克那天说的话。我说：“大嫂，听我哥说是你催他叫我来的！”

“是你周哥要你大哥写的信。”她不承认，然而不必承认的，我从这不承认的情形中已看出我杰克的话是真实了。

“早知是这样我可不来了！”

“那就算我要你来!”

这话多俏多好！我是不是就应当在此时更说一句什么？没有可说的。我只想下决心要抱这女人一下。略略的侧身，腰是那么小——不，正因为胸部涨起臀部突出腰就显然很小了，其实这身子是一个顶适用的身子。

无论如何我总在心中有一点芥蒂，这芥蒂是为什么嫁窦尔墩。既年纪是这样青，又正读着书，却不选那白脸小子，单找上这么一个中年官僚，这女人就总像不怎么好。我以为若女人是我，则所选的决不是他。不过我也并不把我自己算为有用的人，我若是女人，就也不愿意选像这样的男子的。又想杰克说的“同你久了她也会爱你，”这时这个也会爱我的女人却就在面前，我不能放松我这一双眼睛的权利，就呆看。

怕我看了，显然的。大凡一个虚心的人则尤其怕人死死的看她。在一种一面非常英雄一面俨如逃遁的情形下，我才知道别人难为情时我的快活。还是不容情的只把眼睛在那脸上身上打转，这成绩是使她脸红。

我是料不到也有这么一天居然使别个人在我面前脸红的一天!

为我出个主意吧，我是这样对神求过帮助了。我在求我自己出主意出不来以后我去求神，假若是神有知他也只有笑我傻。

把红脸，以及再害羞一点所能想象得到的光景想想，我心就跳。我奇怪我这跳竟特别得很，不是饿，不是怕，竟对自己类乎女人守贞的一点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以为若果是这样同别人相好，似乎是对我有了委屈。这一点点的动机竟把势力临时扩张起来，一面我记起我这二十年的清白，一面又明知道这是无结果的一段荒唐事，我不敢；我不敢；我退了。

退也罢，进也罢，这在心的变化上我决定她是看不出来的。不过她见到我脸色忽然惨戚起来，还以为我是有了病，或者这病是故意装，(我想总有人装过，)就非常的不安定起来。

问:“是怎么?”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我要哭。我见到面前的人是那么同情的痴痴的站着，我又在我心上起了“倘若是顺手就抱着她，结果是些

什么结果?”的胡涂联想。这联想我自己来用力量压制下去，不让它有机会再起。

心中酸到不能再忍，我算计再呆一会儿就要哭，一哭结果就非同这女人在一块得她来施行止哭手术不可。立了颇大的志愿，我看也不看这女人，不让她觉到，拔脚就转到客厅，拿起我那一顶草帽子跑了。

听到后面就说“怎么啦，怎么啦，又发小孩脾气?”也似乎在追出来，追到院子的。我可不回头。我一出大门就跑，车也忘记叫，我以为我是在一种顶危险的情形中救了自己，也同时救了别人，且间接把窦尔墩同我杰克也救了，这一跑固是算是一种失败，但永远我会想到这跑的故事上含着温泪微笑。逃开现实，作我的饿女人的梦，也许女人在我心中永远是神一样可爱吧。到当真是作这那梦想的事时，或者经此一来我就再无福分来作我的好梦了。

虽说是当时自得，以为如此一跑是顶好，回到旅馆可又忍不住伤心。谁能知道我这难过?即或是那女人，她也就未必明白我是为什么而跑。到了旅馆，我却又怕她疑心我是不欢喜她而跑，致令她在这失败中痛苦，放下了，真能放下也好吧，我还耽心到别人误会我，我还要别人知道我是为爱她而跑，这辗转自解自缚的我，算是顶懦弱的人，也算是顶有人性的人了。感情同理智刚刚有同样气力，我就在一种牵牵扯扯中经过一切的地狱中苦恼。

事情是成为过去的事情了，未来则正不可知。我为我经过一个顶危险的滩头自喜，又为我这“不是那样竟是这样”所生的眼前结果生悔。我在我的思想中总存着那同经过事实相反的一个假设，这假设就把我掷到乐少苦多的漩涡去。

大哥回到旅馆来了，见我样子像是很不好看，先是不说话。

呆呆的过了一阵，慢慢的说：“又听到说是你病了，害我老着急才赶来!”

“谁告你我病?”

“周嫂子。”

“喉。”我就在我杰克母亲面前用一个喉字表示我所有的一切

心事。

“我知道，是不愿意同她在一块，是不是?”

“为什么你们定要让我同她在一块儿你们却走开?”

“那要谈一点什么不是很方便吗?”

“方便。”我气愤愤的又一肚子委屈的来向这老实人发作，我说，“方便是方便，只怕太方便就——”

“那难道就——”

“哥，你真不了解我。”我想哭，就幽幽的哭起来了。

杰克见到了，为制止我这难过，就用笑话来。他说这是他的错。又说这是他作哥哥的不对。又说这是天气不对。他自己也总算莫名其妙所说的是一些什么话。总之他要我忘了这事，他明白我是有些说不出口的痛苦，只把别的话来分开，想减轻我一点痛苦却又不会怎么设计的。

我呢?我却实实在在愿意他来同我详详细细谈一阵这女人究是怎么一会事定要我在一块，我又想从他口上知道窦尔墩为人，究竟是为什么原故想要在我面前来作一次不当慷慨的慷慨。我且明知这同他说是不要紧的一件事，这事情其实有一半就是他在捣鬼。

“你们都欺侮我!”

“怎么你说这个话?”

“我说这个?那你们为什么定要两个人走去看什么朋友，把我却留到一个年青青的女人身边?”

“这样还不是为你好?别个（他说到这个就声音轻下来,）作丈夫的都不吃你的醋，作太太的又这么对你好，难道……说得投机，……你不就可以在这个女人身上自由作一点什么事?”

听到这话我就去望杰克，杰克是把那个瘦脸缩得短短的笑着，见了我望他，知道话说开了我不必再怕说到心中事了，就又在我耳边悄悄的告我这女人刚才对他说的话。

“他还怪你!你就那样不懂人情，随便发气跑，回头窦尔墩又说是她不会招待你才跑!你瞧，你这小孩子脾气。都不懂人情，且不懂作哥哥的为你帮忙的难处。”

“我不要你说这话!”我就一面满心高兴笑着，一面又装发气不

让这老实人打我的趣。

他见我既不哭，当然也不故意再为难我了，于是暂停顿下来。

超乎我意料以外的是窦尔墩竟有这种慷慨。我若是再过分懦弱，那是当真也太辜负人家的好意了。但我在这个时候就无凭无故又怪起杰克来，我以为既然窦尔墩有这让我接近他太太的好意，杰克就早应当同我一五一十说明白，我也不至于空受这两天苦恼。假使是我早明白这内容，我当真就不配作这女人一点钟丈夫么。我要先晓得是别人预备如此张开手来迎抱我，我就再也不必思索到这女人身上了。在别人方面，是那么把心上的门敞开来欢迎这新的热情，我自己却疑神疑鬼的来受这不必受的苦恼，人心这东西真是不相通的！可是我再莽撞一点，再放肆一点，不是又见得是太容易找到那两心相印的证据？

不消说我是又到悔恨上来消磨我这思想了。在杰克未回以前，我以为是作得顶好的事，却让我自己这时来讥诮。我也悔当昨晚杰克谈到这女人时我为什么不同到杰克来痛痛快快谈一下，若杰克在昨晚上即把这一切相告，我为什么今天还这样一跑以为得意？我又悔索性不知道这内容我倒可以为我有把握而永远得意了。事情每每是自己以为很对的却偏偏不对，为这摸捉不到的命运戏弄我真愿意即刻死。哭，这不是可哭的事。笑，我笑时又觉得这笑得可怜。

人心这东西也真怪，一句话的转移就能使一切固有观念破碎到无片无段。我作的事就只是悖乎感情的顶坏的一件事？一方面是这么十分愿意，一方面又是这么坦然奉赠，在我这边却藏在鼓里老以为幸好能够一逃，这逃，算是什么鬼所作弄？

想到这些天错人错我又不能忍我的眼泪了。

“唉，别这样了！回头我们再去陪陪礼就是了。”

杰克是已看穿了我的心思，这话就像一个矛子在我心上戳了一下。我使性说，二辈子也不再到这个人的家中去。

“二辈子不去也成，这几天倒不妨走走。人家既是这样好好的对你，你也就应当体谅别人的意思。大凡所作的事是一件全体赞成的事，这事也就可以作的。做哥哥的也总不会全不为老弟着想，抖

老弟去干胡涂事。恋爱这一件事当然不是第三个外人可以参加出主意的，不过，把作一个朋友看待，或者作一个姊妹看待，再加上一点别的亲热进去，各方面又无大害处，这也未尝不是不可行。我说的不对吗？我以为是这个很对。我的理想的男女关系就是如此。拘束到一定是自己太太才相好，无怪乎这世界男女的膈膜到这么远。如果是全都可以随便这样相好，至少一个人生到这世界上也多有一点趣吧。”

杰克的话只使我更伤心的流泪。我不能从他口上找一句封我的眼泪的话。他是太知道他的弟弟了。他说的话就是特为他弟弟说的。他又很明白我意思是怕累他的一方面，就又为解释这是怎样平常的一件事。

“不欢喜，那么就算了。以我看是也还够得上同你作一个朋友，人家也并不是什么坏人。若是这件事要我作哥哥的去，那当然是不大好意思，哥哥年纪大得多，且也不成事体，我们又是同窦尔墩成天来往的。至于你，别人都把作小孩子看，两人年纪既不大相差，又明知道你是不会像那些坏人一样图她什么。……”

杰克说的话渐渐使我笑了。越说则也越可笑。他意思就好像我同他的朋友太太胡闹是非常合情合理，只要年纪相等而动机又不怎么不好就大可以随便相好。我不明白他这恋爱学理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看他那样子，且又是对这话有一种全不儿戏态度的。我让他说到最后，我说，——

“你这学说是从谁个听来的？”

“自己的！这难道不对？要纯洁的爱情，这不就是么？一定要以为是自己太太才应当爱，又一定要有把握才敢去爱，这个就很可怀疑了。凡是女人好，我以为是都可以说应当爱她，不过为省得太麻烦自己起见，则选到那较有希望的去倾心。其实则癞蛤蟆吃天鹅的野心就是非常可贵的一点真心。到真正说起来，恋爱不超过一切固有的平常的状态，那不算。然而这个说起来又话长，你瞧将来我也要来写小说，我就专写这个主张！”

杰克谈话中的思想变到这样。这是我先料不到的。然而杰克到此却是常常到娼寮找妓女去谈爱情，这是他自己因为样子太不高明

才痛心到娼妓处用钱挥霍的道理。不过，我却对我这年龄讨厌了。我要这青年时代干吗？世界上谁个女人又需要这青春的热？眼前的，固然是就正有着杰克所谓可以随便的人在，这随便的人却怎么能使我有这气概去随便？

把杰克的一切话全记在心里的我，说不出是欢喜是忧愁。为了一种本可以不必期待的事去期待，结果人就只有陷到一种自煎自熬的伤心中去了。心算计，即或能够如杰克所说的去同别人太太随便一阵，这以后，又怎么能随便放下？人若当真是各处全可以随便，要放下也容易吧。可是事实则再过一世纪也恐怕不会到全能如此随便的世界。就算这例外的情形下有人许可我随便一次，究竟这随便是可以不可以接受？

我自己以为顶好的是这个时节把我再放到那镜子很多的房中一次，或者我就选择得出我真正的需要了。我且相信若果这机会是有那第三次的在等候我，在第三次的机会内的我决能够作一点不凡的事来。我从杰克的话语中找到一些壮胆的证据，我又从这些话中找到别的信心。只要那第三次的机会，我就会作那英雄的事！

谁知杰克这次回来是给我这机会的，他见到我把心中的一切郁积从眼中放出以后，就又来提议说在下午三点左右到窦尔墩家去吃饭。

“我真不愿去了。”

“什么真不真，去得了。别人正等到你，专为你才作她所不常作的白炸鸡。”

“又是为我，都是你说的！”

“你不信吗？难道还为我这个人？到时候去就是了。可以同她多谈一点话，不要紧。我昨天同你说的那话一点不错。”

“我记不起你昨天说的是什么话了。”

“记不起？是说这个人她欢喜你。又脸红，欢喜你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作哥哥的决不会把这事来逗你害臊的。有弟弟给女人欢喜，我也乐咧。”

“你不要说这个话了。我正苦着。”

“我知道你。她刚才同我说就明白你。不过她虽以为你是小孩

子，所以她倒非常抱歉说是她那里没有什么给你乐的。”

更使我红脸了。好像自己的行为全给别人知道。自己的饿，自己的怯，别人都明明白白，这下次见面还不知要怎么害臊！我是真不想再到那个人的家中去了。我只愿什么天的好处给我一阵风，把我同她吹到一个没有一个生人的地方，我们在一块，她又不再记起有个窦尔墩，我也不再想到她是窦尔墩太太，则我总有一万句话可说。我且可以作出一个青年男子的一切事。我自信我并不缺少一个男子的应有本领，我如在这样适当情形中，就可以拿这本领出来给她知道。我且想从这件事上恢复我被她当为小孩子的耻辱。可惜的是这风在梦中也没有这样能力。我是在做梦的当儿也很少敢作敢为如意行动的一个人！

到了三点钟以后，我是不是还住在旅馆中土炕上恼着嗔着的我？不消说是旅馆中已没有我在。为了自己的欲望在后面推，为了杰克的劝请往前拖，意志薄弱的我当然拼着红脸又到那一对夫妇家作客去了。

早上还可怜窦尔墩，这时见到他倒像他是在极可怜我的。那女人则还是仍然如其他时候一样，谈话又柔软又不拘。总当我成比她小得多的一个人。见到我低了头不好作声，就又为我取出许多相片看。看相片是窦尔墩无分，只加上顶爱看相片的杰克，我们三个人在一张写字桌边看，每翻出一张她就放到我面前来，一面用那长长的圆圆的手指指给我说这是什么时候所照。

相片多数是她一个人或同到别的女人照的，这个女人这样欢喜照相，倒是奇事。我是一面看到这些相片一面想我心事的。每一张相看完时，我又看看这个离我的眼睛不到半码的女人的脸。天气原是那么热，每人只穿一件薄薄衣裳，照例一个年纪既青身体又很好的女人，总之有一种汗与脂粉混合的香味，我为这香味就熏到一种顶难受又顶舒畅的境界中去。

相片是有许多在嫁窦尔墩时以前照的，那个时节倒像还不及眼前好。杰克总夸说她作学生装束好，她不同杰克分辩却望到我笑。

杰克看相片是专心不知道身外的谁的，这个似乎女人也知道，

就故意为他取了一叠相片给他，这一边，却把她自己一张单身一尺二寸大相片着旗装的指点给我看。她把手指搁到那相片脸部说。——

“看这个脸，以前瘦到这样，如今却——”

“我以为肥更好看一点。”

“当真吗？女人都说要瘦！”

“肥一点的女人好处不是他们所知道。”

“那你就知道？”说过这话的她却忽然了解这错处了，就望我笑。

我因此也想起我的话也说得含混到不好的方面了，我只能补足一句，说“女人肥一点，身体康健一点，当然比多愁多病的女人为好。”

她以为我看不到她的不好意思样子，也就释然了。这相片确实是照得很好，她就问我欢喜那一张。

“这个照是照得好。”

“那就送你得了。回头我要你大哥写几个字。”她就不问我要不要，把这相片取到另外一边搁着。我倒不好说不要，只说随便拿一个，不要这大的好了。然而她不理。另外又取一张给我看，这是两个女人着学生装的相。

“这是我朋友同我在奉天照的，还不同你大哥结婚照的。”

“那时候快活不快活？”

“做小孩子当然快活。一个女人不嫁人以前，那种天真那里是这时想到的事。镇天玩，一点忧愁都不会到心上！”

“那嫂嫂这时难道不快活？”

“作太太的快活我真嫌无味。”

“那作穷人的太太才更难！”

“不过看人来。人好就更穷也总有好处。”

这话又把我伤处磕痛了。作穷人太太也有好处，那为什么要忙到嫁这个人？从这女人口上说到穷人也有好处，我才知道女人也有愿意同穷人来往的，不过随后总仍然多数作有钱的人的太太，这例子在眼前也就是一个。

她见我不说话，就又换了一张相片。

“这是上个月才照的，看!”

我就又随到这个白白的又长又圆的手指集中我的视线。照例我还在看过相片以后看看这个极接近的脸。

也望我，在同一时候。天下事没有再使人难过的，就是两种眼光搅在一起时心上的影响。不知怎么这一次她却从我眼中望出我那点得燃的火焰，只一接触却就逃开了。

相是仍然看，话也仍然说，其实心全不在这上面。我佩服一个女人作太太以后在同人恋着时总能不露一点声色。一个女人在性欲上受过一年两年的教训以后，在这事上就会用许多方法掩饰到自己，决不让另一个人从脸上察觉得到她的心思。然而我是早就从杰克处得了知会，就再善于躲闪，也能明白同样的情欲的火也正在这女人心上燃烧了。我设想，如果是在这客厅，没有杰克同到窦尔墩在，我们将作出些什么事，真是不敢说的！我又奇怪早上同她到那镜子顶多的卧房中时，却不兴奋到这样利害。我打算，只要一个同样的机会，我就会决心作出一点不凡的事了。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赴汤蹈火也愿。我再不能尽我自己自私自利顾到未来的生活了！我不要过去，也不要未来，眼前的，在我分内的，我就不应放过了。一千个决心，加上一千个不顾一切，自己且赌着大咒，只要这机会一次。

我且想到我在这事上可以死去的理由，这胡涂空想占据了我心的全部。所想的，是超乎我所能做到的，我明白。但我决定要作一次我不能作的事了！我不能永远是这样不中用了。这一世，就为这个找来无量的忧愁，我也不悔了!

把相片看完了。人是永不会看厌。我吃惊我在这两天内竟俨然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还以为这个女人平常得很，决不会想到三次谈话中就使我倾倒如此。初初相见对于这近乎奇迹的爱恋，还不敢承认，这时节，我已为杰克一番鼓励的话完全置身拜倒于这女人足下了。在不拘某一部分，都似乎可以抱到亲一次嘴。在脸上，在眉、在耳、在项脖、在发、在腰以下，这匀称的美处都使我出神。平常时节见到别一个妇人，动心的事是有过，总不如在这女人面前

那样注意以后的冲动厉害。谁说这样事是幸福？在幸福以前，或者说幸福之中，我只觉到我是为这个容忍苦到快要发狂了。倘若这个时节是只有两人在此，我无论如何也要撒野了。

我不想作王，我不愿成仙，我不要名誉和到金钱，我不要以后的生活，只要许我在这个时候同她放肆一次！

心中的反复，致令窦尔墩同我谈话也无精神应付。到吃饭，吃她特为下厨房作成的白炸鸡，这味道我就不去过细分辨。我一切神志全昏昏沉沉。这女人的每一个动作我又看得非常仔细。越看得久则也越觉得这个人身体上一切都好，越想到去挨她擦她。

我又恨起我杰克来了。如杰克不说，则我在这个下午又可以少受许多苦。这正是说得迟，说得早，说得多，说得少，反正都给我苦吃。我还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事。我也不敢料到今晚上杰克同我再说一点什么不是专为我明天受苦说的。总之我到这个地方来就不对了。我是来做官，官倒不做先来受这女难！最可怪的是窦尔墩似乎也以为我是来同他太太恋爱，而他可以在旁边很泰然的瞻仰的。我杰克则只怂恿我同这女人接近一点。这些事，细细的想起来都是很可笑的事！

饭是吃过了。我只想用我的口吃一点另外的东西，只是眼前的，最近的，把嘴巴兜过去即可达到的。真把我懊恼到死，这个却不好办。窦尔墩反似乎怕太把我难为情，不好要我一个人再随他太太到卧房去了。杰克也不好又邀窦尔墩出去。这是四个人，我总不能够在一个哥哥一个主人的面前，同到人家年青主妇调情到不顾一切！

“到什么地方玩玩，可以领小弟弟去。”她说的。

“你瞧！”窦尔墩对杰克说的。

“那到车站边去看火车。”杰克的风趣是同他耳朵一样，一时又成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的。

“看车子，你耳朵不怕震，谁敢陪你？”女人说着这笑话就对我问我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她且为数点“到河边，那是昨天那个地方。看戏；快卸台了。关帝庙去；远了。塔上去——好，我们就陪你去看看塔，且可以照一个相。”

“你是又想照相，发照相的瘾了，所以说陪小弟弟去玩。”窦尔墩虽一面把太太打趣，一面却在那里穿马褂。

我心想：“不是你们两个去就是我们两个去，那多好，为什么又必定四个人去?”但我见到她那种高兴神气，不能说不去。我纵说不去，窦尔墩同杰克总不会又放下我同她在家中顾自去玩!

塔是在城里，不知道叫什么庙名，昨天到看划龙船时就见到这塔尖的。因为路虽不远走去总不大相宜，就用马车拉去。可是马车装三个人倒好，四个人似乎就太不好看了。加之是热天，车是敞车，坐上四个人到街上会就为人笑话。且四个人中又有这么一个年青太太，那更不是事情了。

上车了，见到不好看，她就问尔墩，可不可以再叫一部车子。

杰克说：“让我坐马夫上面那个地方。”

“别说笑话了。你快叫一部车来，我们两个人坐一车也松活一点。”她又向窦尔墩说，“你们两人坐，我同小弟弟坐自己这车，好不好?”

“好，你们先走吧。”

我们就走了。我待说我必得同杰克一车，让他们夫妇一车，也没有这客气空暇，车子已经走动了。车子出了巷子，还不见他们的车进巷，我说等一等他们好点，她也不好意思反对我这话，就教她家车夫把马勒着慢走点。

我们是那么的坐在一排，正像一对夫妇旅行或者上礼拜堂样子的。我不好意思太同她靠拢，恐怕遇到她的熟人，就偏向车旁一点。她对我这小心举动望我做着那顶勾人的笑。又不说什么，只干笑。呆一会儿又把手拍那我们两个座位之间的空处，这意思仍然是笑我这样胆小留下这空处来是可笑的事。

想要她同我说说话，这话且就是那心上所欲说的。且又非常愿意同她靠拢来在一块，好从这中得到一种肉感满足，可是总极其怕羞。车在沿城墙根一带走着，路道全是为大车碾成深沟，车子到上面只是左右摇荡。于是又见到那只手拍那皮坐垫，且小声的说“坐拢来一点，免得震动得利害。”

“坐拢来，恐怕更震动得利害!”

这双关说话把她窘住了，却把眼睛睁大起对我狠狠的望。然而我因此就坐拢去了。我们可以说是挤到坐。车子一动则我的腿就摩擦到这女人的大腿上，间隔的只是四层薄绸，热与腻全感觉得到。若时间是在夜里，我的手，我的口，真要亵渎她了。她这时似乎也非常不安，心里忡怔着，眼睛下垂再不敢看我。我奇怪的是一到别人大大方方我就窘，一到别人眼饧口涩时候，我却全变了。此时的我就已全无羞涩，见到她很难受的情形。我把我的手装为无意的移动到她那只搁在腿上的手上压着，先是感到一种轻微的颤，到后只一捏，就忙缩脱了。把手缩去以后的她又用嘴示意，原来她怕车夫见到。

唉，这情形，恐怕要带到土里去了。忘了吧，怎样能忘？这种轻微的颤，就是一个女人灵魂在爱的接触下跳动的节奏！这软软的一捏，已经就在我心上很深的打了一个记号了。还有这下垂的眼睑，这长长的黑色睫毛，这净白的耳，这因为害臊微红耳根，就是再过廿年以后还是一样很明朗的在我印象上活跃！

爱情的收获。究竟是些什么？就只是一些甜甜的回忆。就只是回忆一些心上超乎身体以先的接触。就只是这一种回忆，也就够咀嚼一世了啊！

多少好看的妇人，不是供给一些怪形象的怪气味的男子汉占据了糟蹋了一世？多少好女子，不是为了金钱让一个可以作她祖父的老头子玩弄一生？在这一方面，却得到这浅浅东西，也引以为一生幸遇，这个说来又似乎真好笑！然而在这种情形下所得于女人的，却是那全然甘心情愿的一点输诚，这便是女人所有的最有价值的一点，也是那所谓女人真正可以值得咀嚼的一点！

杰克那一部车子，是当我们车到大街我已经都恢复我的原有坐位间距离时才赶上我们的车的。我们到后一同把车停到那庙门前头，他们却先跳下车。塔是一进庙门把那石磴子上完以后就见到了，早想到是这样子不该来看。

塔，究竟有什么可看？一些大砖头，垒到二十余丈高，为造福而建。我以为不拘是和尚或普通人，花银来建这无用东西，都是不应该！且听到说曾有过上面把松动砖头掉下来打死过人的事，我对

这塔便尤其不喜欢。虽然高大到怕人，好处总没有。工程大可是并不美。见到这塔只使人无端怕起鬼来。这塔下，阴惨惨的就似乎为鬼物的住家才如此给人害怕！

杰克同窦尔墩倒似乎是一进了这庙中才成考据家，一旁不知谈些什么，一旁找塔碑下的题名。

"别理会他们，随到我到这边来。"

就随到跑。说是别理他们到这边来，则到了这边总应当给我一些另外可看的东西，转了一个弯，到另外一重殿前的小院中，院子中一些丁香花树树结得许多小绿色荚儿，另外有紫藤，大致再过几天就可以开花。

"这倒是个好地方！"

"还有好的，可惜路远一点了。"

我们就站在那院子中石台子边玩。庵里有尼姑，听到女人说话，忙从佛堂中出来，见了她就忙打招呼说，请到里面坐坐喝茶。这姑子大致与她极熟，在平常也总募过窦尔墩的缘，见她说是不进去喝茶，就又赶即到厢房搬了两张有靠背的新式椅子来放在那院子中让我们坐。谁愿意坐这个椅子。若是没有这老婆子在，我们还可以坐在佛堂前石磴上随便的望天上的云，有这老婆子一来，我们来此幽幽僻僻的院子的特别权利完全取消了。真愿意这讨厌东西走开顾自去念她的经。可是却偏不去，缠到尔墩太太问长问短。又谈到谁家女子结婚，又谈到一个团长的讨小，这团长或者是尔墩的朋友，她听到这话时，还说这个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我在平常对于尼姑倒不怎样感到顶厌恶，大约是很少机会与这类人接近。此时听到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媒婆，我在心上想，以为如果中国的尼姑全如此，照冯玉祥的办法勒令她们配人还不好，不如一起全杀了。这尼姑这一张嘴拿去作官媒婆同作老鸨倒极合宜，天知道为什么却来这个地方作师傅！

单看那一身衣服干净到一尘不染，又朴素如一个有道的高僧，可是那副二寸见方的嘴唇真不相称。我见到我们好好的两个人中间来了这样一个老东西，我说，——

“我们走了吧。”

“这一位是你老爷的什么亲戚?”

“不，这个是囗大先生的老弟，才从北京来的。”

“喔，远客来了，真对不起。请坐坐，让我拿茶来。我是老昏了，不说走我还不晓得招待，莫怪莫怪喔!”一旁说，一旁走，当到那个小小身子消灭到厢房的一个帘子背后时，我就望到我的同伴笑。她也笑。又轻轻的说：“这个人，同你哥与大哥全有说有笑，我倒讨厌她得很。”

“我们不吃她茶吧。”

“不，等她来，我打发她去找那两个考据家。”

这话刚说得不久，于是这老东西两只手恭恭敬敬用一个黑色建漆的茶盘把出两盅茶来，茶杯是起青花的极细致的磁器，茶的颜色也极清冽可爱，不得不说着谢谢的话把茶接过手来。

“吴师傅，我们还有两个伴，在前院塔下看碑，找他们来吧。”

“噢，我说难道就是你两个施主。让我们找他们去——慢点慢点，还有点瓜子是王师长从日本带来送我的，我来借花献佛吧。”说完了似乎就又要进厢房去取瓜子。

“不必忙这个，才吃过饭。你就去前面喊他们吧。”

“好，我就去。”说着就勾了头走。到这婆子已转弯后，她却望到我作一个得意的点头媚笑。

我再不能忍了。我大胆的走到她身边去。若非她把嘴对厢房努着告我里面还有人，我就会在这佛堂前同她搂抱起来了。

到明白了厢房中还有人后，我为这冒失的又未成熟的行为害臊到只好走过丁香下去折那丁香子。

“你看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住?”她说。

“好倒好，只是我有点儿怕。”

“这厢房——就是西厢。”她说了见我那忍不来的要狂的情形，就只是乐着。然而她在自己这一句话上也随即转到莫可奈何的一种情形中去了，就走过我这边来，我们的距离是不到两尺远近。

我望她，非常苦楚的摇头。她就腼腼腆腆轻轻的轻到只有我听到的说，——

“别烦恼吧，我们回家去就可以——”

我也轻轻的用着伤心的调子说：“我不明白我自己是什么原故，只是这两天来真不知流了多少泪。”

“你这小孩子脾气谁要你流泪？”

“你不明白我。不流泪，要我怎么办？”

“难道我又是使你感到痛苦的女人吗？”说到这却是玩笑的口气。“你嫂子这样的人，总不至于吧。”

“还说，我要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爱了你。”

“爱了我我又不是不让你爱。”

“我知道我只是不中用使我自己吃亏。”

“那在你嫂子面前，就中用一点，又怕什么。”

“你为我想想要我怎么中用？我又怕羞，又怕你——又怕别人看不起我。并且一天的事那里有这样敢随便？”

“我早知道你。听到你哥说，我才教他找你来，这个他不告你吗？”

“是告了。”

“他还说些什么？”

“他说要我好好的对待嫂子，又说嫂子也会……爱我。那是我同他说到另一种话时提起的。我先是不敢相信。只是我看得出来。可是虽然看得出来，我又能有什么作为？”

“看得出来，你眼睛那么好！这样张开了臂膊欢迎你，你就只自己苦恼，算什么事？听到你哥说，你是怎样怎样，我就一口承应下来，包你出关来一趟，可以得一点你在北京得不到的东西。又常常是说怎么怎么想同女人接近，到这来却又如此怯弱。从你这样子看来，无怪乎不能得到一个女人做伴了。女人那里是你这样人可得到手的？你放痞一点，你就成功了。学学你朋友中顶下流的样子，这下流就是逗女人爱的事情。”

“不过我既不痞，为什么又能得到你的爱？”

“这个你以为是你同我在一块只两天你使我如此吗？若不是你哥，如不是先从你哥处知道你，我就是爱你，也总不会放浪到这样子吧。对你这小孩子我想若再作成高贵妇人面孔，你就连在你心上

试试来说爱我你也不敢了。”

“我如今才明白我是完全为人玩弄于股掌上。”

“嗨，玩弄你，谁教你来作我的小弟弟呢。”

“你别以为我小，我自己是相信有作别人丈夫的资格的。”

“好资格。”

“你笑，我要你到一个时候明白我。”

“你所有的一切我早明白了。”

“你明白，你还不明白!”

“自然呀。”

“我要送你证据的。”

“那又不害羞了吗?”

两人说到这话都消失了先前的紧张，渐渐的是半玩笑的放肆说到心上一切了。在那边，只听到杰克声音嘶嘶的嚷着，似乎是同那老尼姑谈到一件什么心事。话声越近，三人是已次第现出身子于那角门前了。

我同她，却把话停下来，两人不约而同的大笑，这笑为我们掩饰了过去的一切痕迹。

她全不露一点不好的神气，只同杰克说：“我担心那塔下的什么妖精会出来攫你们这两个考古家，所以急到要吴师傅喊你们来。”

窦尔墩口是渴了，一见到茶就走拢去咕嘟的喝。

“吴师傅，你这茶叶真比你人还干净，好极了。”窦尔墩又同我笑笑的说，“二弟我告你，在此若看中了谁家的姑娘，请我们这个吴师傅去做媒顶可靠了。”

我心里只是好笑。我想我倒不必劳这个老婆子的帮忙了。我听完这话只笑，又笑笑的望到尔墩太太。

她却说：“这个真是这样的，二弟你别瞧吴师傅样子不及媒婆能干，人是真成!”她这话，其实就是骂这个老婆子，老婆子却全不领会，或者是领会到也能装痴，只慨然承应下来，说到时设法决不会误事。

我要笑，忍也不能忍。这时是杰克就未必明白我同她已谈了些什么话！窦尔墩见我人小，是放心到以为就是同到他太太在一块也

不会有什么新闻可说的。至于那个尼姑呢，还才说将来帮我的忙。谁知道来到这庙里这个院子就帮了我大忙！在先两点钟时人是忧郁到万分的，这时只经过两分钟谈话，便完全换一个人了。一种泰然坦然的心情，既不知道它的来源，以前的难堪也找不到它去处。我所需要的竟是要笑，要说话，要应酬，到觉得是口非说说话是不可时，我同尼姑谈起这庙里情形起来了。

问这样，问那样，正如从什么地方初回一样，尼姑说的我也非常感生趣味听，我且渐渐觉得这尼姑是个好人了。

一天的云，一天的霞，忽然又一天的星，这变化，当真比起天空中的事还要渺茫不可摸捉！

我对一切感到好意善意，我对一切都生出一种趣味。我的灵魂是从一种黑暗中初初解放出来，只觉得置身到极其温暖的情境中，我开始觉得我是幸福的人了。这两天来我尝到人生顶苦的味，也就尝到人生顶甜的味。我在这个时间，才能想起我是怎样包围到一种遂心遂意中的一个天之骄儿的极大幸福中！人家是那么伟大的让太太来同我要好，又有这么一个作帮闲的阿哥，女人又是这样全不要我费力的自己滚到我的脚边来，我还有什么作皇帝的好运，再到别处遇到这样一件事？

是这样，也正是所谓苦尽甘来，这只是第一段的结束，还有那以后。我知道这个，但我总不怕。我的勇气先时在一种萎靡生活已消磨罄尽，却因她一句两句悄悄的真心话为我再造成一个男子了。

我把一切看得光明异常，也不再想到那傻子说的同女人亲一次嘴就甘心死了。我找不出要死的理由。如果我因为同到这女人相好，为窦尔墩所看不过，要杀我，我却不必抵抗，请他把我们两人全杀，且请他仍然保留到他同杰克的友谊。如果是以后窦尔墩欢迎我到他家去，我就应当随便的同这个女主人到她房中去，一点也不怯。她爱我，我也就爱她，有什么可以说是不应当的理由在？是别人太太我也要爱了。我是全盘承受这爱情，永远也不悔恨了。

我为什么在一点钟内把自己的一切人生观全变，这个我也不明白，只是我在这个时候否认我以前的一切，以前完全错。如今是在

这顶扩大的光明的神圣的路上大踏步走着，我要走到那个最后的一段路程，我要把这个在命运下交付给我的女人的全部占有到我所能占有的日子，我也让别人看我的心上的一切东西。懦与隐瞒，再用不着了。我直到这时才见出我力量是当真并不缺少。

更给我一层接近的机会。告我前途很好的，是我们在断黑时才转家，而我同她又仍是一部车子。

到这样，那最低级的欲念冲动却平息了。我最需要的，不是在求这女人裸身的实现，只是非常想接一次吻。想把这光滑的全身让我用手去轻轻的抚拭一道。想顶温柔的用手去摩这女人的头发。又想让那长长的圆圆的润腴的手为我摩摩脸。我愿意她能拧我的脸。我愿意她能够在我的额角上，颈项间，甜甜的用嘴亲一分钟。

日子是初六，时间是刚断黑不久，走的路是城墙脚边无人行走的路，在背后的车子又决不会透过我们的车背高高的靠背望到我们的行为，细细的微热的风这时正从南边送来，吹着人只想温柔的梦是如何难得的一次好的初夏夜间！

我们最不担心到车夫的回头，我们的嘴胶在一块，不知道离开的方法了。使我知道这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只这一次。把一个全为薄薄的绸裹着的身紧紧的贴到我的身上，热，只是一种极好受的热，腻腻的是那颊。脸柔软细致如同——没有可比拟的东西。

我们一句话不说，只是这样默默的如同做梦一样的挤到挨到。把脸偏到这边来，则那腻腻的擦有粉的颊就偎到我的脖子上。

成了灰的过去，这一件事回忆起来，仍然是能使我狂啊！我如果不怕用文字亵渎了这神圣的爱的心灵要求转到性的迫切饥饿的自然结果，我就把这一段事来写也够用尽我所有的心血了！

机会给了我幸福，也给了我不可堪的痛苦。

“在这情形下，我作一个维特好不好？”自己就不明白这是什么事。好像是不到那要命的情形，又好像若是真能作傻事，把这次事情弄得认真点，同到这女人死固然很好，自己一个人死也很值得。

我想起我自己了，我对这当前的事就真是不认真！我明白我认真就好，但我不敢认真。“生来懦”的性情，使我凡事不很负责，

非到这责任压到头上我总不能去担当。

我能够为一件恋爱死的，但这死必定是别人捉到杀我，或无意中被我走到死的路上去。我不会自杀，我不能作维特歌德就不能自杀，我连对于自杀这件事，想得深入一点也不曾有过！

不过当到这一次同坐在车子上回家的路上，我觉得在解决的方法中求那顶方便的，只有我死为好了。我不能把这个慷慨的朋友谋害——关于谋害一只小鸡，我就不曾作过——我又不能强制到那女人死；为了这三人合伙不来的生意着想，牺牲我，算是又体面又方便的一件事情了。

这样想，是在回到窦尔墩家四人围到一张藤椅子旁吃冰汽水时想的。我莫名其妙，在我的心中忽而欢乐，又忽而的忧郁。我自己根本没有所谓生活的方向，这心也只是一颗无没落的心。为了眼前旁人一句话，在我心上建筑的一切崇楼杰阁就可以全部摧毁。我用我一点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一瞥思潮，又救活了我僵硬的心。我只是把生活建树在比水比沙还不可靠的基础上。凭了天时人事给我忧愁与快乐。适间在庙里，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忽然如此轻松！一同坐在车上所作的荒唐事，在我生活上，简直比梦还荒唐，我为这个却在心上加了千斤的重压，我似乎在不满足中，与所得已超过我所需要分量的情境中，一到家，就再不能如在庙中时怡然自得了。

我苦着，重新的把一种纠纷冲突安置到心中，这变化给了她的注意。

“你又怎么了?”开眼睛说的。

“这个你知道!”也用眼睛说。

我们这个说话方法是一对熟着的男女所明白的。我随即且从她眼睛上得到一种劝告，说不必那样，我只好勉强装成听命的神气，应付这另外两个人。

杰克是什么心情这我也不知道，可是这个人总多半是因为我才在这家中久呆，谈着那我已听了五次的说我小时事情的话，他把这话同窦尔墩谈及，意思给窦尔墩取乐，实则他好让她在一些话上对我更感到好处。

我同这女人，他以为是顶合式。这一件胡涂心计支配了这个好

人，他的行为，就当真是在那里竭尽全身气力为他二弟找情妇！为窦尔墩设想我敢断定是不曾有的，也许他这也算为窦尔墩设想。但我看他是全不为这一对夫妇以后生活设想过的。他作的事情，不单是俨然为我，且更俨然是为着那个她，恐怕全世界也只有这样一个好人！

我说："我们走吧。"

"早得很！"

我本来轻轻的说，他却故意大声答应，一面给他们主人知道不许我走，一面又像是在成全我接近这妇人久一点的机会。

经他一说，当然窦尔墩是不让我走的。她倒不开口，只用眼睛看我，这一种看法，是要那坚忍的强项男子也立刻成泥成水的，我自然不必要人坚留也不能起身拿帽子了。

虽不走，要我来打叠精神，如杰克那么嬉皮涎脸，总是办不到，就只有低头作一个老实的客。

"难道又是病了吗?"这是她说的。

从这话上我想起早上的逃走情形，想起杰克回家时说的话，且想起刚才马车上的情形，不能笑，只望到这妇人的脸生出一种极强的贪心，然而在我神气中，却又只露出那非常腼腆的外表的。

我爱她，感到要这个女人，直到此时才自己敢相信自己！

一些气力，平空而来，我得这气力，又成了勇士。

为了杰克宣传我手节上一样特别的环纹，这只手即刻就为她捏着在灯光下检察，窦尔墩却全不以为这是不应当。她把手捏着不放，且开玩笑说：

"手是那么软；心也不能硬，同女人一样！"

这种放肆的调情，且当到一个丈夫同一个哥哥面前，真也只有我同她才办得这个，杰克同窦尔墩才尽我们这样！

我的手在她那两只肥软的手掌里，当真成了小孩子的手了。也正因为人小手小，给这两个贤主人以坦白无私的相待，如我是同窦尔墩一般高大，局面就决不会到这样子了吧。

天知道，这梦要做到几时！此来为做官，我才不羡慕这官啊。大家就全没有想到这事，我也不想到我自己暂时只把整个心情报到

女人这一件事上，好像只要能永远在此做客，窦尔墩能更大量一点，许我同到他太太随便一点，这客就长久作下去也是归宿了。

以为这样作客也可以把这生活延长，多可笑的一种心愿！然而还有可笑的心愿，我在我的一生中，比这个还可笑的心愿就正不少！这类心愿可笑的成分还不及可怜的成分多，我是无时无刻不发现我的心情勇敢行为柔懦的可怜处的。

我快活这眼前一切，但只要一句话我就可以把这眼前光明弄成地狱黑暗。在一个小时中如非是我安神睡眠，即不必听别人说话，我就有机会自己来用思想将我灵魂从天上跌到地下，又从地下返到天上。一个人，在作了一种犯罪行为，给人为定下无期徒刑，这心为这法律所加的惩罚所凝固，他虽在肮脏黑暗的牢狱中度着一个无聊的日子，久而久之，反而成能把命运所加于自身的戏弄泰然处之了。至于狂风一样的感情的贫富变幻，要我来抵当，真似乎是一件顶不能抵当的急性症候！

我处处显示我中庸的气质，又不能自甘平凡，直到机会给了我可以不平凡时，我又觉得最好是境遇来得马虎一点为使我容易对付了。爱的需要给了我心灵的苦楚，到听人说到“我爱你”以后，我就生出我所得的正是别人所失的一种心情，进取心就减少了一半。这中庸，在别一方面可以说伟大，在爱情上却站到失败地位上了。

怎么样使我感到责任是“让人受苦，”而自己“又受苦又享乐，”则我处置我自己就会好一点。或者这责任是只有自己，别的一切不必顾忌，一个爱情上的英雄，往往如此成就了特殊功勋。对付一个女人，少数是用真的温柔可以克服，多数是得用热情去侵略压迫。

“……”我想。“然而这个时节不是第一段，我已不必问怎么样可以把这女人的心转到我头上。只是目下的我应当如何的一件事了。”

她爱我是明明白白的。至少她这个时节把全心在爱我。至少她这个时节不讨厌我，——我们是都晓得使一个女人不感到讨厌就很可以恋爱上努力的。——至少她这时有那种给杰克引起的好奇心，

想让我给她玩弄一阵。至少还可以说她能给我一次她给了她丈夫许多次的热情。我真不能自馁！

“不自馁，”是的，就把勇气提起，承受我名分下的一切权利；在爱情中的苦乐，以及给别人的影响。不过我的苦，是要这目下的进步或退步。同到这样在一块，不能说我就得了这个女人一切。也不能说我心中失了什么。思想的捷足跨过了事实进展的十万倍，并且事实上且俨然除了这样眉眼相摩相撞，以及两颗心的接触，真无从把这身体弄得更接近一点，一件爱情的故事，若把它来当故事读，或者是这样值得咀嚼一点吧。不过人是在实际的生活上，会把实际生活看成重要些。我承认这事情留为他时追想感到深的怅惘，是我终无从把身体接近这女人。但是眼前，我只愿得她身体的机会，这于眼前才是恋爱的真的接近！

让我同她两个人在一个地方，连心上也无别人的影子相监视，我相信我所有的热与力，会可以把这女人烧死！

这日子，当然还有，可是当到这情境的我，总不能用明天或后天的事来自慰。情欲的债的催讨，即或用“明天加倍相还”作回答也无从满意！我要眼前的一个证据，而眼前的她所能给的却是这样些利息。这利息的支付只使我更了然她能即时还这笔债，其所以不还，只为了另有人在场。因此我渐渐转到抱怨杰克与窦尔墩；杰克在这个时候却不邀窦尔墩出访友，窦尔墩也不在此时邀杰克出门；我横无理由的来在心上责备他两人，可怜的是杰克，他真要了解此时他的二弟的心情，也许总能为他二弟想法吧。

时间是悠悠的过去，不甘心一分一秒的是这样过去，然而事实却只有如此过去，终于到九点，保护我的杰克把我从这家庭中夺回送转旅馆，一到旅馆我就躺到炕上流泪。

“你是太倦了！”

“我并不——但也是。”

他就把“但也是”这句话相谑，故意来取笑。他明白我，只有他明白我，在我的一生中。顶明白我，且能按到我所需要，不望报酬，不辞劳怨的去做，就只有这一个人！

这好人说：“今天也应当满意了。”

似乎就知道我们在庙里说了什么，而又了然于回家时车上的事情。我羞得不敢再作声。我算到是我所做的事，对这人是不必瞒也不能瞒的，可是恋爱的心情，在通常时节，我是连我所要的女人也不让她知道的，所以对杰克，虽明明要他帮忙，要他设计，对于事情隐晦了或者反而给他误会，我仍然总不能尽情的来让这个顾问了然我的一切。我以为他既作人情，只应当作去，莫问我。我是不是就满了意，他也会懂的，他却把这个问我，要我怎么来答复？也许有那种人把今天我所得的算满足（按照一件幸福的安排我也应满足），但是，我要的是并非一次偎抱，或一次握手。我要她在我的眼底下成为裸体。我要她从神的尊严佛的慈悲中变而为一个放荡的淫妇。我要那猥亵，要那狂颠，使我从死中得到新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就都有人做着这样顶平凡不过的事，我只要这样一次，这不是奢望！一次还不曾得到，我从那里满意起？

虽不会说我是不满意，可是我又来在杰克面前哭，这就是告他还不够了，这好人说。——

"慢慢的喔，把事实放到希望上，尽它所能进展的进展，既前途是颇像乐观，就应当乐观呀。"

我不是对我的命运感到诅咒，但这命运所给我的是这样慷慨，又似乎吝惜，怎么能使我不难过？——可是这样话我不同他说！正如其他许多我想到的话一样。

杰克见我还是哭，就说明天必可以见前进一点。那种说话的神气，那种把这件事引为义务诚心帮忙的态度，使我不拘在何时想起来都要苦笑。他当真就如他所说的比我还着急的样子，教我从感激中流出更多的眼泪。

这好人，简直是在我痛苦中也苦痛着了。他不断的发挥他对女人的感想，这些感想若不是见我哭我决定他不会有的。他见我怕提尔墩夫人，就单来骂那些半娼妓式让一个男子用钱买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他在话语上又总不忘记告我应当勇敢的意思，我心中承受上却哼也不哼。

"……我告你，女人中也有这样的人，譬如她把自己的心上的门敞开，作男子的就应得大大方方把热情送过去，客气是不必，畏

缩更坏事。又譬如——还是老实说吧，在窦尔墩不在她身边时，你对她就不妨放肆点。她正需要你的放肆，这个我可以担保。你想想，这女人并不是一个作姨太太的材料，她的心是健全的心，所有的热情总不是窦尔墩所能满足的，这个是事实。即或生活习惯支配了她，她决不会背了窦尔墩跑去，可是她的潜在意识是并不缺少要那比窦尔墩来得年青一点的热情的。你能给她的好处，她也能给你的好处，在这个天真的女人心里还并不觉得是窦尔墩应妒嫉的事。就是窦尔墩，你瞧人家对你又多大方，若是别一个男子，你相信他也会这样么？……总之你莫太急，莫把这事当做梦那样随便，你将得到好处的。得一个少女的心，这是比如像窦尔墩那样空有一具身体终日搂抱着睡还有意义的。"

我说："但是，我要这心有什么用处？平空的，无所依附的，这有什么凭据说我得这女人的心？"

"你这个唯物观的实际主义者！是这样你以后就不能成诗人了。"

"我并不是想作诗人，——我倒是真羡慕凡人咧。"

"那自然有机会给你做凡人，我告你，在她面前你也可以做凡人，做哥哥的认为这并不是犯罪或可羞行为，一得便你就去做！"

杰克的话全是这类话，话是对，但我实在愿意杰克具有一点比他说精彩话更大的法力，他若能为他二弟用更大的力量将这个女人摄到这旅馆来，我以为我当真就会放肆了。

我很不好意思而又半当作笑话的说："那你帮我说要她来这个地方，不是可以——"

"那明天我仍然陪你到她家去，不是一样吗？"

是一样，我在心中承认了。

不哭了。也不是为了杰克一句话。但医疗我的病痛，或者使我到一种希望下麻痹，总得要杰克来下药。不消说当杰克用药的分量稍有不对时，又会把它的效率弄成相反一面，可是这好人总不悭吝他的柔情与好意，就给我吃苦，也仍然应当说感谢这原是出于他的好意！

我在将睡着时，似乎还听到他磨墨，不知在给谁写信。他的脾

气是惯常在十二点以后才睡，又是一个在上午六点天刚一白即能起床在灯光下作事的人，所以我就不理他。我是玩倦了，想倦了，哭倦了，就很容易的睡眠了。

像是在窦尔墩家，在客厅，四个人在一块儿。

一些眉眼，在灯光下的来去，成了我一种新发现的技术与艺术。我像并不是那顶不中用的人，自己是觉到，也像得她承认了。天知道我这些力从什么地方而来，一时又从什么地方消失得如此无影无踪！

在一个我所盼望的机会里，杰克同窦尔墩进到东院去找木料样子，大约是拟作什么自由椅，这是杰克所发明的。当他们两人出去以后，客厅中就剩了我和她。

记起杰克的话，“无人时就可以放肆一点，”我便放肆了。胆子是大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不防遇到外面有人无人，就在灯光背处互相交换了舌子的温存。两人缠扯在一块，成了不可分开的一片饧。

不满足的，像这样，我觉得还不是我的需要！

我还应当要一些什么，这所需要的在她是比我更其明显在意识上的。把脸偎熨着，像在烙平这过去忧愁摺痕，是那么亲热到我心中无从自主。望到这一对乌青的眸子，在灯光所不及处发着湿的晶光，这征候，从一本书上，我认识是一个女人迫切需要一些不可当的猛勇热力的征候，我的心为这事跳到快要从口中出来了。

在她的喉间，有一些话语，像原本来是分明的字，也因为这热，融化成为不清晰的低嘶了，哦！

不是梦！

“我要到你那个有镜子的寝室去。”

问我去做什么我却不说了。

然而我即刻便为她拖着，走出了客厅，到院中，大白月亮在天上，一切花的影子人的影子都很分明。这女人并不忘到同窦尔墩谈话，她高声的同隔了院的他们讲话，说：

“我们是到里面去了，我为二弟找一点东西，你们的椅子快作吧。”在那边就听到杰克用他的那把德国小钢锯解木的声音，以及

答应“好好你们随便吧”的声音。我已经不再要她拖我，反把她拖起就走，到房子中了。

很是小心的她，只开了那一盏近床边的小电灯，在这电灯幽幽的浅碧光下，我见到这个神女的肥的腻白的全身!

那发热发烧的脸，那迫促的喘息，那充满了淫欲的眼睛，那眉；正因为心中有火在烧微显颦蹙的眉，那长的圆的柔软的臂膊，那特别隆起的胸前的一对“小鹿，”唉，是这样在一种惶恐下惊异下的我，消受了一切，我把身子覆盖在这女人身上，即刻晕过去了。

……蒙蒙糊糊把手到我腿边去，一片湿。一切全消灭了。第一先感觉到的是炕的“硬”与梦境中的“软”恰成对比。

其次便知道大哥还把背对我伏在桌上写什么。

又哭了。先是不忍要他知道，用夹被单捂住口哭，但仍然在抽咽中给这耳朵有毛病的他察觉了，似乎回转头来听，又似乎不曾放下笔。到后这好人走到我炕边来了，我把这湿着的眼望他，不好再哭。他那脸上的忧郁，使我出了一惊。我不该给这个人的不安，我这时来哭，在这个人心中就起了比我两倍难过的回声。

“我不该扰你，大哥，怎么还不睡吗?”我勉强来笑，且勉强的说。

这个好人却不作声，只望到我轻轻叹气。

我又笑说:“已经睡得很好，做梦不知不觉就哭了。”

“年青人，不要这样太自苦，信哥哥的话吧。”他一说完就掉过头去仍然作事去了。我见到他眼睛已湿。我明白他可怜我的地方。但我此时只觉得他比我更可怜。然而我用什么方法来安慰这个人?安慰他唯一的方法是我对目下事少苦恼一点，我能够满意于眼前一切，则这个好人就也能因了我的愉快而愉快了。在另一方面，我是这样贪多，这一方面我所给他的忧愁样子只增加他作母亲样责任上不安，我这罪人！我所能作的，是给自己苦恼以外就是给我所最切近一人的苦乱，我这行为真是在这一生世中顶可诅的一种行为!

知道他是背了我在流泪，我不知要怎样来劝他，却不晓事之至。反而来陪到他哭。我要他知道，我声音就比他高。

“你这是为什么？作哥哥的正为了你这种样子难受，再是这样不体恤哥哥的苦，你只好回北京去了！”

“我愿意回北京去呀！”

“那你明天走就是！我很悔我作的事。你总能原谅我，不是我不为你尽力。”

“不，你应当原谅我，正因为我来此，把你心情也全混乱了。我回去，也只是为你，省得你帮我苦恼。”

这好人听到这个，就苦笑：“我帮你苦恼，正是！你回到北京去，我不见到你哭，你以为我就泰然坦然的来作我的事情吗？你不要我替你担心，你就好好的在此住下，我总能把你的希望达到，达到以后再有苦恼，可就不是我的责任了。你只是这样半夜深更无凭无故想起什么就哭，小孩子脾气总不改，这生活怎么过得下？你若是永远这样，对事实所能给你的脚步感到太慢，你在一生中，就会对幸运也总是不觉得可以赞美。你为我想想，有这样一个弟弟，要作哥哥的怎么来作？”

“我这时是因为想起你才哭的。”

“那就好好的睡，别胡思乱想，明天我们就去作那件事。一个人常常用明天安慰自己，本不是好的，但这一件事除了这样没第二个说法。让哥哥从你的安睡中得到一点快乐吧。我是刚才还见到你在睡中微笑着，正以为你做着好梦，谁知又哭起来了，自己还不承认是小孩子脾气！”

听到杰克说的“刚才还在睡眠微笑，谁知又嘘嘘的啜泣起来”的话，从我的梦中所得去追想那微笑的因缘，我才有得是流泪的日子！就是做梦，我也就从不敢这样肆无忌惮作过一次大胆不拘的好梦！我在我梦中，就好好的保留了我生活上的弱点，虽并不缺少所谓欲望，而梦中的对方，就从无一个能如这一次这女人的和易近人。连在梦里也从不敢撒野的我，是一个怎样不中用的男子啊！

如杰克的命令，我是当真愿意再来睡的。可是那里能够呢？一些甜甜的感觉，还不曾消失净尽，手上依稀还能闻到在上半夜同这女人握手传递的茉莉香水味道，一面不愿意让杰克知道我已遗了精，感于处置的困难，一面且从这荒唐的梦上想到这些时在那许多

大小镜子的卧房中眠床上的一对不相称的人。在这样情形下睡眠已悄悄远走，再不敢拢身，若是杰克能让我起身，我真愿尽他在炕上做梦，我却来作一点什么事为好了。

听到杰克在用笔沙沙的写，却装成已睡好那样子一点不动。我知道，若他明白我已经睡熟，则这好人的心，他才能暂时归到他自己腔子里去！

过了约莫半点钟，他轻轻的喊："二弟，二弟，"先是想装已睡熟不应。他于是不做声，再过一阵又喊，"二弟，真睡了吗？"

我说："不，不能睡。"

"我知道你不能睡！你莫要又犯那个事呀！"我正以为把夹被好好裹了身体就可以免得他明白我的，谁知他早从空气中觉得了。或者他还以为我哭只为睡醒了以后手淫的痛悔，直到我已把神气弄清楚一下以后才来问我。

我见到是再不能把目下的事瞒过了他，才只得告他刚才梦中的一切，只把最后那一段省略了去。

"你瞧你，这也怕羞，这个很平常的事！你应当换一套衣裤，让我来为你找取。"杰克即时就为我把一套汗衣裤取出，催到我换，且为把那脏了的衣裤丢到外面小隔间去。

假如是明天把这个去告给那家里的两夫妇，才真是丢丑的事！杰克这人说不定就能做到这个事。凡是我的行为差不多早已给他宣传殆尽。他有许多地方，就比我更来得爽快的不成事，我真怕他了。我说："大哥，我求你，这件事别告她好！"

"你别小孩了，这时再不好好睡觉做哥哥的要发气了！"

"睡不着！"

"睡不着就想，你就想一点你要作的事也好——只不准哭，不准手上多事——单想一种事情是极其容易睡的，要听话啊！"

我真就睡了。

这下半夜在一种全身发烧昏瞀中，我漫无头绪的更作了些比第一次还荒唐的梦，行为野到成一只发了痫的兽，但习惯是一夜之中我从无第二次梦遗的可能，我就把这些不可设想的放纵幻梦满足了我需要。到醒时，房中的光明已充满一室，杰克已不知到什么地方

去了。他在夜里究竟睡不睡，我也不得而知了。

这是早晨，是初七。

“哥，我想走了。”

“我明白你意思，不过——”

“你不明白我！”

“昨天似乎说过一次了。”他说过这一句话便不作声。这时我正靠到炕边，杰克在看我于昨晚夜深时为杨志写的几幅屏条。

“二弟，近来的字像是更好了。”

这些话。从杰克口中是很容易找出的。为这夸奖就苦我不少应酬，杰克却全不体谅到！如果他能见到我在奋笔挥毫汗流背湿的情况下的烂脸，明白我的苦全是从他一种好意宣传下得来，则为可怜我起见，或者以后再不说我写得一笔好字了。

这时的杰克本来还要说一点别的话语，我是明白的。可是为我要说走，把这良善人的心又转了方向，说不定就正在可怜我为女人所难，在为我设法啊！望到他瘦脸，就是每一次望到我总每一次有一种感想。在这不美观的脸上，居然有一种要人想起便感动的要哭的能力，我真不明白。在我心里我总常常这样想，且要这样说，“杰克，你使我恨你，你就给我快活了。”但我当然无从说，我就是说他也不会明白我这意思。这个人，就生成来为同情他弟弟的苦楚的！

可是，他这帮忙究竟又有限得很，且许多方法用尽反而只使我更难受，我这个哥哥，对他我也真无法！

听到他批评到我给杨志的屏条落款的不当，我就说我真不欢喜这些应酬。

“算是为哥哥帮忙，”杰克说着就把放在墙脚的砚台端到桌边，且为用笔蘸墨，“好老弟且加一两个亲热一点的字眼。”

“我的天，我还不曾同他有多少接谈！”

“这就是那么，不必怎样，说来也得像煞有介事，是在外面的普通应酬。本来像如今的称呼在你是以为顶好了，但对这类外行，不得不——”

“杰克，我不明白你居然学到了不少知识。”

“这真是一种知识，你不要以为可笑！你至少要明白这个，如同明白你作小说如何能美一样，——这是常识。老弟，你的许多常识可太欠缺了。”

大哥所说的话自然是真话。我想起我是来做官的，至少这类事是一个作官的人应当明白的事，我对杰克的话是完全同意了。许多人升官发财，就正是善于作这类应酬事。我并不是存了升官发财以外的思想而来此关外的，当然一有机会就得学。

我照大哥所指点，便同杨志在几幅字条上称哥叫弟的拜了把子了。

可感谢的是杰克这好人，他给我作的事，总使我永远记到。一切可哭的，可笑的，全都有。正如为了安慰在以后日子里寂寞，他把他的朋友转成我的朋友，使我对数百年前作《水浒》的人加以一种佩服，全是他给我机会！朋友中一切星宿的性格，以及一切英雄豪杰的性格，全与施耐庵所描写一样。我简直是看了一部另外的故事，这故事真有许多段不容易使自己相信是我亲眼的一些书上人物在我面前排演过！

因了写一副对子，蒋平便送了我一桌席，且得把我安置到第一把交椅，这个宴会可叫我当不来。大杯的酒从席面传来递去，大盘的肘子与大蒸盆的鸭子交换着，酱与葱与蒜站立一旁听命，席上的话又全是一些带有大蒜气葱烧气以及膏粱气的风味，真好一幕英雄会？

这席面上是杰克朋友一个并不缺少的。上两天所见全在此。这些三山五岳的人，对我这京中来客全是亲热到万分。想起杰克同我说的这几人中只除了蒋平老板，其余全是有很标致的太太在家乡赋闲，我就为这些押寨夫人苦。据说虽是姨太太，书倒多是读毕中学。也许一个这样英雄，所有对女人的温柔，较之一个读毕大学的白脸青年还来得和平一点吧。也许从这类英雄身上出发的一切，全比平常人还使女人受用，所以这些女子便能安心作姨太太之一员吧。多奇怪的世界啊！多可笑的一切复杂关系啊！

使我不论在何时全都想不透的，是这类英雄的行径。让我记下

一段题外的事情，作一种公开的欣赏吧。

这是说在席面上当杰克谈到目下新闻时，一个为我第一次见面，也把我喊作老弟的团附就起立又坐下说的。团附是长脸，是短身，是从热河而来不久的。不拘在何时，我只要听到赶骡人吁吁的喊骡子向左向右，我就能想起这个团附的谈话声音。从这声音连想上，我且把他的脸像也找到了。这又是一个妙人！我把他取名病关索杨雄。这“杨雄”的称呼似乎比“杨志”还恰当点，因为他本来就姓杨的了。但是说他是杨雄者，乃是相貌一件事。

于是杨雄说道：——

“妈妈的岂有此理，翠云不应该这样死!”

像是这话桌上还有一半人不了解，因此如我所为愕然一惊者，殊不少。

当大家互相传递意见后，才把头绪理清楚了。我借此知道翠云是一个妓。能知书识字，且因为同日本人来往，说得一口顶好的日本话，应称之为雅妓的。这人似乎还很会作画。又似乎在名士捧场中曾作过诗（据这几个人说诗也作得很好）。这几个人为附庸风雅起见，便成了翠云的狎客。到后则翠云嫁了姓江的一个军法处长，又到奉天一个日本中学读了两年书。到后则因为同这军官的随从相好，结果便给这军法官将两人枪毙了。——这翠云的死，不应说是枪毙!

杨雄草草的把这女人如何同这青年弁兵相好情形叙述过后，就接着极神采的说到这军官将女人名叫翠云的枪毙时一幕绘声绘色的图画。

“……老鸟就喊马弁：‘帮我把婊子牵来!’”

“牵来了。手膀子一捆，捆到肉都全鼓起来了。翠云这婊子全不在乎。”

“老鸟问翠云：‘你做得好事!’翠云不做声。”

“老鸟又问：‘为什么同七棍子（弁兵的名字）相好?’答说：‘这事情只有天知道。’”

“‘你妈拉巴子，老子难道赖你冤枉么?’”

“翠云——你以为翠云这婊子怎么说？你们猜。这才真气死这老鸟他妈的，说是‘冤枉并没有。’”

“‘老子买你这婊子来偷小伙子，你让老子热天也戴帽子’——老鸟说到这时牙齿磨得叽叽响，脸上比平常更难看。翠云却觑到老鸟，作冷笑神气。”

“‘老子问你到底为什么要同这小杂种要好？’”

“翠云说，‘为欢喜他。’”

“‘你妈的，老子花两万块钱买你来同他睡——来人呀！’”

“外面答应‘嗻。’”

“那七个马弁全进来了。老鸟吩咐把婊子牵到外面去，准许一个人一次。老鸟当到马弁把婊子牵去睡时，还说‘看你妈拉巴子欢喜去。’”

“妈妈的，好了这七个马弁！一个人一次！这好规矩……老鸟这一次的赏号多慷慨！妈拉巴子一个人真只一次，我就不信！”

“到后牵回来了，婊子眼睛还是凶凶的看定老鸟。老鸟也看她。”

“‘够了吗，你妈的！’翠云这婊子还是不做声。”

“老鸟问：‘是不是一个得了一次！’七个马弁一齐屈膝谢恩，说‘已用过了。’”

“‘把七棍子帮我牵来。’”

“七棍子就来了，这小子多标致！老鸟用这样一个马弁在身边，老鸟这妈妈的就该死。”

“老鸟一见到七棍子这小子就心上冒烟。走下来一阵子脚踢脚踹。‘你妈拉巴子，你事情做得漂亮！’”

“七棍子也不做声，让老鸟踢到自己脚痛才止。”

“‘我问你：同婊子有过多少次！’”

“七棍子说‘你不用管。’”

“‘你妈的，看老子不用管’——老鸟从身边摸出手枪，就是一下。妈拉巴，好热闹！老鸟的七子枪就打了七枪，七颗子弹全都在七棍子肩下过去。七棍子倒了。”

“‘翠云！’七棍子喊一声就死。”

“翠云这婊子这时可哭了。她看到这小子的死，可是除了眼中掉泪以外一声仍然不作。”

“老鸟把七棍子打死以后，看翠云婊子还站在一旁，就叫马弁再拿一支手枪来。把手枪拿来翠云仍然不作声。”

“老鸟到手枪拿来。见翠云婊子一点不怯，倒更气。心想‘老子偏不让你即刻同小杂种死，’就不即打。”

“‘婊子你这时舒服了么？老子将再让他们给你欢喜呀！’”

“‘你这贼！’翠云说这一句就倒地下死了。”

“这婊子是真死了，但谁知道是为什么死的？”

“老鸟又在辽阳讨了一个学生，妈拉巴，总还有把戏！”

听者说者全那么兴奋，然而听到这女人的死去，又全像毫不在乎，当成学书上故事那么悠遐从容，真使我佩服这类英雄的心灵健康！

在我心上这个翠云婊子的印象总无从除掉。这是个娼，从娼到日本中学校，从中学校到姨太太，从姨太太又到姘老爷的青年马弁，……结果则临死只说“你这贼！”三个字。这女人的坚忍性格在我脑中乃成了一尊神像。如果是这样一个女人，要我去为她死，我能够！即或再下贱一点也罢。无所希望的，沉默的，把这爱来成就两个人，这女人比起多少小姐可敬可爱多了。但是命运只能使这样女人先作娼后又来作姨太太，岂非天意？

听到杨雄说完这故事，席还没有散，我心想：“倘如窦尔墩是那个军法处长，这押寨夫人便应在那翠云之列，我似乎也非作一个七棍子不可了！”

她能作一个翠云？我非吃七棍子同样的亏不可？窦尔墩终于是窦尔墩，不至于成老鸟……都是难说的事！

想起女人，想起这世界女人的地位，以及从女性的习惯方面男子所自然而然养成的自私恣纵，凶狠行为，使女子在某一种命运下所得的款待，许多许多事，真觉到人类可哀！

不拘看到的是任何一面。跳舞场纵乐也罢，闭处深闺作千金小姐也罢，每日收拾得如作伴娘的样子上大学校念书也罢，坐到垃圾堆中找寻煤烬也罢，女子总是可怜的东西！若人的生活的意义是包

含得有胜利与牺牲，占有与责任，苦恼与欢乐，以及种种对等存在，女子就不算是人！作小姐的不知道作小姐以外更有生活，同样作乞丐的也就不明白乞丐以外有凡是血肉都应享受的好处。除了本身在一种命运支配下，一个女子能知道她自是何等人外，其他世界上的一切，便非这些可怜动物所能明白！一个女子如说其天赋的思想并不比一个男子为少，但这思想的用处，已多数只能在她自己生活上加以体会了。对于命运的承受，比起习惯的权势更像可怕，中国的女人，就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对于命运所处置不当事件加以反抗！

一种沉默的反抗也缺少，一件如像这个婊子的坚决的行为就稀见，至多如窦尔墩夫人在一种很稳健的情形中来玩弄这欲望，便算是大胆，多可怜的世界！

为了另一个女人想到眼前的女人，又为了别一个男子想到自己，就完全失去了杰克教训我的勉强应酬脾气，不待终席我已告罪先自回到我住房了。

在自己房中，倒在土炕上，瞎想到很荒唐的未来。

……只要她能作那个翠云，我总可以赖到她的勇气去尽人把我打七手枪！我要的是一种顶严厉的教训，可是我所遇到的使我作懦夫的机会倒总比逼我作英雄机会多五倍。我在这样情形下，就只合自己苦死自己了。

这时大约是十一点了。蒋平的席面是早九点摆的，为得是恐怕我在十二点与下午全有别人请酒，不得空。酒虽为我而请，其实则恐怕我还不能叨光五十分之一。这一桌酒席至少是应当花到将近二十块钱。我能记得清楚的，是我除了吃过一只鸡膊腿，就只喝了一小杯葡萄酒，以及喝几羹匙鱼翅汤。其他的菜胡乱一筷一筷的挟来，又转给了杰克。陪每一个人应喝的一口酒，也全得了杰克的代劳。

在席上，见到杰克那种兴致，见到各个人对我表示不同的敬意，杰克那种从谦虚中露出无量欢喜的脸色，我就觉得在这一类人中生活的杰克，真越来越多可怜的样子了。他居然能同这类人合得来，可算一件怪事。他把他弟弟极力宣扬，又在别人的颂谀羡企中

找到安慰，这好人，真永久是一个乡巴老！

每在他说我的一件行为中，拿出他作大哥的态度，一面说一面流着欢喜的泪，我就不敢望他的脸。“杰克，你使我伤心。我想起你的为人好处，在无论何时，一想起，我总伤心！”我除了这话是没有说的了。我且能记到，因为我对于他太爱同别一个朋友谈我的好处，就常常不能制止要给他一点不好看的颜色，他从我的眼睛下那种不说话的分辩，真给我难受！

这时我固然是离开了那怪席面，倒在这炕上了，在议论风生的席上的他，我决定，口上的话总是在谈我！只要是我的事总像有趣得很，也不问同到谈话的是什么样人，且可以说也不问别人愿意听不愿意听，他总若无其事的专来背我的历史轶事，这个人我真把他无法！

我又不便说，“杰克，饶了我吧，”可是我在许多怕事的动作上也暗示了这意思，总不能得他的原谅。他把我在他朋友面前抬举还不很要紧，尚有那个押寨夫人！我愿意得到一些安静，能把我的心暂时从这女人的桎梏中开释出来。今天是因为一顿酒喝下，居然有两点半钟忘记到她了。可是身体刚逃出了席，心就奔到窦尔墩家那有多面镜子的房中去了。

我愿意在痛苦中咀嚼昨天我所做的一切事。多傻的一件事！又是多有趣味的一件事！又是多么羞惭的一件事！

“我为什么又这样作不那样作?”这是我在许多过去的事上所有的傻想头。总以为万一当时不那样作或偏这样作，则其情形无论如何比顺其事实而进展的决不相同。而且一定比目下的应好一点，这也是我这无用的人的唯一的躲避责任的空想。

“好一点，那就简直是……”不得了，这样想下去真不成！我当时警告我自己，“不行喔，太荒唐的思想于自己是一种危险的毒药，说不得简直是……”

然而可来了。窦尔墩打发人来，说是请过去吃午饭。

对那个来人说，“已经吃过了。”

“就是吃过，我们太太说也请过去！”

我可不能作主了。我就要那人到东院去问杰克，到底是去好还

是不去好。这问当然是含得有“到底我先去好还是同杰克一块去好?”杰克即刻走回房中来。

“二弟，又来接了呀!”

“我不去！才吃过饭难道又吃得么?”

杰克就抿口而笑。笑我话不是心中所出。但照例他不像那类无涵养人样把这玄虚戳破。

“请你对他那当差说，我们已吃过了早饭吧。”我就又要杰克对付这窦尔墩家的喽啰。

杰克说：“说才吃过不是理由。你应当明白请客的不是专为请吃饭，去的当然也不一定为吃饭而去!”

那喽啰算是一个顶聪明的喽啰，知道杰克意思并不拒绝了，就软软款款说是马车是预备得很好在门口等候着出发。

我还不作声。

他望了望我，就又和杰克悄悄的咬耳朵说了一些话。杰克尽只点头笑。从他笑上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出我所料，杰克随即便说道:“一块去，一块去，不去当然不成!”

我心想：“不去不成这话真好笑，纵不去，她总不至于罚我怎样怎样吧。”可是我并不曾再同杰克反抗什么，不到一会就同杰克坐在窦尔墩家中的马车上了。

诚然呵，请客的不是请去吃饭，去的也不是专为去赴宴：这之间，有一种值得永远怀恋的温软情绪纠缠!

多好的一个女人！就是那胖，那在人面前作成大姐那么逗弄的神情，那放肆，——从端凝与自然中露出的一点放肆，都是给我中毒很深的一些机会啊!

不知如何是好的一种惶遽可怜情形，在一见面时又表显无遗了。

我要装成再自然一点也不能够，当我在第一面见到她时想起昨天的我们俩！若非杰克自作小丑，来到我们面前跳着说着，我到结果或者又会忽然逃走了。我感谢杰克的是他说“全是我拉他来。”这话虽不是为解释我本不愿来此的意思，但却借此在她面前暗示若非大哥拉我我也不敢来的意思，因此我见到她就自己也红了脸来笑我。这种笑就使我感谢天能给我有机会今天见到!

她的笑是明示她的心虚。她比我还不容易忘了昨天我们的一切。在窦尔墩面前她越来越大胆，我以为我若是窦尔墩，已早看出她那眼睛对我望时情欲的火的旺盛了。

“我若是，”让我这样试想想吧，“我若是立在窦尔墩的地位上，我不是发气就会动手！这不是可以忍耐的事！我或者将成那个杨雄所说的老鸟了！或者我将自杀。或者，……总之这样事总不行的。一个男人他应当有妒嫉——妒嫉虽不是一种美德，可是男子如缺少合理的妒嫉，那不成男子，也不成爱情！”

可是面前的窦尔墩却全不在乎，像太放心自己太太，又像以为我年纪太小，不足怕。

关于这一天的事，让我作为另一个人来描写这一切一切吧。我愿意我能于这个时候，记忆上保留了一部词典上所有的恰当形容词，来为这一章生活加以巨细无遗的记述。我不问这是向天堂或地狱走去的路。我不是在要人译赞与指摘。我为了纪念这柔弱的我，与柔弱的人类，为了追悼这既已消失之感情光彩与颜色，我把我自己的事告白了众人。妄诞之极的道德家与批评家。我诚恳的告你们，若我能因供你们用什么什么批评方法胡说以外有增加你们理论精澈道德高尚之自尊心思，我更将怎样忠实地来叙述这过去历史一页！足成你用唯物史观或道学观以及种种偷掠批判学者之盛名，为我所日夜深思的一件事。只要这样算是可以使你们又有机会来批之评之，能在一般可怜的青盲一样的青年读者面前，博到一些喝彩与一些鼓掌，则我这记录不为无意义了！

这里是窦尔墩夫人的话：

“才将是欣赏你的文章，这时是欣赏你这个人！——”

随即是笑。用笑作结束的话，是可以当作这话说错了解，又可以当作这话说到一件话外话解。小物件把两样全想到了。他为那“欣赏你这个人”的一句话，把心放在一个不可言说的意境里去。

他觉得这温柔，与一点浪荡，合并在一块，便成了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

干吗说“欣赏你这个？……”他想这一句话，若是用到只有他

两个人在一处时的影响，便对她笑了。

她知道这笑的。他也明白她知道。

在他那略近于愚的头脑中起了这样不与目下情形相称的幻想，他忘了是在一个哥哥与一个对象的丈夫面前！他想到：——

“问她怎么样算欣赏你这人？……不答是自然。但不答是不成的，总要说。那就在红脸以前先说这只是看看而已。……看看吗？看什么？……啊啊，所看的决不是脸与鼻子，也不是手，不是脚，是……。而且，这便是奇迹之一，奇迹不是古董，看以外还要——”

怀着无所托词的鬼计外露而恐惧的他，不待主人来谦让，便坐在那客厅中正面沙发上了。他没有把长衫解下，主人虽然再三说宽装，也没有实行。

他见到她在一旁立着笑，便轻轻叹气，为自己可怜。然而也就笑。他所笑的是自己无从明白这笑他的人心中所想及的正如何可笑，然而又像太容易明白了。总之这是一群疯子，在各人心中，此时所有的是情欲的洪流，溃决只旦夕间事。

他警戒自己，说：“朋友，你应当知道自己多一点，这玩笑太开大了也难于善后。”那心中的另一个他便奋然反抗，“看看这溃决以后的波澜，也是一种惊心动魄壮观！”

是的，那一个他也承认这是一个壮观。这大举又只是在自己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之后，便豁然呈现于眼前了。

他等它来，他决心，在应当由自己帮同找寻这机会时，他便再不尽她一人在这期待中彷徨了。她设若伸手，说，一同跳下这谷里吧，他就先跳。明知要折肋骨或摔断背骨，他也决心跳了。他还以为在自己跳下以后还可以看到这女人跳下时的神气。

他就是正为要明白自己的神气与他人神气，才作这冒险的预备。要恋爱，要与女人去接近，还需要一个比亲嘴一类还来得顽皮的融洽，这小物件的欲望的向前，全是好奇罢了。

她借故送一本杂志给他看，便坐到他附近。

把杂志上文章指点给他，她问这是什么意思。

文章是小物件作的。说如何期望同一个女人要好，且如何的在

这一个女人面前害羞，……还不到终局！杂志是北京一种定期半月刊，要下半月才能明白的。

她问他："这个是谁？"

"你说是谁？"而意思是说，"你猜吧——还要猜吗？"

这时窦尔墩有客来，先问他愿意不愿意见这个客，他说不。她便把他引进去。这一进去，便可以看出那杂志上还不曾结局的文章情形了。

明知是那个作哥哥的与丈夫的在会一个阔人，她一转客厅的门角，便把手捏了他的手。他是被拖进去的。

"我要明白你这是什么时候写的？"

"是先写，到后就有这会事出现。"

"说鬼话！我要明白这结局，你大哥也说，且先同我猜过了。"说"你大哥"是指窦尔墩。

窦尔墩来猜这结局，真是妙事！他想着，这无意中成了眼前实事，心想若是赶得及，回头写信告杂志编辑人，下期应待另外作一续稿了。

说是要明白结局，他问她："这是指文章还是指——"

"你说！"

"我说这结局你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就不知道？"

她便不作声了，脸红着，叹了一声气。

先是还站着，这时坐到床边了。

"我伤心得很，我的嫂。"

"干吗有伤心地方？我看出的倒只是——"

"你是说我太幸福了吧。从你想，你既是那么坦然张手来欢迎这爱情，而大哥又是……我何尝不当作一件幸福事来享受？但你想我以后怎么办……难道只……"

小物件哭了，他自己，料不到为自己的话引出懦弱来。他是那么放肆的低声的哭，又怕无意中一个人进来见到，极力又想制止这酸楚。

尔墩夫人先是坐着不动。稍待便立起身靠近小物件身边了。她

把他的头扳起，安置到自己肩边。

“天气热，二弟你这是怎么？你大哥见到，你哥见到，……你瞧，眼泪都在我的脸上了，难道也要我来哭吗？……‘委屈了这个嘴，’好吧，照你文章上说的，莫让这个嘴委屈下去，让我来‘陪礼。……’笑呀！我明白你要笑！”

他索性不动，也不挣，便让尔墩夫人抱持得很紧，把一个柔脸烫熨极久。他们很长的时间接吻，在他却觉得是极长，因为先是不好意思从眼泪婆娑的猫儿情形中变成饿如狼的人，所以在接吻中也只让尔墩夫人抱他，自己手却下垂不动。

但到后他不能任其这样了，他要使她知道在像他那么一个男子身中，所有的精力，是如何强盛，便顽固的将她搂定。

这略近于粗鲁的非凡的行为，她并不为之稍露惊吓。一切情形，全如她所算定，又全如曾经过与此同样事情，那么稳定与沉着。这便是这妇人的长处。一个妇人处置一个男子容易之至，一个男子却常常在类乎此等行为下手足无措。这是他第一次把自己身体放肆到一个年青女人面前，也是第一次见一个女人在他面前放肆。

在往常，所预料到的头昏眼花，倒并不曾有，他是清明的，但免不了慌张的。像孩子时代捉到一只鸟，那么神气把尔墩夫人捉在手里，而这鸟，却是一只……可以生吃的鸟，他在她颊上，眉上，鼻上，眼上，反复贪馋的吮着舔着，而这鸟也善于咬人。

这当然只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在这情形下要变到一种另外行为上去，是他同她全很了然的。

他们是站着。一种风雨，一种愤怒，在这两人血中已是流动了，它们在跳跃，在奔窜。可怜的小物件，在一种全无知识的抑制中流露着迫切，与惶恐。一个男子（说来亏他不害羞），真是一个如何无用的男子啊！他是那么表露着他作男子的勇敢与气力，把她攫住了，而她又是那么柔顺，全无所抵抗的准备着躺下，接受这小情人所给她的一切，但隔着衣裳，他把身擦着她的身，腿接触着腿，嘴贴着了嘴，……仅仅是这样，心儿跳着，用着一种顶不完备的手续，他仿佛便交卸了尔墩夫人所预备接受的一件东西。他完了。

一切全胡涂。

用极可怜的眼光去望她，她只是紧着气，湿湿的眼睛，又像水，又像火，眼光亦极其可怜。他知道，手中这一只鸟快死了。他明了了他所给她的并不是她所需要的，她要的不是他已给的，他把手撤了。

她只是十分惊讶的那么把手垂下，痴立在房的正中，望着他。她神气仿佛是也得了什么，在欲拿取这物件时复目睹这物件跌在地上粉碎，自己缩手不及。从这中她露着惊讶以外的茫然失神态度。

渐渐的，充满了情欲的火的眼瞳中，为眼泪所浸湿了。尔墩夫人慢慢的恢复了她的神志。她走向已经离开她有五尺远近的他。他是坐在一张小凳子上，为一种害羞的目下行为苦着。

他并不哭，然而她给了一条擦眼泪的丝绸手巾给他。且匆忙的到镜台边去把那贵重香水拿在手里，洒在他的肩上以及地面。

一切的行为只是这一个日子中一小段，正像最初到客厅中四人谈话一样，又像其次进到这房中时所经过一样，两分钟后情形又变了。

他们并坐在床前，且作着那青年人极不节制的互相在对视中怜爱。

"你应当躺下，……"

"……"说又说不出，只是他用颜色与行为，作了与尔墩夫人所说相反的事。他站起身了。

让他站起又看他顾自走到镜台边的尔墩夫人，轻轻叹着气，眉略皱。（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个永是露着笑容的和悦美丽脸容上见的皱眉情形！）是这样，他觉得她更美了。

仿佛是歌德说过，女人的笑容已不能在你心中生动摇时，她的忧愁仍然能够把你绊倒啊！是的，尔墩夫人这样的一面不再说话表示"请便"的意思，一面把眉略皱，小物件，于是终于横在这用细日本薄席作垫的梨木床上了。

她先是跪在床沿，将身下倾给小物件接吻，随即是爬伏在席上，随即是全身……这样的伏下去，把小物件作为妻的模样使小物件胸脯与四肢载了她。（自然是小物件用手一围的结果！）

"你也应当听我的话才好，小孩子！"

“我听你的话，我做了些什么事呵？——”他说的话自己也不敢再细想下去。

“你瞧你，身体坏到这样子，真教人……”

“是说没有同女人相好的资格吧？”

“这只是你自己吃亏，何苦来？”于是她把脸掉过去不让小物件见到。

稍呆又说：“这样还不知爱惜自己要人来为你担心……又不老实……”一句一句的说，脸则仍然侧在左边，声音是越来越低，她哭了。

为了要自护，他说：“也没有谁来担心，所以爱惜是无须乎的事。”

“无须乎吧，那好了。可是你哥呢！还有……”

“我哥！大哥的爱我只使我伤心，这样一个可怜的忠厚人！”

肩头忽然被牙齿啮着了，且不即放。小物件，不知说的话有什么理由被咬，正如许多青年情人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常常被他女人咬一样，——然而一到咬他自然明白这咬可以代表她要说的话语了，他极力去把她的头扳正过来，在那柔软的两片嘴唇中放进一个舌头，治好了她这吃人的欲望。

随即又把舌头救出。说：“以后自然应当好好保养了，原因是有了你。”

可是小物件在第二次嘴唇被人咬定时，所想到的是些什么呢？他想到是“有了你，可更不能好好保养了”。不过这是一个又得把眼前欢喜放下离开的不健康的想头，就不再故意想下去，即刻又找到说话的机会了。他说得是使自己与尔墩夫人全能在目下情形中醉麻的一切话。

他告她，有了她，便合当快活一世，只这一次也可以快活一世了。他又告她将好好把身体处置到健壮情形中，且又找出他本不想吃的许多丸药名字来增加这健康的欲望。他又告她自己计划如何呆在此地，且问她计划久在此地一点的办法。……他自问，他已把所能使眼前空气弄成全然良好的方法已用尽了，譬如开单子，就用亲嘴来收束这药方。

她显然是不想未来的难，不怕眼前的糟，时时流着泪，这泪也只是为他的话感动而流的。最明显这妇人正除了专心爱怜这个小情人以外不知道其他的，是若非小物件想用手膊的力撑支这胸上的肉的重压时，她还不想到自己的丰满身体给了小物件一种异样吃亏的不平等的担负。

他不好意思请求她，却挣扎打量变更一个办法，她才觉悟她是作错了事，把一个作妻的长处给了他，故把身一侧，两人便并排躺下了。

转侧的情形，以及当转侧时卧席的小小声音，使这神经纤细善于感觉的小物件想起尔墩夫人与尔墩入夜在这床上的情形，就在心中隐隐又滋生了一种想望。

他想下来了。……而且自己这时不正是俨然也作着了一个人的丈夫么？而且自己不是也还可以使席子再继续发出一种旁人听来极难堪的猝猝声音么？因此他手小小的放肆了，从一种玩赏而起，到了雅歌所说的某某山原上一对小白鹿身边。这手只是一个旅行者，发现它所陌生的地方是一种欲望，当然要历尽一切山水的奇观，要上那梦里心中所摹拟到的峰顶，满足它的惊奇。

她凡事尽他。像一个花园中的主人翁，尽这参观者的各处留恋，用着微笑监视到这生客，不至于损害其所有花木，她总不作声。

一些壮观，一些奇迹，在当前，所给人的感动或惊讶，当不及过后的一个时间为多，所以到小物件在回想这情形时，倒为这个过去现象永远用一种食物的香味与明霞晓星样凄清华艳的味道嵌固在感情上，怪极了。当时的他却能静静的欣赏这天工打就的东西每一部分，同时有着在每一个转弯抹角的地方用口去接触一下的虔敬冒渎。

“美极了！”

这称赞从心上流出，然而用这字言来亵渎女人的，不正是另外就有一个胡子大王么？她——这花园的所有者，当其尽别一个人一只手或者一双眼，在她所有的天然产业上游观，加以不能不生的叹羡时，她在微笑中，便表示谦虚，表示这个称赞只是一个男子很诚实，但也很菲薄的礼物，且在微笑中仍然把这礼物接受了。在过

去，尔墩这样给过她，如今是又轮到了这小物件了。但这个来路很远的南方人的热情，这个数日来在她怜悯眼光中培植出来的热情，这种青年的还保留了一点羞涩一点陌生的热情，在她得来当然是另外一种滋味，决不是同到一个大王所有从习惯的情欲里找出的东西。

她愿意他再发现一点更幽僻更为她自己所称重的地方，他却如她所望，终于这旅行者信步所之到了……请别把这神圣的名字随意当成舌头牙齿间的粉屑！这落过雨的，生长着青草的，适宜于诗人发疯牧童吹笛的小阜平冈，是天国的门，是生命的道路，是甜的酒醴与暖和的摇篮。这旅行者只徘徊。

他迷了。

他不能再像先前安静了，这是自然的事。

"你太美了！"

"这若算得美，那至少在这个时候算是你所有的了。"

"我所有的？这话你不能这样说。这不是一个花台，可以说归我归他；这是天所有的财产。这天所有的财产，归你保管，归那有钱的人来玩赏，我不过是偷儿罢了。"

"你是又在做文章了。"

"好，那么我尽我作贼本分。"——他想撒野。

这在尔墩夫人是愿意。她要这样行为。可以说，先是可怜这贼，故把爱情的门敞开。到后见贼在门边后气馁了，她可不愿意这贼空手而还了。她在机会上给了贼有第二次勇气想攫走他所要的东西的帮助，使他欲望成长。

一个预备上到最高峰头的旅行人，为了空气不同而气喘了。他所望到的全是头眩，致令他怀一种畏怯，不即上前。

一种茫漠的恐怖，包上身来，且这黑影渐渐益高。这不能不使他灵魂惊愕四顾，因此他便仿佛见到了作山寨大王的窦尔墩，见到了小脸红眼的哥哥，见到他自己，像告化子褴褛不成形，但拿了一个尔墩夫人所给的金碗。他见到的尔墩夫人仍然是一样丰艳一样顾盼，但已不再理他了。他又见到那可怜的哥哥在哭。他又见尔墩手拿一把刀，作着杀人的神气。

心里想……这何苦？

为怯于担负将来的重压，为自私，为自视无价值，为秉着懦弱的心而生的慈悲观与厌世观，为一切未来的和平，小物件终于把手取开了。

这时的她还是凡事尽他不？已变了。

像第二次淹在水里，她要抓定一样东西，不问这结果是与其同生或同死。固执的要，迫切的复饥饿的不放这贼，而自己却又如此迷惑，如喝过了多量的酒。

她需要他，至少是这时，他没有力，她不问，却好歹要他给她一个生命，人是那么胡涂，那么兴奋，像一个害疟疾的在身体中增着高热而谵言胡语的垂死的人，她眼睛又变成在先某一时情形了。

她目光所瞅着的，不是他手，不是他脚，也不是他的其他某一部分。她瞅定了他的灵魂，而自己的灵魂，则正欲因此融化，成泥成水。

第一次见到这风暴的小物件，没有懂到这情形于女人有何种苦痛。若能明白这里是女人如何一个难关，或许便忘了一切，纵身就抱了。他虽隐约明白这是女人的心燃着烧着的时候，但他总忘不了前面大客厅中会客的人，且一个在身体方面业已作过一次糟蹋的初出茅庐的弱汉子，自然而然是从努力于接受这幸福了，于是他用言语给她证据，说不能。

他没有把“不能”的理由说出。他怕，又无用，就说头痛。

这也是真的，恰恰头痛起来了。一面是天热，一面是所未曾经的一个长时间的磨练，就把头蚀空。对这事，可以说是“幸而”头痛，也可以说是“不幸”头痛，但是总之头是痛了，他隐隐约约记起一些知识来，深怕是可以死的情形，且便将这意思同尔墩夫人说了，她先是一愣，随即也略略慌张。

“干吗你这样？告你规规矩矩的躺下，又不听话。”

这正像反而说是不应该多事的意思了，然而她并不是责备，不是卸责，她想象中他所有的头痛比起实在此时他的情形还凶，故一面便匆匆起身想找药。

“不是需要药，是需要走了！”

“干吗？路上那么大太阳不怕么？”

“还是走好。”

说到怕，比太阳还可畏的有东西在，故他意思只以为走是好。他想：“凡事不可过。”今天的情形，则似乎在他所有的生活状况下过分了一点，再多则担当不下了。

在女人心中，闪过了些什么，是无从可以使他知道的。但她稍稍凝了神，忽如截然有所悟那么，把头略摇，就幽幽的说：“你去吧。”

重新复抱时，两人的心却全不是先一个时节抱持时了，这中有一种预感，在两人心中无意识表现到行为上，他觉得她是在用一种悔悟，或是一种留别的拥抱，无论如何说着那甜蜜安慰的语言，仍然惨。

真是做戏啊！真是做梦啊！

尔墩夫人凄凄的在他耳边说：“回去要好好保重，要睡，要欢喜，要放心，要——”她意思是还要瞒了这个忠厚的哥哥。

虽然明白这件事，与其说是得便巧遇，不如说是全得这两个好人促成；但无论如何总不能使其中一个人知道，这是自然的道理。他当然不必她说就明白了。

“……”他答应而且要说一句话，为无端伤心起来，就抑止它到喉边。

情绪是永远无从抓定某一段用某一种文字解释得到很正确的东西，因此只一瞬，这头痛的变成可以细细检查对方心灵的人，而这刚发着狂呓的也恢复了她原有人格了。既离远了危险的奔赴机会，在一种镇定状态下，他与她全是另外一种人，便把恐怖也减去了许多。

然而他没有话说，望到这女人，全身的相称，腰、与腿、与手的美好，他不让他有感想，仍然要走。

她不准。他，在未能得到开释的默然互视下，生了一种感伤。

“女人是这样美，目下虽然如此离得近，在过去，在未来，将不知有多远！”

稍呆，于是说：“你放了我吧。”

她仍然不动，凄然如想说什么话不能说。他便又想；

“这是做梦吧。”

想到梦，委实说，还终于在小物件生活上是一个荒唐不经的梦啊！若说不，所有证据；除了留在各人心上的证据以外，有什么可以在将来证明这是事实的一天么？柔媚的笑，明朗的姿，奇怪的，微酸带甜的，把那齿啮着唇的行为，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再来一回的机会呢？同谁去说这味道的酸咸呢？要估定这质与量，要辨明这所得是真是假，将用何方法可以相信得过呢？

人是把每一个今日葬送每一个昨日，无从挽留也无从抵拒，但又独流下一些影子，使人对这过去永生徒然追恋，以及从明日一天上希望这影子终于成形——且相信这明日比目下为好，致令人永远不能享受一天“今天”的。今天的存在，于许多人的意义上，只是因为明天要来。小物件，他所要的似乎也就是昨天与明天，故终于从这个梦的依据天宫中走出，回到另一个梦的依据的旅舍中了。

他第一个先见到的是蒋平，于是自己顾自呆在房中想红拂，想卓文君，想……但他并不忘记他自己只是一个顶无用的，顶可怜的，萎靡不振的，且不会碰到多少好运的人。

渐渐的，便想起这并不能全变红拂的人儿来了。他记起在临出那个天宫把东院旁门走下凡时，见到她在房门前不自然的笑，这亲昵，这恋情，譬如用一千种语言在说明他是世界上一个有福的人，他是一个女子的情人，他是一个无意中碰到一段运气的男子，要他自己以后想来受用与苦恼。

他可怜起自己来，便哭了。

…………

让我们把这一天的经过结束，说一句这个男子是“蠢东西”吧。

好事如烟，去无踪影。

在炕上一躺，硬的炕面，虽在这日头已炙人的五月中夏情形中，犹不失其温凉的感觉。这感觉使我如从一个梦境里走进另一个梦。一天来作了些什么事，直到此时才有回想的机会。但是，回想，想到不很容易敢于承认的事实，人不更糊涂了么？

……作了是这样受苦，不作也这样受苦，倒不如作好。

如今我就居然不放过眼前机会，不临事退缩，不惊，不喊，作过了一件事了。一件可笑的事，一件平常的事，一件在这世界上某一个屋子里每时每刻由别人作来全很不在乎的事，我却事先那么自煎自熬，在这事上来估计，来分析，来比较，事后又如此慎重的，像永无从忘掉的，把持在我记忆里。我真为我这无用可怜啊！这不慷慨的不见世面的我的心情，说来是太可羞。我忘了男女行为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分，我忘了我分上应得的东西，得这样一点点便终其生引为奇遇，多寒碜的一种乡巴老志气啊！

一个平常男子，遇到这样事，我知道，当前他便能如何把女人来玩弄，如何的尽兴，如何的奋勇，处置他所得到的女人。到后一个人，回思到这事，便又如何的自得，如何的骄。这是英雄。要这样也才不失其为男子汉。把女人玩过，随时随地便放下，便忘掉；如在每一个日子里所遇到的小事那样容易忘掉，自己也不吃亏，不悔，不于此事多有所思，以便第二机会的攫取，多勇敢的男子！我干吗就学不到呢？要学，不能，我所能的在实际上只是一个怯汉子的事，女人也不一定要这个。

也不是因为尔墩夫人是要我这样无用的缠绵，我才这么说。我说我如何的不能放下一件小事，只是说我，恨我，以至于骂我自己不是男子罢了。看看那许多愚蠢钟情者吧，到三十，或更多年纪，还是孤零无所倚，无所爱，未尝不是被那无用缠绵所害。至于在恋爱中具英雄本色，逐于北，逐于南，左之右之无往而不可者，失于彼则终可得于此，在他们，是俨然看透了现代女子的心，才从他勇敢中取到分内的幸福。一般女子原就全是这样东西！对付女子也以不计得失而及时行乐为第一要义。就是眼前的尔墩夫人，我能照我所引为聪明男子办法，去应付，何尝不比我眼前情况好。没有在她身边，这单自然煎熬，只成其为无用男子不死心于恋爱的惩罚，谁也用不着这个！

……作了是这样，不作是这样，我又才知作也是不必了。

纵说把别人姨小，作成了自己情妇，我所得，除了在事前事后苦恼，还有什么。

我想我如此行为，所能给人的，也恐怕不过是痛苦。本来这妇

人在另一方面，所得于那山寨大王的，只是一切的满足，在起居服用富丽华美中还加上那么结实一个丈夫，她所不够的或者就是爱情一事了。如今算是我能从种种不完备的缺陷的行动上尽了我所能尽的天职了，且看我们的命运从此以下所给我们的是些什么。

杰克母亲在上灯时分回来了，吃了很多的酒，马褂不穿，行动偏左偏右不定，还吹着他那嘘嘘的哨子，似乎是在摹仿一个小曲调。在那瘦削的脸上泛着深红，眼睛看人时则更和气也更可怜。他这样子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不由得不稍稍在心中着吓。

我忙起身来让他躺，不说一句话，就坐到近门一个凳子上了。

“哥你怎么啦?”

“喝得太多了，因为今天顶得意，……吓，……看你那样子，……你那样子今天不也是顶得意了么？吓，太多了，凡事不能过分，酒便是。……反过来说恋爱也是。”于是他就打着哈哈笑，在全无恶意的笑中，使我放心他并不曾明白他弟弟背了他所作的事。

他只是因了在醉中，听到自己所发抒的哲理，就大声的笑了。

这好人，为什么得意喝了这多量的酒，我还不明白，不过我也不想这个时候明白。想探问尔墩夫人在我回此以后见面说了些什么话，就问他是不是在周家喝的酒。

“……”他不答，就点头。

我说：“可以睡一阵，免得人难过。”

“我顶好过！……但躺躺也好（他于是躺到炕上去）。我问你，为什么又逃了？本来尔墩说，要人请你去喝一杯，到后是嫂子说你不愿同生人喝酒，才算了，……我的老弟，你有这样一个嫂子，……（他笑了又若有所发明的点头）真算幸福！她爱你……谁说你不可爱？我作哥哥的不承认，决不承认，……那女人真怪。拿你当儿子……但不准多心，这个是难得得很，正因为是这样才好。她像一切比你有年纪，就在各事上注意你。照料你，且培植了这爱情……你不爱她吗？你赌咒，不说谎。……”

他似乎就等我赌咒，大有从发誓愿上要神来监察我的心一样神气，省得我说他冤屈了人。不消说我不会说“神天在上”的话，也

不说别的。

同一个醉人谈话，好的是可以明白许多意外的事，不好的是怕他唠叨到我身上，所以我就不说话，等他另外起头。果然的，等待我赌咒的他，到后便像业已听我赌过咒，就不追问了，他仍然说他的话。

“……我的老弟呵，你这样幸福，还有什么不如意？瞧你哥，谁这样来缠么？……一个女人。不单是。还有一个好的慷爽丈夫。……哈，这一面又是这么一个大哥；你说……你说，你的哥不是已经为你尽过他所能尽的力了么？你说！”

他又等我说。这时可不像等我赌咒一样了，意思是非说不可，我只好说“这个并不差。”

“不差么？大哥愿意把性命，换老弟幸福：只要老弟命令！”

“我对于大哥只是感谢的心思，像爹爹一样。”说着这样话语的我，去为他倒一杯冷茶，手便为他抓定了。

“你说老弟，……说！我不是要感谢，你要我作我就去，决不借故推托！……大哥并不醉。大哥可以为你把她找来——”于是他强站起来，意思便真要去尔墩家找尔墩夫人。

只有按定他，说且慢，明天再想法。

“……明天么？为什么今天的事今天不可以作，一定推诿到明天？……明天是明天的事，作哥哥的不欢喜你说这个话。……要肯定今天，这是永不能再来的一天！我们有几个今天？……话是这样说不是么？我却说一定是。”

我说：“今天太晚了。”这话又似乎可以引出一片反驳来，只要是他不立意要到尔墩家去，我也只能听他说去了。

他用他那朦胧不清的小小眼睛望到天窗，窗上只是外面院中的骡子与车架影子，原来这时正有人在院外用灯放在车旁修理车子，骡子打嚏声音与咀草声音也可听出。

“听！骡子吃草是今天的事，也并不算晚。”

我不能忍我的笑了，虽然这话到后我想来总要哭。他原是那么可笑可怜的，醉得又糊涂又聪明，说到骡子吃草的比喻，又还自己也用口咀草声音，吱吱响。

“哥，你睡得了。睡一会儿我们再谈，不是很好么?’’

“说话时不能睡，也正如你同到你爱人……你莫辩，作哥哥的还不曾说完咧。她不能说是你的心上人么？……大哥说得太肉麻，(这是他学我调子说的，不啻平空加我以冤枉，其实我倒不会说这句话。）哈，作哥哥的才不瞎眼呀！这也平常。……你爱她就得了。……你不认账就说是因了她爱你你才爱她，这是文字上问题，也可以改正。大哥才不肉麻啊！……我是不是说你同那女人，是不是？我的老弟，在上一次的情形下，你不该跑！她告我你走了，可是我明白你决不得到一点好处。……今天又是这么办，真不该。你要人爱你，别人便那么张大两手来迎接你这人，还有什么胆小的畏缩理由？……并且他是明白的。……奉旨而行，我的老弟，你不应该客气。真真不应该！……他要你怎么，就怎么办；你想要怎么，也怎么办好，这事真方便洒脱之至。……我看你还像以为（明天再说）的意思。总不敢。……你不对得很。这是你逃的对么？女人不能常常追你，你这个总明白。爱你的人也要你去爱她，结果这人就成了你的人，一切便归你。……人家是准备了（请便）的态度，随你所欲在你身边呆的，谁知你——天知道——干吗又走了？我看你颜色就又受了苦来。你真是不对。一个人太无用是处处不合算的，我作哥哥的知道。……你并不小了。……遇到这样，怎么不把你作戏剧的本领放出，找一些精彩动人的字言，来给你的女人受用？……你不是脚色，我说的。……（那外面有车上声音，似乎为他听到了）去，大哥同你去……让我一个人去，把她找来，让你痛痛快快的同她接近，你哥保险一切，……让我坐车去，……老板，老板，（他大声的喊了老板又把声音放低）老弟，我要为你尽力，我一手办，总对得起你。……她必绝对依我的话来看你，不使他知道。……知道了也无事，他就愿意你从她方面可以找到你的好处：她所思量的也是这事。……人家是这么慷慨，慷慨到作哥的旁边人也发疯喝酒喝到这么多，我的老弟，你不应当悭吝你的热情，也不应当太对你的机遇视为平常，……你是受过女人磨难的人，在这样情形中不能因一种空虚畏怯失计，放过了这眼前一段！……这样是蠢人所作的事。你要从女人方面取到一个证据，这证据我断定是她

无时无刻不可交把你的。……人家只等候你一句话，你却在那时候变哑子，……你还跑。……为什么原故就使你这样胆小无用？人家作来平常之至，你就这样……你以为作哥哥的不能测定你今天在什么情形下终于逃走么？哥哥是鬼，全知道。你就装笑我也不相信你从她手中得了什么。……你得的很多；让哥哥说一句俏皮话吧，你得到过量的苦了。这不是她要给你的。是你自己取的。干吗放下幸福拿这些有毒的能咬人的东西回来；……你的心情怪。你的苦处是我作哥哥极了解的，但哥哥也设尽方法了。你并不糊涂，你只是太认清一切，这个糟。……不承认么？……你真糟。总之你不从她身边取得你所要的。也可以说你不曾接收别人的一个人情，这是你错。……今天，初七；初六，问日子有什么意思？我猜你是总以为日子不多，不成事。……我的老弟，你这才不行！有了爱，一面也成，何况几天。至于没有爱。看那些为他们丈夫生了儿女的妇人，何尝不可以说是勉强呢。……”

他不作声了．为得是外面一个三弦，在一个瞎子怀中手里弹得声音清脆，且有鼓，慢慢敲。杰克倾耳听。

幸亏有这声音能将杰克的话暂时压下，我能得到一种便利想想他所说的话的正负两面。

他说他知道我的今天行为，其实所谓知，少得很。把过去事作标准，我的为人是已被杰克所看透，然而杰克不曾看到一切当前的变化，一个特殊的机会，所帮助我的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何尝又会能在事前事后想到有这样一次放肆呢。爱了别人一人，无阻无碍的是眼前平列的事实，因为怯，终于不能把这女人归自己所有，这是杰克所深知道他弟弟的。被人爱，又爱人，结果仍然自己把事弄糟，也成了我所自信且曾引为命运中所赋，连自怨自艾也像成为需乎的事。把女人当成桃，当成李，可以随意摘，嫌酸拣甜全能如自己意，还不够；我要的女人，是应当像雹子，凡我所想到的便如一个雹，在我张口时便落到我口里。恋爱若是比拟这热像火，则我本身便是炉，且如灯，发煜煜光辉，凡是女人皆应自起扑到我身边来，具虫蛾勇敢与固执，毁去一切所不计。天下也总有这样愚蠢的虫豸，所以我等看，在期待之中我渐渐老了。在似乎已觉到凡事无

分的萎靡生活中，自暴自弃的度着平凡的每一天，如今却忽又来到此塞外得到此等奇遇，在自己，居然胡涂作过了类似的女人的亲近，想把自己从梦的惑迷中引出来，勉力振作，以期于事实处置不蹚到失计后悔的一面去，我真料不到我居然有这样一天！

将此等事用纯粹的青年汉子恋爱的心情来应付，哭呀喊呀的追，得到了，便肆无所忌的复贪馋的乐其所乐，乐到失败又勇于去承当一切困难：（且不妨勇于将这事从心上忘掉，）我办不到了。对凡未来的我不敢过于乐观期待，对于眼前的我不能尽量享受，独对于过去，不能忘。凡事由良心来负责的我总加累上身，我怜悯到因我胜利而引起别人的懊恼，我从我自己可怜处着想转到别人的可怜，另一面，又似乎永是见到别人应比我占幸福成分为多，因别人的有才有貌以至于有钱，我就无事不在退缩，且常觉到非退缩不可了。

社会的秩序，在一种胡涂中似纷纭亦实有条理：有钱有势的男子把好女人得到，男子汉视为并不违反乎法律礼教的张本，女人也各能在这秩序下生长养成合理的欲望与兴趣。凡是男子皆知道用权势或机巧吸引女子的心，以及操纵女子行为，女子也全在这一种知识训练中懂到怎样一种男子作自己的夫是便宜事。某一种所谓高等男子的趣味是这样，某一类高等女子便很便捷的作去，不稍缓，以见女子的聪明。女子聪明处在给男子寻欢取乐，男子的聪明在使女子甘心情愿。来到这样社会中的我，还不自己觉得自己是俨然多余的一个人，那就未免太愚了。

在意外情形中得遇意外的人，便把我自己愚拙忘掉，去披坚持锐与生活相周旋，且作着年青人的气势，是在先初来此时曾有过的思想。然而到后我得到的仍然是公平的自己，所以自觉一再陷于非常狼狈中。到此时，憎这意外的来临，将自己弄成狼狈不堪，依然是无可奈何；要我全然否认自己已成的过错，便将明日的“是”挽回今日的“非”，又不能够作到。

多余的人只是要孤独，要清静，在孤独中将这恋爱完成比事实所能给他的机会多无数倍。呵，这可怜的想望！念着聊胜于无的一切，来消磨这岁月的余剩，在人则全可以骂之为无用男子，谁能明

白这无用男子的心！

把恋爱当成病看，则他人所害的多属于霍乱，猩红热，以及小疮小结，病况能死人，或只增小累，其势一转亦即霍然无恙。至于我，却只是结核：病永远缠身，要它好是不能够。在病中，也不见得怎样难过。一个患肺结核的人头脑到死是清明的，他不会狂呓，不会叫喊，且不会觉到他因此忽然而死。至多他只是有时发一点烧，对饮食及其他颇少兴味，其余还仍然是平常人模样，全无特殊不同。然而这病一着身，人便从此毁了。在无形中生命被这些小虫食着，憔悴情形累日而益深，虽身若存在亦等于死，终于则在此等情形中瞑目伸脚。

恋爱是走向一条光明的路，不惜死，不顾生，准备了充足的力，提高了自私与顽固的心情，才能到尽头，也才能回头另自找寻新的方向。进退失所依据的我，逃遁与向前全是不成功，那就真只有等死了。

我想到死。

死自然不是我这样无用人想到就会拢身的，其次便想到还是决了心走吧。

想到走，还不曾想到怎样的走，吃得烂醉的大哥，听够了三弦子的微妙的声音，又开始来同我谈话了。他谈的我倒不听。我注意那在院中似乎已坐定下来的瞎子手中的三弦子的弹奏。在平常，这弦索声音，听来似乎也平常，如今则像这盲人的生世哀怨同我的哀怨全在三根弦子上动，听来意外凄凉了。

三弦先是轻轻的弹，小鼓复缓缓的敲，我能想象到院子中听这个时一切人的心情。他们大部分当是规规矩矩的将一个平静的心安置这幽幽的弦索声中，自己便如痴如迷想起关云长张飞赵子龙等等的人的派头来，一到随瞎子来的女人开了口，他们当又从这些歌声中把心移到女人的另外一种情形下的模样去了。他们显然是从一个三弦一个女人的声音上能够得到一些我所不能得的东西，这在他们的咳嗽很轻的行为中已可明白。他们正在乐，正在享受，正在把自己从“大车”，“骡子”，“伙食五百”，“大豆七元一担”，种种生活缠累中解除，将世俗的心用音乐来澄滤。各人从不相同的一个地方

来，终将走向不相同的另一个地方去，无意中聚到这一个旅舍中，凭瞎子怀中一个破乐器将这各样人的心束成一把，使各人像不知有明天与昨天，音乐真是一个奇怪东西啊！

我这人，可就不能用不拘何等东西来缚住这心了。凡是别人可以利用这东西把过去未来暂时忘掉的，我拿来则适得其反。看花看月的结果是想到冰呀雪呀的冬季，听到这极动人心的三弦（正因其为弹得动人），便想到那弹弦子人的寂寞。譬如自己的事情，一篇文或一节诗，经过人赞美，这喝彩捧场声音入到我耳中时，也就觉得人是更可怜。文字与其他一些东西，原是如何的有益于这人世界，然而文字或其他，凡是能够在这互相漠然互相误会的人间所得到的了解，真也是如何的少啊！凭着寂寞的心。在那含泪情形中把这一件事作成，所谓成功者倒是给人以悦目爽心机会，艺术的能将这一人心与那一人心沟通的真事实只是如此，为了这样使那所谓艺术家去努力，我不明白那得人喝彩的青年艺术家高兴的理由所在！

若在艺术中，也正有着如像戏台上打锣打鼓的那种人，期望从鼓掌中得到怿悦，从赏号中得到满足，那当然是很好的一种人，且具此等大志气的又是如何容易成功！在目下，则这种人似乎太多，比弹三弦者还不如的艺术家站满了各地各处，又无怪乎作者相信批评者比读者对批评者相信程度还深了。

在艺术方面，我的悲观还不能够使我为难，没有同流合污的影响，至多是使我生活为难，比如这弹三弦的人，他仍然能弹出他所欢喜的调子。至于恋爱？恋爱观是违反了现代趋势，那便只有预备作梦的精力，做梦去。

从三弦子声音，想到弹三弦的人，又想到听三弦的人。从创作与欣赏上，想起作文章与读文章两者心情的距离。从艺术想到恋爱——想到恋爱就不能不将耳边的弦索缤绷调子卸下，来听我大哥醉中的呓语了。

他是从我去听三弦时即又开始胡乱独语着的，总以为我是始终在听，故不曾强我答复一字。

第一次听到他的是重舌喊“我的老弟，”我答应他是在他说这个不知有多少次的以后。

我说："哥，你可以睡了，我也睡。"

"我要同你讨论，……这是你的事。……我的老弟，我说这是你的事，并不说错。……你的事，你作去，不要太懦！……你太懦了！……想到要作就作，才算对，……一个人的自私心若不算坏，那这自私当是对目下的一时，不是对未来的一时：想到要做的事去做，这至少当时已将胜利得到手：为了将来而牺牲眼前，将来的事谁知？……并且你又安知道这时的牺牲不是将来的牺牲吗？将来的成功全在这时的努力，我的老弟，你以为你努力作过这样事了么？……你以为你作过吗？……我不相信，决不。……你不是这样脚色。……你很可怜，无用的可怜。……我的老弟，作哥哥的说你的，一点不会错，你作的事全是永远错误。你那么谦卑的不敢接受一切当前的幸福，这谦卑打那儿来？……这无理由的谦卑！……别人称为能干人的，是不给不与，也能想方设法偷，设法抢，终于把所要的拿到手，或一时，或永久。……野心不是坏东西，能向前才是人生。凡是要，就去拿，螯手烫手全不怕，那么办，得既然好失也多一重经验。……有了经验的第二次便不至于与第一次一样糟糕，作哥哥学画便是这样。……我的老弟，你的恋爱行为是心中所发明太多，而经验太少，不足道！……这样就只有吃亏。……机会既是那么好，别人说，我的乖，你过来吧，干吗你不过去？别人说，大胆再进一步，我便是你的人了，干吗你不再进一步？……你要的是女人，是爱情，那爱情就等候到你，而你却害怕，望望这幸福的前面，为光明所眩，又胡思，怕无以善其后，终于逃。……你这是干吗？脾气这样，作哥哥的有什么法子？……有些像你一样的无用人，遇到女人说，呆汉子，你交手把我，让我引进这花园里去。不反抗，就如一个呆汉子，将手给女人，结果是居然找到他幸福，这样的事有人作过。有些人，能够胡涂的把心交给一个女人，又能胡涂的要回，这行为也比较少磨难。……我的老弟，你试去学学这呆子，就成了。……人太聪明了，所想到的太多了，他没有好处。……人聪明绝顶，像透明的晶；略无所障碍。像崭新的镜；清朗朗的反应一个影子；做文章是有益处。聪明人可不适于恋爱。……越胡涂，越昏，越可以从意外中得到好处。……女人是无

用的东西，别以为当你面前庄严的颜色足拒人千里以外。女子对男子没有骄傲足以存在。……徒然空空两手，又无才，又无貌，只要你明白怎样去歪缠这女人，女人最后一法，是只有闭了眼睛让你亲嘴的。……细细去分析自古及今万千个男女的故事，何尝不是歪缠得法把胜利得到。虽然有其他各样因缘，但大体对女人怀恋的不胡涂，便无法能善始终。……我的老弟，作哥哥的话一点不会错。照我的去作，便可以明白了。……尔墩夫人爱你，自然不是你用过作哥哥的方法。但你试试看，你放胡涂点，所得比眼前又如何呢。……遇到这样的人，你比坐上法国的船方向还准——她引你去的地方就是天宫，还用疑吗？……不说话，不作声，你只随她的意，她便能将你处置到一个轻柔的梦里去，至少在这梦中你当能一刹忘尽了人性的悲痛。……只要你胡涂就成。……且这所给于你的，也许还是永远的好处。……”

我的杰克母亲所教训给我的醉话，说了真不少。到后“我的老弟”与“作哥哥的”两名词用得越来越多，差不多每一句话中有两者中的一个，我知道这是已快睡熟，就不再去听他了。

三弦子还在弹，配衬着一个小女子略略发沙的歌声，我把灯略息，就走出院子，在具江南风致幽凉的淡白钩子月下站定，经过小小的风，才明白额上全是汗。

我茫然的独立了一会，又茫然的走到一堆蹲着听歌的白色衣衫人中去，不久我且也仿佛吃了什么药，莫名其妙的蹲下了。

本来是在日间已极觉疲倦，需要睡，因此似乎还不到十二点，便在炕的另一头睡了。

到半夜，却为杰克母亲的吐呕吓醒。先是已知其大醉，故在睡前就已把一个脸盆放到他炕前，尽他半夜呕。谁知他呕的东西却是两只鞋子承受，此中有天意。鞋子原先是在地下，为恐其在夜中欲呕无从赶得及向盆中倾倒，将污及鞋子，才将鞋子拿起，安置到炕旁椅上，谁知他朦胡中便将鞋子捞到，吐满了一鞋，还不够，便又是一鞋。到我起身赶忙把灯搌明时，大哥已把两只鞋仍然平整安放

到椅上了。

哥作了这样一件妙事全不在乎，见我时样子还十分胡涂。眼睛是睁开了，又为新的灯的强光所刺，眯成一条线。作着眯眼的他见我半夜起来，用着那“不应当”的神气对我望，我知道他在胡涂中，便倒上一碗凉茶。

见了茶，便朝口中倒，人也随即略略明白了，但仍然不言不语，把空碗给我，只得又送上一满碗，不消说是一到口边又尽了。

“怎么样？哥。”

“怎么样？吃了这么多的酒，醉得好利害呀！——恶——”

虽是发着干恶心，可不再呕了。

茶似乎还不足，于是抱了茶壶喝。

我是站在炕前他身边的，若非他望到鞋子笑，我还想不到把鞋子拿出去。哥作的事也真妙，两只新鞋中全是腹中洄出东西，炕面地下倒并不稍稍给弄龌龊。我只好笑笑的将这两只鞋拿出房外去，他才说，这鞋子索性也不要好了。

不到一会，便已有鸡在远远的什么地方叫了，再呆一会则旅馆中的鸡也叫了，虽然大哥说还是睡睡好，到把灯光扭小以后，我们全是不能够睡。

“二弟你睡不着么?”

“是的。”

“对不起你，因为多吃了酒，在此深夜吵了你。”

“怎么忽然客气起来了?”我笑。他也笑了。

“我依稀还像说了许多酒话，是的吧。”

我就又笑，说：“是的，但并不多。”

他不再作声。似乎在追想他这吃酒以后作了些什么事。

他忽然问：

“二弟，干吗昨天你又偷偷的一个人转身回寓了?”

“想到要回就回来了。”

“这样直率倒好，只是我看你想到要作的事倒有许多不曾作。”

大哥于是笑，显然是在嘲弄我昨天所失的机会了，我也不即便说话，我是决心要骗他，不能告他我曾作过什么的。

他见我不答，随后又说：

“二弟我看你昨天又逃，你不承认是逃吗？”

“你安知道我不是已经作了什么蠢事才走。”

“我不会相信这个。”

我本来也不一定要他相信，就不为他加上证据了。他暂时不言，像在想我与他自己处这复杂关系中的处置方法。

我要明白我回此以后，尔墩夫人在吃饭时说了些什么话，故不能不问到他吃酒的情形。

“我奇怪你怎么便吃这么多酒到肚子里去的，你到此也常常醉吧。”

“那里会常常……我已有多时不曾醉过了。……昨天的醉是‘用他人酒盅浇他人块垒’，这话你不明白吧。我告你，为了你的事，哥才尽量喝酒，不知不觉就醉了——也幸好不在席上发牢骚，不然真笑话。”

为我的事情，要哥这样用酒来排遣，杰克的话是我听来深信而又料不到的。这良善的人，为我故意作丑角于人前，为我吹，为我忧愁，都是使我一想起来就要流泪的。我还想不到他关心到我竟至于把自己也毁掉生活中的均衡。待到见为我帮忙尚无从使我将所期望的幸福得到，这好人，一面可怜我，一面又将我无用处的方面看透，明白他纵如何努力也等于白费，所以只好用酒淹死自己了。这情形，给我永远想起他来多一流泪机会。他为了我的事情，便毁了自己，而我呢，却不能在明白他可怜以后便鼓了勇气作一点他要明白的事——简单说，他就已断定我的不堪造就。这不堪造就的我，呆在这地方为些什么事？我怕想。

“究竟为什么？”想到无结果，我便想，“还是走了吧。”

这第二次想走的意识在心中得了成长的方便，我且想到如何的走了。

我不打量作秘书长了，看到这一干英雄好汉的脾气，我就明白纵即或有人要我作官，秘书长的位置也不是为我这样人所预备。大块肉大碗酒的豪纵行为，我不能够去陪人，我的世界与这些人总似乎还离得有两个大西洋远近。在这一般首领中，讲到男女事，这一

点，我也应当即刻离开这个地方了。把女人当成一种什么东西，这里的人虽也与其他地方士大夫观念相差不甚远，然而不适于我生活也再明显没有了。我要的生活是孤僻遐想，是关了自己的门来将社会一切悲观的证实而从这悲观中得到生活意义的归结。我要欢喜一切别人引为平常的事物，而并恼着那人人所谓为美与善的东西。我把一切所见的所触的想到的赋予以一种与人不同的爱憎，而又否认一切情形的肯定一切空幻的美的存在。

我要走，不走也不成。

在这里多一天也只是多苦一天，当真一做了官也许比眼前情形更坏。马玉龙、杨志、窦尔墩、以及其他等等三山五岳众家兄弟，初初的接近，把这接近当成一种戏来看，则趣味的维持一月半月当是可以作到的事。至于要我自己扮吴用，我能装得俨然么？始终如作客，我的官又能维持下去么？

并且像这样子，自己难堪以外还得将杰克母亲生活弄糟，为了他，我既不能照他意思勇敢一点，只好走，也省得要这个人为我担心了。

我身上还有二十七块钱，其中二十块是尔墩夫人上两天送来作零用的。拿这个钱作路费，不让这个好人知道，就入关，在我是算一种顶漂亮的行为了。若我还呆在此处，因为我的畏首畏尾，一不小心给了人以一个把柄，别人即或不至于使我下不去，但是杰克又怎么办？但是那个她又怎么办？若到那时节，再来走，那不光荣的羞惭的自疚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忘尽。

记起早上的车是十点四十分，下午是五点半与八点半，我预备搭五点半的车动身，且计划到时当把杰克支到另一个地方去，若蒋平不让我行，则决计将这一个柳条包放到这旅馆中，自己单身返北京。返北京，日常生活未必能比目下为舒服，但目下则已成不可耐的目下了。为杰克为尔墩夫妇，为我自己的安宁起见，都以我一走为好。我也不问走后杰克的难过，也不想尔墩夫人将如何为我忧愁，总之似乎只要我一走，局面当一变，而且将三数日来习惯这小物件一走的无聊，各人也便可以得到以前的平静了。

想到走，便不由得不想到走出北京时可笑的情形来了。料不到

我作了这样一次还不够，又要来作第二次。偷偷悄悄的很可怜的离了住处，到东站还狼顾四周，深怕忽然会有一只手从人背后伸手攫到我衣领，在惶剧中把车票买到，一直到车开以后才能长长舒一口气，如今则是又在准备这样一次经验了。

我为我自己非常可怜。凡事一轮到我，总像便忽然拮据起来了。措处乖方的我，只希望神能给我一点帮助，且不惜向神纳贿，求神保佑这一行又无障无碍。我才说到，我一走，在这几个人中将起了何种扰乱，是不留意的，我到了北京，又怎样来对付公寓生活，也不事先筹划，只要能够在这时上车，这时便得到了解脱了。其实，上了车，又怎么样？心的缠累是在十年二十年后还缚得很紧的一件东西，说是一上车即可以松卸，只自欺罢了。

杰克见我不说话，以为我睡了。恐我会着凉，便轻轻起身来将一条毯子为我盖上。

“我不冷——今夜特别热，用不着那毯子。”

“我以为你睡着了。”

“怎么能睡好?”

“少胡思乱想就好。”

我就不答，稍呆他又接到说：

“二弟你应当自己快乐才是。”

我勉强苦笑。我说：“我是很快乐了。有了这样好哥哥，我还有什么不好过。”

“你骗我，你这样行为我全看得出。你是从来此到如今，不曾有一天真舒服过，也不曾好好的睡过一觉。我过细想来全是我的过错，但你是能体察哥哥的心，哥哥原是一番好意的。你就是在笑，也苦笑，心上还有针在戳。天生的弱性格使你容易成病的悲观，不过，处到此时，你除了尽机会找乐以外，还苦什么？明知是一切皆很有限，一霎便将成为过去，在此无可奈由的短日子中，为什么还不努力忘了自己来欢娱？若是都像你，那世界也不成其为世界了。像哥哥，难道就天然能同这一般人融洽得来么？不过到了这里，一面想到生活，一面想到……总而言之只有这样办，不然就不能在此呆下去。”

“我想我……”

“怎么样？要走吗？我不一定勉强你，我明白是必定想要走。”

“可不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别人，都是我走了倒好。我仍然回我的北京，做那五毛钱一块钱一千字的小说，我愿意住到公寓每天听伙计嘲笑，可受不住这地方的一切！（于是我就哭，在这好人面前我是无时不想哭的。）我不要幸福，不要女人，不要金钱，也不要朋友和事业，让我转去好了。”

“转去就是！前天你说到，我就想，转去也好。不过二弟你明白我，我是不放心你一个人住北京公寓的情形。我怕你病，又怕你因为穷真去想什么呆事，所以以为来到此地同我在一块，纵不能把生活弄好，也总可以变。并且一到此，让你见见这些英雄好汉，也会可以将你做文章的方向转转，不一定悲呀愁呀的写。若是能够习惯同这般人来往，那当然是更好了。这里也就未尝不是生活，你不见到这地方，也不是仍然并不缺少人性的各样成分么？要爱，便像特意来这样一个慷慨的汉子，把自己青年的妻介绍给你，简直像奉旨随意放肆。而且人家因为你样子幼稚，还如何坦白的准备尽你来她身上撒野。你又不是不看得分明。已经看得事实极其明白的你，为了天性的孱怯，与过分的细心，结果只是一再非常可笑的逃出了重围，你要作哥哥的怎么样？……”

杰克也像是在流泪了，就暂时把走的问题放下。我又想，假若不走，我能作一些什么事。

我好歹在一种机会内尽量的与这女人亲洽，一面又极力与窦尔墩要好……成天无事除了到他家以外，就在这旅馆中为人写一幅中堂或一个手卷，同一些扁脑壳读书人瞎混，诗呀酒呀的充名士，再无聊便同这些英雄好汉到堂子中去玩妓……我还可以学到做官人那么随时随地与人拜把子联宗，又可以学到唱戏与磕拳，……我成天的用笑脸待一切人，遇到蒋平来到房中也把英雄本色显出，同他说笑谈那他所欲知道的北京庙会夜市情形……我学会看相与算八字，且随处将这本领应用到所见到的人身上去，……

是这样，杰克也就可以欢欢喜喜的了吧。他不见到我在这些事上是勉强，而我自己也不曾感到勉强的可怜，那么当然这样呆下去

是好。然而我能够装得如此入神么?我能够在此被人家看为潇洒脱略的名士公子,则我已早在北京得到我所想要的位置了。

第三次想到还是决心走了吧,便说道:“哥,我决走。”

“走是好,什么时候!”

“五点车赶不及就下午八点。”

“过几天也不能够么?你还不曾来这里一礼拜咧。”

“我以为来了一年了。”

“若是到底算来比北京好,住一年也不是很久的事。”

“我不走对于谁也没有益处,反而使大家全不曾得到清静。”

大哥叹气,说:“这也不一定。”

他想到的似乎是关于尔墩夫人,我想到的也是关于尔墩夫人,可是我虽暗暗指到这个人,他也不敢说到她对我一走将怎样难过。

我们约有五分钟,各人沉在默思里,这之间,鸡叫得更多了,天也依稀发了白。

到后还是杰克母亲说我不应急到这样,这老实良善的人无话可留我,便说是为他原故多住几天,还说也许所说的另外一处作官事情能办妥,不妨试试看。

“我不试,到此已就试过,人是不能及格的无用人了。”

“不去作官也可以多住两日,就不出门不见客,都可以。”

“这又准得什么?”

“陪陪哥哥!哥哥人是老有病,且不知道如何是生活上必须的节制,总有一天会忽然死去,……谁知道这一天是远是近?同哥哥玩玩(他似乎又含了泪在笑),哥哥要你作的事不妨去作作,这不很好么。”

杰克意思总还是以为我应当去同尔墩夫人要好。就是存心在三天以后回北京,未回北京以前也得随处叨这女人的一点光。尤其是既不图永远的要好,短短的日子中撒野是几乎必须一项。

他自有他的人生见解,实则我又何尝不承认这样办法与我是有好处。同样的在将来要为一件事负疚,悔“不曾作”与“不该作”也横顺一样。

第四次想到走,已是有条件的想到过三天再走了。

我知道杰克母亲还含着泪等候我的回答，就说："又只好住三天了。"

"这当然才是话。"先是因为给我盖毯子，他曾坐起来，这时已经倒下了。倒下了的他，叹了一口气，说，"好，我们睡睡吧。"我知道，这时节的他，已经为我的事心碎。

……呵，可怜的人呀！你这样关心我的幸福，又明知我所得的不是你预备要别一女子所送的，还是这样帮助我在这孽中辗转，而自己为这事也常常流着心上的泪，真是何苦来？有着这样一个弟弟，你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不是好的了。但是你，只要作弟弟的在你身边，你就像在人面前可以非常骄傲，忘了你自己的残疾，而不惜为作弟弟的牺牲一切，你真可怜啊！凡是你好处便全作成了你可怜的机会！这样无用处的我偏偏作了你的弟弟，这样可怜的你偏偏作了我的哥哥，使我不得不在感谢父母以外又憎恼这命运。我们这样相互为生，这样关系的深切，竟致令我不敢相信，你以为你真会死得下么？你为我，你就处处在无形中改正你的脾气，以期怎样与社会离远，与社会融洽，我存在这世界上一天，你就能骤然死去么？在你的疾病的自觉中，你明白你的外貌已失去动人的效力，一面便把一颗心掷到世俗的放荡行为中去，一面又想从我的胜利找到一种聊胜于无的报仇心情，单为了这事，你就存心毁了你自己，以期达到那胜利的最后，你自己这样的疯狂却还不明白，唉！

我哭了。弱的心，不能大叫，也不能大喊，但容易流泪，我是并不隐瞒我这弱点于人前的。在尔墩夫人面前也曾哭过了，在许多朋友面前也曾哭过了，这时还只是独自一个，扯了薄衾的一角拭擦我的苦泪。睡在另一头的大哥只像一具已死的尸，虽然我明白他的心是为我在跳着，但为了我的种种，已把这颗心全碎了。假若是我真这样死去，我就断定他也只有一个方法处置他自己，这方法便是同到他弟弟一块去。他一面把他作为我的一种工具，尽我在此工具上发现我的幸福，一面又极力把我的生命安置到他的心上去，他好借此得到一点安慰，……在这样一个人的面前，我将怎样设法来悭吝我的眼泪呢？

我自觉我平生顶伤心的只有两回：一回是二姊死后当到黑的棺

材放进土阱，母亲打着滚叫二姊的名那时。其次便是这时了。如今想到妈，想到妹，想到脚跟抵在我背后的大哥，又想到像是孽障的尔墩夫人的声音颜色，一切的人全俨然是把他的好处嵌进我这无用的人心上，我便望到这些恩惠与同情痛哭。

若我到这世界上，所遇到的全是刻薄，是漠视，是虐待，也许我能从这些所得中，把人一变而为极其冷酷极其强毅，且能以同样态度报答这世界。不幸的是我所想到的，不拘谁一个亲人的面孔，便已将我脾气变成柔软，觉得世界上是无处无爱，没有爱的地方也填满了怜悯了。

我不能恨人，便作成了我这一世实际生活吃亏的理由，更使我伤心。

…………

天亮了。一个新的日子又开始了。窗间的熹微晨光示我以佳兆。似乎要我收拾了眼泪以及昨日的一切，重新来应付一个新的今天。然而我试坐起望望杰克，则张大了嘴的阿哥熟睡的样子，正如不愿这新的日子即来。

从黯澹的微黄灯光薄影下，我还见到这汉子狭的瘦脸，以及在那皱聚成八字的浓眉下面眼角上噙着的一滴泪。

我奇怪我的世界是全不与人相同的一种世界。

我又在思量人我关系的奇妙了。也许这是蠢人作的事。也许这是病。这样不能自己的想一些不必想的事，是一个在常态下生活的人所不会有的。在心中，凭空制就自己的忧乐，不问事实所给我的是什么变化，一切实际总抛开，抓定的是空虚的空虚，这是我把我自己也无法的一种性格！

虽然是在一些不平常的际遇下，我半生来所寻找的爱情这样东西似乎已经得到，而且又在一席话上同大哥决定了我此后的回头，……女人，是我所要的，已得了，返京，是我免除将来的受欺受苦的一个好办法，也决定了，——但我仍然是空虚，是无聊，是难过。只要想，前面与后面，便像是越加逼近，将空间缩小，使我窒气。我的心，不是我所有，是为一些琐琐的过去事实，与渺渺茫茫的未来占据了。所谓神知的。清明，与那临事还冷静异常的头

脑，只不过是这头脑业已为另一些非眼前的东西而麻木的证明。永远是不能放下“过去”与“未来”。宁愿不要“今天”，这便是有着呆子绰号的我所有的呆处啊！

“乘此三两天中享享福，”这样也想过。而且居然还在想到这样态度以后决定把衣穿好上窦尔墩家中了，当然到后又疲馁下来。既仍旧坐在那白木椅上。便又那样想：“只三天，又何苦来作孽！横顺妻是别人的妻。在一个完全狎熟而无猜疑的爱情生活上，即或我是怎样侥幸也终归无分，何苦一定这样来自缚？且把这想望成为事实，在另一时节，作妻的还不妨于陪到丈夫在一床上睡觉时拿这情形当作有趣笑话讲述，在这两个人像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小小玩笑，施了一个小小的慷慨一事上，便见到这蒙恩者惶剧无措种种把戏，作夫的不但全无妒嫉心情，对我除了可怜以外便是可笑。……”

我不去，决不。看眼前行事，则尔墩简直便是这样把我估下价值了。好像即或明知我曾同到他夫人，作了许多于丈夫方面不敬的事件，在他亦不过以为我是同妻闹着玩笑而已。

照理是，因为怕尔墩感到妒嫉，所以说离开此地。如今却又想到这完全放任作丈夫的权利为轻视了自己，结果这恋爱只变成一种游戏，也不愿不离开此地了。

人的心情真是一样奇妙的东西。“不恋爱亦难，恋爱亦复难。”把这事看得很重，不敢放肆固然是谨慎处，但到觉到这事应看得很轻，也不能放肆，我的聪明便是我的胡涂，我为这胡涂真觉可哀！

杨志来了，杨雄也来了。杨家将一来我就不能再思索我的事了，一面是正想到太被人把这恋爱轻视是可恼，就让杨志用顶俗套的三句话劝出门到戏场去。

想不到我会同这样两个人去看戏，坐到一条长凳上，挥着扇，还来领受一个茶房头儿模样的汉子作揖打恭，说是久仰。

戏文中所唱的是些什么我全不知道，用心看杨志的脸，则这位都头倒似乎极能得其中三昧，不但是业已采用那穿有圆头青缎京式鞋的脚代为打板的办法，口中也依稀赶得上台前那花旦腔调。戏是一出不知名的戏，情形却如鲁迅先生作《社戏》中情形，唱的只尽唱，唱了半天还不止，且不像北京戏唱三句又喝一口茶。这真是奇

怪的事情啊！这样多的人对于这样艺术能了解到连咳嗽也比平时少，单说杨志，就乐此不疲如饮甘露，真奇怪啊！

我眼睛虽可以从台上转到杨都头脸上，但除了惊讶以外无一句话可说。在那出神入化的两个戏子演奏中，我的心又跑到别一地方去了。我仿佛说过我是不能不这样的，好处是在守着尔墩夫人面前我想到的是这将来的独自，如今则在戏场上想到昨天我们所扮演的一剧。

像是来的很突然，杨雄捏了我的手问：

“老弟我看你有心事呀!”

原来我在看杨志，他便在看我，到我两眼发直对台上，想我自己所扮演的戏，笑后又重重出气时，这杨都头已再不能忍下去了。

我骇了一跳，当他无端如此对我说话时。我以为这所谓心事者，他所看出的，便是昨天下午我的两手，旅行到尔墩夫人身上，盘桓于各地的事。

这样一来仿佛非把脸红红不可了。

我想不出回答，就笑，摇头。我又看看右手的杨志，杨志的耳朵响的只是台上那将近三十有零年纪花旦的歌声，倒全不注意我们。

杨雄也像是对戏台上情形无多大兴味，至少是他这时为了客气的原故，愿意同我谈谈，我便说可不可以稍稍离开这里一会，到后面大殿上去玩玩。

也不说，也不同那位沉醉于花旦伊伊宛宛的歌声中的杨都头知会，拖了我的手就走，这样的又粗卤又亲昵的把人拖着就走的杨大哥，心情是怎样我不能知，但到后，我一把这个记忆，同上一天被尔墩夫人一只柔软的手捏着拖进她的后房一事连在一起，真使我哭笑不能。同样的是手，同样的也是亲昵，但觉这一次就真当不了。

到了这庙院大殿阶前的我们，已经给一座前院挡着，把戏场一切同我们分开了。

我们就坐在阶前石条凳上，头上是大松的荫蔽，我又不能不从此种情形上想到上几天同尔墩夫人到尼庵前后一切。这地方比那尼庵还显得幽僻，虽说不到一箭之远的外面倒正是吹吹打打的演着戏。可笑的同我并排坐下来的是那么一个大汉，越想要学斯文也越

弄得不合式。

若不是他说，我还不知他在我面前如此温柔的理由。原来我的大哥要我寄了不少我所作的小说，就是分给这些山寨大王！看他们总想不到认得字是来看我小说的，我更料不到我作的小说会在这地方找到如此一般读者了。他说是他见到我那篇那篇文章，且把这文章上某一个名字说出，意思是很了解我为人。他这样把他自己不客气的介绍给我！要我算他作知己的一位，我似乎不好意再说“听了头痛”的话了。

我用了照例在人面前被人强派知己的沉默，他就以为这解释已经清楚，大可以谈到目前的事了，便问我为什么忧愁不乐。

“并没有，”我说了且勉强笑，笑的意思自然有“谢谢您大王”神气，这算是用善意报答别人善意。

“我看你是在此不惯，是不是?”

我很像被拷问那么受窘，回答说：“倒也惯。”

我又笑了，笑自己当真在陌生地方虽然不惯，仍可以忍耐呆下去的消极精神。

“令兄带你到过什么地方玩过么?”

这所答全不对头，“到周家。”然而妙极，看下文吧。

“我是说他带你到过他所熟的妓女处没有?——那是顶标致的妖精，不妨去看看。”

“想不到他还有好女人作对。”但我心里对自己却说，“到周家比到窑子里好多了。”

“多着咧。我的老弟，不是哥哥说大话，你只要到什么地方看上谁，要帮忙，我可以包你到手!”

我又笑。帮忙是可以的，看这都头义形于色的脸，便可以明白了。可是这知己不知我已经看上了的人是谁。

我又想：“若是告他说，如今便是正想着周大哥的年青的妻，且告他已经怎么样，还想怎么样，则这脸便即刻会变成了顶奇怪的模样，会比尔墩听到这话还难看!”

杨雄这人不比蒋平，也不与马玉龙一样，是另一种风味军人。这风味不同，区别不在一为生长锦州一为生长安东县，倒是教育上

得来结果。在众好汉中，他样子说来是顶粗顶俗——另外说法便是这人关东气特别浓厚，然而读书稍稍不同，心里是比其他几人为美的，从这模样魁梧体格上却发现了女儿模样的心情，我这发现也就够可笑了。

当我看准了他真可以慷慨他所能慷慨的力气帮我忙时，我把他又很无理由的称为昆仑奴。我这时的心情，为了所遇到的完全是传奇小说上人物，所以也不免渐渐的《彭公案》化起来，以为自己真适宜作旧式说部中的公子哥儿了。想到自己是公子哥儿，便不由得不半客气半闹玩笑说："假若老哥高兴，可以带我到一些好地方去看看。"

这自然也是在一种非正式的笑谈下答应过了。

不过他随即又说转来了，如特为我而说一样。他说："堂子中女人也不是你这样人看得上（他意思当然是说我也对付不下），过一阵，应当可以在另外一些地方找找，这地方虽不比北京，女人也尽有长得俊的。"说过后；他便沉思不语了，看样子，是在诚诚实实为我想一个他以为生长的俊的女子吧，料不到他的沉默是早已有了话在心中，只是在找那陈述方法！

一样的诚心帮我的忙，在杰克母亲分上既是一个样子，在窦尔墩夫妇两个人分上又各有不同，一到杨雄杨大哥，那简直更像另有办法了。不能不给我对人生起念头的，是这些人全是那么对我好，使我领会的既不能相同，使我感到对我好的人可笑或可怜也人各有异。杨雄举动是只令我发笑的。大哥处处显出他对我的尽力，我是处处也觉得他非常可怜。尔墩为大哥原故，才对我表示好处，然而处处神气不脱一个大人对小孩子的优待，即或是他大方将妻贴签条奉让，我也不对他有多少感谢。尔墩夫人则虽全为大哥方面解释将对我行为特别要好，但在这数日接近中，她实在是从我方面另外得到了一些东西，所以也特意送了我些方便，我对她，当然是永远永远觉到是一个神给我幸运的蒙恩啊！

假若是，（我不能不这样想，）眼前并排坐的是尔墩夫人，或者说是具着尔墩夫人的一切女人特质，仅仅是对我好这一点上是病关索杨雄气分，我所得于这人的感想，将是些什么呢？

也不一定要在这人身上找到何种用处，同样的并排坐下，同尔墩夫人与同这杨雄大王也得失各异。我先说，我只能在目下事实以外思量其他，疏忽了所谓“今日此时，”照此看来我又似乎太不能疏忽眼前的“今日此时”了。在一种非自意而来的幸福情形下打量逃避，是我业已经验到的事了，因此我断定自己是病。至于新的经验，却是在俨然不幸福的情形下倒不能走，且深深的感到这说话无味，仍然与这大王杂七夹八谈这样那样，我这性格倒是作娼作姨的女人性格，全不是一个男子所应有！

“老弟！我可以同你说一句笑话。”到此稍停，等我答复。说等我答复，倒不如说等我听他说这句笑话，因为我并不曾回话，他就把笑话开端了。他说有一个女人倒非常同我相配，却不先说是谁。

“是谁?”我这样问了。

“猜吧。”

要我猜，猜谁呢？这人可笑地方不由得我不稍稍露在颜色上了。我回答说没有可猜处。

他不再作声，意思倒似乎以为我一猜即着。

慢慢的，又对我笑，我也慢慢的了然他是指的尔墩夫人了。才说到这人心细，大致是他还听到大哥说了些什么消息之类，故开心得很，先用这很笨的方法引诱我谈到这事，以便真将他计划贡献给我吧。我若说，请明白说好，那他一定还是不明白说，这粗中细的人行为是我已经看透的。但我那里能够在他面前去装痴瞎猜呢？委实说，同这样人谈心上话，在我是大灾大难临头，就是在另一时所遇到许多许多朋友，也如此使我为难过。我若能走开，如同从尔墩夫人身边走开一样，我倒幸福了。可怪的是我在这样人面前，既不能信口胡说，也不能掉头不顾，只合受窘。

我猜是心里猜尔墩夫人这个时候或者正打发人到旅馆来请我，那来人便正在同蒋平讨论到我的性情，从这一个喽啰一个大王的两种吃牛肉的头脑中生出我料不到的感想。用面前杨雄神气作例，则蒋平与那来请我的喽啰神气，也可得其仿佛了，我几乎向杨雄说“你们这些人会以为我是怪物”的话。

我并不冤屈了这好人，他真说了，他说“他不明白我，”但实

在神气仍是以为“很明白我。”他所准备的是一切为明白我而应尽的义务。

“老哥，我很感谢你的义愤！”我只如此混沦说，在他听来当不像我所设想的暧昧，似乎已由我提出这问题谈到周家夫妇了，故他又慨然来答应说“凡事都愿帮忙。”

我不明白这忙是如何帮，也不明白他说帮忙这义愤从何而起。我且敢断定他也不对于他自己的话过细想想，因为多想想，这话就不会说出口了。

“这女人是很好的，书读了不少，”他说后又暂停，待我帮助一句。

我只茫然的说：“老哥，说的女人是谁?”

我故意这样骗开，对这样人真只有这样装痴的办法。尤其是他正处处露着聪明的神态，眼睛离不了“我全知道”“早晓得”的无声言语，我不索性装痴，这知己也不容易对付。

“不知道么？说假话呀！”

杨雄就粗犷的笑，笑又是“我全知道”“我早晓得”的用意，且接着说道：

“我的老弟，我明白你心事了。早已明白。来，来，我们不理那个戏迷，上西城根周家去吧。”

这话说得我脸红，不分辩的分辩教他也看清楚了，是以他虽起身作成拖我要走的姿势，随即也觉悟自己的卤莽，变更了办法，去到大松树干下捉蜗牛去了。

望到这庞大背影，我把眼睛闭上，见到的便依稀是尔墩夫人的后身。若是一睁开眼睛，所见到还如所想象的东西，我会把心放肆到成野兽。至于面前一丈远近，这么一尊金刚模样的身躯，居然还好不使我害怕，倒算是我的修养功夫不错，换一个人来，我以为是决不能把心平静得同我一样的。

且看这知己大王怎样转他的舵，怎么样来设法要我承认是在同尔墩夫人要好。也亏他。是的，不是知己，绝不能这么关心十分啊！

回转身来的他，是叹了一口白气。从叹气一事上我又听得出“我当真全已知道全已晓得”的无声言语。你“当真”我“不当

真”，也就没法办了。

时间稍久了点，还不见他找出相当话头，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了，因为俨然窘着了别人，而这所谓别人者，又正是慨然把帮忙引为义务的他。我不能不把他的兴趣维持下去，所以说，“就是当笑话讲，且请老哥说出办法吧。”

“是呀，慷慷爽爽的认呀！”

就算我认了。实际不认账也不成。幸好是只须承认在别人或自己以为同这女人是可以作对，杨雄也就满意了。他总万料不到我已经同了这女人是怎样好，这看他说话便是证据。

“你们天生是一对。”

“是吧，但是说这话也不好意思。”

“意思吗？为什么？我以为这没有理由要不好意思！”

“就算说无理由不好意思，又怎么办？”

“因为这样所以我说我们到他家里去，到了那里就是办法了。你放心，周大哥不是在你面前使脚色的人，他不吃醋，不动火，你是纵然同了她好到在一块，都不至于使他难堪的。”

“这真是男子汉大丈夫了。”

我说了那样话不能不哭了。我心想，不知道杨雄也能作“大丈夫”不？若是知道他也有着那年青的女人，对他说这倒像全无关系的平常话，要他许可，他也许便成了第二的窦尔墩。

男女事，在先我以为越到无教育人中也会越显得不儿戏。一个军人无理妒嫉至少是比一个绅士学者为深切。因嫉妒而来的惨局，也是这些人演得特多。这例子，则看看我所知道的几个人的行为可明了大概。然而如今因为我在各人眼中是一个特殊的地位，几乎像我无论如何不是如他们那么吃饭穿衣的人，因此这些人把人类所有最高的德性发挥尽致，我就居然到各人眼光中也都成了奉旨随意与太太亲嘴的侥幸人了。

杨雄一面大致因为女人不是他的太太，所以便更不在乎，以为我只要高兴同到这女人玩，也无损害于任何人尊严。我不明白在那另外一种情形下，那些峨冠博带的正人君子之流，把自己或别个妻女送到王上长官身边去，是不是也如此自然如此大方！可是最显然

的，是杨雄于此初无所求于我，在他意思倒是像我为“新派”，所以便顺潮流把旧式礼节除掉，特意学时髦，认这样恋爱为合时代，因为诚心来帮忙的。

在说话方面，杨雄本意是愿意解释他也是“新派”的。不过他说的话总不及他那伸手就拖的行为容易使我充分了解罢了。虽然拖，盛意不可却，似乎非照他办法到尔墩家去不可了，我可仍然不起身，这时我想起的是昨天的事，与今早想到的一切事，这恋爱本来已够见得纠纷，如我凭空又来上这么一个好汉，更不像我所要的恋爱了。而且我从他那行为上看来，他所说的帮忙也不外乎在尔墩夫人面前去为我捧捧场，虽然是相貌英雄不凡，期望他变昆仑奴是不成功，我就更不想去了。

从他的义形于色神气着想，我又即刻悔我适间默与尔墩夫人相配得上的话了。这类人，我与他讨论大帅少帅推牌九的故事，或者梅兰芳被人绑票故事，倒是顶合式。我实在不该同这样人商量到恋爱的事。天知道，这“新派”人心中的恋爱观，除了找女人睡以外还有什么味道足道。

久缠也无益，只更增我的难受，为保留我们这友谊莫让它在我心上恶化，独自走回旅馆已是时候了。我只能作伪，说恐怕大哥找我有事作，要先回去看看。

“当真么!”

“我这个难道还扯谎吗？……我先走好，省得大哥打发人各处找我。”

他意思还要同我到旅馆去，讨论我怕讨论到的事，我想再客气就糟，便明白说我一个人要独自赶回去，纵不是大哥有事也还有私事。

幸而好，出到外面戏场时，那位杨大王把这位杨大王一把拖定，说是要到一个高丽妓女处看病，就把我开释下了。

我悔我终于把我的事给这样人知道，仍然在忍耐中失败。

回来后，还是悔。

大哥是当真找过我了，桌上留下了字条，说是一回便到周家去。我不去周家。心中无所谓，只是总以为不去是好。

让我来想我自己的事吧。我相信任何人不会像我这样。然而我不能学任何人。我胡涂处有时也似乎是我自己所爱。比六月时江云还容易变化的我的心情，在自己也摸捉不定的中间，也就算是生活的中心吧。

一百个“假若”不能推我向前，一百个“假若”也不能使我向后，然而我始终是在假若中过活的。我的生活重点便是在我无时无刻不摇动的情绪上，追悔反复似乎成了我生活的必要成分。

我不能将我自己解释的明白点，便是这摇动。在这时想这样固然像全然合式，到另一时想到那样又觉得不错。其实我不能在一件追悔事上固定了将来的方向，又不能将这追悔心情保留到三天。若说是上三天是想到可怕的，在此时也还仍然害怕，但在这三天中我便已在怕与不怕上反复一百次了。

所谓不去窦尔墩家中，我终像是找不出下决心的理由的。想一点钟过后，我赌咒说这不是假话，我倒已经在应去一事上找出一百种理由来了。最大理由自然是为半无赖的“且去看看”的听天安命生活观所支配。

怀了读新书相仿佛的欲望，去看看今日的尔墩夫人，这欲望渐渐将范围扩大，是这样，自然而然就忘了见及尔墩难乎为情的地方了。

这时又觉得早上的徒然悲观为无意思了。想到别个男子不把这恋爱当成一件危险事来看，那自己的心情也无理由为这个不吃醋的事实变成淡漠消极。我所要的是一个女人，在奇巧的因缘中，作丈夫的既然正用着“奉送”的诚意，作妻的又是那么“请便”的倾心，为我作极远与极近打量，也还是到那家中去蒙恩受福好。

到了窦尔墩家中，一切全出我意外的平静。仍然是尔墩夫人的笑语，仍然是杰克的打诨，仍然是吃，喝，以及得便的放肆；想象去事实距离是那么远，我只有痛痛快快来在心上嘲弄我自己的一个办法了。我所有的恐惧全是虚惊。一个人在房中想房外的生活，真是一件大危险事，这误会决不是可以用尺去度量的。我到此且重复大悔不该在今早同杰克说要走的话了。

说要走，这真是更无理由的胡闹啊，我自己不让我离开她，我

以为，至少这半年，是可以在幸福中把日子缩短得像一分钟那么容易的混过了。我敢担保我决不至于在明天又说要走的话，为了这个事，我极力的来在尔墩面前大胆同尔墩夫人讲那所不应讲的许多话，好从尔墩方面再重新找出那“奉送”的凭据。凭据是得了，杰克似乎也明白我的用意，我从不见他有今天的欢喜。

尔墩夫人是爱我，是的，这还是得了丈夫的许可的一件正经事：人是那么年青，艳艳，坦白，热情，来到我跟前，在我真是一个春天的开始，合当微笑轻歌欢迎这爱情的沾润！

这一夜，世界上发生了若干事情？我们全不曾知道。回到旅馆的我同到大哥，但觉相对怡然，如新病初愈。

杰克说：“再不必说回北京了！”

“或者仍然照我定的日子动身吧。”

“不要这样说了，今天不是把回北京的理由全失了么？”

“也许有新的理由要我返京。”

“别这样又来一个人呆想，……”

他当真恐怕我从呆想中又忧愁苦恼起来，就说打牌。说这话时三尺短命丁同马玉龙等全来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居然答应作一个角色，端然坐在方桌的一面，同到一个不相识的秃头作对，上手是马玉龙。下手是三尺短命丁，用一个小喽啰作军师站在身后，便中呀发呀的胡胡涂涂打起麻雀牌来，一连就是八圈！

梦到把尔墩夫人，介绍给妈，说这便是朋友的妻，也是自己的妻。妈就笑，同尔墩夫人点头，且让尔墩夫人坐到那木火箱上去——这木火箱仿佛是从湖南沅州府抬到家乡的。所在地方又依稀是关外，因为妈又随即为尔墩夫人引去院子中看金鱼；看金鱼，一个大青缸，浑浑的水中游泳着五尾六尾种类平凡不过的鱼，还得尔墩夫人来在旁边解释这鱼的来源，这是我曾这样欣赏过一次了。

妈似乎是在讲应酬话，说：“妙极了，从不曾见过这样好东西。”

妈这样爱鱼是我所料不到的。

这时她们又像是全在客礼相待，两人把我介绍话已忘了，因为妈的处处称赞尔墩夫人布置得法，简直不是对儿媳说的。

我说："妈，到房中去看，真好！"

我们三人就到了房中。这大小陈列有二十面以上镜子的精致绣房，我已俨然是半主了，因此我在妈称赞这房中陈设时就帮助同尔墩夫人谦虚，说是丑陋之至。

"我要走了，"妈说，就当真起身。"我回去，好让你们休息。天太晚，不是要走好几千里路么？"

"……"尔墩夫人望我不语，意思是留不留妈住此。

"……"我意思是说送妈走了吧。

我们送妈出门，倒又像是自己家乡老屋的大门，送妈去的地方只是文庙大舅家了。

重复来到房中的我们，是把妈送走以后似乎是大可以肆无忌惮的来脱衣。

……

为窗下有人喊杰克而醒了。我醒来，大哥还不曾清白，正也在一种梦中纠缠着，说慢点慢点那样无章无理的呓语的。

我摇他。

"干什么？"

外面蒋平听到杰克说话了，就接声："大先生，大先生，有人找。"

"有人找，这是什么时候！我要睡。明天来吧。"

外面蒋平踌躕了。随即又同另外一个什么人细声商量了两句话。那人的声音轻，使我分不出是谁。但事情像是要紧得很，因为蒋平知道大哥脾气，大哥说的话，要来人明天来，在平时便不敢触恼大哥，如今却不依大哥说法了。

"二先生，你告你哥，是周家来人，有紧急事。"

"呀！"杰克一翻身就坐起了。问，"怎么啦？你是阿齐吗？"

外面答应"是。"

门是由我开，未开门，听到说是周家来有紧急事，我的心别别的跳起来了。我第一次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这必是尔墩夫人因同尔墩决裂，自杀或者被杀了。我断定杰克这时当亦不出这样想念。看他那一翻而起的情形，他的心，为一句话也绷紧，以为这事无论

如何与我们弟兄俩是关系极深了。

门开了，所谓阿齐者，手执一灯笼，气喘眼直，见了杰克就冲拢来。样子凶，可是从这样子上看来，这人不是来捉我，也就显然了。

“怎么样，失火了吗?”

“不。……不失火，……来，我告你。”他把大哥拖起就走，原来要到空地方去说。

知道是只要杰克到一个幽僻地方说，不是要捉杰克过周家，是因为杰克想穿袜子，他不让。

“你说吧，公馆有什么事了?”

阿齐望蒋平，这一望，站在门口本来欲探听一点消息的他，很懂事的退出，且表明是不敢躲在窗外听，滴塔滴塔两片鞋子拖到他的自己柜房去了。

阿齐又不能即说，似乎在他那茫无头绪的心中找出话端。

“人病了么?”杰克这样问。

阿齐便是是非非的答道：“事情坏极了。”

答语的含混，使善于胡猜的我又回到尔墩夫妇之间决裂的事上去。我愿意阿齐在一秒钟内便把所有事实说清，杰克也像如此，阿齐自己也像想如此。一下便给了我们一切了然，我们当然就可以筹备对付方法了。

“事情坏极了。”

这临时傻子，平时并不傻，如今的结结巴巴只是证明这事的糟糕。

杰克学得旧小说上压惊的办法，于是为他倒一杯茶喝。茶是冷茶，一倒下肚中，当然起了变化。

“是这样，——天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一着！——忽然来了一个消息，从赤峰来，宋旅长变了。一旅人全变，……”

“宋旅长被杀了吧。”

“大概是快了。……他被杀么？是他也变！他带了这一旅人预备攻热河，据说是同冯玉祥商量已好。”

话只说这样几句，我还想不出杰克失色的理由。可是杰克颜色

全变了，他问阿齐，“老爷是不是要走。”

“眼前还不让其他人知道。或者再迟不走就吃亏。老爷又说不走总也不甚要紧。”

“不要紧？那不成，我去，我去。”杰克袜子也不穿，只把鞋扯上，就同阿齐走。

我跟到去。

一切无头绪，一切恍惚不清，还比适间的梦时情形为更甚。当我跟到杰克，由阿齐掌灯引路，从城根走到窦尔墩家门前打门时，我还不能估定这究竟是作梦还是当真。

进门了，从院子中上东厅，就打那一小时前梦中同妈同尔墩夫人欣赏金鱼的缸子边过身。缸子边返照着厅中灯光，呈暗红影子。我不能不疑心这还仍然是前一个梦的继续！

厅子中不见一个人，杰克同我又从厅后转入左院到那寝室。

杰克在外面喊，“大哥，大哥，”里面尔墩夫人便接声，“嗳，雪六来了，好极了。”一面说一面就已走到了门口。神气是欢喜极了。

她料不到我也会跟到来的。

从她那床头上情形看来，显出是事情来得太猛，而且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了。这时的尔墩夫人，是同我同杰克一样的赤脚不袜，衣也只是一件浅红的短袖汗衫，头发蓬松不理使人想到两点钟以前在床上的大概。

房中只她一个人，不见窦尔墩。看样子，我们未来以前，她是正在清理箱中首饰的，所以桌上一个小小保险箱，正开着，内中全是票据样小册，以及金链钏镯宝石戒指种种东西。

“他上什么地方去了呢？”杰克找窦尔墩不到手，才问尔墩夫人。

“到刘团长家去告信，看他们家也知道了不？”

“那是一定就得走了。”

“信息是的确的，再不走，恐怕一到明早就有电来了。大哥说，怕也不必太害怕，总不连累到我们两夫妇头上枪毙，这里全是熟人。不过我看这事不好得很。”

“这时上车也无车可上，走大连还是走天津？”

“我想到关内去，他又说索性赶上省城好，那里熟人多，说明白这不是自己有计划在内，总好办。”

杰克这时已不是演小丑的角色了。坐在那床边，看到尔墩夫人检点一切，眉毛皱聚在一块，在想处置这事情。

事情是极其紧张，我这时所见到的倒是在平时所无从发现的尔墩夫人的美丽。除了为这异样壮观的美给很大惊讶外，我觉不到应帮同她着急的理由。这时没有粉，没有香，没有衣裳与饰物的衬配，丰富的身体在短衣短裤下呈露出特有腴润。上是一个不曾为衣领遮掩的颈脖，与两条素臂，下是一对白足，从膝到趾全然无遮无碍。还有那胸脯左右，那曾经在我手下极其驯伏的一对圆锥形的突起，也比起往日来为出众。还有那在我永远是陌生，是能引出好奇与放荡的所在，我一双眼是在这她只不过一件短裤机会内时不能轻轻放过的。

因此联想到两点钟以前在这床上的世界，不无生出小小妒嫉。人类的卑劣的向下性若尽其在我心上滋长，则免不了会从目下事上说一句“这是报应”的类乎复仇的话了。

尔墩夫人在这样匆忙措手不及情形中，是不是还顾念到同杰克来的进房还不知道坐的我不？来此已像很有了好久，她自始至终初初不曾同我说过一句话。她的心，也像只知道在捡拾财宝一事上注意，全不思量在这爱情的财宝上加以处置办法了。可是我能明白我们关系还不到她是她我是我的时候。她的心（也许人是只有一颗心吧），很分明的是在保险箱的一面了，但那眼睛各处瞟，就有得是机会从一瞥中告我一切她想说的话。

她对我很匆促的一笑，意思是“这噩运无端的来临，也就如幸运来得无端一样，既不能哭就只有一笑处之。”她眼中又露出怜悯我此后无可免除的心痛，且若告我说，“悲痛是谁也有的，无办法！”她在她那稳定模样下，又像告我说，“事情是能帮助我们，也就能阻拦我们，但只要心是热的，虽分开也不必担心这爱情的冷淡。”

至于我呢，总之不大相信目下的忙乱这是实在情形。我预备扮

演的角色，纵不是英雄，也就应当是一个极无能耐的懦夫。既然有了爱，不是我把她的他——至少从心上赶走，就是我被人赶走，因此产生一个小小惨局。我应当在此惨局上经历一种失恋的境界，澈悟像此时所不能澈悟的一点人生意味，才是这合理的结局。如今的我所得到的似乎太平常了。意外的平常，便使我无从深信这是结局的一幕。

这事怪，我说得是卸台的匆促，而且出我同她两人的意料以外。她样子似乎就也不大相信。至于我，则只要多想想又变更我的思想了，因为想起事情的局面开展来得也怪，所以倒承认非这样匆促变化不成其为浪漫的命运了。

这时的问题，是：我将怎样来安排自己对付这浪漫的命运，横顺撒野的心全然不为窦尔墩留地步过了，再来一次不算是增加我心上罪孽，于是我就想，我同尔墩夫人说了“你跟我走吧的话。”（当真若我能这样说，还不知这女人是否预备得有话答我不?）我又想，若我这时自己死到这女人面前，也许女人就再不离开此地了，我若向尔墩说“把嫂子索性给我吧，”天知道，他不会答应“好好”么?（只要答应我就不推辞，我赌咒，决不说“负责不下”而谦让!）我想我当作牛作马来养活这女人，使她生活舒服如跟窦尔墩一样。我又打算她以后性格变到了怎样，能原谅我穷的理由，且如何努力同我分担这生活费用的找取。……我一直想到她朴素得像寡妇，随了我进关，为一些亲戚朋友所敬爱，她却说话了。

“二弟，来。”

我就毫不迟延走到她身边去。她见我不违命令，且无一句话可说的情形，不禁从迫切中弛出一笑。

“你干么这样?”她以为我心是为这得来突然的击受伤了。

“我才不知我为什么这样痴头呆脑!”

“不要太过分，这很傻，……来，帮我点这个数（她交我的是一束股票样字据），看看是不是十七张，我人是昏了。”

我就如所吩咐的点数，站在她身边。我才真是昏了！还不数清就又为她抢过去，一起关到那小铁箱中，我也不说话。这个人，在事情紧张万分中，还是很矜持的保留着脸上的媚态，且处处总像不

忘记是站在情人面前的情景，才真令人佩服！要她放弃了窦尔墩，放弃了财物，我明白是作不到的事了。但是这个人她并不是为人大方，容易把这无用男子的柔情丢下的。处处见到她的贪心，处处还见到她的小气，证据是我见到无事可作想要走远她身边一点，就被她说“干么这样怕我。”

我心中说“你才真可怕！”但是口角上我只多一种笑容，解释我怕她不从心上开释我的愉快。

四处忙乱的她，忽然站在房正中不动了，吁了一口气，像忖度了一番，到后才决然说道：

“哥，你出去，让我同二弟说一两句话吧。”

“我就去，就便看大哥来了没有，——可是（他转向我说时声音很惨），二弟，你作你自己的事，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杰克正是也应该归入发昏一流人中了，因为这样话也不想想是不是适于在尔墩夫人跟前说的话。

听到这话的尔墩夫人，却心上如中了一刀，杰克脚刚一出房门，就把我抱着了。

我已为杰克一句话眼睛弄湿，再经两条柔软臂膊一缠。俨然看到这是最后的一次，人是几几乎不能再忍要哭出声了。

是的，这是最后一个机会，给我找寻这出奇的事情，耗费过无量懊恼过了。我在这机会下应怎样作，怎样在别人同自己心上各留下些什么痕迹，我是知道方法的。给我作这事的时间至多是二十分钟，决不会再多。再一迟，再一胆怯或退步，机会一去是从此不再来了。我明白时间的意义，她也明白。我一定要这样作一次蠢事，她是不会有理由拒绝的。我若是认定以为非此不行，她决不因为恐惧尔墩归来扫我的兴。可是我是人：说是人，则在此时无作蠢事的从容，也很明白了。

这时的我们，只如想找那心上想说的话，却不能说出。她倒是似乎本来已预备得很好，经杰克一说，人也糊涂了。

我想，这只是梦吧。就不是梦也去梦不会很远了。在这样情形中人不能撒野则永无撒野时间，所以我说要她陪我睡。她苦笑，当成哄小孩子一般把我抱上床，我闭了眼睛让人布置我作丈夫，可是

杰克气急败坏的声音从外面喊了进来，说，事情全坏了，快要走。

一切更像梦。听杰克申述窦尔墩到刘家情形，说是如何已有人注了意……杰克说到结果，茫然站在房中的尔墩夫人哭了。尔墩原来已就不敢再转家了，如今所藏地方连杰克与尔墩夫人也不分明，来的人只说要太太即过宋家去，除了要紧银钱票据以外一样东西不必拿。尔墩夫人第一次措手不及的迫切模样，便是我最后一次所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时还倒在床上不起身，好像我还有嗾使杰克出去，要尔墩夫人与我睡一次的权利。

"快要走，似乎再慢有人就要来了。"杰克的话却对我说。

"这是滑稽事情，"我索性当成梦看待。"大哥，我要她跟我到旅馆去，一会儿。"

"这不是做梦，说不得梦话了。"

"这不是做梦是干吗？我爱她，要她作我的妻，乘此同我过北京。"

尔墩夫人先是不注意我说的话，到后却听到我说要她作妻，显然心中也有着冲突了。

她望那还是稀糟杂乱的小箱子，又望我，眉蹙紧，眼中却是使人难于摸捉的表情。

杰克为对付我所说的蠢话，说："二弟你赶快回旅馆去吧，我们恐怕也要到青年会去。"

尔墩夫人说："我同你们一起去青年会。"

杰克听这话，为之吓然一惊。自然是因此想到说这样话的尔墩夫人，以为若果这话成为事实，如此便离开尔墩了。

我说："一块儿到青年会是很好的理由。"

"可是，二弟，你放明白点！"杰克的话是简直在骂我了。这是杰克在最近十年来我所见到顶生气的一次。

杰克重复说："岂有此理！"

尔墩夫人不作声，意思还是住在一起好。

"我们要走就走，免得麻烦。"

我说这话催促尔墩夫人，尔墩夫人且不即收拾箱子，倒全无拘束的当到杰克抱了我的腰，很粗糙的吻我的脸同嘴。她不作一声。

我知道她心中难受之至。又因为欢喜到我们居然可以把事情弄成“塞翁失马，”所以感动得很。

“唉，唉，算了吧，算了吧，这痴事，作这一次以后是完了。”杰克摇头叹气，因为我在杰克面前，也放肆的作说部上的骑士与他爱人分别的行为，吻到尔墩夫人的全身，且随即坐到地下了。

“我哭一次吧，”想到就肆无所忌的哭了。

因了我的哭，致令正在急急忙忙坐在那床边穿袜子的她又走到我身边来蹲下。我得了抱到她那只脚来流泪的机会，我吻她的脚，她的嘴便贴在我头发上。

一切是作戏一样，我似胡涂又似清白故意的不放她站起，使作好人的杰克只生气顿脚，他是以为纵是傻话与傻行为，也应当不随便作的。但是我更说出无赖话来了，我竟嘱杰克把我杀死到这房中，且以为杰克最好是代了窦尔墩生着这世界上傻男子的气，把我同尔墩夫人一同杀死。

凡是我在平时引为悲愤的话我全说了（我相信，若是这时真要我同尔墩夫人死，也是可以把它当成做梦原无大害的作去。）我的冤屈，我的痛苦，我不择方向的一一说与尔墩夫人听，我自己看我简直成了泼妇。我好久不放她起身，她也不忍让我坐在地下一人哭。杰克生气虽然在我心中也觉得这人此时很可怜悯，但我宁不体谅这好人，遂我自己的这一次私心。

杰克见自己生气无用，又软软的劝我，我不信。到后，只得说：“大嫂我们实在得去了，尽这孩子在此放赖吧。”

我撒手了，任性的嚷：“好，你去吧，你去吧，我自己死到这里也不要人理我，你们去……去你们的！”

尔墩夫人站起以后默默不语，像考虑一件事。虽经杰克用手来拖也如不见。

我不作声了，因为我明白她有话要说。

我再放横一点，至少我们一同去青年会的计划，便这样一来决定了。

我明白因为我的行为已使尔墩夫人的心转了方向，若我不顾一切的下去，我终于把这个人作为自己的妻，已经是不难的事了。但

因此一来，杰克将急坏，也分明在我眼中。我眼望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命运便只决定到我此时一种态度上。我若负责说，这样办顶好，那杰克所能作的，也只是准备这难于处置的处置，尔墩夫人则不消说决心牺牲窦尔墩从我。我若仍然哭哭啼啼，则这表示终归也将勉强要杰克作主，送我同她到青年会去住。不过我若是想到杰克，想到我自己，想到窦尔墩夫妻关系，我将怎么决定我此时态度呢？

要女人，那是的，不必隐晦也不能隐晦了。要她爱我，又为我所有。在我看来也不会与别人看法不同。要她舍别人，跟到我，这所谓别人者，便正是那自己哥哥的好友，且别人正因为同情我才把自己的太太奉送，我便不客气的乘人之危来作这使人丧气的事，且把这责任转到杰克头上去，我能办到么？

看朋友中把别一朋友太太弄来，作为自己的妻，居然生活下来，事情也很多。然而我的心，对这些虽是胜利者的批评怎么样？而且这所谓生活，是我当得下的一种事么？虽然一时决定，贫也罢，无用也罢，下了颇大的决心，愿跟到我一世，这样在类乎冲动的决定下，不会有反悔的某一天，两方来痛苦的么？

还有，为杰克想想吧。这一面弟弟得了爱人，心是有了着落，不至于再像以前一时处处使作阿哥的担心了，可是这弟妇是从何而来？先是为爱弟在朋友面前激扬，因此得了友人的慷慨，回头在友人的急难中，却将友人拜托的妻转为自己的弟妇，这是良心所许可的一件事么？

永远是中庸所支配的我，所走的路是怎样一条路，纵不说也很可以了然这结局了。

当时见到杰克同尔墩夫人全是类乎茫无所主的迫切的希望我一个表示，我摇头，意思是再想。再想也如此，无决然心思。

“二弟，你明白我的，我也明白你，你说一句话就够数了。”

杰克促我发言了，我在杰克的神态上决定了我的方向。

“我说话么？”我的惨处比我嚎啕大哭时节还更甚。“我将一人先走。”我站起身了。“我醒了，我明白这不是作梦，但是这好歹只能当一个噩梦了。”我走近尔墩夫人。“大嫂，再来一次吧，算最

后。……”我固执的抱了她亲嘴。她一声不作，不拒绝，也不对我这行为加以反应的激动，只像痴人。

她望到我作完我所作的事，望到我勉强的笑，且望到我跑出她的房门，一声不作，大的泪沿了脸边流。

到后我才知道当我离开她家以后，她还是一句话不说的同杰克上车，到宋家，直到同杰克分手时，才哽咽的说，“要二弟莫念到我。”杰克告我的话其实在她的默然无语容色中已告我了。我遵守这嘱咐，当真是不念到这个人。我那里敢认真来想念这个人?

“我不念到你，我的乖!……我不敢在你温柔，慷爽，以及性情可爱的成分上加以回想，我的心，太脆薄，受不下这个回想的压力!……你是好人，天地间的好人很多，你是我所发见的其中一个，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我这样在我离锦州的前一日（五月初九）写下了一段日记，请你们相信我的诚实，我到如今还是不敢十分认真来想念这个人!

生命不过是一粒微尘，比微尘还容易被风吹落到一个生地方的是命运。我的遭遇不感谢天也不怨天，悲剧的扮演直到死为止。我分内应得到的灾难，虽不能毅然的承当，也总在逃遁退避中仍然得到了。一卷不精彩的凡庸的生活史，在此时计算来已到了第一卷读完的二十六岁，二十六岁中的一小章生活成了如所重述的此记，其余则因因果果造成了在所记中所说及的忧郁无用徘徊柔弱的我的性格，以及此时依然不适于应付女人，金钱名誉的掠取的潦倒生活。呵，我对我自己，只有永远奇怪下去了。

十七年七月

石子船

《石子船》1931年1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初版。为新文艺丛书。

原目：《石子船》、《夜》、《还乡》、《渔》、《道师与道场》、《一日的故事》、《后记》。

现据中华书局初版编入。

石子船

在名叫康村的河岸边，停下了空篷船一只。

村中产石，把石块运到ＸＸ市去，这石便成为绅士们晚饭后散步的光滑的街道了。在街上，散步的人，身穿柔软衣服，态度从容，颜色和气，各式各样全备，然而是没有一种人能从这坚硬闪光的石路上，想到这街石的来处的。产石的康村，每天总有若干较他种船只显着笨重的石子船泊岸，船到了，船上人从跳板上走到岸旁小板屋中去歇憩，便中吸烟吃茶打盹，休息半天，换了回票，就又动手装石子。康村本来是荒山，因ＸＸ市发达，需石子筑路，不知被谁所发现后，成天派船来运石子，所以到近来已成为小小市镇了。

凡是来到这里的石子船，船上大致是这样人数：一个梢公，驶行时，管舵，船停了，守船，这是主人的事。一个拦头，驶行时，照料前面碰头，用篙点避开危险，下碇时，把锚推下水去，抵岸时，系缆绳，用风致不同的式样打缆绳结。此外是散弟兄。散弟兄三个或五个，所做的事是收拾舱面一切，放篷时放篷，摇橹时摇橹，船停到康村了，从山上运石子上船，船停到ＸＸ市，把石子从船上运下，放到ＸＸ市的码头边。一船的行动，生财的支配，皆为船主的事。至于散伙诸人，只吃粗糙的饭，做枯燥的事，有了钱就赌博，在一点点数目上作着勇敢的牺牲，船开动了，为了抵地后可以得一顿肉吃，就格外诚心的盼望早到，间或还作着极其可笑的梦，水面上风清月白时，忘了日晒雨淋的苦，就唱着简单的歌，安慰着自己生活的凄凉而已。

这船在ＸＸ河上已走过六十余次了。每次时间是七天，这七天

只三天船上人无价值的精力是消磨在水面，有两天是运石子上船，有两天是把石子从船运上岸。因为契约的前订，X X 市建设的工程，随了时代而发展，有不能缓一日的趋势，所以这船也如其他人所有的石子船一样，船主不能尽在时间耽误上担负权利的损失，六十余次的转运，只有两次多延长时间一天。船主的认真把散伙生活更拘束成一种机械。然而这些无用的愚蠢的东西，再机械一点有什么关系？究竟因为这样，X X 市柏油石子路一天比一天多了。

这船如今是六十四次到康村的岸边了。因为一种方便，这船泊碇处是去康村的市街较远离产石的山坡较近那岸边。船是空船，船抵了岸，那拦头的汉子就第一个先跳上了岸，他把船系定了，坐到树荫。其他五个散伙也陆续上岸到树荫下坐定了。船上只余下梢公一人，整理绳索，那梢公低了头作他自己的事，他一面想到 X X 市上所听到的消息。他曾从一个在警务处的服务人方面，得到一种传闻，是康村中有 X X 党在的谣言。他平日没有看报，没有同军界中人往来，不知道康村这小地方为什么也有这些人来的原故。至于他所知道的 X X 党呢，他恰恰如一般人所知道的一样，是“公妻共产”：他没有妻，对于这事倒不害怕，只是产业，几年来，船上辛苦所得，他用两个坛子装好，全把他存到一个老姑母处，他因为有这点钱，所以变成“政府党”，莫名其妙对于 X X 党觉得感到憎恨了。

那拦头水手是他的一个远亲，一个姑母的外孙，人太年青了，他上了岸，因为快乐，这时正想爬到树上去。

“八牛，下来，我有话说。”

那小子只在树上吹哨子。

“八牛下来，有话告你！”

“那样事？”他这样不高兴的问着，因为他正听到远处唱摇船歌。且听到山上敲石子丁丁声音。

“来！”这字近于压迫，既然命令，不来不行了，八牛就乖乖的答应：

“我来。”

他就下树，如一个猴子，快捷无比。下了树，他并脚跳着上船。

这时几个散伙已经把树荫下大青石板作为战场，开始在那里赌博了。船主钩腰不看岸，只听到岸上一个散伙声音说道：

“……你真要作共产党了。”

又一个声音说：

“枪毙你这共产党。”

又一个声音说：

“……”

近来的撑船人知识是进步多了，别的是不可知的事，至于把 X X 党名词，说得极其顺口，或比譬着笑骂那赢了钱的同伴，或用这字句，象征那不出钱而到别处喝了白酒的同伴的故事，是已经像说“猪头”、“财神”、“癞蛤蟆”那样自然顺口了。船主人从前听到这声音，并不动心，好像是这些名词与自己无关系存在，其无意义也等于说袁世凯登基坐朝，冯玉祥过俄国搬兵一样，总不是自己的事。然而到了近来，并且又到了据说已经有了 X X 党的康村，而且自己是正感到无法处置自己历年居积下来的一点钱的时节，这些话，自然不免有点惊心动魄了。因为一面是还觉得自己是主人，一个主人心境为用人扰乱时有生一点小气的理由，他就提着一个名叫喜保的名字，说是不许赌钱，快点到山上厂里去看看，看管事在不在厂，因为船已抵地，得把票领来，明早好装石子上船。

喜保人如其名，有一个于世无侮的脸，同时有一个在各种事情工作上皆不缺少兴味的心。关于领票换票，这事情在平时是应当喜保去做的。但当到把每一次所支得一点点工钱，全数倾到押宝的一事上去时，人就脾气稍稍不同，应当做的事也有不做的时候，而且在懒惰之外见出一点反抗精神来了。

如今的喜保就正是输了。他正用着可笑的结舌，詈着另一个同伴，而“共产党”这种字句也就出诸这天真的汉子的口中。他听到船主说话，却全不理会。他手边还有最后的五十文铜子一枚，捏在手心，预备作孤注一掷。船主知道这人是输了，因为不输就不说野话，船主说：

“上厂里去，把你钱留到口袋里一会儿，不算罪过！”

被差遣的人呢，头也不回，本来是听见了，然而装痴，仿佛全

心注意到宝上。这样一来，主人对于这船伙感到有点革命意味的空气了。他不能在言语上发挥，正理着船篷的绳，就用力的打了一个结。八牛这时站在这船主身边了。

“大舅舅，什么事？”

他本来想有话同八牛说，因为喊喜保不应，心里更乱，说不出什么话了。他望到八牛的脸，望了一会，一句话不说，就又胡乱把船篷绳打了一结。

树荫下的喜保，这时节，最后一枚铜子又送掉了，大声的骂作赌具的那个白铜制钱，骂了一句“肏三代你娘！”他不再在那群里呆，一面扯脱裤子前裆落落大方的洒着尿，一二三四走上跳板回到船的前舱了。

船主望到这孩子，知道是铜钱输光了，他感到好笑，像很快活。

“你运气不行不听菩萨的签上话，该输。”

“我肏他三代那鬼钱。”喜保一面摸火镰敲火，一面从船沿走到后梢来，只听到岸上又一个人这样嚷着，觉得有了同志就笑了。

八牛问他：“光了么？”

“罄罄干，光打光——老板借我点钱，好扳本。”

老板这时也装不听见自己做事，理绳子，用水湿绳的一端，缚到桩上去。他过了一会，才斜斜睨着这输干了工钱的汉子，说：“到厂里去吧，回头说。”

无可奈何似的露着灰败的脸色，摇摇荡荡走上跳板，喜保走了。革命告一段落。中年船主记起了同八牛要说的话，他要他守船，他因为自己想到蒲苇村走走。蒲苇村去康村是五里，路并不远，那里有船主两坛袁世凯头的现洋在老姑母床下土中埋着，他放心不下，得去望望这财宝同看守这财宝的老人，所以吩咐八牛守船，等候喜保回来就换换石子收单，自己则就便还可以到蒲苇村带点牛肉回来，作为喝酒的东西。

八牛诺诺的答应着，但同时要一点钱，说有用处。这汉子因为年纪不大，钱是不在自己手上的，平时是工钱全由船主交把他亲娘或外祖母手里，所得也不多。这时借守船责任，所以开口向船主要一点钱，他实在是见到岸上热闹心有点痒。

“你不许赌!”

“我不是赌。”

“什么用处?”

“有用!”

“不许赌钱，你一定是要赌!”这中年人是看透八牛小子的心了。因为这样，八牛就有点不平，所以回答：

“我说你不信，你这人!”

平时作长辈兼主人的他，听到这话又觉得与习惯不同了，他低下头想了一会，想这真是要革命了，没有手段可不行了，他忽昂起头来，很沉重的说道：

“没有钱。”

“为甚我应当有的不把我呢?”

说话的八牛，虽有不平的神气，然而音调软弱，完全是类乎小孩子放赖的意思，但在今天的船主听来，总觉得这是近于受ＸＸ党人的煽动起了革命一样，看起来自己前途真好像极其黯淡了。他听到八牛说要明白不把钱的理由，他在计画策略，他不作答，游移了一会，却用家长的语气说道：

“八牛，你是大人了，应当懂事。”

“你送我一块钱才行。”

“这样多有什么用?”

“这是我的。”

他好像这话完全不是从八牛口中说出，就很诧异的望着八牛的脸：“是你的放到我身边不稳当么?”

事情是真像很奇怪的，今天的八牛，性质似乎变了，他仍然顽固的说：

“我要。”

“到明天我全把你也可以，这时拿可不行。”

“什么不行?”

他是完全失败了。凡是到质问请求明白理由，都可以说是革命的酝酿，他这时想到说不定这人将来就会谋害他，抢掠他的积蓄，实行共产，于是他一语不发，惨然的坐到舵把上，过了一会，从板

带中掏了一块洋钱，捏在手中，交给面前的八牛了。

送了钱，他要去蒲苇村本来就可以走了，但他不走。他想起了什么事他暂时不上岸，像是把去蒲苇村的事情已经忘记了。他望到天空，又看着那一群蹲在树荫下面的将来可以成为杀人放火的汉子，就轻轻的叹气，因为他似乎隐隐约约知道凡是有ＸＸ党到的地方，做工的全不做工，安分的全不安分，到那时节，做主人的就完全遭殃，一切糟糕，不待言了。

因为静他于是也听到山上打岩的声音了，他胡胡涂涂的想：

……八八六十四，烧饼歌说大家都起来。大家起来打洋人。帝国主义打倒了，马路也不要了，船钱不算数，倒找三十一元……

他只胡胡涂涂的想，心上似乎生了一点气，又无从向谁发作。

得了钱的八牛，说是不赌博，本来就全因为赌才一定要钱。如今见船主无上岸意思，又不敢上岸去参加，又不敢到市街上去玩，这钱在手心捏出了汗，他还不知要怎么办，也就觉着无聊了。这时又听到岸上人喊嚷：

“共你妈的产！”

这是一个赢了许多钱的庄家，忽然在一次孤注上钱被众人瓜分了，因此大家很得意的呼喊着，得意之余竟不惜把自己安顿在不利的称呼下了。那庄家，不到一会，就垂头丧气从跳板上走上船了。

八牛轻轻的向那输了钱的伙计问话：

“四哥，怎么回事？”

“被打倒了。”

“扳不扳本呢？”

“命运不济。”

“我这里有。”他于是作着不让船主知道的神气，把一块热巴巴的洋钱交给了这个人，好像只要这钱可以作注，自己也就得到赌博的意味了。有了接济的船伙之一，忽然壮大了胆，不久就又搀入了赌徒的叫嚣中去了，这一切一切船主都望得分明，他不做声。

八牛见船主不走，明白这是因为要钱所以心中不愉快了，他既已把钱借给了他人，就也不表示软弱，他也不上岸，只坐在船沿上洗脚。他把一只脚垂到水里去，头上是中秋天气的太阳，这人在大

六月白热太阳下尚能作工行船，这时头上的太阳自然全不在乎了。

船主望到这年青汉子，把钱交把另一船伙，又目击上岸的人把洋钱在青石上试声音清浊，只是不作声。他心想到许多事情，许多在平时不必有的感想这时都奔到心上了。他因为无聊，又无事可作又不想走，就从尾梢跳到水中，水深及膝，从水中湿淋淋的走上了岸。他不愿去看那赌博事情，就一人走上高坎，坎上可以望远处隐隐约约望得到蒲苇村的保卫团旗子，在风中动。

八牛在船上，把下衣一脱，跳到水中，慢慢走向深水处去，泅起水来了。他将泅水过河，这河有四分之一里宽，水深有河身宽度五分之三，他慢慢的泅去，用脚拍水，用手爬，昂着头，他还能听远处唱歌的声音。不久他又从彼岸泅回了，像一天风云，把水洗净了，他在河中大声喊船主。

他喊他做舅舅，说：

“舅舅，你为什么不去蒲苇村看外婆?”

“……”这中年人望着水中的八牛，不作答。

八牛上了岸，光身爬上坎到树下船主身边来，他投降了。

“你哪去有事吧，我在这里看船。你哪去，我等。今天还早，听有鸡叫，刚半日哪。”这时听到赌博那一边又嚷起来了，把钱借得的一个汉子，扳了本，到八牛处退钱来了。八牛接了钱，仍然是先前那一元，他仍然交给了船主：“舅舅你哪收下，我不要了。”

船主接了钱，暂时也不塞到板带中去。因为这钱重复退回，他的心稍稍活动了。他觉得就到蒲苇村去看看再说，重复到船上，把一些从 X X 市上买来的东西，为老姑母捎去，他戴了一顶草帽，携了一个贮酒大葫芦，爬上岸一句话不说，沿河走去了。

他到了那姑母家中，那老人还正在做麻线，地下一堆小竹筒，一大团麻，老人面色如昔，家中光景全如往日，放心了。他于是把送来的东西取出，喝着老年人特为备置的野蜜茶，坐到堂房中大椅子上。这时来了两匹小花猪，哼哼唧唧走近身边来，像与他认识，把身子擦着椅脚无意离开。他又望了一下老年人气色，觉得在这里，与 X X 党是无关系了，才安心再喝了一口茶，品出茶的香味来。

因为猪，他先同老年人谈ＸＸ市的猪价，他只知道ＸＸ市猪肉值钱，却不知道一只猪到ＸＸ市去要上多少税。

“路上好!”

“平平安安，托老人家的福。”

“八牛好!”

“也托福。”

“他妈上前天还到这里来，告我说为他八牛看了亲，要他自己去去，是火窑场烧窑人女儿，十八岁，有三百吊私蓄。”

“是真事情吗?”

“怎么不真，人家好闺女，各样事在行，只有八牛这小子才配!”

船主想起先一时与八牛的冲突了，却问姑母：

“他妈在不在周溪?”

“这几天总在，她告我，三多有病，请了巫，还愿用了十三吊钱，仍然发烧发寒。菩萨不保佑人，无法子想。”

“你老人家听不听人说过康村有……”

“全知道这事！捉了两个，听说捉到城里就杀了。是好人家儿女，仍然杀了。他们排家去说：把你钱票交出来，把红契交出来，把借字交出来，好让我们放火烧。不交出将来烧房子。这些人先是这样说，没有人听，到后兵来了，捉到团上去打得半死，再到后就杀了。……”

相去还只七天，地方就变动到这样，船主是料不到的。并且还只几天的事，自己还以为是知道这危险顶多的一个人，谁知如今听到这老人，说到ＸＸ党时，也就像很熟习这些事的本根，显然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了一种动摇，再迟一月半月就会全变了，他于是乎来同老人商量处置两坛子银钱的事。老人以为顶好不要挪动，事情就稳稳当当，不怕变动。然而他意思呢，没有决心，不知道将怎么办好。到这时，凡是一个有钱人的窘处他也尝到了。

谈了一阵没有结果，船主走到村中卖酒处去买那二百六的烧酒，拿了葫芦到卖酒处去，酒店恰恰关了门。他到另一个卖酒处买了五斤酒，拿回到姑母家中来，很诧异的说：

“怎么聚福关了门，也无人知道这事。”

“怎么，关门了吗？我的天！”

说着，这老年人眼睛就红了。因为她有三十七块钱存放在聚福处，平时谁也不告。她这时得到消息了，出于船主意料，猛的放下手中麻线球，就跑到街上去了，这船主本跟她走到大门前，看这老年人要做些什么事，忽然一想，不走了。他目送那老年人匆匆的走去，尽那老年人影子消失到大树后了，就回身来到这老年人房中，伏到床下去，查看砖土痕迹，看他所留下的暗记有无变动。床下土霉气扑鼻，他也没有关心到。看过了，还是先前样子，站起身，两只手掌全是土花，他拍着土放了一口气，像做过一件大事，脸上汗也出了。这时听到远远的有人喊着自己的混名，声音又像是船伙的声音，他就走出门去，站到篱笆缺处打望。

当真是船伙之一，气急败坏的走来，来的急促竟像走过五里路，气也不曾换过一口，从斜篱笆处见到了船主的上身，远远的就大声说道：

“老板，快回去，死人了。”

他无目的的说：“死了么？”

那人就同样无目的的说：“完全死了。”

他听到死了人，也不问是谁死，为什么死去，就不顾一切，离了姑母的家，空手的跟了船伙向康村大路走去。到了半路，因为天气热，非到树荫下歇歇不成，所以脚步才慢了一点。到这时他记起死人的话了，他问船伙：

“什么事情？”

“洗澡。”

“谁？”

“八牛。淹到水里，半天不见起来，伙计下水去看，一只手揹到石罅，他摸鱼，石头咬他的手，一切完了。”

船主听完这话，又把心拉紧，本来已把一个卖甜酒的人，送来的一碗糟接过手喝了一口，把碗一放就又向康村跑去了。

一切显然是完全无望了，来去是十里！船主到了地，八牛的尸身，已为人从水中拖出，搁到了岸边的树下石板上了。尸用树叶垫

着，尸旁围了一些人，那从厂上回来的喜保，腰边还插了一大把领石子的竹签，正蹲在八牛身旁施行手术倒水。然而船主一看，就知道已没有救了。他把眼光一一的望船伙，各船伙皆嗒然丧气，张口无语，赢了钱的呢，肚前的板带高肿走动时就听到钱的声音。他又走到船上去。他又走上岸。完全没有主意，只仿佛是做梦，因为水还是平时那样的流，太阳已拉斜，山上敲石子的声音带着石工唱歌声音，也并不同上半天情形两样。他痴痴的站到河边，就想起先前的事来了，想起要钱，不送钱，于是吵嘴，于是下水洗澡，于是……

他这才记起老姑母一旁挽麻一旁说八牛的亲事，聚福倒了店，关了门，姑母的慌张，自己从床下爬出，听着喊他的声音，同样慌张的走来。

到了夜里，留一船伙守船。三个船伙丁字拐形式，用船上篷索，用扛石子的长扁担，把为破篷布裹身的死八牛抬到蒲苇村里去。喜保拿了一段废竹缆，点燃着当灯引路，船主携了一捆纸钱跟在后面走。大家沉默的成一队，不作一声，船主一面走路一面想这一天的事情，他不忘记最先是想到ＸＸ党作这悲剧的起始。

这船主，有两坛洋钱，一个得力的拦头的水手；洋钱是死东西，他担心这钱会终有一天要失去，还仍然睡在那里不动，却不料到太阳一落坡，就得把一个好好的活人送到蒲苇村去埋到土里。请想想，这突变怎样处置那死者的母亲同外祖母呢？不过说到这件事，自然是哭了一阵罢了。乡下的妇人，眼泪容易流，也容易止，过一阵，自然就会慢慢的把这事情忘记，所以这里不再说及这事了。

因为这事情的发生，这船重复把石子装到ＸＸ市交卸，误时了一天。在无论如何解释争持下，这船主还是被扣去洋三元，在八牛方面船主又损失了将近十元，这事情，就在这赔本意义上告了结束了。

船重到康村时，本来下了决心的船主，是要把这两坛银钱运到ＸＸ市去的，但一拢岸就听到吹喇叭声音，康村住了兵，太平无事了。船泊到原处，船伙仍然上岸去赌钱，这船主，就坐到后梢看水流。河水汤汤的流去，仿佛水中有八牛在快乐天真的拍水游泳，日

头落山，天气慢慢夜了下来，升了拦头的喜保，把湿柴放到锅灶里去，侧脸吹着火，烟子成缕往上窜，又即刻被风吹散浮到河面如奶色的雾。船主觉到凄凉，第一次作着孩子的行为，上次没有流过泪的眼，如今却潮湿了。

伙计上船了，喜保向赢了钱的船伙之一，作着只有水手们才能作的打趣说：

“把你赢了的钱买点纸烧给八牛，八牛保佑了你。”

这人吃过饭，就当真买了两斤纸钱放在岸上烧，大的红光照到水面，大家望到这火光都无言语。

本篇收入《石子船》以前未见发表。

夜

她在房中。

把衣服脱了，袜子脱了，换了一件薄薄的寝衣，换了一双拖鞋，坐到床边想四点钟以前的事。但她不许自己想这件事。小茶几上放得有纸烟，她划了一根火柴，吸了一支烟。烟拈到手指间，吸了一口就又不吸了。把纸烟搁到烟灰碟里去，站起了身，到临街的窗户边去，试把窗推开。窗开了，外面的风吹进来了。她站到四层楼窗口望到下面静沉沉的街，为一些无言无语的悬到空中的灯所管领，没有一个人走路，没有一个车夫也没有一个警察，觉得街完全是死街。仿佛一切全死了。她又望对街高楼的窗口，一些同样如自己这一边还露着一片灯光的只有三处，有两处是同自己一样生活的同伴们所住，才从舞场回来，没有安睡，另一边，则从那灯光处橐橐地传着一种击打的声音，这是一个鞋匠。这鞋匠，日里睡觉，晚上做工，在太阳下他常常晒着他的成绩，挂在那窗口大钉上，因为这样所以她知道他是皮鞋工人。望到冷清清的大街，她先是有一点害怕，到后听到远处有一辆汽车跑了过街，汽车因为街头无人，速度激增，飞快如一支箭，汽车过去以后，她悄然离了窗口，仍然坐到床边了。她仍然得想四点钟以前的那一件事。

……这样想，是呆子的呆想罢了！

她又吸烟，且望桌上陈列的那从中华照相馆新摄成的自己的舞姿。那身上每一部分，每一屈折，皆露着一种迷人的年青的美丽的照片，自己看来是比别人并不两样，有些地方熟视以后，是能使心上燃烧一种情绪，仿佛对这照片是应当生着妒嫉的气的。她捏着那

相片，像一个男子的姿势，把她捧在胸前，又即刻把她用力摔到屋角挂衣处去，她仍然为这美的身材愤怒了。她应当责难自己，在一些苛细的失度上加以不容让的嗔视，而那天生的骄傲，又将在袒护意义上找出与端娴在一处的结局。她不能如其他人在生活上找寻那放荡的方便，然而每当她一从镜子照到自己的身影，一看到自己的相片，便认这苗条的躯干的自珍成为一种罪恶。她做梦也只是需要生活上一种属于命运那样的突变，就像忽然的、不必经过苦恼也不必经过另外一个长久时期、她就有了恋爱，不拘她爱了人或人爱了她，总而言之很突然的就同在一处。经营那共同生活了，在一些陌生的情形中做着纵心的事，她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就不会再有时间的剩余来责难自己了。不过做这样梦的她的为人呢？是完全不适宜于放荡的。外形与内心，在同辈中皆有着君子的雅号，她的机会只是完成这称谓的意义，所以在谁也不明白的波涛中度着日子的她，这时仍然是独自一人。

……这是呆子的事，真不行！

她想些什么事？没有谁明白的。她觉得若来服从自己的野心，那末早晚有机会将嘲弄自己成为呆子的一时。凡是近于呆处，自然也就是许多人平常作来很简单的事，一些不与生活相熟习的野心把自己灵魂高举，把心上的火点燃，这样的事而已。她是虽然仿佛一面把这火用脚踹熄，一面从幕的一角还仍然望到那惊心动魄的情形，深深愿意有一种方便把自己掷到那一面陌生生活中去的。

四点钟以前有那样一件事。

在参加都市生活之一种的一个跳舞场中，时间还早，没有一个来客，音乐第一次作着那无聊的合奏，同伴们互相携了手跳着玩。生活开始了。她仍然如往日那么穿了她的花衣，肩上扑了粉，咬着嘴唇上了场。两分钟，过去了，第一次休息到了，她退下来坐到那原来位置上，理着自己的发。这样时节坐在并排挨身的两个同伴说话了。

其一道："他怎么说？"

另外的人就说："他说是的，他就是你所想知道的那个，那是我的朋友ＸＸ，你看他不漂亮么？我就望了那年青人一眼，白脸儿

郎说是ＸＸ我倒不甚相信。但他坐到那座位上，望到我们的跳舞，似乎听到朋友在介绍他了，腼腼腆腆的笑，女孩子样子手足局促，我明白这不会错了，得凌的介绍，我同他舞了一次。”

其一又说：“到后，你亲自问过他没有？”

“问过的。我说，ＸＸ先生，你怎也来这些地方？他很奇怪我这个话。他就说，你认识我吗？我说我从大作ＸＸ一书上认识了先生一年了。他听到这话把步法也忘记了，对我望，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他就忽然如不有我那种样子，仍然把头低下很幽雅的跟着琴声进退了。”

第一个听到这里就笑了，她说：“他不懂你的意思。”

“怎么不懂？他是不相信这句话。他以为是故意说的，本来是很高兴，听到这话反而觉得跳舞场无聊，所以他只跳一次，到后就要那朋友陪他回去了。”

“你怎么知道这样详细？”

“我到后听到他朋友密司特凌说，他说他不相信一个舞女懂得到他。”

“脸白了的年青人都是这样，过两天再来时，你看我来同他……”

乐声一起，舞女全站起了身，仍然互相搭配对子，在光滑地板上把皮鞋跟擦着，奏乐人黑脸如擦了靴油，在暗红灯下反着乌金的光泽，穿白衣的堂倌们在场上穿来穿去，各人皆如莫名其妙的聚到这一间房子里，作着互相看来很可笑的行动。这时在外面，就有人停顿在街头，从音乐中如上海作家一般的领会这房子里一切异国情调了。

约莫有十一点半钟那样子，从楼下上来了三个人，三个人在楼口出现，到后是就坐到与舞女的列很相近的一个地方了。这样一来什么也分明了，她见到那两个同伴之一同初来的客人之一点头，另一白脸长身的清瘦脸庞的男子也向女人稍稍打了一个招呼。他知道刚才同伴谈话所指的ＸＸ是谁了。

她痴痴的望到这年青人，把一切美观处皆发现殆尽；她想若是机会许可，在乐声起处他若会走到她身边来，那今夜是幸福的一

夜了。

她不知如何，平常见过许多美男子，全不曾动心，今夜却没有见这人面以前，听到那同伴说着，羡慕着，自己就仿佛爱上这不相识的男子了。当她已经明白这新来三人之中一男子就是女人所说的男子时，心中便起了一种骚扰，不能安静。她也不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提出制止这不相宜的野心的方法。她只想，音乐一开始，这恋爱便将起一种变化，她将……

"除了心跳，接受这扶持，没有更完全的所想到必需作去的事了。"这样想着，过了一会儿，音乐当真开始了。她极力的镇静自己，看这三个人如何选择他们的对手。然而三人中只其余两人，把先前说话那两个女人接着作却尔斯登舞，其他一男子却仍然坐到原处喝红茶。

她的一个同伴被一剃头师傅样子的人带去了，她也坐到原处不动。她坐到那里不知顾忌的望男子这一方，男子似乎也注意到了，低下头想什么事那么不再把头抬起，她感到心上一种安慰。因为一面是那么腼腆，一面就像非大胆无畏不行了，这平常时节为同伴称道的君子，这时的心更顽固不移了。

音乐奏完了一曲，灯光恢复了一切，人各就了座，那另外两个男子一归座似乎是在问那男子为什么不上场，男子不做声，望着座的另一端舞女的行列，游目所遇她以为男子特别注意到她。她把头也低下了，因为她见着男子的美貌，有点软弱，自惭平庸了。男子似乎在说明他如何不舞的理由，但她耳边只嗡嗡作响，却听不真那男子说的话是不是与自己有关。不过在那附身的两个女伴，却说着使她非听不可的话。

其一说："ＸＸ今天真好看，你看那样子。"

另一个说："凌同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今夜是他把ＸＸ拉来的，所以不舞。"

"你不是说你有办法么？"

"慢慢的来吧。你以为他不是男子么？凡是男子都会在一些小小节目上到女人面前醉心，这话是ＸＸ说的，他自己说的话是自己体念得来，你看我使他同我跳舞。"

“你今天为什么不穿那黄衣。他是爱黄色的?”

“男子在衣服颜色上只能发生小小兴味，还要有另外的……”

那曾经说同过男子舞过一次的女子就笑了，摇着同伴的肩，说：“看你有些什么另外的使他动心。”

“我不敢包，我总不至完全失败。”

“是不是下一次要凌为你说，他必定不好推辞?”

那年长一点的，就更忍不住笑了，她说：“这样行吗?这是顶蠢的事了。要来，自然还要有另外的机会。”

“说这机会当在……”

“机会说得定么?”

两人就不再说了，互相捏着手，眼睛却全望到男子座位这一边。

男子们像正在说一件故事，由凌姓述说，笑的事三人全有分。事情很坏的是在笑中她也发现了他使她倾心的一点，她一面记起了女伴所说的话，感到一点无聊，因为自己是像在完全无助无望的情形中燃着情热的火，只要那说过大话的女人，一同那男子搂在一处，这事就全无希望了。

时间还早，除了这三个男子以外还没有二十个人在场，所以当灯光复熄音乐开始时，她仍然没有为谁拉去，而那白脸男子，也仍然孤孑的坐在那里，把肘撑在桌上，端然不动，又略显忧郁的情调把视线与舞众离开，把头抬起望天花板上所饰成串的纸飘带。

她默默的想到这男子，她仿佛很知道这男子寂寞，而又感于无法把自己使男子注意的困难。然而在男子一方，却因为女人两次的偈坐一隅，不曾上场，似乎有一种无言的默契了，他在一些方便中也望过了女人多次。

她见到那说过大话的舞女，故意把身宕到近男子坐处前面来，用极固执的章法把眼睛从靠身男子的肩上溜过来对白脸男子送情，男子却略无知觉的注意到另一处。那女人的失败，使坐着无所作为的她心上多一重纠纷，因为她是不是终于也这样失败的未知，却与敌人已经失败的满意混合在一块了。

重复到了休息。她望到男子的面，另外两人坐下以后，似乎在指点场中所有的舞女，一一数着，却在每一舞女的身上加以对那男

子“合不合式”的质问，那男子不点头也不摇头，静静的随了朋友的手指看过在场舞女一遍。到后仍然无目的的微笑着。

男子微笑着，她却把头低下了，她的心这时已柔软如融化的蜡。

第三次，出于她意料之外，那男子，忽然走到她身边来了，很幽雅的绅士样子站在她面前，她惶恐的稍稍迟了一会，就把手递给了男子。

仍然很沉静的，默默无声的在场中趁着音乐，末了互相一笑，微微的鞠躬，他塞在她手中的是舞券五张。分手了，各坐到原来所有的位置，他们又互相的望了一会。

这样，第四次开始了，女人不动，男子也不动。

第五次，他们又跳了一次，仍然是舞券五张。

第六次……

他们各人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共舞了三次。

那男子与同伴走了，走了以后听到那两个女伴说男子是住到 X X 九号，关于男子，她所知道，只此而已。但仅仅这样，在她就已够增加这心上骚扰了。

为了那似乎很新颖体裁的沉默行为，她经过这男子三次照扶，俨然心被这男子攫走了。直到散场她没留心过另一男子，虽然此后还来了一个对她极倾心的中年商人，用着每一次两券的方法同她跳过四五次。她在场上想的是什么时候就到 X X 去找那男子，回到住处，她仍然是这样想。

说是呆子才这样办，就是她想到这时去 X X X ，借了故说是有紧要事会 X X 。她只要见到这人，就不说话，一切事不必解释也明白了。这时节，X X 应当睡觉了，应当因为记起夜里的事不能安睡，还应当像她一样，一颗心，失去了平衡，对了灯作着很多可笑的估计，她又这样的想，且若在这些事感生大的兴味。

她所得于男子的印象如一团月光，虽毫无声息，光辉所照竟无往不透澈如水。

因为久久不想睡觉她始觉得今晚上天气特别闷热。

…………

像是忽然听到落雨了。像是平时落雨情形，汽车从大街上溜去

时，哧的拉着一种极其萧条的长声，而窗间很近地方，铁水管中就有了积水哗哗流着的声音了。她担心到ＸＸ那人在街上找不到车将在雨中走回家去。

她仿佛听到有人从下面上着楼梯，橐橐的皮鞋声很像陌生，就心想，莫非是ＸＸ？是ＸＸ，则无疑是从别一处探知了她这住处，特意来看她了。来人果然就在门外了，她忘记是门已向内锁好，就说请。门一开，一个穿了黑色雨衣把领子高耸戴着墨色眼镜的汉子已到了她面前。

她从那雨衣裹着的身体上，看得出这人不是恶人，就说："什么?"

她意思是问来客，想知他是什么人因什么事来到这里。但男子不做声，慢慢的把帽子从头上除下，其次除了手套，又其次才除去雨衣。她看得出他是谁了，欢喜到说话不出，忙匆匆的握着了男子的双手，把他拖到一个大椅上去坐下，自己就站在他面前憨笑。

过了一会，男子又把眼镜也除去了，眼镜一去男子的美眼流盼，她几几乎不能自持了，她这时恰想到在舞场上那另一女伴的失败，不敢将态度放荡，就很矜持的拿着烟献给男子。男子把烟拈到手上却不吸，她为他擦了洋火也仍然不吸。

"吸一支不行么?"女人她这样说着，乃作媚笑。见男子把烟已经放下，望到那雨衣滴水到地板上，她就又说道："ＸＸ先生，今天这样大雨，想不到还来到这地方。"

她以为男子不会说话，谁知男子却开了口，说："外面雨好大。"

谈到雨，上海的黄梅雨，北平的一年无雨，广州的日必一雨，皆说到了。

从雨说到跳舞场，从跳舞场说到舞女，舞女说到恋爱，恋爱说到了男子本身。说了半天她才知道他的无聊，但她从他精神上看，看出无聊只是往日到跳舞场的事，这时可完全两样了。

这男子具有一切有教育男子的长处，在恭维女人一事上也并不显着比他人愚笨。凡是他足所旅行到的地方，口都能找出极有诗意的比譬，减去了她的惊讶恐惧。她就清清楚楚的看着他怎样的在一

个男子的职分上施展着男子的天才，心微微跳着，脸发着烧，尽他在行为方面做了一些体裁极新颖的事情。她一面迷糊如醉，一面还隐隐约约听到屋檐流水的声音，她还想着，这雨，将成为可纪念的一种东西了。另一时想来这雨声还会心跳。

这梦随了夜而消失，一去无踪。她醒来房中灯作黄光，忘了关上窗户的窗口，有比灯光为强的晨光进来了。她还不甚分明，把床头电灯活塞开关拿到手中，熄了灯。仍然躺在床上。

过了一会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按着铃从马路上跑过，她记起落雨以及与落雨在一处的事情了。赶忙到窗边去望，望到街上的灯还不曾熄，几辆黄包车很寂寞的停在路旁，地面干干的全不像夜来落过雨的样子。

她明白了。舞女的生涯白天是睡，如今是睡的时候，她就仍然倒到床上去，把脸朝里面，还用手捂了脸。

到夜里，她将仍然穿了绣花的丝绸衣裳，修眉饰目走到ＸＸ舞场陪人跳舞。

本篇收入《石子船》以前未见发表。这是作者以《夜》为篇名的作品之一。

还　乡

我很无聊的在船上过了四十天。……

忽然船已到了辰州关，一排船，完全照秩序先后泊定到税关码头前，一些嘈杂声音把我惊醒了，我就扒出舱外来看热闹。

十年来的税关还是现样子：河边仍然是长旗。仍然是高的石凳。仍然是庙门大匾。仍然是系趸船的大棕绳。……一切如昨天。就是坐在那高岸石栏杆上的兵士，也仍然还是在那里很悠闲的唱着军歌。这使我欢喜极了。

我想上岸去，因为离这地方太久了。十年来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这地方，但一到眼前，却又恢复以前一切记忆了。我想上岸到那税局门前去看看，是不是还有卖糕的人。我想看看是不是还有人在亭中打盹。当年军队驻防到这地方时，我是无日不到这岸边大石板路上玩，看来去船只为乐的，如今是十年了！这时我坐的船因为后到，不能直傍岸旁，我就从别一只船沿上走近岸边去。我很小心从这一只船逾过那一只船，我同时还可以望到这些船上住在舱中人吃大烟情形，这也是从前的一种姿势。不到一会我的脚就踹到岸上了。

我要找我那些熟习的旧地方。就向税关衙门那大路上走去。我到了街上，从一些人身边走过，那些人身上的气味我就非常熟习了。我又进到一个杂货铺看了一看，买了几个钱草纸，两百钱冰糖，那生意人拿钱在手上数着，把东西包好给我时，对于主顾也像全不惊讶的。我又走到一个屠案桌边去看看卖肉的情形，看那大南竹筒的钱筒，那大砍刀，那铁钩，那贴到墙上的大麻苍蝇，有很久时间我才离开那个地方。

谁相信这是十年的时间了呢？……

我看到有些小小新屋似乎是近年才有的，然而街上大体的形势，一切还是一个样子，总好像并不改变多少。我小心把这屋的数目算过，也像完全不错。……

我抱着极大的兴味在这街上走着，慢慢的像一个游览罗马古迹的旅客，对目前的一切加以一种详细的注意。每一个人我都似乎同他很面善。每一个人的声音我也像极其熟习。走到了近城的地方，我望到一个卖铁器的铺子了，我想起了我的旧事，有进到里去看看的必要了。就进了那铁器铺的门。

这一家铺子里各处仍然是各样铁器，耕田的零件，船上的零件，钓鱼钩，小刀，锤，钻以及那些钢镖。那老掌柜一头的白发，低了头在用镳整理一个钢镖。这就是我所想见的老人，而且这钢镖，也就是我往年想成一武士日不离身的钢镖！我不做声望望这一个屋子里的一切。那老人，把头一抬，见到有人了，用着那宏大吓人的声音说道：

“要什么？”

“嗨，你不认识我了，大伯！”

他奇怪了。望了望我的身上，好像实在想不起我是谁了。但他因为见我称他大伯，就用那做生意人神气说道：

“认识认识，请坐请坐。”

我就坐到一个大铁墩上了。这人还是在记忆中数着他所认识的人，然而时间太久，近十年的事，他实在想不起我是谁了。我见到他失望了，我说：

“我来买镖，多少钱一支？”

“要镖吗？这有什么用处。”

“有用处，我学打镖。”

“学打镖吗？”

“我会打杀虎镖，用乌钢作尖，泡药，见血封喉。”

我说的完全是旧话。这话是他当年传给我的，我还不曾实习，但记到这名词，这时有用处了。他听到我这话，闭了一会眼，忽然一睁，样子变了。

"嗨，"他笑了。他年青了。我已经居然被他认识了。"你是小副爷，你是小副爷。"说了他就用着那有毛的瘦手来擒我。这就是往年的章法，把我擒到柜台里去，坐到钱桶上面，烟来了，茶来了，瓜子来了。他仍然这样亲热的把我款待。我们俩先是一句话不说。我知道他喜欢得已近于发疯了，我就觉得这老人很可怜。过去的事在他心上燃烧，所以他年青了，他对我目不转睛的望，使我感到小小的拘束。这独身的老人，他想不到我还来这里望他。他大约没有一天把我忘记过，所以这时一见到我，快乐得成小孩子了。

坐下后我们谈话，先谈我的事。互相用着那仿佛家人的亲密招呼，他照习惯一面谈话一面捏拳打自己的腰胯。

"才到吗？"

"船才到关上，因为想起你，所以先上岸了。"

"你呀，从什么地方来？"

"来得远了，从京里来！"

"从京里来，是到冯玉祥手下吗？"

"不是。"

"吴佩孚吗？"

"不是。"

"……"他只用眼睛望我，似乎不相信我还能答出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我就说："不是军队。"

这老人除了知道这些名字，大致还知道孙文、贺龙、张飞、黄天霸，以及厘局、共产党、财政部。他以为一个人做事总就是为这些人当差，到这些地方拿钱，所以我说不是在这些人部下时，他就很聪明的转了方向，问我是不是到京里财政部做事。我仍然说不是，他就有点惊讶了。

我说："我不到军队里了。"

"不到军队也不到部里吗？"

"也不到。"

"你是做局长了。"

"我不做官，人不中用，他们全做官了，我是一样事也不

做的。”

他在心上忖度了一下，把我这话玩味一阵，又把我身上的衣服看看，忽有所悟似的点着那大的头颅。他就笑。他劝我吃瓜子，好像很老成的在计划一件事情。吃了一点瓜子，他又问：

“来一点酒好不好？”

“不能吃酒了，人身体不好。”

“我是每天还得吃四两。试一试我的药酒好不好？”

我本来不喝酒了，因为这老人的诚意，且说是他的药酒，为了从酒上可以勾起往年从这老人打拳打镖的旧时情怀，我答应喝一小杯了。他于是把酒从一小小磁坛中倾出一小杯，我试喝了一口酒，味道极甜但仿佛极冽。我知道这酒是可以喝的，就又喝了一口。看到那发光的脸，我问他：

“近来吃得肉么？”

“不大行，因为人老了，……你呢，打不打拳？”

“忘记了，因为无空闲。”

“事情是忙吗？”

“也无什么事，不过打拳打镖像那种做小孩子的事是不能作了。”

“太太呢？在船上吗？”

“讨不起，还是一个人。气运不好，你看我脸色，不是很坏吗？”

“不要紧，不要紧。”他就把身子就近了一点，仍然像往日一样，把我的手捏着看手相，看了一会，点点头，若看明白了我这十年来的种种。到后他把声音放低，做着俨然默契的神气。

“小副爷，这里前一阵很杀了几个！”

“还杀人吗？”

“嗯，全是年纪青青的，还有两个女的，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五岁。”

“做什么事？”

“嗨，……”他就笑，好像笑我装不懂，而早已为他看透那种样子。

我实在还莫名其妙。我想难道沿河不清静，有年青人被土匪杀死的事吗？

我又看看这老人，这老人见我望他，就同我作着那会心的微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他那神气还是“什么也瞒不了我”的神气。

我不做声了，很纳闷。

他轻言细语的说：“小副爷，小心一点，你到街上走恐怕有人要……我知道你是……”

这才真是怪事情。我愕然了。我还不曾注意到他“知道我是……”那句话。

“怎么样，地方有变动吗？”

“我告你，他们捉到就杀！”

“为什么？”

“说你们也杀人放火。”

“什么人说的？”

“都是那么说。他们说……你不就是共产党吗？”

我明白他所以低声劝我的好意了。这老人以为我是从下面派来烧房子的人。这疑心的根就生在因为他问我既不在军队服务，又不在部里当差那答话上面。且他望到我一身衣服，有点奇怪，就以为这绝对是共产党了。他一番好心的来告我杀人的事，我明白了这好意以后一笑，他还不甚放心，仍然有话。他见我一笑还以为话已说穿不必遮掩了，他说：

“要小心一点才行。”

“我什么也不是，明白了吗？”

这人张大了眼睛对我望，因为他说话的声音是极轻，而我说的话却像有意把声音加重，他为我这不忌惮的气概所慑，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想起为什么我竟会被他疑为共产党，知道这地方的其他情形是怎样了，我就觉得有点寒心。我问他这地方的军队是谁驻防，他告我是一个姓曾的旅长，不久才移防来到这里。我问他这旅长名字他不知道，只要我到街上去看看告示，这铺子外面就正有贴告示

处，我就走出去看了一会告示，结果仍然还是只知道旅长姓曾。到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会疑心我是共产党，他答复不出，大致这样人可以当共产党杀，是中国各处地方很普遍的事，这老年人也很看了几回，所以就为我担起心来了。我于是来为他解释我的生活，说了半天。

我从他口中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才明白街上一切虽仍如昔日，老人的铺子也仍然还存在，但有许多地方这时代真是大变了。

到后我与这老年人离开了。我拿了一支尖端涂有金漆美丽夺目的钢镖，作为纪念，这老人一个钱不肯接受，我也只得道谢了。出了那店铺，我仍然到我从前所熟习的街上闲踱，不知不觉就走到城边了，城洞前有兵士两个，分立在那里，样子非常闲散，我忘了我的身分，堂堂的进了城。事情是没有能够这样容易，因为我的衣裤不像一个本地人，我被副爷之一用枪挡着了。他不许我走，有话要问，有事情要作，我从前做过的事情，熟习极了，这意思是要搜索一下，看身上有无烟土，这自然还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免除鹄立的寂寞，所以做岗兵的就做着这样不讨好的麻烦事情来了。我因为被人挡着了，虽知道这是故事并且身上也一无所有，但想起刚才那老年人的话，且用裤袋中那一支镖也似乎可以称为凶器，所以心上也稍稍感到不安了。

我望到这兵士脸皮嫩极，我问他："你要做什么？"

"你是什么地方人？"

"听声音，不知道么？我倒听得你声音出，像是ＸＸ的南城的年青人。"

"那么，你也是ＸＸ人了。"说到这里他已经极其和气，故乡的声音使这人的心也柔软了。

我说："好像是的，我口音不对了，因为去那地方太久。"

站到那一旁的另一兵士也过来了，这是另一嫩脸标致少年。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

"从京里来，回家去。"我就告他我是住在ＸＸ什么街，且说想知道这里驻军长官是谁。

"这里旅长不认识么？曾ＸＸ。"

“曾XX吗？是XX人吗？”

“他驻府里衙门。”

“那我就去看看他，我们是老同事！”

这时，两个年青人，也不再想起尽职的事了，他见我说是认得他们旅长，且是同乡，起了一种敬意，不再向我身畔搜索了。

我们就站在那城门口谈话。

我问他们是不是还到过文昌阁念过书，他们笑，说并不毕业，就出来作了学兵。……我们正谈得很好，一个船上人跑得吁吁喘气来了，见我在兵士身边，以为撞了祸，与兵士冲突了，不敢上前。这人看了一会，大约被他看出情形了，才走近身边道：

“先生，回去。”

“我要进城。”

“回头再说，他们等你开箱子查关，迟一点箱子会撬开了。”

“当真吗？”

这莽撞水手，不能够再同我说闲话，一把拉起我的膀子就往河街走。我一面踉踉跄跄的跑去，一面心想大约被人捉去情形也同这一个神气。不一会，我到了船上，的的确确，我的箱子正有一个穿青绸长衫的方脸汉子用铁钎打着，船主在用他的钥匙套在我箱上的锁孔中试来试去。我静静的走进舱去，望到这船主额上全是大粒的汗，心中有说不出的抱歉。船主见我已来，如蒙大赦，放心了，站起身来用手拭额上的汗。

那汉子，用很有气派的口吻问：

“这箱子是你的吗？”

“这是的，先生，这里面完全是书。”

这人像是不欢喜我称他为先生，很严重的说：

“开看。”

我说：“这是书，那也是书，没有别的。”

“你这人怎么这样不通窍，难道要我动手吗？”

望到那声势，我不说话了，就从身上掏出钥匙，把第一个箱子打开，箱子一开，看到当真完全是书，这好品貌的税关中人先用铁钎拨，在书的空处乱插，无结果，有点无聊了，又教我把另一个箱

子打开。我遵照他所嘱咐，又开了第二个箱，尽他看，所有的仍然是先前样子。箱子一共是六个，除了其一是几件换洗的衣服，其余全是书。这人失望了，教我把箱中书全倒出来，要彻底搜。我看到他那神气，觉得称呼他为老爷必能答应，我就说：

"老爷，这是什么意思?"

"你很不对，拿这样多些书!"

"书是送别人的，难道不许带吗?"

"快倒!"

我遵命倒了第一箱，满舱板全是书册，船主看不过意了，代为求情：

"大老，这先生是读书人，从京里来的。"

"再倒!"

我又倒了第二箱，船主人又说道：

"大老，这先生是ＸＸ人。"

听到说ＸＸ人，这大人才仔细望我，他仍然用那使平常人心怯的声调说话，他向我说：

"是ＸＸ人吗?"

我摇头，不做声，因为到这时我也有点生气了。

他看得出我不愉快神气，他还想用他平时吓诈别人的样子吓我，说：

"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不做声，把第三箱书索性倒出来。

"你不服检查，我要带你到局里去。"

我望他他也望我，约二十秒，我低下头来整理零乱的书，从从容容的神气使他气极了。这人就作着也不是同我也不是同船主只是近于示威的样子大声的说不许这船开行。

"你为什么要生气?"我冷冷静静的从书堆中站起来问他。

"你跟我到局里去说，你是共产党。"

听到这种说话我只觉得好笑，我先已经从守城兵士方面知道驻此地的长官是谁了，我想这事情很不好办，不如还是我就上岸去，看看这人如何处治我。我一面还想就借此见见这局长。我想凡是做

局长的人，纵不是 X X 地方熟人，但总也不至于如此无理胡闹了，我就答应他就到局里去也无妨。这人在气下，也不再加以考虑，一把拉着我，我就随到这人上衙门打官司了。

到了税局我坐在一个用申报纸裱糊的门房里，许多局丁在窗下望我。那个人，大约是已到上房禀告长官去了，我心中稍稍着急，因为恐怕是这局长不在衙门，我还不知道要拘留在此多久，使船主人放心不下。

事情很巧是一个说 X X 地方话的局丁进到我的房里来监视我。这是一个中年人。他自己坐到一旁吸烟。吸了一会，他才开口问我为什么不服检查。

一听到声音我就知道他是同乡了。

“你是 X X 人吗?”

“是呀。”他答应了，对我很惊异，因为我的声调同他是一个样子。我即刻就说：

“我也是。你们局长是谁?”

“局长张 X X ，旅部的参谋长。”

“是张 X X !”

“是。”

“你局长在不在这里?”

“才来，稽查上去报告你的事去了。”

“他告我什么?”

“他说你不服检查。”

我就问他这里检查些什么，这人大约还不知道有共产党，说：“稽查是要钱，大约你不知道，冲突了，所以才到这里来。”

上面忽然有人高声喊叫提人上来，不久我即被这乡亲带上去见局长了。我先以为还得坐堂，谁知是到局长房中去。没有见局长面之前，我站在房外天井中，看到一个大鱼缸，石山上有玉簪花开得动人，缸中有金鱼，水极清，还有蛐蛐叫，声音极好。我听到里面房中有人咳嗽说话，不久一个人在房门口问，来了么，来了带进来。于是我就被人带到局长房中了。我站在近房门处，稍稍显得拘束，这拘束是不习惯那房中空气而起。

局长在床上靠着吃鸦片烟，那稽查站在一旁。若非那局丁先说这是张某，我是不会想到这个人就是十年前又无用又爱闹绰号老三的张ＸＸ了。那局长大人，经过了一些时间，才慢慢的把目光转到我身上。望到我以后，大约记起了做官的必需的体统，忽然露出威严了。

“姓什么，从那里来的？”

“大人，我是到ＸＸ去的。”

“我不问你去处。”

他说不问，我就正好，一句话也不说了。

“姓什么？”这稽查又帮到问，还以为我不明白这局长的问话，一面，不待我回答，他就向局长再来说我不服检查的经过，只看到这局长点头，我心中觉得好笑。

“你为什么不服检查？”他还是那样凌人的气概，遇到一个平常人，这时应当发抖了，我却泰然坦然。

“……”我不做声，笑。

大人有点生气了，更威严了，腰伸直了，睁目对我望着，意思似乎这是在用一种慑服人的手段。我还是默然坚持下去，看他作官的还有些什么本领，我是一进房已认清这人是张老三了。

呆一会，大家全沉默了，我在这时只听到外面天井里的蛐蛐叫。

大人变计了，吼稽查，搜我的身上。我再不说话可不行了。我说：

“大人，你不是老三吗？你是太威风了。你这对待班长的方法太不客气了。”

“……”这次应当是他沉默了。

我又说：“你瞧你真了不得，做局长！参谋！你预备把ＸＸ哥怎么办？”

他愕然的四顾，如被雷打。他又看看我，我却是一味嬉笑。这聪明人，福至心灵，做了官，记忆并不坏，我的声音，我耳边的一粒痣，被他看出我是谁了。本来是鞋子掉在地下，脚还挂在床沿，他的脚即刻找着了鞋子，走到我身边，就捏着我的手，把另一手搁到我的肩上。

"懋哥！是你！你才怪！我竟混蛋混到这样子了！"

我笑着："大人认得我出了，好眼睛！"

"好眼睛！你这人，把我当成什么东西！你不自己上来一定要我派人抓你来，好主意！"

"你们这稽查大人很不坏，对于过路人真是客气！"

我已为这局长让到床沿坐下了，这稽查晕头晕脑，紫涨了脸儿还站在那里不走，局长这时才像记起还有一个稽查在旁边。

局长望到这人了："你妈狗肏的，跟我滚出去呀！"

这稽查大人，忽然跪到我面前不愿起来了。"先生救命，我瞎眼了。"他还磕头，一味告饶，因为这人知道回头还有苦吃。

在先这稽查的声势，我倒有方法抵挡，这一来可把我窘倒了。我望到这忽然矮了半截的汉子，真为他难过。本来我还很觉得这人该好好吊到税局前桅上去打一顿，到这时，见到这软弱情形，倒开口不得了。

这汉子，见我无言语了，又用膝走向局长，请求开恩。局长却生气虎虎吼道：

"滚你的，不要在此胡闹！——来人，把这浑蛋吊起，回头送到旅部去。"

外面窗下已有不少的人在屏息潜听，听到局长生气喊人，大家就在外面嗻的同声答应着。过了一会进来一个马兵模样的青年扶了那汉子出去，到那汉子出去以后，我才能过细的望到房中一切陈设。

我一面喝茶一面看壁上的字画，局长把烟膏用钢签蘸着向灯上烤，吆吆的响，我又望到他烧烟，觉得我是置身到一个新的世界中的人了。因为外面天井中蛐蛐的声音，把年青时节的旧梦勾起，我想起这局长往年无赖的故事，就仿佛我如今只是做梦，稍过一阵我就会仍然是住在上海租界上亭子间流汗写两块钱一千字的人，不由得不轻轻叹了一口气。

说了无数的话，瓜子呀，茶呀，点心水果呀，来了一堆。到后我就跟到这朋友到旅长的衙门了。见过旅长了，这朋友先是不说出我的姓名，也尽这做旅长的人猜，到底旅长不比局长头脑，还不必我说话，稍稍出了一会神，就认出我是谁了。

我们于是就又照例的捏手喝茶吃点心，在极其欢畅的空气中谈了两点钟。他向我说他今天太欢喜了，摆酒接风把同乡故人一起请来，我在七个老朋友中间坐第一位，这中间有两个人据说是因我来才开的酒戒，我虽然不能喝酒，也就不能辞今天这一醉了。

在第二天醒来时，我睁开眼睛，原来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好的六个箱子作两列叠起在床头，房中小条桌上安置有一个乳白色素烧磁瓶，瓶中插的是两枝玉簪花，及一枝秋兰，我以为这仍然是梦，就仍把眼睛闭上，等候这梦醒回。

本篇收入《石子船》以前未见发表。

渔

七月的夜。华山寨山半腰天王庙中已打了起更鼓，沿乌鸡河水边的捕鱼的人，携箩背刀，各人持火把，满河布了罾罾。

各处听到说话声音，大人小孩全有。中间还有妇人锐声喊叫，如夜静闻山冈母狗叫更。热闹中见着沉静，大家还听到各人手上火把的爆裂。仿佛人人皆想从热闹中把时间缩短，一切皆齐备妥帖，只等候放药了。

大家皆在心中作一种估计，对时间加以催促，盼望那子时到来。到子时，在上游五里，放药的，放了通知炮，打着锣，把小船在滩口一翻，各人泅水上岸。所有小船上石辣蓼油枯合成的毒鱼药，沉到水中，与水融化，顺流而下，所有河中鱼虾，到了劫数，不到一会，也就头昏眼花浮于水面，顺流而下人到人们手中了。

去子时还早，负了责任，在上游沉船，是弟兄两个。这弟兄是华山寨有名族人子弟之一脉。在那里，有两族极强，属于甘家为大族，属于吴家为小族。小族因为族较小为生存竞争，子弟皆强梁如虎如豹。大族则族中出好女人，多富翁，族中读书识字者比持刀弄棒者为多。像世界任何种族一样，两族中在极远一个时期中在极小事情上结下了冤仇，直到最近为止，机会一来即有争斗发生。

过去一时代，这仇视，传说竟到了这样子。两方约集了相等人数，在田坪中极天真的互相流血为乐，男子向前作战，女人则站到山上呐喊助威。交锋了，棍棒齐下，金鼓齐鸣，软弱者毙于重击下，胜利者用红血所染的巾缠于头上，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属诸平常事情。最天真的还是各人把活捉俘

虏拿回，如杀猪把人杀死，洗刮干净，切成方块，用香料盐酱搀入，放大锅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场上，一人打小锣，大喊吃肉吃肉，百钱一块。凡有呆气汉子，不知事故，想一尝人肉，走来试吃一块，则得钱一百。然而更妙的，却是在场的另一端，也正在如此喊叫，或竟加钱至两百文。在吃肉者大约也还有得钱以外在火候咸淡上加以批评的人。事情到近日说来自然是故事了。

近日因为地方进步，一切野蛮习气已荡然无存，虽仍不免有一二人藉械斗为由，聚众抢掠牛羊，然虚诈有余而勇敢不足，完全与过去习俗两样了。

甘姓住河左，吴姓住河右，近来如河中毒鱼一类事情，皆两族合作，族中当事人先将欢喜寻事的分子加以约束，不许生事，所以人各身边佩刀，刀的用处却只是撩取水中大鱼，不想到作其他用途了。那弟兄姓吴，为孪生，模样如一人，身边各佩有宝刀一口，这宝刀，本来是家传神物，当父亲落气时，在给这弟兄此刀时，同时嘱咐了话一句，说：这应当流那曾经流过你祖父血的甘姓第七派属于朝字辈仇人的血。说了这话父亲即死去，然而到后这弟兄各处一访问，这朝字辈甘姓族人已无一存在，只闻有一女儿也早已在一次大水时为水冲去，这仇无从去报，刀也终于用来每年砍鱼或打猎时砍野猪这类事上去了。

时间一久，这事在这一对孪生弟兄心上自然也渐渐忘记了。

今夜间，他们把船撑到了应当沉船的地方，天还刚断黑不久。地方是荒滩，相传在这地方过去两百年以前，甘吴两姓族人曾在此河岸各聚了五百余彪壮汉子大战过一次，这一战的结果是两方同归于尽，无一男子生还。因为流血过多，所以这地两岸石块皆作褐色仿佛为人血所渍而成。这事情也好像不尽属诸传说，因为岸上还有司官所刊石碑存在。这地方因为有这样故事，所以没有人家住，但又因为来去小船所必经，在数十年前就有了一个庙，有了庙则撑夜船过此地的人不至于心虚了。庙在岸旁山顶，住了一个老和尚，因为山也荒凉，到庙中去烧香的人似乎也很少了。

这弟兄俩把船撑到了滩脚，看看天空，时间还早，所燃的定时香也还有五盘不曾燃尽。其中之一先出娘胎一个时刻的那哥哥说：

“时间太早，天上ＸＸ星还不出。”

“那我们喝酒。”

船上本来带得有一大葫芦酒，一腿野羊肉，一包干豆子，那弟弟就预备取酒，这些东西同那两个大炮仗，全放在一个箩筐里，上面盖着那面铜锣。

哥哥说：

“莫忙，时间还早得很，我们去玩吧。”

“好。我们去玩，把船绳用石头压好。”

要去玩，上滩有一里，才有人家住。下滩则也有一里，就有许多人在沿河两岸等候浮在水面中了毒的鱼的下来。向下行是无意思的事，而且才把船从那地方撑来，然而向上行呢，把荒滩走完，还得翻一小岭，或者沿河行，绕一个大湾，才能到那平时也曾有酒同点心之类可买的人家在。

哥哥赞成上岸玩，到山上去，看庙，因为他知道这时纵向上走，到了那卖东西地方处，这卖东西的人也许早到两三里的下游等候捕鱼去了。那弟弟不行，因为那上面有水碾坊，碾坊中有熟人可以谈话。他一面还恐怕熟人不知道今天下游毒鱼事，他想顺便邀熟人来，在船上谈天，沉了船，再一同把小船抬起，坐到下游去赶热闹。他的刀在前数日已拂拭得锋利无比，应当把那河中顶大的鱼砍到才是这年青人与刀的本分。不拘如何两人是已跳到河边干滩上了。

哥哥说：

“到庙中去看看那和尚，我还是三年前到过那地方。”

“我想到碾房，”弟弟说，他同时望到天上的星月，不由得不高声长啸：“好天气!”

天气的确太好，哥哥也为这风光所征服了。在石滩上如一匹小马，来去作小跑。

这时长空无云，天作深蓝，星月嵌天空如宝石，水边流萤来去如仙人引路的灯，荒滩上蟋蟀三两嘒嘒作声，清越沉郁，使人想象到这英雄独在大石块罅隙间徘徊阔步，为爱情所苦闷大声呼喊的情形，为之肃然起敬。

弟弟因为蟋蟀声音想起忘了携带笛子。

“哥哥若是有笛，我们可以唱歌。”

那哥哥不作声，仍然跑着，忽然凝神静听，听出山上木鱼声音了。

“上山去，看那和尚去，这个时候还念经!”

弟弟没有答应，他在想到月下的鬼怪。但照例，作弟弟的无事不追随阿兄，哥哥已向山上方向走去，弟弟也跟到后面来了。

人走着。月亮的光照到滩上，大石的一面为月光所不及，如躲有鬼魔。水虫在月光下各处飞动，振翅发微声，从头上飞过时，俨然如虫背上皆骑有小仙女。鼻中常常嗅着无端而来的一种香气，远处滩水声音则正像母亲闭目唱安慰儿子睡眠的歌。大地是正在睡眠，人在此时也全如梦中。

“哥哥，你小心蛇。”这弟弟说着，自己把腰间一把刀拉出鞘了。

“汉子怕蛇吗?”哥哥这样说着，仍然堂堂朝前走。

上了高岸，人已与船离远有三十丈了。望到在月光中的船，一船黑色毒鱼物料像一只水牛。船在粼粼波光中轻轻摇摆，如极懂事，若无系绳，似乎自动也会在水中游戏。又望到对河远处平冈，浴在月色中，一抹淡灰。下游远处水面则浮有一层白雾，如淡牛奶，雾中还闪着火光，一点二点。

他们在岸上不动，哥哥想起了旧事。

“这里死了我们族中五百汉子。他们也死了五百。”

说到这话，哥哥把刀也哗的拔出鞘了。顺手砍路旁的小树，嗦嗦作响，树枝砍断了不少，那弟弟也照到这样作去。哥哥一面挥刀一面说道：

“爹爹过去时说的那话你记不记到?我们的刀是为仇人的血而锋利的。只要我有一天遇到这仇人，我想这把刀就会喝这人的血。不过我听人说，朝字辈烟火实在已绝了，我们的仇是报不成了。这刀真委屈了，如今是这样用处，只有砍水中的鱼，山上的猪。”

“哥哥，我们上去，就走。”

“好，就上去吧，我当先。”

这两弟兄就从一条很小很不整齐的毛路趋向山顶去。

他们慢慢的从一些石头上踹过，又从一些毛草中走过，越走与山庙越近，与河水越离远了。两弟兄到半山腰停顿了一会，回头望山下，山下一切皆如梦中景致。向山上走去时，有时忽听到木鱼声音较近，有时反觉渐远的。到了山腰一停顿，略略把喘息一定，就清清楚楚听到木鱼声音以外还有念经声音了。稍停一会这两弟兄就又往上走去，哥哥把刀向左右劈，如在一种危险地方，一面走一面又同弟弟说话。

“……”

他们到了山庙门前了，静悄悄的庙门前，山神土地小石屋中还有一盏点光如豆的灯火。月光洒了一地，一方石板宽坪还有石桌石椅可供人坐。和尚似乎毫无知觉，木鱼声朗朗起自庙里，那弟弟不愿意拍门。

“哥，不要吵闹了别人。”

这样说着，自己就坐到那石凳上去了。而且把刀也放在石桌上了，他同时顺眼望到一些草花，似经人不久采来散乱的丢到那里。弟弟诧异了，因为他以为这绝对不是庙中和尚做的事。这年青人好事多心，把花拈起给他哥哥看。

“哥哥，这里有人来!”

“那并不奇怪，砍柴的年青人是会爬到这里来烧香求神，想从神佑得到女人的心的。”

“我可是那样想，我想这是女人遗下的东西。”

“就是这样，这花也很平常。”

“但倘若这是甘姓族中顶美貌的女人?”

“这近于笑话。”

“既然可以猜详它为女人所遗，也就可以说它为美女子所遗了，我将拿回去。”

“只有小孩才做这种事，你年青，要拿去就拿去好了，但可不要为这苦恼，一个聪明人是常常自己使自己不愉快的。”

“莫非和尚藏……”

说这样话的弟弟，自己忽然忍住了，因为木鱼声转急，像念经到末一章了。那哥哥，在坪中大月光下舞刀，作刺劈种种优美姿

式，他的心，只在刀风中来去，进退矫健不凡，这汉子可说是吴姓族最纯洁的男子了。至于弟弟呢，他把那已经半憔悴了掷到石桌上的山桂野菊拾起，藏到麂皮抱肚中，这人有诗人气分，身体不及阿哥强，故于事情多遐想而少成就，他这时只全不负责的想象这是一个女子所遗的花朵。照乌鸡河华山寨风俗，则女人遗花被陌生男子拾起，这男子即可进一步与女人要好唱歌，把女人的心得到。这年青汉子，还不明白女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因为凡是女人声音颜色形体皆趋于柔软，一种好奇的欲望使他对女人有一种狂热，如今是又用这花为依据，将女人的偶像安置在心上了。

这孩子平时就爱吹笛唱歌，这时来到这山顶上，明月清风使自己情绪飘渺，先是不让哥哥拍打山门，恐惊吵了和尚的功课，到这时，却情不自已，轻轻的把山歌唱起来了。

他用华山寨语言韵脚，唱着这样意思：

你脸白心好的女人，
在梦中也莫忘记带一把花，
因为这世界，也有做梦的男子。
无端梦在一处时你可以把花给他。

唱了一段，风微微吹到脸上，脸如为小手所摩，就又唱道：

柔软的风摩我的脸，
我像是站在天堂的门边——这时，
我等候你来开门，
不拘那一天我不嫌迟。

出于两人意料以外的，是这时山门旁的小角门，忽然訇的开了。和尚打着知会，说：

“对不起，惊动了。”

那哥哥见和尚出来了，也说：

“对不起师傅，半夜三更惊吵了师傅。”

和尚连说“那里那里”走到那弟弟身边来。这和尚身穿一身短僧服，大头阔肩，人虽老迈，精神勃勃，还正如小说上所描画的有道高僧。见这两兄弟都有刀，就问：

“是第九族子弟么?”

那哥哥恭恭敬敬说：

“不错，属于宗字辈。”

“那是 X X 先生的公子了。”

“很惭愧的，无用的弟兄辱没了第九族吴姓。”

“ X X 先生是过去很久了。”

“是的。师傅是同先父熟了。”

“是的。我们还……”

这和尚，想起了什么再不说话，他一面细细的端详月光下那弟兄的脸，一面沉默在一件记忆里。

那哥哥，就说：

“四年前曾到过这庙中一次，没有同师傅谈话。”

和尚点头。和尚本来是想另一件事情，听到这汉子说，便随心的点着头，遮掩了自己的心事。他望到那刀了，就赞不绝口，说真是宝刀。那弟弟把刀给他看，他拿刀在手，略一挥动。却便飕飕风生，寒光四溢。弟弟天真的抚着掌：

“师傅大高明，大高明。”

和尚听说到此，把刀仍然放到石桌上，自己也在一个石凳上坐下了。和尚笑，他说：

“两个年青人各带这样一把好刀，今天为什么事来到这里?”

哥哥说：

“因为村中毒鱼派我们坐船来倒药。”

“众生在劫，阿弥陀佛。”

“我们在滩下听到木鱼声音，才想起上山来看看。到了这里，又恐怕妨碍了师傅晚课，所以就在门前玩。”

“我听到你们唱歌，先很奇怪，因为夜间这里是不会有人来的。这歌是谁唱的，太好了，你们谁是哥哥呢? 我只听人说到过 X X 先生得过一对双生。”

“师傅看不出么?”

那哥哥说着且笑，具有风趣的长年和尚就指他：

“你是大哥，一定了。那唱歌的是这一位了。”

弟弟被指定了，就带羞的说：

“很可笑的事，是为师傅听到。”

“不要紧，师傅耳朵听过很多了，还不止听，在年青时也就做着这样事，过了一些日子。你说天堂的门，可惜这里只一个庙门，庙里除了菩萨就只老僧。但是既然来了，也就请进吧。看看这庙，喝一杯茶，天气还早得很。”

这弟兄无法推辞，就伴同和尚从小角门走进庙里，一进去是一个小小天井，有南瓜藤牵满的棚架，又有指甲草花，有鱼缸同高脚香炉，月光洒满院中，景致极美。他们就在院中略站，那弟弟是初来，且正唱完歌，情调与这地方同样有诗意，就说：

“真是好地方，想不到这样好!”

“那里的事。地方小，不太肮脏就是了。我一个人在这里，无事栽一点花草，这南瓜，今年倒不错，你瞧，没有撑架子，恐怕全要倒了。”

和尚为指点南瓜看，到后几人就进了佛堂，师傅的住处在佛堂左边，他们便到了禅房，很洒脱的坐到工夫粗糙的大木椅上，喝着和尚特制款客的蜜茶。

谈了一会。把乌鸡河作中心，凡是两族过去许多故事皆谈到了，有些为这两个年青人不知道，有些虽知道也没有这样清楚，谈得两个年青人非常满意。并且，从和尚方面，又隐隐约约知道所谓朝字辈甘姓族人还有存在的事情。这弟兄把这事都各默默记到心上，不多言语。他们到后又谈到乌鸡河沿岸的女人……

和尚所知道太多，正像知道太多，所以成为和尚了。

当这两个弟兄起身与和尚告辞时，还定下了后一回约。两个年青人一前一后的下了山，不到一会就到了近河的高岸了。

月色如银，一切都显得美丽和平。风景因夜静而转凄清，这时天上正降着薄露。那弟弟轻轻吹着口哨，在哥哥身后追随。他们下了高岸降到干滩上，故意从此一大石上跃过彼一大石，不久仍然就

到了船边。

弟弟到船上取酒取肉，手摸着已凝着湿露的铜锣，才想到不知定时香是否还在燃。过去一看，在还余着三转的一个记号上已熄灭了，那弟弟就同岸上的哥哥说：

“香熄了，还剩三盘，不知在什么时候熄去?”

“那末看星，姊妹星从北方现出，是三更子正，你看吧。还早!”

“远天好像有风。”

“不要紧，风从南方过去云在东，也无妨。”

“你瞧，星子全在睒眼!”

“是咧，不要紧。”

阿哥说着也走近船边了，用手扶着船头一支篙，摇荡着，且说：

“在船上喝吧，好坐。”

那弟弟不承认这事情，到底这人心上天真较多，他要把酒拿到河滩大石上去喝，因为那么较之在船中为有趣。这自然仍然是他胜利了，他们一面在石上喝酒，一面拔刀割麂肉吃，哥哥把酒葫芦倒举，嘴与葫芦嘴相接咕嘟咕嘟向肚中灌。

天气忽然变了。一葫芦酒两人还未喝完，先见东方小小的云，这时已渐扯渐阔，星子闪动的更多了。

“天气坏下来了，怎么办?”

“我们应当在此等候，我想半夜决不会落雨。”

“恐怕无星子，看不出时间。”

“那有鸡叫。听鸡叫三更，就倒药下水。”

“我怕有雨。”

“有雨也总要到天明时，这时也应当快转三更了。”

“……”

“怎么?”

“我想若是落了雨，不如坐船下去，告他们，省得涨了水可惜这一船药。”

“你瞧，这那里会落雨?你瞧月亮，那么明朗。”

那哥哥，抬头对月出神，过了一会，忽然说：

“山上那和尚倒不错，他说他知道我们的仇人，同父亲也认识。”

“我们为什么忘了问他俗姓。”

“那他随便说说也得。”

“他还说唱歌，那和尚年青时可不知做了些什么坏事，直到了这样一把年纪，出了家，还讲究这些事情！”

……

把和尚作中心，谈到后来，那一葫芦酒完了，那一腿野羊肉也完了。到了只剩下一堆豆子时，远处什么地方听到鸡叫了。

鸡叫只一声，则还不可信，应当来回叫，互相传递才为子时。这鸡声，先是一处，到后各处远地方都有了回唱，那哥哥向天上北方星群中搜索那姊妹星，还不曾见到那星子。弟弟说：

“幸而好，今夜天气仍然是好的。鸡叫了，我们放炮倒药吧。”

“不行，还早得很，星子还不出来！”

“把船撑到河中去不好么？”

“星子还不出，到时星子会出的。”

那作弟弟的，虽然听到哥哥说这样话，但酒肉已经告罄，也没有必需呆坐在这石上的理由了，就跳下石头向船边奔去。他看了一会汤汤流去的水，又抬起头来看天上的星。

这时风已全息了。山上的木鱼声亦已寂然无闻。虽远处的鸡与近身荒滩上的虫，声音皆无一时停止，但因此并不显出这世界是醒着。一切光景只能说如梦如幻尚仿佛可得其一二，其他刻画皆近于词费了。

过一会，两人脱了衣，把一切东西放到滩上干处，赤身的慢慢把船摇到河中去。船应撑到滩口水急处，那弟弟就先下水，推着船尾前进，在长潭中游泳着，用脚拍水，身后的浪花照到月光下皆如银子。

不久候在下游的人就听到炮声了，本来是火把已经熄了的，于是全重新点燃了，沿河数里皆火把照耀，人人低声呐喊，有如赴敌，时间是正三更，姊妹星刚刚发现。过了一小时左右，吴家弟兄已在乌鸡河下游深可及膝的水中，挥刀斫取鱼类了。那哥哥，勇敢

如昔年战士，在月光下挥刀撩砍水面为药所醉的水蛇，似乎也报了大仇。那弟弟则一心想到旁的事情，篓中无一成绩。

关于报仇，关于女人恋爱，都不是今夜的事，今夜是“渔”。当夜是真有许多幸运的人，到天明以前，就得到许多鱼回家，使家中人欢喜到吃惊的事。那吴家年青一点的汉子，他只得一束憔悴的花。

下过药的乌鸡河，直到第二天，还有小孩子在浅滩上捡拾鱼虾。这事情每年有一次，像过节划龙船。

本篇又以《夜渔》为篇名发表于1931年5月1日南京拔提书店出版的《创作月刊》第1卷第1期。署名沈从文。这是作者以《夜渔》为篇名的同名作品之一。

道师与道场

鸦拉营的消灾道场是完了。锣鼓打了三天，檀香烧了四五斤，素面吃了十来顿，街头街尾竖桅子的地方散了钱，水陆施了食，一切行礼如仪，三天过了。道场做完，师傅还留在小客店里不走，是因为还有一些不打锣不吹角属于个人消灾纳福的事情还未了销的原故。道场属于个人，两人中，年长一点的师兄，自然是无分了。

这师兄，在一面极其不高兴收拾法宝一面为连日疲倦所困打哈欠的情形中，等候了同伴一天。到了第二天清早，睡足了，一个人老早爬起，走到街头去，认识得到这位师兄，见过这人曾穿过红衣在火堆边跳舞娱神的本地人，就问干吗两位师傅还留到这里不走。这问话是没有别的用意的，不过是稍稍奇怪罢了。因为人人都知道新寨后天的道场也是这两人的。他不好怎样答应别人，其他人就想起这必定还有道场要做了。有道场则人人又可以藉水陆施食时抢给鬼的粑粑，所以无人不欢喜。师兄看得出本地人意思，心上好笑。“另外还有道场”，他就那么含含胡胡的告给本地方人，但他不说这属于个人的道场是如何做法，却说“有施食”，“有热闹看”。若果听这话的人明白这师兄话中的恶意，这两人以后不会再有机会来到这里了。他们也很有理由用石头同棍子把这两个做道场的有法力的人赶走，或者用绳子把人在桅上高吊起来——就是那悬幡的高桅——把荆条竹扫帚相款待。但是，除了王贵为做道场那个人，其余却没有一个本地人能知道这第二次道场是如何起头煞尾。

那第二种道场上没分的师兄，在街上打了一个转，看到大街上数日来燃放的爆竹红纸壳铺满地上，看到每家大门上高贴的黄纸朱

书符咒，又看到街头街尾那还不曾裁去的高桅，就满肚子懊恼。他心想，道场是完全白做了，一镇上人的十天吃斋与檀香蜡烛黄花耳子也完全白费了，就又觉得行香那几日来，小乡绅身穿崭新的青羽绫马褂，蓝宁绸袍子，跟到身后磕头为可笑的事情。

但是这个话，他能不能向谁去说明白？这罪过，或者说，这使人消灾纳福的道场，所得的在神一方面的结果，还是不可知，但在人一方面，实在的保佑的程度，他能不能向同伴去追问？凡是本地人，既然不能明白这一次道场究竟用了多少粒胡椒，自然谁也不明白这时这师傅的心上涌着的东西是些什么了。

在路上，他见到一些老妇人向他道谢，就生怒，几几乎真要大声的向这些人说，这道场是完全糟塌精力同金钱的事了，他又想把每家门上那些纸符扯去免得因这一次道场在这地方留下一点可笑的东西。他又想打碎了那些响器，仿佛锣，角，铙钹，都因为另一时那么大声的不顾忌的在人神前响过，这时却对于同伴的事沉默，也有理由被摔的样子。

使这人生气的原由也不尽是因为另外的事与自己无分，就迁怒及一切事物，多耽搁一天，他可以多吃多喝，不必走路也不必做事。这多吃多喝不走不做于一个以做道场为生活的人，是应当说再舒服也没有的事了。忙着走，忙着离开这里到另一地方去，也不过就是“念经”“上表”“吃饭”“睡觉”几种事消磨这日子罢了，他何尝是呆子呢？然而见到这地方的每一个人对神的虔诚，见到这地方人对道师的尊敬，见到符，见到……他不由不生气了。

他知道所谓报应是怎样辽远的不准数的一种空话。他又明白在什么情形下做的事比念经上表为有意义。然而不离这地方，他是不能忍受的。他不觉得同伴这时当真是在造什么孽。只是说不分明总以为走了就好。他也许作兴同到这同伴上了路以后，还会把这自己无分的道场来讨论，引为长途消遣的方法，可是他如今留到这里，决不能忍受的就正是这一件事情。事情是对谁也没有损失，于本人则不消说简直是一件功果，这个人，似乎是良心为这地方的素筵蔬席款待，比平常特别变好，如今就正是在那里执行良心分派下来的义务了。

心中有懊恼，他就满街走。

时候不早了。凡是走长路的人，赶场的人，下河挑水的人，全已上道多久了。这个有良心的人，他在街前走了一会，下了决心，向神发誓，无论如何不再在这地方吃一顿早饭了，就赶回到那小客栈去。同伴在楼上店主的房中，还同主人的女儿在一个床上，似乎还有许多还未了结的事情要做。这师兄，就在楼梯边用粗大的喉咙发喊。

上面没有声息。

他想楼上人总不至于无一个，也总不至于死，就爬上楼梯。然而一到楼口又旋即倒退了下来了，不知看到了什么，只摇头。

楼上有人说话了。楼上师弟王贵的声音说道：

“师兄，天气还早咧，你为什么不多睡一会。”

“我为什么不多睡，你为什么不少睡呢?”

楼上王贵就笑。过一会，又说道：

“师兄，哥，昨天我答应请你吃那个酒，我并不忘记。”

“我并不要你请。”

“不要我请，可是答应了人的事我总不会忘记。”

“但是，你把我们应当在初十到新寨的事情全忘了。”

“谁说我记不到。今天才六号。让我算，有四天呀！有人过新寨赶场，托带一个口信，说这里你我有一件功果没完了，慢点也行。哥，我说你性子是太急了。这极不合卫生。哥，你应当保养，我看你近来越加消瘦了。”

听到说是越加消瘦，仿佛显着非常关心的调子，楼下的师兄的心有点扰乱了。他右手还扶着梯子的边沿，就用这手抚到自己的瘦颊，且轻轻扯着颊上凌乱无章的长毛。颊边是太疏于整理了，同伴的话就像一面镜，照得他局促不安。

他想着，手上的感觉影响到心上，他记起街南一个小理发馆了。那里刚才转身，就接着有好些人坐在那里，披了白布，一头的白沫，待诏师傅[①]手上的刀沙沙的在这些圆头上作响，于是疱子出现了，发就跌到小四方盘子中：盘是描金画有寿星图的盘，又有木盘，上面是很龌龊腻垢。他还记得一个头上有十多个大疱子的人，

一旁被剃一旁打盹的神气。这里看得出人的呆处。

本来是不打量剃发的，因为肚中闷气无处可泄，就借理发，他不再与楼上的人说话，匆匆的到街南去了。到了理发馆门前时节，他是还用着因生气而转移成为热与力的莽撞声势，走到这一家铺子里面，毅然坐到那小横凳上去的。

不到一会，于是他也就变成那种呆子了。听到刀在头顶上各处走动。这人气已经稍平了，且很愿意躺在什么凉爽干净地方睡一觉。睡是做不到的，但也像旁人一样，有点打盹的式样了。可是事有凑巧，理发人是施食那时从大花道服前认得到这位主顾是道师的，就按照各处地方理发师的本分与本能，来同他谈话。剃头匠不管主顾这时所想到的是些什么事，就开口问道：

“师傅，这七月是你们忙的七月呀。”

“我倒不很忙!”他意思是作师兄的不一定忙，忙是看人来的。

那剃头匠见话不起劲，就专心一致用刀刮了他一只耳朵，又把刀向系在柱头上一个油光的布条上荡了一阵，换方向说道：

“师傅，燃天蜡真是一个大举呀。”

“比这个更费事累人的也还有。”他意思是——

剃头匠先是刮左耳，这时右耳又被他捉着了，听到比燃天蜡还有更累人的法事，就不放手，不下刀，脸上做出相信不过的神气，要把这个意思弄明白，仿佛才愿意再刮那一只耳朵。

本来是要说，“你去问王贵师傅就可明白”，可是这时耳朵被拉得很痛，他就说：“朋友，你剃发和我被剃，好像都比燃天蜡做道场还费事。”说这个时耳朵还是被拉的，听到这话的剃头匠，才憬然觉悟自己谈话的趣味已超过了工作的趣味，应当思量所以“补过”的办法了，就大声的笑，把刀拈在手上，全不节制自己的气力，做着他那应做的事。

这一来，他无福分打盹了。他一面担心耳朵会被割破，一面就想到一个人在卤莽的剃头匠处治下应有的小小灾难或者是命运中注定的事，因为他三个月前已经就碰到类乎今天的一个剃头匠了。

耳朵刮过了，便刮脸。人躺到剃头匠的大腿上，依稀可以嗅到一种不好闻的气味，尤其是那剃头匠把嘴接近脸旁时，气味就更

浓。他只把眼闭着，一切不看，正如投降了佛以后的悟空，听凭处治。他虽闭着两眼，却仿佛仍然看得出面前的人说话比作事还有兴味的神情，就只希望赶紧完事。

理发馆门前，写得有口号两句，是“清水洗头”“向阳取耳。”头是先就洗了的。等把脸一刮，果然就要向阳取耳了，他告了饶。他说：

“我这耳朵不要看。”

“师傅，这是有趣味的事。”

“有趣味下次来吧，我要有事，算了。”

说是算了下次来吧，也仍然不能开释，还有捶背。一切的近于麻烦的手续，都仿佛是还特意为这有身分的道师而举行的，他要走也不行。在捶打中他就想，若是凭空把一个人也仍然这样好意的来打他一顿，可不知这好意得来的结果是些什么。他又想剃头倒不是很寂寞的事，一面用刀那么随意的刮；或捏拳随意的打，一面还可以随意谈话学故事，在剃头匠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像是在一种很从容的情形下把日子打发走了。他又想，……想到这些的他，是完全把还在客栈中的王贵忘记了的。

被打够他才回到店中。

“哥，你喝这一杯。”王贵把师兄的酒杯又筛满了，近于赎罪，只劝请。被劝请得不大好意思，喝了有好几杯了。

但酒量不高的师兄，有了三杯到肚就显露矜持了，劝也不能再喝，劝者仍然劝，还是口上敷蜜甜甜的说：“哥，你喝一杯。”

被劝了，喝既不能，说话又像近于白费，师兄就摇头。这就是上半日在南街上被人用刀刮过，左边脑顶有小疤两处的那颗头。因为摇头，见出师兄凛然不可干犯的神气了，王贵向站在身旁的女人说话。这师弟，近于打趣的说道：

“瞧，我师兄今天看了日子，把头脸修整了。”

女人轻轻的笑。望到这新用刀刮过的白色起黑芝麻点的光头，很有趣味的注意。

于是师弟王贵又说道：

“我师兄许多人都说他年纪比我还轻，完全不像是四十岁

的人。”

师兄不说话，看了王贵一眼，喝了一口酒。把酒喝了，又看了女人一眼。望到女人时女人又笑。

女人把壶拿起，想加酒到师兄的杯里去。王贵抢杯子，要女人酌酒，自己献上，表示这恭敬一切事有恳求师兄包容的必需。

师兄说话了。他有气。他不忘记离开这里是必须办到的一件事。

“酒是喝了，什么时候动身呢?”

“哥，你欢喜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我是听你调度的。”

“你听我调度，这话是从前的话。”

“如今仍然一个样子。你是师兄，我一切照你的吩咐。”

“我们晚上走，赶二十里路歇廖家桥。”

“那不如明天多走二十里。”

“……”话不说出，拍的把杯子放到桌上了。

“哥，你怎么了？不要生气，话可以说明白的。”

“我不生气。我们是做道场的人，我们有………”

“哥，留到这里也是做道场，并不是儿戏!”

女人听到这里，轻轻打了王贵一掌，就借故走出房去，房中只剩下两人了。

“好道场！他们知道了真感谢你这个人!”

“哥，并不是要他们感谢我来做这事。为什么神许可苗人杀猪杀牛祀天作流血的行为，却不许可我念经读表以外使一个女人快乐?”

“经上并不说到这些。”

“经上却说过女人是脏东西，不可接近。但是，哥，你看，她是脏是干净?”

“女人的脏是看得出吗?”

“不是看就是吃，我也不承认。”说到吃，王贵记起了喝酒，就干了一杯。再筛酒，壶空了。喊，“来，来，翠翠，吃的!”

女人又进到房中了。抢了酒壶，将往外蹿，被王贵拉着了手往怀里带。

“哥，你瞧。什么地方是不干净？我不明白经上的话的意思。

我要你相信我的话，真愿意哥你也得这样一个人，在一种方便中好好的来看一看，吃一吃，把经上的谎话证明。”

师兄无话可说，就只摇头。然而他并无怒意。因为看到女人红红白白的脸，看到在女人胸前坟起的东西，似乎不相信经上的话也不相信王贵的话。

“哥，你年青得很！要翠翠为你找一个，明天再住一天，看看我说的话对不对。雷公不打吃饭人，我们做的事同吃饭一样，正正经经，神是不见责的。”

还是摇头。他本应当在心上承认这提议了。因为心忽然又转了方向，他记得经太多了。

“经上不是说……”王贵也知道师兄是多念了廿年经的人，就引经上的话。

“经上只说佛如何被魔试炼，佛如何打了胜仗。”

“那你为什么不敢试来被炼一次？”

“话该入拔舌地狱。”

“不会有的，舌子不会在亲嘴另外一事上有被拔去危险。”

“……”这师兄，不说话，却喝酒。

酒喝急了，呛了喉，连声的咳，王贵就用眼示意，要女人为其捶背。

女人走到这道师身边去捏拳打，一旁嗤嗤的笑，被打的师兄还是无所动心，因为被打同时记起的是刚才到理发铺被打的情形。同是被打同是使他一无所得，他太缺少世界上男子对女人抽象的性的发泄的智慧了。

说是目不旁视的君子吧，他也不到这样道学的。不过无论何时这师兄他总觉得他自己是自己，女人是女人，完全为两样东西，所以这时虽然女人在身边，还做着近于所谓放肆的事情，他也不怎样难过。

顽固的心是只有一件事可以战胜的，除了用事实征服无办法。王贵就采用这方法了。他把女人抱起，用口哺女人的酒。他咬女人的耳朵，鼻子，头发，复用手作成一根带子，围在女人的身上。他当到这顽固的师兄作着师兄所不熟习的事情，不像步斗踏星，不像

念咒咬诀，开着怕人的玩笑，应知道的是师兄已经有了一些酒到肚中，这个人渐渐的觉得自己心是年青人的心了。

他不知不觉感到要多喝几杯了。

在另一方面的人，却不理会师兄，仿佛除在两人外没有旁人在身边的样子，他们笑着吃酒，交换着拿杯子，交换着，做着顶顽皮顶孩子气的各样行为。

他们还互相谈着有一半是很暧昧字言的话语，使他只能从这些因言语而来的笑声中领悟到一小部分所谈是什么事。然又正因所能领悟的一小部分可以把他苦恼，他就不顾一切的喝酒。一壶酒是翠翠新由外面柜上取来，这师兄，全不客气的喝，行为真到另一时自己想起也非吃惊不可的放荡行为了。他把头低下。不望别人的行为，耳朵却听到如下面的话。

听到王贵说："翠翠，你为什么不像我说那个办？……你量小，又饿。吃够了即刻又放手。……你不那样怎么行？"

听到女人笑了又笑，才在笑声中说："我以为你只会念经。"

师弟又说："师兄吗？别看他那样子。……"

女人又说："你总说你师兄是英雄。"

师弟又说："你看他那鼻子。"

女人又说："我拧你鼻子。"

师弟似乎被拧了，噫噫作声。这师兄，实在已九分醉了，抬起头来，却不曾见师弟脸边有一只手。他神色惨沮的笑着，全身不自然的动着，想站起身到客房去睡觉。

那师弟，面前无一物，却还是继续噫噫作声。"鼻子"有灾难，这师兄，忽然悟出这意义了，把头缓缓的左右摇摆，哑声的说道：

"明天也不走了。后天也不走了。我永远也不走了。"

"哥，你醉了。"

"我醉了，我才不！你们对不起我。……你们是饱了。我要问你们，什么是够！……你们吃够了……你们快活！……吃你，咬你，你这个小嘴巴的女人！"

说着，他隔桌就伸了一只手，想拉着女人的膀子。手拉了空，他站起身，扑过来了。女人还坐在师弟身上，就跳下躲到门背后去。

这师兄，跌到地板上了，卸下如一堆泥，一到地下就振作不起了，师弟蹲身下去想把他扶起，颈项就被两条粗粗的手臂箍着。

“哥，不要这样，这是我！”

“是你，我也要咬你的鼻子下来。我讨厌你这鼻子。”

他把一切事已经完全忘记了。在梦里，这师兄梦到同人上山赶野猪，深黄色长獠牙的老野猪向大道上冲去，迅速像一支飞空的箭，自己却持定手板宽刃口的短矛，站立在路旁，飞矛把它掷到野猪身上去，看到带了矛的野猪向茶林里跑去。他又梦到在大滩上泅水，滩水如打雷，浪如大公牛起伏来去，自己狎浪下滩，脚下还能踹鱼类。他又梦到做水陆大道场，有一百零八和尚，有三十六道士，有一次焚五斤檀香的大香炉，有二十丈高的殿柱，有真狮真豹在坛边护法，有中国各处神仙的惠临，各处神仙皆坐白鹤同汽车等等东西代步，神仙中也有穿极时髦服装的女子，一共是四五个。

他望到女神仙之一发愣，且仿佛明白这是做梦，不妨稍稍撒野，到不得已时，就逃回真实。他于是向女神仙扯谎，请她到后坛去看一种法宝，自然女神仙是不拒绝请求，他就引她到了后坛。谁知一到后坛，却完全是荒坟，他明白是神仙生了气，两脚一抖，他醒了。

他醒后觉得口渴，还不明白是睡到什么地方，就随意的喊茶。一个人，于是把茶壶的嘴逗到人的嘴边了，唧唧的吸了半壶苦茶，他没有疑惑自己环境的必要，不一会又入另一梦境了。

他又梦到……

比念经还须耐心，比跳舞还费气力，到后是他流了汗。

人是完完全全醒了。天还不发白，各处人家的长鸣鸡正互相传递的报晓，借了房中捻得细小的油灯，他望到床边坐得一个人，用背身对了醉人。他还不甚相信。就用手去拉，拉着了衣角，人便回头了。

“你干吗来的？”

“没有干吗！你醉了，翠翠要我来照扶，怕你半夜呕。”

“我不是已经呕过了吗？”

“说什么？”

“刚才那种呕。”

“呕吗？赫，癫子。”

这师兄，明白先一次类乎吐呕的事不与这时女子相干了，才觉悟梦中的不规矩还不曾为女人看破，私心引为幸事。但是，稍过一会，女人又把茶壶拿来了，他坐起，用手抱壶，觉得壶很冷，一些不经意的智识却俨然有用处了，他不喝冷茶。冷的不吃，热的则纵不是茶也仿佛不能拒绝，他要女人把灯捻明，好详详细细欣赏床头人的脸。

他要她坐拢来，问她年岁，姓名，末了也不问女人愿不愿意听，就告她先一时所做的梦是些什么事。

女人说：“我以为你们道师做梦也只是梦到放焰口施食！”

他就不分辩，说：“是呀，一个样子，时间并不短。”

第二天早上约十点钟光景。师弟王贵在房外说话，他说：

“师兄，怎么样？”

里面没有回声。他醒了，有意不答，口无闲空。王贵又把声音放大，像昨天被师兄喊时，说：

“哥，上路！”

本来是清醒也仍半迷糊着，听到“上路”，人便返元归真了。他坐起了身，他就问：

“王贵，是你吗？”

“唉，是我。昨夜觉得怎么样？”

“你这人是该入泥犁狱的。”

“就是推磨狱也行吧。我问你，今早上不上路？”

“……”

“到底上不上路？”

里面的师兄，像是同谁在商量这事情，过了一会才说：“今天七号。”

王贵笑了，笑的声音说：“是七号，师兄。我们十号到新寨的法事我们应不忘记。还有天早应当多赶二十里路，那是你昨天说的。”

师兄在里面笑了。

他笑了一会。这人想走是不走了，看如何答话。

稍过，他以为王贵会转身到别处去，不再在房外了，就与身边人作着经上所谓吻与吻接的鸟兽之战，小小的声音已为外面的人所闻。

“师兄，天气不早了，嗽口念经，青天白日不是适宜放肆的时间，我们上路吧。”

那师兄又不作声了。

王贵撞进了房，师兄用被蒙了头，似乎这样一来，作师弟不必说话就应肩扛法宝先自上路了。然而王贵却问巧巧，“怎么样。”巧巧不说话，含羞的装睡不醒，但即刻咕的笑了。

师弟走出房去，带上了门，大声的对用被蒙头的人说道：

“哥，我搭信到新寨去，告他们首事人说这里还有事情，你我都忙，所以不能分身，新寨的道场索性不做了。”

师兄哑口不答。在这个人心中，是正想引经上的话骂王贵侮慢佛祖应入火狱的，可是他这时，自己把被蒙头蒙半天，身上发烧，一个人发烧，时作胡涂梦，又在他心上煽动起一种胡涂欲望了。

鸦拉营消灾道场全街竖了两支桅，若照到这师兄昨天见解，这桅杆用处还可把法师高吊起来示众，今天是两支桅也有了用处了。但这个时候桅杆下正有小乡绅，身穿蓝布长袍子站在旁边督率工人倒桅，工人则全露着有毛的手肘，一面唱着杭育努力扳动，没有人想到这桅若果留下来也还有别的用处。

本篇发表于1929年6月10日《红黑》第6期。署名沈从文。

① 待诏师傅　理发师傅。

一日的故事

因为赚钱方便，被人无端称为作家的晋生君，近来得到一个远处书店的来信，客客气气的谈到稿件的事情，意思是假若晋生君愿意，就可以作一次生意，一面是钱，一面是货，只等待答应，纵是文章不来，钱也就会寄来了。正感着生活不能支持的晋生君，读到这信，觉得世界上居然有这样大胆的出版者，虽然同时知道这生意也不是好做的生意，但他把回信写好发邮了。他告给那新书店主人，请他把钱寄来，他并告给那老板，在什么时间就可以把这稿件挂号寄给他们。文章虽还没有做，他仍然如同别的书店预约一样，在这一方面他也不思量的答应下来了。

回信的日子去交稿日子是十四天，他以为无论如何，这稿费可以在十天左右来到，因此就在这一笔小款上做着无涯好梦。这人又极其诚实，只想应当有一种灵感到时帮忙，可写成一篇顶精彩的故事，故事中凡是时下的中学生同大学生，看来都极其欢喜，男女读者在此故事上得到知慧的补养以后还可以得到趣味的调养，书一出版即风行一时。他明知近来的文字越写越坏，他想风行一时，不过是为书店方面赚一笔钱罢了。但是想，仿佛这美丽的传奇，陈列在目下待人刻画的极多，要提起笔来写，却完了。不止是精彩不能，就是平凡，说费话到数千句，也是办不到。空空的油坊没有可榨的东西，打一千槌也无用处。为了这事情的完成，他成天坐在桌子边。想起一切印象中的故事，可是一切想来都平凡极了，既不革命流血，也不三角恋爱，可以记下的，只是一颗极无用处极无志气的心，这心因为别人来信说是奉赠版税五十元，便摇摇荡荡，显着可

怜的骚扰。一个欠债太多的人，关于这样痛快爽朗的交易，自然是无法不在这些小处感着作人的意味，成为仿佛呆子的行径了。

在桌边坐了四天，总觉没有可写的东西。桌上所有是永无方法扫除的灰尘以及饭的余粒，他一面生着自己的气，一面仍感到束手。他只在日记上做下一些很可笑的记录，说到那心，是在怎样情形中过了这四天。若果这人是具有胆量的人，那他就可以把这东西交卷，因为聪明的出版人，是明知道所谓天才作家其人者，努力写，也就仍然是这样东西。他们选择是把人名作为单位计算的。并且花了三毛五毛的读者，花一点点钱，没有在书上必须得一点什么东西的事，晋生君也很看得分明了。只要上面写得是字，说是鲁迅这老汉子作的，在上海方面，就有人竞争出钱印，出钱买，这事情，不是就说明读书人与著书人，近来全是天真烂漫的做着所谓文化事业么？他是承认了没有这勇气，一面全无作为把日子过着，到今天是第五天了。

他住的地方是一个初初从别处来的人看去很可笑的地方，窄狭肮脏与身体健康极不相宜，然而因为是“作家”所以不单是“住”，而且很像是应当“长久住”下来了。上海房租是那么贵，小小的房子还得每月给二房东租金十三元，另外加倒马桶费一元，打扫灰尘费一元，洗衣费一元，这种种规矩，自然是二房东特为这客人而定下了。说是打扫灰尘呢，事情好像是也成天作的，到早上，那娘姨就来了，绷着一个瘦瘦的脸，手执鸡毛帚一个，像旋风那么从桌椅，书架床头上过去，旋风过处，所有灰尘于是扬起了，不见了，她的责任已尽，訇的把门带上走下楼了。房中除了门就只一小小的特辟的窗，门前为上下楼的人来往要道，非关不行，唯一的窗是那样小，正仿佛从海轮上或什么说是牢狱的地方所见到的一样，纵成天大开，放日光进来，也只是那么光线一饼。希望经那江北娘姨威猛的扫除下而扬起的灰尘，从窗口窜去，自然是办不到的事了。灰尘既无法出去，又不曾为娘姨带去，所以每一早，娘姨的工作只是把灰尘惊起的工作。她只是使所有灰尘扬起，飞到空中，再很平均的分布到全屋里。因为这样，所以虽然时常由自己拿到三楼晒台上抖晒的被单，仍然上面全是灰，在床上翻身过频时，人就咳嗽不止。

那小窗，正对着同里人家的一个烟囱中部，因为所住楼，为特别隔出的后楼，所以窗就这样很奇特的开着，窗对了烟囱，自然也就是房中多灰尘一理由了。前房隔一层板，所住的在先前是一个吃大烟的上海人，这人只成天吃烟睡觉，倒还清静。这人一走，最近一个礼拜左右搬来了一个家庭，因为搬家抬东西上楼，移了半天，他知道这来人两夫妇也是读书人了。这两个年纪各还不到三十岁的夫妇，有了书籍三大架，还有儿女四个。那大一点似乎有了八岁的是女儿。有六岁左右的像有蛔虫病，脸色黄黄的是儿子。第三又是女儿，年纪四岁左右。第四还抱到手上，只是成天哭，哭得把奶汁的营养也消耗尽了，这小孩子还不知是女儿还是男孩子。这一家，算从表面上看，从所住的房子看，从小孩子脸上气色看，就都可以看出生活的竭蹶情形来了。自从这一家搬来以后，晋生君多一件事作，就是为这一家人设想，他常常无意中在楼梯口晒台上，见到这清癯脸庞的男子，本来想点点头，但又觉得这是不对，有许多次数所以就反而故意避开了。

住处相间只一层薄板，因此在前房，一切有声音的事是全瞒不了他。先两天，小孩子的哭闹，有时还引起了他的烦恼，觉得扰乱了自己的清静的心，无从工作。到近来，却从那身体矮小脸貌憔悴的妇人声音上，得到了一种原谅了。最小的一个小孩子成天得哭五次六次，第二男孩得有三两次把第三的妹妹打哭，就是在梦中，这孩子也作兴有哇的大喊的事情发生，总之这里的孩子，虽全是那么瘦弱，也仍然与世界上许多家庭的孩子一样，完全是在“动”中过着日子，做母亲的却仍然能保持到一切和平。作父亲的像在什么地方有一种职业，除了星期日，成天一到九点钟，就把那已早过时的小袖绸衫穿上，挟了一个黑色皮包，橐橐橐橐的走下楼去。从他们谈话里则似乎到所办公的地方也不很近，有时天落了雨，就听得到那女人说话，劝男子雇车，照例只听得到女人这样说，却不闻男子作答。男子的饭在办公地方吃，女人则同晋生君一样包了九块钱一月的伙食，因为人多饭不够，另外才又加了一客白饭，这事情却是送饭来的人同晋生君说的。

每到吃饭的时节了，在晋生君这一边，是两菜一汤，冷冷的摆

在那有灰尘的白木方桌上，他默默的吃，默默的想。在那一边，菜饭应当是同样的菜饭了，却只听到“人嘶马喊，”“金鼓齐鸣，”碗筷声音极其热闹。到这时，晋生君想象到那作母亲的把一口饭含到口中痴痴的望到绕桌儿女的情形，他饭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因了这一家的比邻，晋生君对于世界似乎多认识一点了。他也这样想到了，若是更多知道这人一点呢，于自己是决无害处的。但平时疏于同人交际的他，病态的怯弱自卑，常常使他与本来是熟人的也益相远，缺少友谊成立的方便，所以一礼拜来除了间或同小孩子笑笑以外，并不曾同这家中人有更多接近处。今天是星期日，那一家男子不出门到办公处去，晋生君，在楼梯边与男子碰了面，两方客客气气的点着头。这时男子正从楼上到下面去，拿了一个镔铁壶，预备提水，晋生君却刚从马路上散步回来。晋生君用着一种略有乡下人风味的样子，作着平常的客气话语：

“不出门么?”

“是，是，今天星期。”

“看来好像是忙得很。”

“是这样的，时间规定了，没有办法。”

像是无话可说，两人于是沉默了。然而好像谁也不想到这里作为结束，谁也不愿点头走开，稍过一阵，那男子，忽又说道：

“晋生先生你好像不怎样忙。”

晋生君听到这生人称呼他的名字，不由得不稍稍诧异的望这男子，男子也明白这个人，就说：

“从送信的人那里，才知道先生就是晋生先生，真是久仰了。早想过来请教谈谈，又恐怕使先生不高兴。搬到这里来同晋生先生在一个房子住倒真是难得的好机会，只是小孩子多，成天吵吵闹闹，真是非常抱歉了。”

男子说了，极其拘谨的微笑着，望到晋生君。

晋生君听到这话，先是也拘谨的微笑着，到后来听说到抱歉了，就说：“那里那里，孩子多，热闹一点，我顶欢喜有孩子。”

稍停，又说：“孩子像是四个，真可以说是有福气。大的有七岁八岁了吗?”

“有八岁了。”

“听先生声音，好像是四川。”

“晋生先生听得出了，正是，家是在重庆上去的。晋生先生像是ＸＸＸＸ人，这几年来真出了不少豪杰。”

“这几年那地方死人比别的地方多。”

“是的，牺牲到这上面是很多的，ＸＸ人能够牺牲，也好像ＸＸＸ能够做官一样，是土地问题。”

“到过ＸＸ么?”

“没有。从前在北京读书，倒认识不少ＸＸ人，全都像能干事，有作为样子。”

“先生是住过北京了，念书到北大，师大呢?”

“不是，我到过法大，那时是法政专门，八年前事了。晋生先生好像是也住到北京很久。”

“有五年的光景，北京是比这地方方便一点，与我们这种人生活相宜。”

“真是的，北京是好地方，那里住公寓，欠半年伙食房租账是平常事情，似乎那里人懂艺术一点。”

“好像是那样，一到这来，我就感到无办法了。”

“我还以为晋生先生应当在上海住很好房子，生活在很舒服的家庭中了，所以当那天先生不在家，送信的拿信来时，我还不甚相信后楼住的就是先生。许多人不信先生是这样子过着日子的，真是笑话了。”

“这也是平常，我是太不中用了，照新式说法是人落了伍，一个落了伍的人，追逐不上时代，小至于衣服也像赶不及时代，不配说是年青人，所以就这样马马虎虎活下来了。”

“大作不是很有销路那?”

“那已不是自己的东西，全归做生意的人了。”

“好像很多呢，快有二十种了吧。我的妻，她是欢喜读晋生先生的作品的，她好像就买得有十四种。”

“……”

照例说到有人欢喜读这文章，不拘这话是出于诚实或应酬，晋

生君总忽然感到窘迫，喑无言语的。因为自己是总以为文章全只是为同那类善于经营的书店主人来写的，论字数钱，不拘内容，字数多则得钱也多，这样的办法，是不应当再有人来把它当着一本书读的了。但很不容易对付的，就是偏偏这类文章总有机会得到一种出于意外的美誉，因此晋生君更觉得容易在为难情形下哑口了。

晋生君不说话了，那男子就又说道：

“近来开书店的像都发了点财。”

晋生君说：“这是应当的，他们有钱，有钱就可以做这种事。现在在上海，要靠到他们大老板生活的，人也很不少呢。”

“怎么不喊口号‘打倒’。”

说到这样像是笑话的男子，第三个孩子从上面喊爹爹，听到喊声了，这做爹爹的就抬起头同三层楼的孩子说话。

“怎么样?”

“二哥要橘子，口干。”

“没有橘子可买，贵!”

“妈说买去。”

这男子说顺着孩子的口气，做着做爹爹的人和气的神气，说：

“好吧好吧，我就出门去看（一面回过头来，同晋生君笑）。小孩子真是麻烦人，今天二小儿病了，发烧，口干，不能起来，做父亲真不容易。”

晋生君不好说什么话。他望到这大学毕业生的家庭情形，把平时要女人恋爱的痴处全明白了。他就想，这人或者也是因恋爱得来的太太，看这太太能够这样好性格，一面照料到四个儿女一面还看新书就可知了。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有职业的人，一个家庭会纷纭杂乱到这样子。并且看男子也并不像无用的人，何以就不能把一个家庭弄得更像样一点?

那男子，见晋生君不说话，以为晋生君要上楼做事了，就侧身站到二楼亭子间转角处让晋生君。

“回头再谈罢，只要不妨碍晋生先生工作，既然住在一处，谈话的日子多着哩。”

“好好，回头再谈。……自己提水，不用娘姨么?”

"她像太忙了，倒不如自己这样作方便一点。这地方水倒方便，哈哈，再见再见。"

这时，晋生君已走上楼到房中了，这男子，橐橐橐橐踏着楼梯，直走到厨房水管旁去。稍过一阵，于是听到哗哗放水到壶中的声音了，再过一阵，又听到橐橐橐橐一级一级沉重的声音上楼梯了，晋生君坐到桌边，听到声音，好像忽然把这声音同法政大学联想在一边，非常不协调，就觉得自己是无用的人，在梦想生活上，也觉得这是一种不敢担负的事情，而别人却勇敢的担当一切，应当有着硬汉子那样称谓的丰富生活了。

因为楼梯上的一谈，这男子，从外面为孩子把橘子买回，不久就到晋生君房中的床沿坐下了。他才知道男子姓陆，太太姓金。谈了将近一点钟近于孩子气的话，各人都像很合式难得，尤其是晋生君，从男子方面，发现了许多坚固这新的友谊的理由存在。因此晋生君，知道了男子虽在国内最高学府得着毕业的凭证，如今在上海却只做着一个机关中每月六十元月薪的办事员，太太则从女高师学校出来就作了儿女的母亲，年复一年，儿子益多只在作母亲一件事情上消磨这日子了。男子去了，晋生君就在想象中，经历这男子生活中忧郁。听到姓陆的男子说是每天到办公处去，就是抄写一点公文，造造月报，与同事谈谈闲话，一种极其可笑的生活刻画，在男子说来，是使晋生君感到另外一种神往，只能用苦笑作会意的答语的。

他这时，听到隔壁孩子不知因为什么事又伤心伤心哭了，似乎那父亲抱了孩子绕室走动，他就觉得这作父母的人很可怜。这日子，他想决不是一对年青的人，从学校出来所想到的生活。过去一时节，或者在这两个人心中，也还燃着光明的火，希望在所走过的路上全开着大小的花，也如一般未离学校的年青男女，那么以为有了恋爱就不吃饭这日子也容易过去。但如今，儿女的重压，使这人成天只知道生活的必需琐事，生活中混合着灰土尘埃，疾病与吵闹，他们反而就在累赘中求着做人的意味，在世界中浮沉不定听天安命的活下来了。

时间约十点钟，晋生君因为想起应当把答应远处书店做的那件

事做好，只有走出去看看，看是有什么可写的没有，就走到一个教授的朋友处去。

朋友也是两个人，所谓新式伴侣，从同学而恋爱而同居的青年人。因为职业的固定收入，以及主妇的善于治家，居处虽不甚阔绰，却不缺少一种好空气的。到了那里，他与主人谈着闲话，笑着，又各发抒着心上的牢骚，到后谈到近日的工作了，晋生君说：

“来这里，就是想写恋爱小说，预备写两万字，拿去与人做一次生意。因为自己不恋爱，写也写不来，所以今天是存心来参考这日常生活的琐事，好回家写一点东西的。”

那友人太太，听到这话好笑。她一面把在床上才剪裁的丈夫的汗衫用手抹着说：

“你就可以写，作男子的，因为上学校去拿不到薪水，回家来，容易生气，脾气也坏了，……这就是你来时这家中情形。”

朋友笑了，说：

“还应当写。于是从学校学过家政科的太太倡言说：属于家政，可不管了，自己要到日本读书去，不要家庭也不要恋爱。”

太太也笑了，说：

“还有人说抖气要做‘革命官’去呢，社会问题却是这人成天到讲堂上演讲的课题。你就写下吧，把他做背景，嘲笑这时代。这时代是革命恋爱全可嘲笑的，生活是严肃还是游戏，那全看人来，我想我们是既不能严肃也不会当它作游戏，所以糟糕的。”

晋生君是知这两人爱闹孩子气的，听到女人说话，才明白今天在自己未来以前，这一家人又生着小小风波了。他就说：

“又吵了么？我倒真想知道两个平时极相得的人，怎么就把一房空气弄成紧张的原故。”

“原故么？不发薪水，是原因之一种。其余则男子的妒嫉多疑，……”女人一面说，一面用剪刀铰白府绸新衣的拾肩，把它剪小。

朋友像是仍然对女人有所刺，他向晋生君说：

“还是你好，晋生。你若知道了女人，你是不会同这女人结婚的。凡是结婚都很可笑。”

“这我听过许多做丈夫的人同我说过了，但完全是做丈夫的人口吻，其实这样人要他离婚是办不到的。”

“做一个丈夫是不容易的事情，同做一个上等人一样：做上等人不是单像在上海的人穿两身西装就行，做丈夫也不是有爱情就够数的。我先还不甚相信这个话，如今可完全明白了。我劝人不想结婚是真有理由的，可是一个有了女人的男子，或者没有女人的男子，他总只想女人能同他住在一块是幸福，这些人好像真以为女子是水做成，口是只拿来亲嘴的东西，不是同时还能吃饭的东西。”

“你这样骂女人不害羞吗？你的口是做什么用处的？”女人因为答话，剪刀误铰过了灰线，吱的一声，缩手已经迟了，“嗨，我不做了，我不做了，”她笑嚷着抖气把衣料抓起丢到床后一个衣箱上去，就走过来取烟给晋生君。

“你吸一支才行。作家应当会吸烟。他不得烟吸，是也有理由生气发牢骚，说学校课决定不上的，你不信就问他自己。”

“我不问他。虽然生气，我看倒好像被生气的人也很愿意，这话不是这样讲么？”

晋生君这样说，朋友夫妇就都笑了。女人笑着，从一个抽屉中取出了一包大白壳朝阳花，送给晋生君。

“试试这个罢，这是密司华从她乡下带来，三千里的人情，不小哩。”

晋生君就剥葵花，说这个上海恐怕买不到。

朋友说：“晋生，你近来做了些什么好文章？”

问到文章，这作家，他笑着不做声，过了一会，才说：

“近来在家中只生气。好像有太太的人借事能生太太的气，我这光身汉子就生自己的气也得。”

“为什么不努力？”女人说。

“应当说是懒惰了。我存心同自己生捣乱，怠了工。近来正有了仿佛非常慷慨，说先送五十块钱来的事就是我刚才说过的那书铺。他们是看透了像我这种人的一切，所以把钱来作收买的事，告他们钱有一百才好说话，谁知钱不来，却先在前几天申报的广告上载出广告来了。他们都是那样聪明，我想这生意不做了。”

友人就说："还是要写才行。我是教书教厌了，恋爱也厌了，……"

女人听到这话，针锋相对的向着友人。

"那你为什么不去自杀？谁也不曾留得住你？"

"我因为……"。

"呸！"这样，女人像是当真生气了，回身向房门，想走。

"怎么，"友人已把女人拉着了，"你是当真要给晋生看这些事情像演戏，好给他回去详详细细写下么？"

"这时你欢喜了，可惜你不照照镜子，看你一点钟以前是什么神气。"

"天有不测风云。"

"不知道这话有什么相干。"

"这是说人有旦夕脾气，你什么事也记到心上！"

"我若是能够记，或者我们成天让晋生来记，一天可不知要记多少页。"

"那把我对你顶好的一时也总记下，我就不怕了。"

因为是习惯，说到这里，朋友是到非吻女人不行了，手揽了女人的腰不放，女人摇头逃避绝对不行。

"真生了气么？"

"你不是说教书也厌了，恋爱也厌了吗？"

"那是先前，这时可好了。"

"这时我倒厌了，放我吧，我得有事去。"

"笑话。"

"晋生，你看到这个，好好记着，不要忘记，写下去，看男子是怎样可笑东西。"

"晋生也是男子，你骂男子他也有分。"

"但像这种行为男子是并不完全有分的。你总不能让我去爱晋生。"

"这才笑话，你今天是疯了。晋生，你听，当面说明白吧，要爱，你自由的做你所欢喜事情。晋生是在这里，我先申明，我不像卑鄙男子用另一种方法干涉别人的事，只要晋生爱你。"

“你看你那脸上的激动，何苦来？你真伟大！我只怕你的言语比你人格伟大超过了五十倍。”

朋友无语，望到女人，猛的就抱着女人不放了。

“你说这个话，说得真好！难道爱情不是自私吗？”

女人就又大声的故意同晋生君说：

“晋生你听，好好记到不要忘记。这时代的模型。名教授的议论。我说他可以代表时代，他不承认，不是怪事？”

…………

一切近于喜剧的排演，晋生君今天来此，是真俨如有所得了。他一面剥了许多葵花，一面看朋友们的恋爱精炼的游戏，只时时微笑着，望到这两个年青人孩子似的行动。他先是还间或搀一句两句空话，表示自己的存在，到后却如所谓只是小心的记着这一切，在一旁却不再加一言了。他同时想起的，是另一生活型下存在的陆姓男子一家的情形，若说这一家是代表恋爱的春天，那在自己所住的后楼前房那一家，却可以说是已经到了结实累累，如人在收获物中过着互相赞美过去同时感着萧条的秋天了。

到要走了，朋友说：

“怎么样？是不是就在这里吃饭？”

他说：“不吃饭，因为比关于吃饭，还有更精彩的另一个家庭中情形可看。”

“那你明天来吃饺子好了，我明天包饺子。”

“若是明天还想看你们，从你们行为上找取我需要的材料，那就来。约定的是两万字，久久不拿笔，写来也好像不是容易事情！”

“你认真干吗？要你的是不会把文章退回的。”

“没有办法，也好像只有马马虎虎了。不过今天到这里来，所得到的像极其动人。”

女人说：

“还有动人的在，你还不见到过他摔东西情形。”

朋友说：

“那明天再来看看罢。还看另一个人流眼泪。”

晋生君，答应着好好，走下了成圈的楼梯，到下尽楼梯时，昂

头望，还望到这两青年夫妇伏在栏干边向下望。

他与这两个年青人辞别，回家了。坐五路公共汽车，转廿一路，到了家，上楼去，看着邮差搁在楼梯栏干上几封信，把信一一加上收到的日子，因为信全得作复。看过信，坐定以后，他就记起适间朋友家中的情形来了，心中像是空虚无聊，只想睡。

他睡到床上去，虽然倦极却不能成眠。他不忘记书店那一件交易，因为过一礼拜房租又应当付人，他不能再当真怠工下去了。但是今天显然是又无所作为的过去了，他看到别人吵闹着亲爱着，又看到别人孩子的哭哭害病，他来往的坐车，时间仍然如往日一样，全消耗尽了。他是无论什么也不能够的。他本来想照到一天所见，不加剪裁的记下，可是兴味总无从使他好好持笔。他实在是不应当放弃时间的每一分钟，可是眼看到从上午到中午，从中午又到断黑，没有方法可以挽留这时间。心思越来越那样粗糙，似乎任什么事也不能把自己情绪变柔和一点，对于别人的事也难感生无限兴味了。

到晚上，吃过晚饭了，晋生君不出门。他躺在床上。也不看书，也不作事，只是躺。时间去睡觉的十一点钟还很远，天气渐热，似乎有蚊子嗡嗡的声音了。

听到那发烧的小孩狂呓。那男子父亲，则仍然像抱了顶小的孩子绕了小小的房间打圈走，且低低的唱着歌。那母亲，似乎是在灯下缝衣，有剪刀咬布的声音。

他爬起来坐到桌边了，把纸本翻开写了一个题。

《父　母》

……做父亲的办公回来，夜间享受家庭的幸福，是抱了顶小一个孩子在房中走动，且唱歌，使这小小灵魂安静。做母亲的在二十五支烛光的电灯下低了头裁衣，抬起头来时，望到睡在父亲臂上小儿天真无滓的圆脸，极母性的向那父亲微笑。

……父亲真是可怜，白天到很远地方去办公，到月头把六

十块月薪拿回家来，于是把钱摊在桌上，两人就来商量支配这钱在下月中的用途。

……母亲见到睡在床上另一孩子的瘦脸，就说：

“拿两元买奶粉，看小三多瘦！”

“不行，买一罐麦片好了。我昨天过大马路大利公司，看到写‘麦片五毛一罐’，这里价钱便宜一毛。”

“那不如煮稀饭了。”

“麦片方便。”

……于是做母亲的，不说话了，就在买物单上，写上“买桂格麦片一罐，五角。”

……在那单上除了房租报纸伙食外，每一条记载，是全经过这样争持才定下的。到后把数目一总，总数下是五十三元七角，两抵计共余钱六元三角正，这钱归入存款，为母亲保留。做母亲的另外付了车钱三元，在账上记出把其余四元三角“存库”了。

……第二儿子病倒了，发烧，像出疹子。因为病的纠缠，办公处告了假，但无可奈何。因为扣薪的原故，仍然又到办公处桌边坐下了。在拟就公文上写错了许多字，是因为想起了在病中的儿子，才那样疏忽。致在一个学校的公文上他写上了“疹子”，“要梨子”，“吃粥也不想”这类句子，这父亲很可怜。

…………

写到这里，那隔壁父亲，却叩着壁板，轻轻说道：

“晋生先生做事么？”

他仿佛是已经为这做父亲的人看到了所写的东西，把笔忙放下说：

“没有事，吃了饭，无聊，在玩呢。”

“不忙么，可不可以过来谈谈？”

“好。就来。”

说是好，就来，就听到那边女人轻轻的很匆促的收拾东西，拖

得桌椅响且笑着说：

“又忘记喊娘姨带开水了。”

晋生君因为听到别人在整理东西，就站在楼梯边稍迟了一会，才过去叩门。

那男子把门拉开，晋生君就看到房中一切了。出于意料的杂乱，一切显然是才经收拾，然而各处瓶罐的陈列，书架上晾一件衣，牵电灯的线又挂着小孩尿片，而那父亲一出门就挟在肋下的那黑皮包，也很狼狈的被晋生君发现在马桶盖上。主人把女人介绍给晋生君了，就把房中唯一的一张藤椅让给晋生君，那男子就坐到小孩子所坐的矮木凳上，女人则站立在全是瓶罐书籍的写字桌旁为晋生君取烟。烟得了，擦着自来火。

“不用烟，谢谢。”

女人笑，说：

“不用烟，我记起了，晋生先生曾在ＸＸ上说过是不吸烟的。”

这烟于是仍然放到屉子里去了，女人一面说没有开水，等娘姨回来才行，一面就坐到床边去，用手抚病孩子的额。

那顶大的女孩同第三女孩，先是坐到屋角小凳上，像在翻一本旧画本，晋生君一进房，就随到爹爹站起，这时也又坐下了。

“读书么?”晋生君望到那女孩问。

那母亲说：“看画儿玩，没有读书。玉玉这就是我同你说那好兔儿故事做故事的人!”

那女孩，听到这话了，很腼腆的向着晋生君笑。忽然问晋生君：

“你妹妹呢?”

晋生君先是茫然，到后想起这是因为那书说到自己家中情形，所以这女孩子记起妹妹了，就忙说：

“妹妹在北京。你是不是到过北京?”

“不。我是天津生长的。”

那男子就说：

“玉玉是天津生的，因为那时她妈在南开教书。”

“哦，金先生还到南开教书么?”

“教过两学期。”女人说时理着病孩的薄被，过一会，又说道，

“南开ＸＸ省人也不少。”

“金先生是高师登过的！女高师近来好像不如先前了。”

“是的，那时大家还做古文，每礼拜作文一次，做得好有奖。八年了。”说到这里，女人像是想起旧时的一些事情，就同她男人说，“我听人说ＸＸ也在师大作主任，有六个孩子，同ＸＸＸ又离了婚。”

“ＸＸ女士是相识么?”因为ＸＸ晋生君也认识，所以问那太太。

“我同ＸＸ是同班，还同一个宿舍住了两年。”

“她的事我倒不知道。”

“也奇怪，”女人说，像是拿自己在作比。她说，“有六个孩子，大的比我玉玉还多三个月，平时也很好的，谁知忽然闹分手了。”

那男子，沉默着，到这时就说：

“这是平常的事，不愿负责，就分手了。”

女人说：

“那里是不愿负责，完全不是责任问题。我知道她，平素就有点不同处，实在说，倒正是因为第一个孩子的责任，才有另五个孩子。”

“这事也真不容易解决，不知道那些孩子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他有钱，她有钱，自然好办了。”

最后的话是那男子所说的话，他在此事上是另有感慨的人，已为晋生君看出了。他想这两人是把责任来维持，还是因为没有钱才不至于分手？真是很不容易明白的一件事了。

因为短期的沉默，晋生君才注意到女人的一切。这一家似乎较之那大学教授一家还有趣味，这是晋生君见到这女人以后才知道的。

…………

谈话谈了将近两点钟，晋生君见到那第三女孩已坐在那一角瞌睡，他告了辞。

他回到自己的房中，想把刚才谈到的以及见到所得的全记到先前还不完全的一篇文章上去。但不知为什么，总不能再写下去，且莫名其妙，只想到隔壁小孩子会将要在明天或后天死去。他继续写

下的，是

> ……孩子死了，母亲守到小小尸骸旁边，等候作父亲的购买小棺木回来装殓。

他完全失败了，上床睡了，等候明天。等候明天或者小孩真死了，或者别处来钱了，或者……明天必然来到的，其实只有那娘姨用鸡毛帚毫不吝惜她的气力打灰一事而已。

本篇收入《石子船》以前未见发表。

后　记

这一本书，为六月所写。算是最近的东西了。

说到最近，最近似乎因为身体太坏的原故，文章写来，方法完全与从前东西两样了，这话是有熟人说过的。自己呢，也像很明白，从这一小本集子上看，可以得一结论，就是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于描写虽同样尽力，于结构更疏忽了。照一般说法，短篇小说的必需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全到。也像是有意这样作，我只平平的写去，到要完了就止。事情完全是平常的事情，故既不夸张也不剪裁的把它写下来了。一个读者若一定要照什么规则说来，这是失败，我是并不图在这失败事业上加以一言辩解的。在我其他任何一本著作上，我想都不免有这种毛病，虽然如《雨后》这一本书，有人说过如何好，但那也不过是吃点心的人，为书铺方面写写广告的话罢了，那类批评，相信不得。我还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到在章法内得到成功。

但是，这一集与过去一些小册子，另外还有不同的，是仿佛近来性情更沉郁了一点，往日能在文章中生感慨，近则没有了。近来牢骚很少。在忧郁情调中找出诙谐的风致，把一个极端土地性的人物，不知节制似的加以刻画，一切皆近于自嘲，是自己所看出的特色之一。这作风，于我没有好处，也很明白的。显而易见的是近来这类文章送到别一杂志去，已经很有被退回的经验了。被退回不一定是完全糟糕，但从这试验中，则很可以知道我的方向是已转入了更不为人欢迎的路上，退回就可以当好证据了。

以后我是继续这样，还是另走名利双收别人所走过的路？以我这时想，则或者都不是。我当把笔放下，另找一种事业才行。到了明年不再写小说了，也许当真还乡去，仍然在那有生趣的司书生的职位上过几年。几年以后中国人趣味大约不一定还维持到三角恋爱与徒有血泪字样的文学上，我的书稍有销路就仍然可以动手写我自己不精彩的文章了。

这一集编成的时候是十八年六月念二日，因为没有伙食，一家人并一个久病在床的老母也饿了一餐。同时正得到福建一个书铺来的快信，很客气的称我为“天才作家”，要我帮忙，但钱呢，说是好办，慢慢的看吧。这些“聪明人”，其实早几天就已在申报的广告上把我名字嵌进去了，我没有能力去说没有钱这样办是不行的。写在这里可以看看自己生活，真值得有识人的嘲笑。

沈从文记

沈从文子集

《沈从文子集》1931年5月由新月书店初版。

原目：《龙朱》、《丈夫》、《灯》、《建设》、《春天》、《绅士的太太》。

《龙朱》见第5卷《龙朱》；

《丈夫》见第9卷《短篇选》；

《灯》见第9卷《短篇选》。

其余诸篇据新月书店初版编入。

临街，对到一家卖买旧货的小店。这茶馆一切的布置与情调，皆与到此地来的人物极其相称，肮脏油腻的桌面，细腿的板凳，以及大青花盖碗中泡上粗叶子绿茶，另一种上等人茶馆所缺少的这里都有了。来此喝茶的全是一些下层社会的男子，一些船上的水手，一些拖半日车的包车夫，一些专在码头上放债的大爷，一些住到东市在买菜一类事上赚了点钱找不出用处的厨子，还有的就是一些谈肉价米价的小生意人。各人来到了这里，选上一个位置，泡一壶热茶，咕嘟咕嘟喝一阵，又把所有心里想到的事，或听到的新闻，同旁人谈着，算是享受了一点生活，等到记起了另外的事，或觉得已经坐够了，就把四个铜元塞到那专司加水的伙计手心里，走去了。来来往往的人一天是数不清的。因为生意不冷落，到今年七月，茶馆主人把电灯也装上了。花了很大的价钱，从城中接线，租了火表，七个工人敲敲打打了一天，有了电灯每天到了晚上，管事的把临河装置的一排红绿灯机关一扭．从河下远处皆可望见这茶馆所在，泊在远处的船只，想要上茶馆来皆不至于迷失方向了。

到了晚上，这茶馆里屋梁上的电灯，把黯淡的黄颜色的光明散满了一个屋子，肮脏的方桌旁边坐满了喝茶谈天的人，两把长嘴大肚的开水铜壶，在灯光下炫耀着金色，在两个与铜壶样子作一对称小瘦而有烟容的孪生兄弟手里，各处的来去添水。门外常常停的是卖炒豆花生一类东西的担子。一个卖油煎臭豆腐的生意人，同一个做芝麻饼生意的人，一到了晚上，也总是把担子放在这茶馆门前，尽顺风把那臭味薰进一切有臭豆腐嗜好的人鼻子里去。因为一些香味的诱惑。于是就有人从腰兜里掏钱，叫伙汁买东西的事发生了。那加水的孪生兄弟，既有了同一的样子，也不缺少同一的聪明，这聪明就是在任何忙乱的情形下，一面自己口中哼着，一面把大铜壶的嘴，远远的向一个桌上的碗中洒出一线热水，一面还听得分明身背后客人差派的言语。

只要一听到有人在某一处喊叫要买东西，照料添水的这两兄弟，是不到一会儿就到了跟前听候使唤的。人既到了桌边，掏出钱来，告他要买什么，把钱接到手，看了一看，看清楚手上铜子不是沙板了，就从一些座位间，像一只逃走的瘦母狗，飞窜到门外去，

建　设

一

市的小河，是因为ＸＸ山旁的大房子的建筑，运石子，运水泥，运铁运木，平空加了许多从ＸＸ来的船只，因此今年来更显得兴旺了许多。

那小河中有许多住家的小船。小河旁边，有一排湫陋逼窄的小平屋。这地方因为方便，名字就是河街。河街有烟馆同面馆。有卖绳缆的铺子。有杂货字号。有屠户。有铸铁锚与琢硬木活车，以及卖船上应有器具的铺子。有一家新开的理发馆，走路的人们，从玻璃窗上望过去，总常常见到一些大而圆的脑袋，在一种极呆气的情形下，被剃头师傅用刀刮头。有几家供船上人开心的妓院，三五个大脚女人，穿蓝花洋布衣服，红花洋布裤子，粉脸油头，鼻梁根扯得通红，坐在门前长凳上，见有人过路就眯眯笑，且轻轻的唱歌。一条肮脏的长街上，一年四季总是湿漉漉的不好走路，一些从这些小屋子里或河船上长大的孩子，大白天，捧了小小公鸡，身后跟前一只肥狗，街头街尾找鸡公打架。或者无聊了，为一句话两个孩子就互相抓着揪打起来，揉到烟馆门前的烂泥里去，使那成天站在烟馆门外招呼主顾的帮伙，常常为了这事更大声的吆喝。街上卖糕的皆敲竹梆，卖糖的皆打小铜锣，这些人，并且皆各知道由口中唱出一种鄙俚的调子，同女人身体某种地方相似的比拟，逗引旁人注意。

这街上，还有一家下等茶馆，一面临河起了一个吊脚楼，一面

站到门前，拖着大而哑的声音，像唱戏一样，在那臭豆腐摊边一唱，说明白了是第几座某大爷的生意，把钱掷到一个空碗里，又即刻窜回到放茶壶处，把壶攫到手，走到另外一个座旁去了。油豆腐已在茶客口里咀嚼后，为这伙计见到了，虽极其忙碌，总做出一个笑样子，找出一句话来，对于这食物加以一种奖誉，好像使吃这东西的客人，感到一点快乐。他的话照例必定是一个内行的话，虽然明白是袒护到卖东西的一方面，不过总仍然像是完全为主顾设想有利益的话，那理由，一面自然是做这一种职业的人一件必须的义务，一面还是卖油煎豆腐方面有一种好处。本地方的规矩是不因为到河街来破例的。他们将在十个铜元内抽出两个，这是做生意人承认了的酬劳。这茶馆生意日益兴旺，在这孪生兄弟管理下的两把铜壶日益发亮，这两兄弟烟瘾也一天比一天大了。茶馆的生意每夜总做到十点钟左右，到喝茶客人散尽，上了门，熄了灯，管事的一个人在柜上数钱，这两个孪生兄弟，清理了一下桌椅板凳后，就把被卷摊开到两张拼起来的大方桌上，中间摆一盏灯，对卧过瘾，一直到三更才睡觉。

这时这茶馆是正热闹时候。只见两把壶被高高举起，从壶嘴里喷出滚热的水来。两个茶馆伙计嘶声的唱着一切惟有自己分明的曲子，提了壶各处走动。各个桌子旁皆有人剥葵花。一个屋子里充满了下等烟卷气味。地板上全是白色灰色细碎的葵花壳同黄痰。

这时候，从门外进来了两个人，前面一个是在这茶馆对面开旧货铺子的主人，一个酱色脸的二等胖子。后面跟的是一个衣裤敝旧无赖汉样子年青人。这汉子随了那旧货店老板进了茶馆，找到了一个角落空座，两人坐下了。茶伙计拿了两套碗盏走了过来。认出了那二等胖子是住在对门的熟人了。

“哦，是张老板，我拿小碗来。”因为喝小盖碗是有身分的人才能办到的，所以伙计这样说。

“随便点，大喜。”那胖子说，“我们谈两句话就要走。”

这伙计听到那老板说的话，就不动了，一面加水到碗里去一面望那同来坐在横头的年青人。这是一个仿佛从军营里退伍出来的人物。上身穿得是肮脏的军衣，面目瘦削，头发极长，一个高耸的鼻

梁同一个大口，使这茶馆伙计想起另一时所看到的一个被枪毙的逃兵样子。把两碗茶加了开水，推到两个人面前以后，伙计向那胖子生意人开了口：

“老板，来一碟瓜子？”

“不要。——随便吧。你去招呼他们，我要什么再叫你。”

伙计打了一个哈欠，像发了瘾，提了壶走去了，这老板望了一会到附近的喝茶人，才轻轻的说，“喝茶”，自己也把那盖碗甩开，刮了一下水沫，呷了一口茶。

那年青退伍军人模样的人，仿佛心情另外为一些事所萦绕，看了这情形，也照样的非常粗糙的把茶呷了一口。

“你一定在什么时候拿来?”那老板轻轻的同那年青人说话。“他们都是要看了才定下价钱。你我虽是第一次，你总听到说过我的脾气。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多少利益。我愿意帮一个尽忙。你放心，我不是那些坏东西。”

年青人，把两个肘弯屈在肮脏的桌子上，很不耐烦的点点头：“我信你，才来找你。我听到吴大爷说你仗义慷慨，我一点不疑心你对我说谎。不过你说先拿出来怎么行?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若答应了我有五十的数目，同时交货拿钱，我才能够做到。我不是骗你，你可以看了货再交钱。我们……”说到这里，这汉子，像是又忽然想起了心事，轻轻的在桌子上捶了一拳。“你看，行就是这样办；不行拉倒!”

“有什么不行?我说的还是要看看。我纵答应了你，五十也好，六十也好，到那时，你那个不值一块钱，怎么办?你无论如何会信我，若果一切照你说的，无一点毛病，我决定五十。不过，若果……”

年青人听了稍稍生了点气的样子。“什么毛病不毛病?若不是急等钱用，我拿到ＸＸ去找油客，话也不必说就可以得一百二。我不是完全外行。我知道行市。五十块，谁也会明白这是一个最小的价目!”

“我知道!就正是因为即刻要钱用!上月为连玉卖那个‘小鸡’，因为也是急于要钱，三百一个数目就卖了，还加上那小东西

五百颗。那个到ＸＸ我也听说是值一千出头的。这样月份，什么事都是这样子，不容易！你说五十，我依你，我包了，使你可以放心。你明天晚上拿来，我们谈，当面办妥，好不好?”

“这地方不大方便。”

“那你看什么地方方便？尽你的意思。我们一定是两个人，你看什么还比这地方合式。你可不可以到船上去?’’

“我邀你们到对河去。”

“对河吗?”这老板想了一下，就笑了。“不行，你太方便了，我们可不方便！我们主顾恐怕做不惯。”

话是像说到了另外一种意义上去，恐怕引起年青人的误会才止着了的。但这年青人，似乎仍然是明白什么是不惯的下文了，就说：“他们怕我脱虚吗？我可以先拿机柄给他们。”

“不是那样。什么我们都不怕。我们怕得是同旁人打麻烦。你是我相信的。纵是生人我也相信，何况提起吴大哥的朋友。你可不可随便一点，就把东西拿到我们这里来？茶馆人多是更方便一点，不会为人注意的。他们完全都是到这地方谈话，你若实在不愿意，我们还不妨到这里约齐，再到一家烟馆里去商量。”

年青人想了一会，很勉强的模样答应了，站起身来就想走。

“什么时候?”主人同时也站起了。“把时间弄妥当好一点，请你约下来。”

“你说八点就八点。”青年说时仍然是有不高兴神气。“我是但愿今夜间就办好的。我既然不能把它即刻拿来，就说准了明天八点吧。”

这时茶馆伙计走拢来了。

“老板，要走！怎不坐坐?”

老板就从身上掏钱，年青人不让那胖子占先，忙从衣口袋里抓出了一把铜元，约有三十枚左右的数目，其中还有两个双角银洋，一把掷到桌上，先走出了这茶馆。

本来的茶钱，是只须三十文一个座位的，这时，茶馆伙计看到银角子在桌上滚，忙用手去捕捉，把角子抓到手心了，一面同那收旧货的胖老板说谢谢，一面就想追赶出去，做一点刚才对于客人轻

视与忽视的赎罪事情，行一个礼，说几声谢谢，但等到追出去时，那军人样子的青年已走出茶馆不见了。

那胖子刚要出去，从一张茶桌前面经过，就为一个船上梢公模样的中年人，用大而粗糙的手，一把抓住了。

“哥，你忙什么?”

“黑大，是你！你又转来了?”

那胖子即刻就又坐到那梢公桌旁了。他们谈着话。

他们谈得仍然是只有他们这一类人才能明白的行话。这梢公，是一个专用打鱼船来去 X 埠与 X X 市各处偷运大土同其他一类物件的人。一个水码头上知名的人物。他的船就泊在茶馆吊脚楼下面。喝了一会茶，谈了一会天，梢公邀胖子到船上去，试试从 X X 新得的老土煎成的烟膏。

这两人，不久就从那茶馆隔壁一个又湿又臭的小弄子内走下河去了。

二

在 X X 山旁作工的一千余工人，两个月来的忙碌，值三毛钱一天廉价的精力的耗费，按照工程的步骤，工程师聪明的计划，三百七十亩的面积，已渐渐平成一片广场，缺处填补，凸处炸去，凡是应行建筑房屋的铁柱，也已经为人的气力与机械的气力，处置得很妥贴了。

天气渐渐冷下来，建筑工程处周围各地，小水沟早上已在水面结了薄冰。

有些工程因为天气关系停顿了。工程处工人也从一千的数字上减到三百了，留到这里的就只是搬运材料以及很平常工作的一些人，这些人就住在工程处附近用木板木柱临时砌成的小房子里。三百人一共分住在三个地方，大清早，东方的天还刚刚发白，山上驻军帐幕里走出了一个身上穿着臃肿不相称的棉军服的年青号兵，迎风呜呜吹完了起床号一通，在喇叭声音没有完毕以前，兵士们，习惯于早起，皆起了身，再稍后，约有五分钟，工程处一响了锣，一

群一群下等人就从肮脏的木板屋中走出来了。他们各穿着肮脏不整齐的衣服，有些是从乡下来的农人，有些退伍的兵士，有些曾在县公安局服过务，又有些是与电灯电报一类生活发生过关系的人，所以破烂的青色制服，以及圆顶的呢帽，后跟已露出的皮靴，皆可以在这一群人中挺然发现。他们从住处走出，各人鼻孔皆在寒气中放出热气，各人皆用手喝着搓着，各人还很随便毫无拘束的扯脱了裤子的前裆，露出黑色的一条，哗哗的洒着热尿。他们皆仿佛没有什么话语必须与同伴说及，各人望望天，不拘天气好坏，似乎从天上的云彩皆可望出日子的意义，皆明白今天一切与昨天一切完全一样，点名，发签子，按工头所分配的工作去做事，搬砖，扛铁条，用柏油敷到铁柱铁管上面，用铲子撬挖绕ＸＸ小河沟中的污泥，……大坪中各处皆听到金铁声音，听到汽压槌蓬——的打在屋基上声音，和到小铁槌敲打钢管的声音。沉重的柏油桶各处滚着。大木料横斜成十字的垒上去到成小塔。人则各以其因缘爬到高空或沉入地下，在方便中也吆喝着歌呼着，且常常用着那最道地的话语辱骂着他的助手。一切的力皆卖给三毛钱一个小数目上了。一切力为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的计划活动着，一切物件，一切石头同木铁，皆遵照工程师的命令，立着，卧着，叠垒着，这些东西也就常常像叹息，发出宏大的，尖锐的，嘎长的，或沉闷的声音。……于是太阳慢慢的照样从天的低陷处出现了。随了太阳而来的是温暖与光明，于是地面有霜露的地方，木料上，或者成堆的铁条上，凡是经霜露的一处，在没有经过人手以前就经过太阳的温暖所抚，皆发出淡淡的白烟，沟中结在水面的薄冰，闪着哑的光辉，慢慢的在日光下融解。于是一切声音更大了。……工人中谁也缺少那种大胆，敢在生活上加以一种惑疑的符号，以为一切合理的都不很合理，一切世界一切规则皆应当重新来安排一次，他们纵不做工也有拿三毛钱的理由。他们都仿佛很明白气力的悭吝是一种罪过，所以到后各人就仍然把工头所颁发的竹签扎到裤头上，到工作地方去了。这些人，工作到了晚上，他们就又钻进到那肮脏小屋里去吃饭睡觉做梦，或说一点笑话，赌点钱，骂几句野话。

天气温度的下降；在建筑ＸＸ大屋的工人中，是些什么事？天

气冷下来，用粗糙的手抓着冰冷的铁，直到出汗以后才明白这手是自己的手，这是冬天工人的一种严肃的意义。另外是一些生来一点也不聪明的汉子，天生就的顽强的身体同顽强的心，分配在掘泥工作上，毫不迟疑地跳进污水沟中去，捏紧了铁铲的把手，奋力的撬取有臭味的黑色的冰结了的沟泥，虽全身累到出了汗，两只脚还是冻结在水中。还有另外一种，是因为前一日过分的疲倦，小小任了点性，贪恋到棉絮的温暖，在早上做着很放肆的好梦，上工的锣声只增加了梦中热闹的方便，忘了起身，到后是得小头目走来，臀部一脚，抓起放到烧柏油处去升火，扣薪一半，作为惩罚。但是这天气，在世界上另一种人，可只有天知道了！岁暮天寒，清露严霜，一些雅人饮酒赋诗的机会就来了。住在都市上一些有钱的人，天气只要稍稍一转变，就皆知道从箱柜中取出那体面值钱温暖柔软的皮衣加到身上了。富人贵人皆知道用暖汽炉或电炉，保护客厅卧房的空气；使之永远像二三月的春天。好女人陪了老爷出外来赏雪，皆用貂狐包裹一身。他们是占有了春天的人类，所以冬天也归这些体面人物享受了。

在ＸＸ工程处小山上有兵驻营，山上的兵是在ＸＸ大建筑动工以前就到了这里的。不过步兵一小队，人数约在四十，一个尉官统率了这些人。在同样的天气下，兵士们是与工人有同一命运，十月的早寒终是无法逃避的。虽然各人穿上了崭新的灰大布短棉军服，对于寒气的袭击，没有什么要紧，但也仍然是东方一发白就离开了棉被，很愚蠢的随了喇叭声音集合到广坪中；略近于呆子一样大声接应着点名时的“到”字，于是接连就又捏了冷的枪械跑步下山，到大坪里来操正步与跑步的。空场中既是各处皆有建筑材料的堆积，又不缺少房屋的石基，这些年青兵士们，就依照年青精明的队官命令，绕着这些材料堆只是跑，或者又利用材料堆，作为敌人的堡垒与自己城墙，取攻守阵法演习作战。他们与工人正像在一个世界里用着同一无目的劳力浪费着，工人的力就留在一些培养教会势力的大建筑上，兵士呢，学得整齐与劳苦的忍耐，在另一时机会一来，凭了很正派的名义，就拿去在钢铁飞窜爆裂的战争上，为那些有身分有势力的人物意气兴味上打一个长久的仗，或者流血，或者

死亡，腐烂发臭，也不必再需要人为他们照料。

因为军纪那一类原因，兵士们被处罚挨打的机会，似乎比工人还要多许多。当一个年青兵士，有时被罚在山下坪中，立正一点二点钟时，那严肃如木偶的姿态，在相近处掀滚一个铅桶或一段松木的工人，见到那情形时节，总以为很可发笑。在规矩上说，工人似乎幸福多了，因为一个工人不偷东西就不至于挨打，他只须在工作上不节制自己的气力，就很够了。至于兵士呢，气力倒似乎因为预备积蓄到将来，所以劳苦稍有限制，只是凡是军人应记清楚的规矩，却麻烦多了。一个兵士他先应当知道，无论如何上官是有理由可以随意执行一切处罚的特权，又同时应记清楚起居行动穿衣吃饭的规则。他又聪明不得，又蠢不得，他又不许有欲望；又应当想一切皆是为国家那种谎话。他应勇敢去杀别人，也应更勇敢的尽别人用枪刺拟在自己胸口上。不过在ＸＸ处搬砖挖泥的工人，虽有少数时间对于军人的生活发笑，却有多数机会来羡慕那有希望的人物位置的。兵士不很懂工人为什么就能这样安分的活到世界上，工人却很懂兵士们生存的理由。只要看到过身穿新棉军服，在空坪中作跑步的兵士，工人皆知道这些年青人，为革命，或者为什么更好的意义，操三年五年，懂了许多规矩，会在车站上欢迎伟人时举枪行礼，会像老战马一样在任何情形中皆能维持屹然不动的精神，并且很懂到打仗时死了可以成为烈士，在将来纪念碑上镌刻得有名字，若不打死则能得三十二十的赏号，堂堂的整队伍开进新克服的城市去，受商民的供养欢迎，气运一来就成为世界上有身分的人物了。成了有身分人物，则穿衣吃饭皆很方便，不会常常挨打，不会挨饿，不会被罚在污泥中挖土，大热天也不会在太阳下流汗心烧害痧症死去了。一个今天作工明天也仍然作工，今天凭了竹签领取竭一日气力换来的三毛钱工薪，到明年也仿佛还只是在这样一个小数目活到世界上的工人，他羡慕穿灰衣军服的人也是当然的事了。

仿佛是因为“革命成功”，虽羡慕兵士也仍然只能作工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些全是近于世界上无用处的人，除了天生的牛马的气力以外，什么事也不能作。这些人既不明白教育学与代数，也不知道怎么样穿体面的衣服，说精粹的言语，更愚蠢的就是穷到了这样

子，还只要是有机会得到一个女人作为自己的妻，总还生产了五个六个的孩子。节制生育的方法一点不去研究，又缺少卫生知识，不常常洗澡，身上任何时候皆有一种使人作呕的气味。儿女则瘦到像小猴子，一身的恶疮，一头的癞疥。我们每天看朝报，第八版的社会新闻一栏，总告诉我们一些抢劫，饿死，自尽，煤矿爆炸，谋杀，以及一切吓人听闻的恶浊黑暗消息，差不多完全都是这些脚色的排演。我们不拘在何处中国地方，总听到有一些小孩子或大人，因为无法得到饭吃就饿死在大路上，到后就自然腐烂或者为狗拖食。谁都愿意挥霍一整天气力来换取一点点米盐，但是工作全找不到；谁都不觉得死是必须的事，但结果总是很凄惨的死去。在目下的中国情形看来，所以ＸＸ工程处的三百个工人，仍然算是在很幸福的情形中活下来了。

工程处常常有盗窃材料的事情发生。发现了，就把人捉来，吊在大水管旁，用鞭子抽打，使本人受苦，使其余人看见。虽然这样很残忍的处治到这些人，仍然还是不缺少新的事情发生，什么原因？因为“金钱”与他们离得很远，所以“道德”这东西，也同样与他们离得很远，就不得不做这些坏事。

在ＸＸ工程处，如在别一个地方情形一样，机会若在工人中给了方便，说谎，盗窃，欺诈，那是常常会发生的。他们就是那样为上等人瞧不上眼，永远为一点小小数目，五个钱或十个钱，也有理由向天赌下分量沉重的咒。他们又常常在这一类价值的事情上，揪打到流血成仇。他们偷一百钱东西也愿意冒险，愿意得到那不相称的处罚。ＸＸ方面虽常常有教会中人来说教，把这些人集合在一块，告他们天堂的门路如何敞开，毫无阻碍，只等候那心地洁白的人死后进去，也好像仍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得到这好机会。这些人，灵魂是不需要天堂的。他们都明白他们在生只合劳作同饥饿，无意中犯了法律，就被人牵去杀头，死后，就跌倒地狱里去让地狱的火焚烧自己。这是他们的本分。他们都知道本身永远是渣滓与灰尘，在灰尘，铁锈，霉臭中生存，也仍然应当在这些情形中倒下死去。他们都不想天堂，因为天堂的路太远。他们只能常常想无意中多得一角钱，或吃一杯酒，所有的欲望，全是很平常很卑陋的欲望。这有什

么办法？教会的慷慨，拿出一百万或五百万，到中国来办教育，培养成就一些以教会为生活的混账东西就够了，为什么还一定要顾全到这些肮脏的下等人？正因为他们愚蠢，狡诈，贪小便宜，爱胡闹生事，活着住低小湫陋的房屋，做不道德的事情，死后一起皆应跌入地狱，也才见出天堂的光明与美丽，就专是为一些上等人所预备的灵魂的旅馆！

在那些简单的仅仅好像是人的一群东西头脑里，在工作上除了比较得出劳苦或轻松，感到爱憎以外，还会想到一些什么高尚作人的事情，是谁也不能够明白的。

尚有谁，需要明白这一群蠢头蠢脑的东西，心上所起的暗影没有？这些人，是连自己也没有需要明白他们生活到这世界上为了什么欲望，而又必需有一些所谓人类向上的欲望的。

在建筑处方面，兵士同工人缺少相熟的因缘。在生存意义上，兵士是较上一层的一种人，是虽为军阀所豢养兽畜的一类东西，而又不缺少因为方便也可以成为军阀的两栖分子，在这样情形下兵士是不会同一个工人做朋友的。但是，一个不意的机会，一件小小的事，终于把两个地狱里的年青人牵合在一处，成为一对要好的朋友了。这事是发生到上一月的一个夜里的事情。那时那个工人，正在河街的一个人家门前，被两个码头上吃饱饭的小坏蛋，用一种赌博的骗术把所有的一点点工钱输光，想脱下那一条缠腰青布作为最后的孤注，但两个小坏蛋用不着这样一条腰带，所以不愿意再玩一次。但那工人可急了，无论如何得再赌一次。两方面自然而然发生小小冲突了。输家口中骂出了野话，两人就一同揪到了那年青工人，滚到泥里去。这年青工人是一个生长在乡下的人物，对于两个骗子毫无惧怯，虽自己跌到泥水中，同时压了一个骗子在他的身下。从赌博到殴打，这种种情形，是站在旁边一个兵士皆一一见到的。这兵士在另外一个时节，曾看到这工人在建筑处的泥沟里挖泥，极其勤快，这时又见到一个人在此同两个骗子扭打，勇敢非常，先还是同许多旁边人一个样子，取旁观态度，看看到底是不是能够得到胜利。到后看到一个骗子从制绳索的铺子里，摸出了一段檀木，正想从背后向那工人头上敲去，这兵士忽然感到不平了，撺

过去把那骗子的手扭住，对那骗子脸上就是一拳。三人的场上加上了一个兵士，不消说两个骗子不到一会儿就被擒到泥里去了，另外住河街的人，到这时，也就出来劝解了。结果是因为兵士的原故，两个骗子除把所骗的七角钱同一些铜子退还外，还为两人作揖陪礼，才算了事。这年青工人得到了兵士帮助，占了上风，到后就把兵士邀到茶馆去，把所有的一点钱完全花到吃喝上面。工人的慷爽行为，使兵士感到痛快，两人之间坚固的不可摇撼的友谊于是成立了。从此以后他们就认识了，在一种生活所许可的方便中，两个青年人常常一同到河街去玩，且取了一般习惯，成为兄弟了。

茶馆中张老板同那军人商量那件暧昧交易时，那两个年青人，恰恰在相去不远的一个茶座上喝茶。听到谈了一阵，望到这两人已走远后，那工人才问那个ＸＸ等十七连的二等兵。

“大哥，我不明白他们是说的是什么。”

“是盒子。”

“‘盒子’？”

“匣子。”

“什么‘匣子’‘盒子’？”

“是我那个东西，明白了么？”

“噢，我清楚了。我正疑心是‘膏子’，才值得那么多钱，想不到是‘盒子’。他们生意好像说妥了。他们说明天还要约到这里交货。”

“他妈狗养的，明天我们把他揹了揍了，可以得一笔钱用。”

“他有盒子你怎么揍他。”

“他是要卖盒子的，等他卖过后，我们两个人再去拦到他，不让他一个人得那么多钱。”

“大哥，当真的么？”工人认真了，但是这样问着，且仿佛已断定这是谎话，所以先就笑了。

兵士说：“只要你有胆量这事就当真。”

“他知道我们怎么办？”

“放翻了他，就知道我们，也让他到包丞相处算他妈的鬼账去。”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等他？”

“仍然来这里，看他们怎么交易。”

“我们决定了！”

“决定了！这算什么鸡公大事？你怕么！”

“我——”这工人说不分明了，因为这是初次。因为他想起那些被吊在水管旁用大藤打三百的工人的情形。因为他记起别的事情。

这汉子，是乡下人出身，是来到这工程处以后，每日拿三角钱工薪，按时做工头所分派的工作，按时从那湫陋木板屋中钻出，而又按时蹲到泥地中做事吃粗米饭的人物。一个最规矩的最合用的工人，一个“虽愚蠢却诚实，”值得教会中派来的牧师用圣雅各名分哄骗永远这样做工的动物。要他这时来为一件新的欲望摇动，要他冒险，要他杀人，他不能随随便便这样答应的！

兵士因为他那身分，因为那中国兵士的特殊身分，是并不把这件事当成怎样了不得行为的。平时规规矩矩，每天到大操坪操跑步，每天点名，每天被上司辱骂，使旁人看来，都以为这些蠢东西的心，一定是一种特别的质料捏成，永远是不会多事了的。但是，感谢那些伟人，常常把另一种教育给了这类当兵的人，他们常常使他们去为一个好名分打仗，有时也使他们为一个最不好的名分打仗，战争，就是那连年不息的战争，就是那每一个兵士皆有机会遇到的事情，把兵士们头脑完全变了。一个初到军队中去的人，是还不缺少怕鬼那种小孩子心情的，但稍久一点，这些人就不同了。他们都得在方便中做一点侥幸事情，都得任性，因为他们都得死！他们是用不着道德的，其他一切好名分也用不着。他们为三个月或一个月的薪水，去壕沟边用枪刺作武器，肉搏一次，他们又常常为五块钱的赏号，做一次同样的愚蠢行为。他们是都明白把自己生命，作一孤注去赌博，若是没有战争，那他们在另外机会上，就要做出与战争差不多的愚蠢事情来了。

这时这兵士，已经看懂了那工人的无用处，他笑了。

工人见到兵士笑他，有点不平了，他说：“我们去，我赌咒要去。我不把我这手扼断他的喉咙，我是婊子的儿子。”

两人是把事情已经约定了，就离了茶馆，回ＸＸ，刚走到河街

尽头，就听到ＸＸ小山上吹点名号，兵士听到号音，知道一回去又得被排长辱骂了，就望望天空，骂了一声野话，与工人分手了，拔脚向山脚跑去。

工人独自一人回到那建筑处，从那守门的巡警面前过身时，也轻轻的骂了一句娘。

这汉子，在夜里，在那又臭又脏的住处，用一床旧棉絮包裹了全身睡觉时，就做梦，梦到与人打架，得了胜仗，从那被打的人抱兜里掏了七八块钱的角子，捏满了一手，就醒了。醒过后，爬起来走出房子，站在寒气逼人的月光下洒尿，望到小山上有一个哨兵的人影，来回的走。听到远处有鸡叫，仍然回到自己的住处，再想睡觉也不能够了。

三

一个新的白日，所照的还是旧的世界。肮脏的，发臭的，腐烂的，聚在一处还仍然没有变动。一切的绅士看不起的人，还是仍然活到世界上，用不着哀怜用不着料理。一切虚伪，仍然在绅士身上作一种装饰，极其体面耀目。一切愚蠢的人，还是在最小的一种金钱数目上出死力气抬扛以及伤亡死去。沉默的还是沉默。教会中讲经台上，还是那个穿道袍的牧师，靠到叫卖上帝，过着极其安舒的日子。

三百个工人仍然还是听到铜锣一响，就从那黑房里像狗一样陆续出来了，一群囚犯样子站到敞坪中，各人口中哈出厚而浓的白气，各人搓手搓脚，寒气逼得这些愚蠢汉子只有一个办法，这办法就是尽力去作工，使全身发热出汗。好聪明的天气！就是冷，也仍然是用冷来鞭打一切，对于另外一世界的阔人贵人，作一种讨好的帮助！

小工头站到栅栏处点名，按人数发给腰牌，用大而短，发沙而可厌的声音，喊那本日应上工的工人。这是一个头等长人，一个可以安置在游戏场作为敛钱的高子。这工头把腰牌递给一个工人以后，总免不了用一个批评家的眼光，检查了一下从身旁走过的工人

手脚同腰部，还有那后臀，看看是不是显出了毛病。他这工作是必需的，就因为上面如查出了有一个不称职工人时，他的宽容将得到一种责罚。这汉子为了尽职，为了得洋人一句奖语，本是不适于认真的脾气，完全也变了。他一点不儿戏，不说笑话，脸上缺少笑容，严肃在那瘦脸上，有着奇特的作用，使人在他们面前开口不得。但是这样一个模型，这样一副愚忠的表情，大工头是以为这人一定因为家中太太不学好，所以使这个高大个儿忧愁到这样子的。

这工头今天仍然站在那老地方，仍然是把那件大羊皮褂子反穿着，一手捏了牌子一手塞在腰下裤带里，搔痒点名而且检验，工人们便鱼贯的从他身边走过。

“四十七!”

“六十四!”

“一百零三!”

每喊一个号数，就有一个人从那人堆中挤过去，走到工头身边，取了那腰牌走去。每个工人皆显露出一种睡眠不足的样子。从东山头爬起的太阳，照及一切时，皆像镀了一层淡红色与淡银色的东西，只是这些肮脏油腻的汉子们，那太阳，就只作成了他们一种方便，日光照到那些脏脸上，愈显得他们不是人了。在太阳下过细去看那些东西的脸，扁平而又无趣，或者狡猃多端，表示这狡猾就用一个鹰隼鼻。或颧骨高耸，耳朵外张如一个最不美观的蚌壳。或大麻子如花点，疏而不匀，来他一个满脸斑斓。或者是刀痕和疮疤，毫不为体面设想似的，在最露眼处现出。总而言之想从这三百人中找出一副端正一点的脸子也是很难的。这些人的生活，使这些人日向下贱的一层走去，工作疲倦与生活平凡，把他们变成又丑又笨。而且那心，那位置在绅士们一类人的腹腔中时，则成为智慧与艺术源泉的东西，一到了为这些人所有时，真是想不到的一个活动！他们想些什么？他们能够想些什么？他们就只想扯点谎，因为扯谎可以多得一点钱！他们想偷懒，因为天气太不相宜于工作时偷懒是最自然的事。他们还有的就是时时刻刻想偷一点轻便的材料，走到河街去卖几角钱，把这个钱花到河旁的小船上的大臀小脚妇女身上去。他们做梦也就只能做这些既不道德又复愚蠢的梦。他们的

心除此以外，就是对这小工头检查时，做出一种作伪的驯善一件事了。这时，那小工头正喊到“八十三”那个数目，从人丛里跃出一个矮子，这矮子站在那入门处的木条做成的栅栏边，用两只手抓住了那木栅栏，仰面望到工头瘦脸，且因慑于威严，这小子就只避开了工头的眼光，注意到附在工头长颈上那个凸出的喉骨。

“八十三，你怎么四毛钱就卖了五磅碎钢头给河街上万源盛老板。”

这话把那矮子吓得更矮了，闭了一下眼睛，想用老方法来支持这局面了，就像一个扮小丑戏子，把手摇着说道：

“大爷，这是笑话！”说了他自己也勉强的笑，且对其他工人说，“这是大爷说的笑话。大爷一定晚上赢钱，就拿我们开心，他说钢，我不知道是什么钢，我昨天是挖了一整天泥巴，你们中间有人同我在一块的，快出来作一个见证！我昨晚上老早就睡了。我梦到过年，梦中喝了一台好酒，说了许多梦话，早上石三还笑我，石三可以做证人，看我这几天有钱喝酒没有。我是只能够在做梦时喝酒的人。”他就在人丛中搜索石三，没有发现石三了，且故意大声喊，“石三，石三，你来，帮我同大爷说明白，不然我又背冤枉。”

把话说过一大篇，这小子，以为话已经说够，照老例，只差赌咒一件事作了，就望了四围情形一下，最后才抬头望到那工头。他仍然望那得是凸出的喉头骨一部分。那么虽然极其硬朗却仍怯懦到极点的神气，在他自己是以为只要工头笑了一笑，就把那腰牌带上到工作处去的。但是好久没有命令，这小子有点慌张了，就怯怯的从喉骨再望上去一点，看工头脸色究竟是怎么样。

工头不做声。把腰牌一递，小子就想去接，但腰牌还是在工头手上捏着。

“你为什么常常到万源盛去？”

“什么常常呢？我的天大爷！我只到过那里一次，用四个铜元买了他一个旧火镰，大爷你看，就是这个东西。”他说着，一面就从裤腰边拉出那个火镰来，“他一定要我六个，我说这东西无论如何只值四个。我买了三天才买成，这就是‘常常’那意思！”

“我怕你不是买的。”

“不是买的他肯送我吗？我又不是舅子。我这样子不体面是不会唱旦角的。我凭什么能够得这个？”

“你一定顺手方便拿了一点别的东西去。你一定这样把火镰换来。我们这里这几天来又失掉了许多零零碎碎东西，我想只有你这个人欢喜做点这些事情。你偷东西的本事实在比你挖泥巴能干而且勇敢，告我昨天拿了些什么东西？”

“我赌咒，若是昨天偷过东西，我是河边的犀牛肏出来的。”

“犀牛是养不出你的。”工头把那腰牌塞到矮子手中去，“矮子，进去吧，你小心不要犯到我手里就是。”

这矮子把话对付过去，居然又走进工程处去了，离了工头约有十五丈，就伸了一下舌头，自言自语说道：“老子偷你的木头你说钢，两块钱你说四毛，我赌一千个咒也不怕你！”

后面跟来了一个工人，冷不防就把他衣领揪着了，不让他有掉头机会，就把他想往回带走。这矮子吓了一跳，但从手法上，他知道这是朋友闹的玩笑，因为那不可知的人物且把眼睛蒙了，他就说：“石三，是你，是你！我清白是你！你这杂种，你为什么不在我喊你那时候出面帮我说一句话？你这杂种！”

那年青人把矮子放了，推了一掌，让矮子打了一个前搶，就说：“你这贼，你要我走出来作证人，我就得告你怎么偷木料到毛婆那里睡觉的事情。”

“你告，我也得告他们，说你以前做那件事。”

“你这老狗肏的，你敢说一个字，我就用红薯塞你的嘴巴。”

“只有刘三姐的嘴巴要你塞才快活的。石三，我问你，这几天真到船上没有？”

“婊子没有钱她理你？”

“我们今夜去，早一点去，我有钱。”

“老强盗，你还赌咒！你钱从什么地方来的？”

“难道我家里没有钱么？”

“你家里有人做婊子卖东西，才会有钱。”

两人一面说一面到了水沟边，矮子见到水沟里有一个纸烟盒子，在水面飘荡，就很勇敢的捡起石子来击打那烟盒。随后那名字

叫石三的也蹲到地下去拾小石头做这件事情来了。两个人打了半天，总算把那烟盒打沉了。这两个人的年纪合拢来是五十七，矮子年纪三十三，石三年纪二十四，两人还是这样天真，把这个事当成一个最愉快的消遣，把烟盒打沉，第三次锣一响，两人分了手各走到工作处去做三毛钱一天的工去了。

矮子所做的工作是常常变换的。有时被派挖泥，有时又被派到河边去扛铁条，有时在拌水泥石子车前面照料倒石子，有时又爬到云中去料理汽槌。本来这里工程处，是有些工作皆人数分配有了定数的。做了这样就不能作那样。但是这个又聪明又狡猾的东西，仿佛是因为他那侏儒身段，以及同任何人也有话说的习惯，所以从这里调到那里的事就特别比其他工人为多了。他是常常因为偷东西挨打，却又永远不为工头所开除的。这工程处最先开工的那日，他就到了这里，他是洋人认识的一个工人，所以工头就不敢同洋人说一定非开除这人不可了。他今天被派到下河去用排车拖一些美国松木，这是一种从外国海船运来到上海后，又由驳船运到此地小河的一种建筑材料。这些木料皆堆到了空坪中成为无数小塔，可是从 X X 来的驳船，还是一船一船的继续运来。木料到了地，这些工人就把木料搬到大排车上，拖到工程处卸下，又返到河边作第二次搬运。当长的橙色的或黄而起细碎花纹的木料，二十根或三十根搁到排车上，七个人前前后后的把车推着挽着从河街方面过身时，车轮轧轧作出一种刺耳的声音，河街上有小孩见到，总大声的喊那些工人，用一种不体面的称呼，不是说“看马拉车子”，就是说“看推车子的牛”。在工人方面，则照例在这些地方见到小孩子，总骂一句“野种”，作为出气的一种手段。在河街地方骂小孩子丑话是决不会错的，这些小孩子，要问那些做母亲的孩子的来源，要明白那父亲的生活同所在地方，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小孩子们被骂了，虽然有些不平，有些对于这辱骂的不平作一种表示，或抓一把烂泥，远远的抛去，或跟到这些工人身后，唱一种用淫秽字句组成的小曲，或者同样的把野话还给工人。但这些事全是这样自然，全是值不得家长们干涉，一面在小平屋里或河船上做着什么事情的母亲们，一到了夜里，是仍然还得这些拉木排车的

汉子们供给少数的银钱同多数的精力。不问小孩子怎样在大街上胡闹，不问这相互的辱骂到什么不体面事上去，她们纵听到时也是不来过问的。她们在这些上面用不着小气，她们所做的许多事，比小孩子们骂到的丑话还稀奇古怪。这些"战士"，这些人间的母亲，她们把孩子生下，是并不为某一种权利，所以孩子们活到这世界上以后，她们当然也缺少什么义务教育到孩子，使孩子们像一个小孩子本分的过着日子！小孩子缺少知识，所以还同这些工人对骂，到长大一点以后，他们不是工人就是乌龟，再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了。

排车从河街过身，一车又一车的木料，使河街上人皆发生一种厌恶。这厌恶是夹杂在一种奇特情绪里面长成，要谁来说也是说不分明的。大家皆知道工程处要花一千万或五百万的银钱，筑建房子来办学校，大家皆明白这里多了一个学校以后地方的兴旺。目前的，人人所看到的，人人所知道清清楚楚的，是自从工程处一开始动工以后，一千个大汉子从各处运来，除了来船不算，每人值三毛钱，每一天在河街方面就多有了三百块钱的活动。因为三百块钱的加入，河街那座茶馆热闹多了，理发馆那两个身穿白衣从 X 埠来的剃头师傅，也能安心吃饭做工，尽那为社会分工制度所分派下来的一种生活义务了，许多下等卖淫妇人，也能从一种方便中更泰然的活下来了。还有那小生意人，还有为那些船上生手拉皮条，靠那每回四个铜子的佣金的码头上人物，也正有许多许多是在那三百块钱一个意义下而活着的。三百块钱在这地方真是一个吓人的数目，这是一注财产，一样不可侮的势力，除了那一千工人得依赖这点东西，才能继续把生命中力气留在未来的日子上工作外，还有两千个人的生趣，也附粘到这一笔钱上。但是，有一种厌恶，有一种蕴蓄在每一个人心上每一个血里的憎恨，是自从这小小的市面上多了三百块钱，把他们原有的生活完全毁了。他们原本是向地狱那个方向走去的，现在把脚步也放快了。他们中间堕落的更其堕落，懒惰的也越发懒惰了。坏的更坏，无耻的更极无耻，他们于是有理由对那为金钱与血汗所合成的未来的教会建筑，共通怀了一个不可解释的隔膜。

同那个八十三号在拉木料车的，一共是七个工人，这七个人中，就有那个在昨晚上同兵士甲所商量过一种事情的年青人在场。这汉子一句话不说，当木料堆足到排车上时，吆喝了一声，就依规矩扶着木料，在车后用力推着走过河街，走进工程处，把木料卸下，又来第二次。他默默的想到晚上的崭新事情。他不常同人打架，但他觉得若果有非打不可的情形时，胆量是并不缺少的。他把抢劫这件事也就当成打架一类行为看待，他可以赌咒，对于敌方的气力是不屈服的，他不怕谁，也不怕犯法，他只是不明白那人究竟怎么样出手，怎么样对付要打倒他的两个贼。他为了要明白这件事情，为了要靠到自己的想象，在没有动手以前，先把这一场胡闹想出，并且就同时可以作一种顺手的于己有利的预备，他就在搬木料时想这件事情，在推木料车过河街时，也只是想到这一件事情。河街上小孩子喊他做傻瓜，这傻瓜，他似乎没有听到孩子们揶揄。他比同伴更卖出气力到职务上，一点不节制自己的精力。他两只手因此在一次小小疏忽的情形下，被木料轧着了，左手掌轧出了血，这汉子，只轻轻的骂了一句娘，把手掌放在腿上擦，血全擦到那肮脏的破烂的蓝青布上面，成了一片黑色，到后走到干土处时，就抓了一把泥土，敷到那手掌上面。他用他一只右手做事，还是一样的出力，一样的称职，同伴们皆望到这手掌好笑。

那矮子，神气怪好笑，一双骨碌碌小眼睛，注意到他同伴的伤手，说出话来：

“乡下的哥，你那手有喜事。它披红挂彩，这兆头是使你今晚上有一杯酒喝。”

他懂得这话所含的嘲笑意义。那是同伴在取笑他，值不得生气。他常常被人喊为从乡下来的人，照例喊他们的人，却是自以为与“乡下”离隔远了的。在那名分下，就有一些义务，譬如做事耐劳，待朋友诚实，不会赌博，不偷东西，这一类行为。凡是这些自然是应当为其他工人取笑的，因为这里面包含得意义只是“吃亏”。为什么要吃亏呢？到这些地方，做这些工作，对谁也用不着吃亏！稍稍做久了点工的人，是谁也知道应用怠惰，狡猾，横蛮，以及许多无赖行为，才能使自己生活比目下一切更方便适宜的。所有工人

都得学会在方便中偷盗，所有工人皆应当明白赌博中的骗局，以及有时候放出一个凶顽的样子来欺侮同辈。你再忠实尽力，再规矩作工，每天还是三角。你再诚实待人，遇到赌博时你的同伴还是把你的钱想方设法骗去。你老实，大家就欺侮你，或者把最笨最吃力的事尽你一个人去作，他们都抱了两手坐在一旁晒太阳。凡是不很懂做人的恶德的工人，有一个普遍名称，就是“乡下的哥”。

这时这个乡下工人听到矮子在和他打趣，他望到这矮子笑。他想的是别的事情，不是矮子所懂的，他为了这隐秘，为了这称呼的不实在，毫无恶意的承受了矮子的嘲弄。

矮子见到乡下人在对他笑，他更得意笑了。

“哥，你那手真可惜，就只糟蹋到这些小事上头！你打过老虎么？你捉过野猪么？你在乡下，会爬树么？你在什么时候也把你那一双臂膊，抱过妇人的腰么？最后说的这件事，若是你舍得花一块钱，另外请我喝一杯，我可以引你到那船上去试试。那里好多妇人全是奶子高肿屁股大，她会同你玩许多方法。只要一块钱，多了我包数，拿一块钱来，你就可以去玩一个半夜。你这一对膀子是妇人欢喜的。你的宽阔胸脯，你的大……，一定都能使妇人欢喜。要试我们今晚上就去试，什么也方便，只要你一块钱。若是这点钱也舍不得，一天忽然发痧害霍乱死去了，到阎王处受审，还要打你三百板，因为他会说你活到世上就只会做工，不会同妇人睡觉，应当打三百。我告你，同女人睡觉是不会伤手的，不比平常打架。”

他们那个车子正从一个小屋边过去，屋里正有二十个或三十个人在赌博，从外面过身的人皆能听得他里面的铜钱角子铿锵声音，且听到一个人嘶声的喊着点数，这车子在屋前不由得不稍稍慢了一点。

矮子是在这个地方，把所有做工来的钱和偷来的钱，完全输到这里了的。每次来到这里总是空手，每次总是坏运气在身。这时捞本是做不到的事，他没有空时间，也没有多钱，他就细心的倾听里面嘶嗓子所报出的点数，猜想下一次一定是天门的顺利。果不出所料，即刻就又听到喊赔天门的声音，他就跺脚，把在他身旁的“乡下的哥”打了一掌。

“若是我有一块钱，闭一下眼睛就是两块——禽祖宗的运气！”

另一个也是时常赌牌九而又尽是输光的工人，就说：“矮子，你是只有口的。你的一张口会说空话，还敌不过黄四嫂子的一张歪Ｘ。”这意思是说矮子的口说得好听，还不如不会说话的一个妇人的下体，虽不能说话，虽有不正当的传说，还可以按日做买卖得钱。这话把矮子可骂苦了。

矮子估计了一下取笑他的那个人，他不说话了。他把舌头舔了一下口角，仍然用力推车走路，一面想，想了一会，才找出一句俏皮的回答。他说：

“你好能干！”这意思是指“打架”一类暧昧事的。

那人像是不听到这句话，只把手扶到木料尽头，身体向前倾，因为这时那车子正从一个土坎上过去，前面四个人皆努力拖着，有两个还把身体弯成弓形，一面用力一面吆喝不止。

乡下人因为是在上坡所以顾不得手上的伤，那左手又搭上木料上去了。手掌的泥土皆已为新血染湿，那血还同时染污了木料，当矮子工人注意到了这个时，就又忍不住要说一两句话。他仍然大声的喊“乡下的哥”。他要他用一点气力，要他勇敢一点，把肩扛着木梢，向前迈步。同时，他又要乡下人小心一点切莫把血涂脏木料，因为这木料是做礼堂屋顶的。

“哥，小心你那一只手上的红水！木头同铁是不吃血的，他没有口。这些东西随时随处都会咬我们一下，把你咬流血或者断手断脚，但是她咬我们可不吃我们。它们还得爬到屋顶上去。它们是外国来的，它们是看不起你的。你不要把那一只手挨它，你把肩膊扛它，用一点力，车就上前了。”

把木料卸到工程处一个指定地点后把手被木头轧伤了的那个工人，倚在排车边旁，用一块布条包了一些丝烟处治那个伤手。听到山上营房里吹号，听到排队，知道那里军队是要到山下来操练了，就想站到原处，看看那个朋友。等了一会，却不见排队下来，于是只好又随了同伴拉了空车，到河边搬那未尽的木料去了。

把手轧伤后还拉了四次木料，天气才渐渐夜下来。放工以后，缴了腰牌，这被人称为乡下来的汉子，就赶忙走到同兵士所约定的

地方等候他义兄。在那地方两人见到了，兵士见到了那一只受伤的手，就有点奇怪，仿佛是兆头不好，神气稍稍有点不高兴的说：

“怎么手轧伤了?”

“是那木头。”

“要不要紧?”

“……”工人不好意思说话了，因为从义兄脸上颜色看出对于这不凑巧的灾难有点扫兴，自己心上生了惭愧，不能告诉是流过很多的血了，就想谎一下兵士，又因为不善于说谎，所以就无话可说了。

兵士就说：“我们真是三只手了，就是三只手也要干。你去吃饭，他们打锣了，吃了饭就同我到前河坝聚齐，我们到茶馆去等他们。”

工人还是一句话不说，拔脚向住处跑了。兵士就站在那巨大的柏油桶上，望到向吃饭地方奔去的工人的背影，太阳正在下降，日头落处只剩下一片怕人的血红。

四

两人仍然在茶馆的一个角落处坐下，喝四个铜子一壶的粗叶香片茶。茶馆中电灯已明，茶馆中人也越来越多了。可是各处皆坐了喝茶的人，却总还不见昨天那汉子。机警一点的兵士，又走出去各处看了一会，又望了望对面那铺子，也没有得到结果。就只好又回到座上来等候。

从大约六点半钟左右等起，一直到八点，还没有昨天那汉子的影子。工人把他那只受伤发烧的左手搁到桌上，一句话不说，耳朵听到吊楼下船上妇人小喉咙唱妹想郎的曲子。兵士则很不安定，很悔做错了事，早晓得不会到这里来，则以为不如到河街上去等候，或者还容易碰头。他因为疑心那两人这时说不定已经就在河街上一个烟馆里交货交钱，说不定那得了钱的汉子就正从烟馆跑下河去，拿所得的钱睡女人过夜，心里觉得发躁了，他就提议两人到外面走走，不要死候到这地方为是。他告给工人，说他们或者已受了骗，

因为昨晚上那个时候，酱脸胖子就注意到了四旁的人，为免不了隔墙有耳，为小心起见，或者白天两人就又约定了另外一个地方接洽去了。

两人于是离开了茶馆，但刚一出门，就见到那退伍军人模样的汉子同酱脸大块头并肩走来了，两人又赶忙回到茶馆里旧座位上去。不到一会那两人果坐到昨天那角落座旁喝茶了。这两人同那两人的距离只隔了一张放碗盏的桌子同一根撑柱，所以兵士却把脸背了那两个谈生意的人，装成喝茶的样子，静静的听他们所商量的事情。

事情是完全失败了，那汉子说东西拿不出来，得改天谈，本来是也并没有当真交钱的酱脸胖子，还似乎借故的生了一点气，以为那退伍兵不应当脱虚误事，两人就为了这个事在那里轻轻的吵着，到后是胖子生气要走，退伍兵仍然把他拉下，说话得更轻了。

人来了还是毫无结果，两人都感到扫兴，兵士还忍耐的在那里坐着不动，那伤手工人，觉得左手发炎作疼，不高兴再痴坐到这桌旁做蠢事了。他要走。

兵士也一把拉着了他：“你忙怎么？什么妇人在床上等候你？”

工人生气了：“鬼等我！我到这里做怎么？我这只手痛得要命，我要回去睡觉，不耐烦做这蠢事了。”

“慢一会儿不行么？”

本来是没有什么不行的，但这时那兵士，不待到朋友的思索，就又说了一句使工人生气的话。他问他愿不愿意到船上去玩玩，看看那地方的大脚妇人。他记起了日里那矮小工人的嘲弄，没有再回答的必要，怀了说不分明的忿怒，离开茶馆，自己走了。他当真是预备回到住处去睡觉的。从河街走去，听到临河什么地方妇人唱曲子声音。出了河街，得走一点石堤，过了石堤，转一个弯，就到了白日里排车过身时有人赌钱那小房子。走到小房子前过身时，听到里面许多人在赌钱，引起了一种欲望，就摸了一下裤腰。身边是一个钱也没有的，但当时触手的是一个硬朗而又发沉的东西，就是一把小小铁锤，一把从工程处取来藏在身边，预备在今晚上抢劫的武器，现在是没有用处的东西了。因为这铁锤梗在腰边，从铁锤想到

在日里所作的一切好梦，这小子心中重新又起了一种不平，他不愿意这样回到住处躲到那脏地方过夜了。他仿佛今夜非要生一点事情不可，他得想方设法同谁去打一架或喝一杯酒不行，所以即刻就回了向原来的路上走去。

他预备仍然回到茶馆去，找那个兵士借两角钱，到了茶馆，那个义兄已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就是那另外两个人也不见了，一个奇拔的思想钻入这汉子的简单而又有趣的头脑中，他忽然觉得前途一定有了变化，一种日里预期的事情仍然是在进行，他以为必定是在他离开茶馆以后，那两人所谈的话已为兵士所听到，两人一走，所以兵士也就跟到走了。

为了这个思想的原故，这乡下的哥从茶馆出发，又取了一个与回去的方向相反的地方走去。他想要在中途碰到兵士. 只有到下堤去一路可走。因为若非三个人皆从吊脚楼甬道上了船，则无论如何在下堤一带可以见到兵士。他一面还是打算到两角钱得到手后如何处置到牌九上一个问题，一面走出那河街。下堤那方面也有一条小街，先一时并且很出过名，因为当风，沙浅，所以那地方泊船较少。但ＸＸ市的下等烟馆出名的还是下堤烟馆，初来的人问路，也只知道有下堤这个名称。这是一个曾经有一个时节比河街还热闹一步的地方，到后因为河身沙洲上涨，街上又遭了两次火，所以就衰败了。

下堤去河街约有一里路样子，因为河身转了弯成弓形，若是沿河走，道路较远，较荒凉，想走捷路的人皆从另外一条路走去。但若有一个把散步当消遣的人，他是愿意让自己的脚从沿江那一条路上走去，绕那黄土岸嘴慢慢的走的。因为那嘴上有树木，在那堤上看河上风景，白天则有一只一只小乌篷船过身，船上常常坐得有新娘子，晚上则可以看到水面的红灯，天气一夜，虽小河如何肮脏，也仿佛有一种江上风味。不过住到这里的人，实在是没有一个人懂到享受，他们都去忙到做工，都去忙到吃饭吵骂。所以这一条路，在薄暮的时候，除去了间或有几个住在市里的年青学生，到河街来观光，留到这河岸欣赏落日，其他就只是一二个住到ＸＸ市里，往来工程师处传教的洋牧师的影子了。

这工人这时所选择的路却是沿河的一条。天气有理由让他在这些时候做一种遐想。他正想到在那里会遇到那个卖枪的汉子，或者另外一个人，手上或腰兜里有得是银元赤金戒子，就利用了那一只完全的手，把身上所藏的小铁锤一扬，在脑部或什么方便地方一下：于是就得了一些意外的财喜。他这思想是在他平常日子没有的思想，全是一种方便，一种意外的巧合，假若有这方便，有这巧合，他是不再拒绝他的。昨天被义兄一怂恿，今天又被那矮子一奚落，这乡下人此时就只想到作一件坏事来了。

他慢慢的走到了那有两株先一些日子还有红叶子缀在枝上的不知名树木下面，他在那里呆了一忽，扯脱了裤头，在路旁树下哗哗的撒着热尿。正在这个时候，从那一方来了一个人。天气已经黑了，又没有星子，明天一定不会有好天气。他听到一个人的脚步，看见一个修长的轮廓，他明白了来的人不是他所要等候的人了。这是一个靠卖圣雅各的牧师，一个到中国来引度人到天堂去的上品美利坚人，在本国时那脑袋里装满了知识，来到中国后，又在那空地方装满了虚伪的数不清楚的诡计。这个人是因为ＸＸ的工程处兴工以后，由ＸＸ会派来驻在ＸＸ教堂里面，专来在工程处传教的。这时有学问的人正从一个隐秘地方喝了一肚子烧酒，走出来发散，无意中遇到这样一个冤家。

从那脚步的速度上，来人已经被撒尿的那一位估计分明了。他想避开这牧师，就站到那树下，屏息着呼吸，尽牧师从自己身边走过，但希望不要为牧师见到，省得许多麻烦。但那位牧师一听到前面有小小声音，就和和气气的用中国话喊叫。

“是那一位？是那一位？这个时候到这里做什事？”

他走到了那工人身边，且忽然把工人的肩膀拉着了。“你是工程处的人，我认识你，你在这里做什么事情？”

“我等一个人。”这汉子一面很不高兴回答了牧师，一面把肩膊摆着，不愿意牧师那只手搁到自己肩上。

“你等谁？你不应当有仇人，在黑暗里等仇人，是不行的，若是朋友，你一定是等候他去同你喝酒。”这好人平常为圣经所醉，现在一喝了酒，只想感化人，不想到要感化的是谁，就想拉了工人

往工程处走，“回家去，好好的睡觉，明天好早早起来做工，你这孩子要听我的话才能做一个好人。”

“怎么？鬼打你?”

“上帝在我们面前，经上说骂人是不对的，你样子是喝醉了，我一定要送你转去。”

“不要抓我!”

但牧师总以为对面的人已经是喝醉酒了一个人，他明白他的责任，他要按照经上说的规矩，把醉人送回住处去，所以抓不着肩膊，另一只手把那工人的衣角又拉着了。工人想挣脱走去，用了力想跑脱身，牧师另一只手伸出时，触着那武器了。

“你这人是做什么事情我知道了，你要打你的仇人，带了凶器，等在这里。你一定是常常吃酒，才会做这样事情。你不跟我回去，明天一查出来就革了你。”

牧师一面唠唠叨叨的说着，一面就想去检查那汉子裤腰上所有的硬朗东西是一种什么器械，忍耐到不能忍耐的工人，同到这醉人揪在一块，想脱身总是办不到，到后那只受伤的左手一把又为牧师抓着了，心上冒了火，把铁锤从腰间取出，就在那大而圆整的脑袋上，像敲一颗钉子一样，用力气打了三下，那牧师，软软的，仿佛需要睡眠样子，全身向前扑，工人略把身体一闪，这上帝的捐客，就爬伏到地下了。

那汉子，钉锤还握到手里，用脚踢了伏在脚边的牧师一下，毫无动静，这人即刻蹲身下去，用手摸牧师的头部，得了一手湿东西。他明白事情已经不可收拾，站起身来把铁锤奋力向河中掷去，只听到哼咚的一声，沉下水底了，自己就飞奔的向前面跑去，跑了一会，望到了下堤灯火，忽然又觉得这事不是一跑了事，就又向回路上奔去，到了那原来的地方，摸到那牧师尸首还静静的伏在地下不动，就拖着牧师一只脚，从较低处把那尸身用力一掀，于是第二次又听到咚的响了一下，牧师已经水葬了。

他做完了这件事后胡胡涂涂又向河街奔去。到了河街，还见到那茶馆有许多人进出。他觉得很不安宁，头脑混乱，左手疼痛，到后仍然回到住处，到那肮脏发臭的低小湫陋板屋里睡了。

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一点也不明白，到了第二天还是仍然听到锣响，就从那板屋里爬出来，扯裤子洒尿，看着同伴口中出白气。到后，又听到工头喊叫号数，又仍然大声的答应，捏了腰牌走去。

他自信所做的事绝对不会有人疑心，所以第二天他仍然做工，仍然被派到同矮小工人一起下河，拉那永远拉不尽的木料，只沉默的做事，那这矮子，因为方便的原故，也仍然在方便中用各样话嘲弄到这“乡下人”。

五

第一天事情过去了，到了夜晚，兵士来邀那个工人。两人选到一堆大铁管子上坐下了。

“昨天我到河船上打了一架。”兵士说了，想起女人的肥身体打哈哈笑。

听到说打架工人身上发抖，问兵士：“你同谁?”

“同一个女人。同一匹水牛。我们那个事既然作不成，你手又痛，什么也不能干，我当然只好到船上去睡觉。”

“我不能干什么？……”

“你只有……”另外一些意思，那个兵士咽着了。

“我——是的是的，我一点不中用。我问你，昨天我回头到茶馆找你，怎么就不见你了？那码子也即刻不见了，我以为你是跟到他们走的。”

“我肏他三代，他们注意到我们！他们拿那个到沙咀子去办交涉，我们怎么能跟到去。我从船上面到营里，过了钟点，罚了三十分钟立正。你是早睡了。”

工人干笑，说不出话来。兵士很不平，因为好像工人无理由这样笑。

“你做梦。”

“我做梦怕人得很。我……”

“见你的鬼！我问你，今晚上同我到船上去，好不好?”

“我没有钱。”

“要钱么？你同我去还要钱，蠢死人。”

“无钱老婊子理你？”

“我引你去看我的水牛。吓坏你。有一身白肉，一个圆脸，一个宽……”

“一定？”

“一定。”

“我仍然在这里等你。”

“你不要到别处去。”

…………

同伴两个人走到河边，爬到一个小船的舱里去，在摆有鸦片烟灯的低低木床边沿，坐的是一个肥硕健壮的辰溪女人。

“苗子，你带你的同伴来了。”

“带来让你看，就是我说的老弟。是初出山的老虎，因为陌生，他一切都怕。”

女人不信，白眼摇头：“老弟？老哥，大五岁，是不是？那样子不知道有几个妇人同他好过，怕什么？说鬼话！”

工人害臊了，不好意思脸红了。女人见到，明白话一试验就试验出来了，拍手大笑。

“苗子不说假话，你瞧，我只一下，脸庞就红了。原是十八岁后生家，十八岁闺女，在人面前红脸，小雏儿，只能算一只有老虎样子的猫。”

兵士望到工人做一个怪脸嘴，要他放肆一点，坐到妇人腿上去，工人只呆呆的坐在一边。邻船上有人用浇筒舀河水，咚的一声，工人听到心里一惊，想出去看看，就到舱外去望河水。

河上白茫茫一片薄雾。一些远近船上的灯，大小如星子，闪烁于水面，情调一切像昨日。

在外舱的工人听到里面兵士纵声的笑，以及女人小声的唱歌，心上有一件东西想摆脱可做不到。他到后又仍然躬身进到舱里去了，到了舱里时女人递了一支烟，不知道擦自来火。

女人同兵士说：“你这老弟像犯了案的人。”

兵士把话夸张的回答了："就是昨晚上，做了事情，你瞧那手，还带了伤。"

工人懂到这是个笑话。工人估计到兵士说谎的口，有那么一拳打去的意思，但是，听到末了，听到兵士又说到这案子是为女人而起，工人不自然的而又悍暴的笑了。

第二次被兵士嗾使接近妇人的他，毫不思索的把那只健全的做工的手，抓着妇人的裸露的膀子了。在这样新的把握下，妇人用着本能的知识，懂到这男子对于她已经燃烧一种情欲的火焰，那力量，那含有暴乱的不能节制的原始人野性，已经从最深的一处暴露了，这妇人于是便用了好奇的心情，瞅着工人。她这样作是使工人苦恼的。她要虐待这男子，使男子不能在今晚上离开，要在她身上尽一些属于男子汉应尽的义务。

兵士躺在一旁烧烟，慢慢的滚烟泡，仿佛一点不注意到他们。把烟烧好，喊妇人吃烟，妇人摇头。

"你想吃别的，我懂。"

"什么别的？你冤枉人我要生气的。"

"你欢喜生气也好，听人说观音菩萨生气才美。"

"什么观音如来佛，你的口除了吃东西就得说混话，要喝酒不喝？喝我就叫船来。"

这时河面正驶过一只小船，船上卖猪蹄，卖烟，卖酒。把船满河划去，一个人曳长了声音喊叫出各样名字，有人叫唤时就将船泊拢来，从船里递出红烧的热的猪蹄同烫好的白酒。

工人听到这个喊声，记起身上的钱的数目了。他知道这不能赊账，恐怕兵士答应了妇人却拿钱不出，赶忙接应说才吃过饭不久，还打嗝。

妇人似乎懂这个意思，因为许多人喝一杯酒或者本来说是打噎的也好了，今天应当轮到自己做东了，自己就爬出去掀篷，尖声的叫把船泊过来，问有什么菜下酒。那只下船到后系定了，妇人跳到那船上去了。

"我们回去，慢了又要挨打。"

"你怕打么？"

“我要转去，我留到这里有什么用处?”

“有用，你不看别人为你买酒去了么?”

“为我?”

“不是为你是为那个?”

“我知道她为那一个!? 我要先回去了。”

兵士轻轻的说道：“呆子，你回去做什么? 到这里住一夜试试，你可以明白许多事情。”

工人不再作声了，害着羞，想象这句话那些为自己所不分明的意思，他这时，记起昨晚上的事情来了。记起那个牧师的样子，记起那一钉锤，同到结果的种种，再上溯又记起拉木料车时同伴所说的一切话语。他记得事情太多，有点不安了。

他从兵士身边挨过去，要上岸。

“怎么样?”

“我要回去。”

“慢一点，喝一杯酒!”

“我不喝酒。”

“为什么?”

“我不喝酒。”

两人正争持着，听到妇人在那小船上喊人，问要多少酒。

兵士说：“弟兄要走。”

妇人以为是笑话，就仍然当笑话答应，说：“既要走，就请便，让他上岸去，我们喝个醉。”

工人听到这个话。推开船头蔑篷，跳上岸，从甬道上飞奔走去了。

妇人听到声音了，从小船上喊：“不要走! 不要走!”到后回到自己船上，看到兵士，就骂兵士为什么放走了他，兵士干笑，因为他看出妇人的野心了，他笑妇人贪心不足。

兵士是愿意把工人打发走后作些别的事情的。

六

因为XX市去XX地方只是四个小时，照例牧师来往两处是极

平常的事情，所以牧师失踪的第二天，毫不为教会致疑，到第四天X 牧师的尸骸被人在河口发现时，这谋杀事件才露出传遍了 X 市。但这件事究竟为什么原故而起，没有一个人能明白的。因为在牧师身上，发现一个金十字架同一个钱包，所有东西完全没有失去，所以这谋杀方向就转到抢劫以外的意义上去了。既不是抢劫，那末只有复仇了。但什么人会同牧师结仇？中国的官同教会，皆不大好意思疑心到工人同河街上一切市民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是不会同一个美国牧师有仇怨的。

X 市出了这样大事，照例是管理 X 市行政长官悬赏缉凶，照例领事馆就拍了电报回本国去，照例就有从 X X 来的新闻记者，由各方面探听了一些消息，夸张的毫不落实的写了一篇通信放到次日的报上，用次号字刊登出来，而且这新闻，一个月后所有在中国各地方的传教师，就皆从中外新闻纸上知道在 X X 发生这样一件不幸事情了。

有一点事还可以记述，就是驻 X X 山上的军队，为了这个原故，被调防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这算是最严重的适当的处置，因为军队驻到这里，却不能使一个喝酒的牧师不为一个工人无意中用铁锤打死。

但是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有了两个月，官厅同教会还是查不出那死者的理由。这里就轮到一个故事的布置了，按照了一个时代的风气，按照了一种最通常的执政者无耻的习惯，就是由中国官厅借口说是“共产党有意破坏中美邦交”所行的一种手段，请求美国外交官谅解，领事方面则在承认这假定是一个最有益于中美邦交的估计以外，也照例请求中国赔一点款，且在换文里声明把这笔钱捐到 X X 将来的大学里面去，作为纪念这为敦睦中美邦交而死去的牧师。中国官厅凡是这类事自无有不答应的道理，款项数目何况又不多，息事宁人，派交涉员来去商量了几次，双方很爽利的就把这件事结束了。

那个乡下来的人还是依然做他三毛钱一天的粗工，先是还常常做梦，梦到那三铁锤前后的事情，还不忘记那个软软的身体倒下去的情形，以及拖着那只又体面又长大的皮靴时，想同样也得到那么一双皮靴的一种感觉。但是，这些事是不适宜于保留到这种人记忆

里很久的，正如这样人不适宜于为一种不合事实的欲望所苦恼一样，人们的心是十分健康的，缺少病态的，所以他能够把自己处置到新的生活上面，不必记那些无意中作成的错事。他对于这事也不骄傲，也不惭愧，久而久之这件事他就忘记了。

到第二年四月，教会方面为那牧师在工程处选地建筑一座纪念亭时，派十个人挖地基平土，那乡下的人也有分，因为特别勤快做工，得了一点奖赏，他拿这个钱就到当日同兵士所到过的船上去，同那个肥臀大脚女人住了一夜，他才明白兵士说“水牛”那字言所代表的意义。

这家伙任何人见到都觉得是一个好工人，因为年青，有力，不懒惰。

本篇原发表于1930年1季度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文学季刊》1卷第2号。署名沈从文。收入《沈从文子集》时，作者对结尾作了增补。

春　天

一个房间里，有想象不到的乱七八糟。这小房间的主人，在一盏三十五枝烛光的电灯下做了一夜的事，过度的疲倦，把年青人攻倒，将要快到天明时节，头伏在桌上睡了。

电灯到了应当熄灭的时间，还寂寞的散着黯淡黄色的幽光。

慢慢的天已明亮。

窗外是两叠用铅皮做成的屋脊。是曾经漆过红色，油漆久已剥落的屋脊。另一角，远处一点，偏右点，有一株新芽才吐的杨柳。早晨的太阳开始照及一切时，屋脊同那杨柳皆仿佛镀了一层桃色的金色的光泽。这是春天。睡的那人忽然为屋外自来水塔方面一次骤然而来的声音惊醒了，抬起头来，没有觉得晚来的荒唐行为以前先看到了窗外的爽朗的带笑容的天光。一种新生的随日光而俱来的希望，在心中起了温暖。这时屋脊上正有一只麻雀，取跳跃姿式，运动它小小的灵敏的身躯，到了最尽头处，便像是为自己一种娱乐的原故，有意的，取了下跌的办法，跳到不可知的地方去了。远处屋角的杨柳似乎在早风中微微摇动。这样早上不应当缺少一种吹人微凉的风。屋脊上照例的太阳的光，已经划出一道线了，凡是太阳所及，皆起了一种淡淡的白烟。

这是春天。杏花桃花，皆是在这样天气下开放的。

但稍稍把方向换过，室内的一切混乱情形，把主人的头脑胡涂了。房里是不能用气候说明的。

望到丢在地下的许多书，望到桌前的许多信封同稿纸，望到床铺，望到墙上那面小挂镜中的自己的半截脸部，似乎才瞿然忆及了

自己一晚来所经过的事情。在这时，头脑开始空洞发痛了，呼吸也感到拘束了，再向窗外望时，便觉得天气有一种照老样子的顽皮态度对他正在加以嘲弄，杨柳的摇晃，屋脊上的淡烟，皆在一种挑战作用下面存在着，于是衰弱管领了这人，凝视到窗外，起了无可言说的哀愁。这就是把春天同自己连合起来时一种感觉，这感觉，又似乎是昨天也有过了。

第二次注意到桌上时，四个已经写好地名人名的信封，被注意到了。把其中一个拿到手上，用非常气愤的模样，有力的兴奋的撕破这东西，丢到地下去后，稍愣了几秒钟，又取了第二个，用照样的方法处置了。轮到第三个，已经撕破，正像是为了这种小事情已经把所有气力用尽，那信封，仍然跌到桌上了。

那封信，是昨夜在一个兴奋发疯的情形下写成，预备寄给一个人的。里面说他实在不愿意同一些所不欢喜的人活到这世界上，他要走，逃避，死。他不想别的幸福，他并无奢侈的欲望，只愿意安定一点，也做不到。他这样同他朋友说及。

他到后走到墙边把镜取下照了一会，望到一双发红的失神的向内陷落的眼睛，引起了新的愤怒，毫无思索的把镜子向另外一个墙角掼去，一种发脆的似乎有埋怨神气的声音在房中响了，发怒的他很软弱的坐到一张椅子上去，望到破镜所在的屋角发痴。这时，在隔壁，起了低低的一声叹息，且听到小小木床在一个沉重的身体压轧下转的声音，显然是因为猛然的一击，把另一人从好梦中揪出，作了错事了。于是一个痴肥的身体，扁平的脸，一个使人想起那食量也将代为发愁的同事模样在眼底出现了。同时是另外一个圆脸小口长头发的女人，一个三等妓女神气的女人，傍了那痴肥同事，做出可笑的样子。

……滚你去！狗！

这样想到，表示这嗔怒，桌上一个精巧的玻璃墨水瓶又飞到屋角去了。这次声音影响到了另外一个人，从另一个方向，又起了一种轻微的叹息。这叹息，这因为绅士气分的存在所取的柔软反抗，以及那隐在叹息底下的嫌恶，帮助了任性使气的他，对这叹息者感到轻蔑。随了这轻蔑感觉，他看到了一个猴面裸身瘦骨如柴的男

子，手中拿了一只黄金镯子，套到一个女人的白手上去，那女人，是正取了无耻的姿式仰卧在一个藤椅上，轻轻的在唱情歌娱悦男子的。

他又攫到一个瓶子了，这是家中人为一次生日的纪念，从五千里外的家乡托人带来的一个古磁小瓶子，他将仍然用一种愤怒的力掷去，他正需要破坏，似乎从物件的破坏中，从那声音，从那物件在物质上的价值，以及在本人的感情上，毁灭一部分或全部分，自己就可在一种新的境界中，得到休息。但这时，对面房一个木床的轧动声音，制止了他那任性行动。

他又在这一个同事印象上找出一些丑处，用作复仇。

虽然是可以把自己的想象，画出一切具有绅士外表的各样人物的丑态，到后反似乎因为想起这些在别人所具的长处上面，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凡是别人的权利，皆为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就因为缺少那些行为，才会在心上长成那卑劣的不快。这苛刻的无慈悲的自挞，使他再无勇气继续第三次的抛掷，放下了瓶子，离开了这小房，离开了一些从梦中初醒正如在心上计算到领薪水一事的同事，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水池边，用冷水擦了脸，坐到一个木堆上面，对展开在目前的原野出神。空气是滋润而作微香，草木发香，土发香，一切皆宜于人呼吸。

一切皆沉静极了，坐在似乎微湿的木料上的他，想起先一时的粗暴，这人便稍稍吃惊。

慢慢的也有人在水边擦脸了。有穿了花绒汗衫的运动员在操坪上作短跑了。有女人拿了书在太阳下朗诵了。

当到一个长头同事，在水池附近发现了他以后，走近了身，用着那通常的最不见好的态度，说着一句极不得体的话，“你在做文章，挹自然之美！”他于是明白这样时候再不能在此地呆下，应当返到房中去了，他就仍然到了那小房中，坐到桌边，听到同事中元气十足的喉咙辱骂公丁，皱了眉毛作苦笑。那笑似乎解释了一句话：“这才是我分内的东西。”他的一部分生活确实是消磨到这种从隔壁听一个上等绅士的口中骂出最不绅士的一切野话粗话引为娱乐的。

到九点钟，下堂铃响过以后不久，门外有人轻轻的啄了门三下，正合衣横躺在床上迷糊做梦的他，为这声音就惊醒了，故作盛气的模样说“请!”外面人似乎没有听懂这意义，静了一会，又啄了三下。他又说“请”。但是把话说过，外面终于静下去了。近于被欺侮过了的他，爬起把门骤然拉开，想明白究竟是什么人这样胡涂，到人家房子来还得主人代为开门。

把门拉开，门外怯怯的站得是两个女人。像是从没有见过的生疏，他恐怕有所错误，把门开后手上还拧着那门纽。

女人见到像是酒醉初醒的他，神情中，微微起了一点惊讶，那一个年龄较幼的女子且红了脸了。那年长一点的女人，把头低了一下，用极柔软的语调，告给主人的来意。

“我是 XXX，本二的，想问问 X 先生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选 XX 课。”

“你进来说。”把门拉开了就站到一旁，头还是沉沉的疼。

“我只问问……”然而人是进到房中了，两位耗子似的并立在屋角书架边，先是不说话，顺目四瞩，望到架上杂乱无章的书，地下的碎镜，蓝墨水的点滴淋漓，床上的乱七八糟，两个女人皆互相交换了一个隐在心上的微笑。那微笑，代替了一种言语，仿佛说，“呀，这样子一个大教授!”又像为了装饰这惊讶出于善意，年长一点那女生就说话了。话是与自己本身的诚实也像不很相称的话。

“先生真忙。”

没有答语，又像预备说一句照例回答，就是“今天天气很好”，可是到了口上那么情况忍着了，就只做了一个非常可怜的同时保持了身分的微笑，且略微把头摇了一下，头的空洞作痛这时更明显的觉到了，他想把方向避开，把这谈话缩短，他说明他自己的地位。

“你们是要听我的课，同 X 先生去说好了。那是教务处的事，不是我的。他们说行，你们就上课，不行，就不行。因为这件事我不能有所主张。”

这语气上有了一点这人平时在课堂上所缺少的硬性与弹性。

年长的似乎受了窘，很不自在的笑了。年幼那一个，迟疑的，羞怯的望到他，像是想知道她自己要问这样话时是不是将得到同样

答复。这无声音的言语，温暖而有力，摇动了教授 X 的态度，类乎投降一样他改了口。

“为什么你们要到这课上费些钟点？这无益。”

“不，我们欢喜这个。我要学这个。”年轻一点的轻轻的说着，望到窗边几本书，“我读过先生的 X X ，还读过 X X X ，我想学做小说，这学校只让我考古。上学期一个学期，我们只从 X 先生方面听清楚了孟姜女的生地，亏 X 先生举了许多例，可是同学中都好像不想这样详细认识那个太太，好像因为无亲无戚，不需要所以都想选先生的课。”

那自己报名的 X X X ，也说：“我要知道现在的多一点，因为我们是活到现在的世界上。”

本来在他心上，应当是“你们女人要知道什么，到大学校来，上一点课，学学穿衣服的方法，买点胭脂擦擦脸，看小说，也只要明白那上面有些男女故事，明白了这个，到后来什么同学看中了你们身体某一部分，就写信给你们，你们拿到信来读，心里想，这是小说上有的故事，小说上说过的，于是就去同那男子要好，让那种捷足先登的男子在面前说一点谎话，你们于是就感动了，于是就嫁给他，为他生几个儿子。”但这些话皆放在一个难于说明的微笑中融解了。在女子方面，以为这是一种善意的微笑，使年青那一个有了新的勇气，另外再想说一点比先前所说更诚实的话。

“我读先生写的 X X 那篇 X X ，心上真感动。”女人说，为一个害羞的情绪所袭，红了脸，因为同时她想起这本书所代表的一个方向，是一个女人应红脸的方向，所以就不说下去了。用为救济自己的过失，她指点同学看墙上一个画片。“这个画奇怪，把女人画成这怪样子。”

他把自己搀入，说：“男人看女人都是这样，做文章的，学画的，我想都一定有使女人自己看到吃惊的描写。她们会吃惊怎么出于男子的手完全不像自己。”

“不。或者是的。不，女人是那样子，是像先生在 X X 上所说的一个样子，我相信有许多女人都是那种轮廓，那种心。”那年长的女人，在一个辩护下隐着了“我了解你的”意义，但这情形，由

男子的他看来，则又成为“我了解你这中年人牢骚”，所以虽不缺少鼓励，话说到这里也只好停住了。

外面又有人敲门，随即把门推开，那老年门房，抱了一捆信件进房来，选了六封信放到桌上，又走出去了。他把一个信拿在手上，撕掉封皮。两个女人像是还不想即走，就回身去看书架。他一面看信一面便说：“那全是糟的，那全是糟的，小说真不必看，什么也没有。”

头仍然不回过来的年青的一位说：“那里，我不信旧的比新的对我为有用。”

这话惹起了一个意外的结果，一面正看到从北京朋友来信说的某某女人已为丈夫生了孩子，一面听到这样的出于年青女子口中的话，培养到他对于女人的见解的坚固。他用了略带愤激的声音为女子所说的意义加以补充，把言语隐藏了一个有毒的蜂螯。他说：

“是的，你说得是，女人应当要学新的，因为是现在的女人。”

“学校简直愿意我们都是十六世纪的人，所以就用考证来培养我们智慧。”

他仍然保持到一种不露面的嘲弄态度，说：“他们也聪明，因为他们觉得女人是这样子相宜一点，我们得承认这些人头脑的精细，用在女人方面也不会比用在考证方面容易陷到错误。”

“真是的，常常使我们为难，因为我们完全无办法。”

“不过新书是什么呢？一个故事，流点眼泪，叹一声气，算是新的成就么？”

“我们想看一点新书，不知道那一本好。要有力的，帮助我们做人的，指导我们向上的。请先生告我们买什么书看。”

“你们翻翻目录看，什么人广告大一点，什么人广告好一点，什么书装订得美一点，这就一定是不坏的书。”

“这是笑话，我们上过当了。”

“不是笑话，他们男人都说好，他们肯出钱登广告，我以为一定是一本好书，而且合于女子用处的好书！”

女人之一像是取了学生对教授应有的态度，承认了先生的话虽包含了讽刺也仍然是对的，然而仍得在言语上表出这不平，她说：

“我们要一本最宜于我们的书。”

“是与家政学相反的一本书么，那你们为什么不买一本《妇女》。”

两个女人皆哄然笑了。因为他告她们一本经学校方面取缔过，却又有许多女人欢喜阅读的一种图书杂志。

因为这笑，这取了女人中最擅长的一个手段所表示的否认，男子的他更肯定又似乎更荒唐的说了下面的话。

“我以为只有 X X X 是适宜于女子的书，你们笑，奇怪得很。你们难道不欢喜看什么皇后的照片么？你们不看电影么？”

两个女人皆摇头，不承认这件事是当真的事情。因此他另外说了两种书籍。

“那你们看冰心的小说好了，那里有母亲，看庐隐的也好，那里有……”

“我们想看 X 先生最得意的一本著作，不知从什么地方可买。”

“你不是说很同情于我 X X 那篇小说了么，再去看看，看结果是不是很合式。”

“我——”一句话咽下去不说的年青一点的女子，脸又在很暧昧的情形下作桃红颜色了，像是不注意到的他，问她们春天比秋天还好还坏。两人皆争到说春天较秋天好，且作同样解释，因为春天有花。

这答语，使主人沉默，就做出一种使来人感觉应当是告辞的样子，站起来走过床边去，收拾床边凌乱无次的书籍，且摇头，因为一低身时即非常痛楚。到后女人也不再问上课的事情，很愉快的走去了。

仿佛作为救济一种以前的损失，再不让有女人来到房中的意思，把门扣上，再坐到桌边去，像是因为先一时所取的对两个女人的手段为太过分，他为一种说不出的忧郁把心咬着了。他讨厌自己，也同时讨厌到一切人。他把先前所看的那封信再从头看过一次，随即非常气愤的把它撕了。这信是与其他许多东西有同一命运，并没有读完，就到藤制的圆篓里去弃掉的。

第二封信是一个朋友在另一时曾得他汇了一点钱，这时来信致

谢的。信中的言语反增加他的不快，这种小事情也得写到信上，真是无用处的人，因为这感觉，这特别不良的脾气，于是又撕了。

第三封信是一个不相识的人从北平寄来的信，一个女人的署名，一些为不精粹的文体把诚意消失到极少限度了的来信。这是近来常有的事情，这次与其余时节不同的，是这信用一个女性的名字，且在那信末有意造作的样子，说明自己是个女子。把信看了两次，发怒了。“见你的鬼，你怕我当真会无聊到这样子么？你以为把自己身分说明，就使我对这毫无用处的同情，感到一个松动么？我在什么时候向你们女人露出过弱点，说我除了这东西就不能生存？我什么时候乞讨过这些同情？我什么时候告你们说我只是为一点爱情的缺少，就把脾气弄坏？你以为我接到这信会真感动，这猜想，这来信的动机，真可笑！你们从我那些文章上就各在印象上画出一个我的样子，这样子，就是软弱无能，缺少气血，忧郁可怜的作家Ｘ。这就动了你们的怜悯。鬼打你们的头，使本来不知道什么的你们也居然来以懂事女人自居，你们还为自己的行为得意，以为大胆而又慷慨的作了一件善事！你们且将最无耻的各在你们心上加上一种骄傲，以为我也会为你们难过！鬼的老婆，鬼的女儿，我是看不起你们任何一个女人，才这样糟蹋自己到一些小事情上面！我将把这些不是我分上的好处全扔给你们女子。我同你们客客气气的谈话，又选一个时间，花一点钱买些东西，让你们把心裸在我面前，如另一时你们裸身到别人面前一样，我做这样事将永无休息。我将在所有女人脆弱上发现那使你们脆弱的技术，以及你们自己感情的硬度与自私小器的一切可笑心情。我知道你们，比你们的丈夫还知道得多，而我在任何时节，总仍然保持到自己这一点点向女人倾心的弱点，就因为有这个时我才能够看得出你们更多。……”

想了一下，在心上肆无所忌的作了一度恶骂，把冤愤略泄，信撕了。

第四个信又是一个想从一封抛给一点友谊而来的陌生人的东西。这是一个男子，一个在信上文字中也分明画着诚实而又热情的年青人，从广东方面寄来的。虽然是仿佛极其强硬极其冷静的他，在这些上面，是终于仍然把一颗心变成柔软如蜡的情形，从而在那

些信上取得一种最可怜的暂时的欢悦的。虽然这欢悦，即刻就将消灭，且将为一个相异的估计，引到嗔恼的方向上去，以为一切的同情的帮助，友谊的融洽，那意义，皆将抛入世道的卑俗里，在得到这个时候就已经是用不着这样东西的时候，所以寂寞在这时反而将滋生不已了。但就算是好事，自己难道在另一时，不是就盼望到这个作为生存的滋养补剂么？歌德说，在人情上是不许到剥尽皮肤那样苛细检察的。把人情比水，在流动的不定的那一面，有使人感喟的东西存在。然而在色彩一面，所谓纯净的水，缺少颜色也缺少养人的成分，如果人情是纯净的人情，思索起来或者将更无意义了。

不过这信在一个习惯下仍然撕碎了。凡是一个人能够玩味到所谓人情这一件事情时，那衰老的自觉，是常常取了方便的攻势，机会一至便忽然管领这人的全心，成为不能振作的样子，做出一切有童心的任性行为的。他明白这一点也如明白其余行动一样，他不能在这些事上加以裁制，然而却极其苦恼。照例一个忏悔的行为总继续了那错误处置，作出一件近于赎罪的行为。他仍然弯了腰把那信从纸篓中拾出，且排列到桌面，找寻出那远地朋友的通信地址，抄录到一个信件通讯簿角上去。

接着，他写了一封非常诚恳的信回复了那不相识的人，他作到这样事情时节，那信上语气，那称呼，自然都不缺少使一个年青人从心上发生感激的成分。他且考虑到这信在那年青人发颤的瘦手下裁看的情形，他心中难过了，在信尾上他重新加了一行字，在那上面他告给那人真希望见到第二次来信，他且说在这样通信上他所得的欣喜。这些话，不过是把一个信上所有的友谊的分量加重，使它带到那个为想象所不及的远处年青男子身边去时，取得一些他所不需要的大量的感谢的眼泪罢了。

把信写完后，想起既然在男子方面给了一个回信，在女人方面也不应当不加以一次善意的忖度了。这忖度结果是觉得也应当回一个信去。他用一个就平常的不迁就的态度，为那女人写了回信，他在信上留下了自己最有利的地位。他把本来对一切事情皆缺少的骄傲成分，放到信中去，因为在久长被人忽视的生活下，养成了多疑善怒的性情的他，是似乎不如此讲究自卫，就无方法可以得到安

定。他在最巧妙的言语下掩护到自己的性情，他为自己作了一度辩解，这辩解一面是防御自己而来，一面且像对女人加以一种警戒。

可是，一个作家，一个年纪快到三十的孤癖自处的男子，任怎么样是把这信写完以前，无聊的感觉袭上了身，不愿意把信付邮了。

捏了这信，在心上想着。“我这样时节，是无权利再找取机会把自己弱点示人，也无义务来做这些事的。保持到我的尊严，以及在一个女人中原有的神性，我将同一切人远离，同一切实际生活分手了。因为朦胧，因为陌生与疏远，才不缺少那多幻想的女人，用灵魂拥抱到一个由作品中我所显示的印象。我为什么一定得在一张纸上写上一些极不得体的话，把别人对我的印象破灭？我贪多，那最适宜的手段，也就是在生活周围，从无一个相熟的人。许多没有见我的人，因为我的作品，都不缺少爱我的心，但一到我在她们身前时，这些人就深恐离我不远了。就像学生，这些知道对我以尊敬的行为，实际就是推我到另一社会另一世界的一种表示。他们将用着‘这是我的先生’那种估计，提起了勇气，在我面前大方不拘的来去。她们还将用着年青人的神气，尊敬或也是怜悯这无用的我！”

想到这些事情，自己像是支持不来，软弱到要哭了。他记起还有一封没有裁过的信了。一个最平常的由某报社寄来的函件，说的是一种充满市侩口气的编辑先生催稿的话语，那上面说明白什么文章将用什么样报酬，明白的带着威胁的对于作者施以利诱，本来非常软弱的他，工作了一整夜，就正是为这一类事情疲劳到自己，但看到过这信以后，从桌上搜括了所有在昨晚上写成的二十余张创作草稿，随手乱撕，又扭成一团，到后就掷到地板上，用脚乱踹。正到这个时节房门起了第三次的响声，人虽走到门边，却不作声，不想即刻开门。就听到外面一个女子声音，问茶房，X 先生是不是在房子里。那校役像正从小盹中惊醒，满身不高兴的神气从那小房间走过来，代那女生扣门。本来想除去扣绊的他，忽然又感到这校役讨厌，坚持到冷静，毫无声息的站到门边。因为门始终不开，就听到那女人同茶房，嘱把一样东西交付 X 先生，随即走下楼去了。

听到女人已下过楼梯以后，开了门的他，从旧梦还未完全清楚的茶房手中，攫了那一个小包，又砰的把门掩上了。

刚才来的是先前来的女人中那年轻的一位，是像有意避了同伴特来交给他这篇文章，而另外还隐藏了一个提起使人红脸的动机的。他一面把那文章摊开念过题目，一面即想到了这女人来此的那点勇气或傻气，又听到楼梯有人走动，且声音拍子非常熟习，还想着“这莫非又是另外一个的来临”，谁知这人又在同茶房说话了，她说她将拿回去，等一会再送来。这意思就是好像将留下的一个机会到这房中再作一次勾留。他仍然没有开门，听茶房如何答复。茶房的话在房里的他没有听到明白，大约是说及东西已交给了 X 先生那样一句话，可是女人竟不作声，又走去了。

本来是并不以为这女生来房中为愉快的他，这时又觉得是女人的来，本不是仅仅送上篇文章了事，这因把文章离开手中以后就缺少再拍一下门的勇气，仍然给了一点房中人生气的理由，他做了一个发誓的姿式，把文章丢到抽屉里去后，且加了锁，像是报了一个大仇的英雄。忽然鼻子作痒，出于习惯的一种预告，说明了即刻来到身上一种惩罚。他鼻子，因了整晚来的劳作，不断的刺激，继续的无意思的遐想，得到一个破裂的理由，红的血已由左边鼻孔中涌出，滴到那桌角上面了。他绝望的注意到这从心上溢出的红色点滴，这些点滴取了自然的距离平列在桌面，呈一种悦目调子。

这算为了什么？为了生的爱憎，还是生存意义的“寻觅”？为了催促自己毁灭，就这样尽它永远威吓到自己？为了生活的“重现”或“再现”，就这样疏忽了自己目下生活，做出这样呆事？在红色的恐怖里，他看到死亡，腐烂，看到他不必明白的一切。另外一个从心上最隐僻处发出的低微声音，一种微颤，在这中年人脑中孕育了黯淡的种子。本来已预备把抽屉拉开的他，觉得用棉花同药水来作事后补救为可怜，安安静静站到桌边不动了。他看到自己的破灭，如同一个航海多年的船长，在所驾驶的船中出事以后，极安详的看到自己与船同归于尽的一刹那。

到了下午三点钟，房中一切皆经那校丁收拾了一次，用水各处洗过，所有血渍皆不见了，所有满地的字纸也扫去了，开了一扇小窗，房中保持了医院中静谧，三月的温暾阳光，撒在窗外屋顶上，使人感觉初夏的脚踪，已经在空气中有了隐约的声响。

这房中主人的流血情形，是被一个好事的身在后排楼房同事所发现的。那同事因为把棉被找寻一晒晾机会，抱了那床由家乡细君手绣双鸳戏水的棉被从窗口爬到了屋顶，就为了好事，为了一样近于孩气的心情，摊开棉被以后，他还想再爬上屋脊去坐坐。到了屋脊望到前排各个同事的房子，也望到第 X 号房间的内容，一摊的红血，凝结成厚块转成殷色以后，新的流出的血淡淡的鲜明的在那凝血上面滚着，人伏在桌面血泊里毫无知觉。这情形，使那好事的职员呆了。溜过到窗边以后，再睁眼审察一切，才明白是出了大事。匆匆忙忙爬回自己房里，跑到总务处去报告一切，即刻同了几个职员仍由这窗爬到那窗边，攻破了窗子，且即刻找了校医来看看有无救济，到学生从各个课堂上，很满意或很失望的跑出到日光下以后，这 X 先生的事情，用着一个不相称的夸张的理由传遍一个学校了。许多人为好奇都跑到 X 楼去看，一群年青人，正为伦理学，高等数学，以及其余枯燥课目所苦，需要一件仿佛值得关心的刺激，变换一回生活，所以凡是得到这消息的年青男女，皆非常奋勇的向 X 楼跑去。

但学生们到了楼梯相近时，一鼓勇气扫了兴，为一个人拦住了。在那墙上，还贴得有一个显然是非常匆促写成的布告，说是学生一律不许登楼。另外一些年青人，记起了另一个楼梯口，飞奔而前，仍然遭了挡驾，因此大家皆站在楼下各自从脑中描画一幅 X 先生房中的景致，用作聊以自娱的意思，间或楼上下来了一个人，大家就取包围阵式，究询情形。

然而上课钟仍然按时响了，多数学生这时记起了一个责任，忆及这一点钟要从班上明白莎氏比亚有几个情人的外国趣事，忆及了应当读一课名著选，忆及了在堂上打盹的趣味，服从了每个日子排列的生活，用一个守秩序公民的感情，向不能冲上前去的楼梯，投过轻蔑的一瞥，慢慢的都各归到课堂上去了。几个已经不须上课的学生，就用这成天到甬道上与雨操场过道所见及的黄脸憔悴先生作题材，取了与平常作月考完全两样的精神，恣意的互相讨论着，并且无害于事的加以对这事件发生的底细的评判。一会儿一个校役拿了一堆血渍衣服下楼，许多人就用着一个完全好奇的心情，追随到

那校役，一直到后面洗衣处去。女人见到血，皆把平时在心上没有的美德显出了，一颗天生容易感动的心，都到了像在另外一些时节，与她要好男子翻脸的情形下紧张了。她们都轻轻的小兽物一样的喊着，脸上失了色，吓怕得非常，且从身边很方便的听到男学生们说的“这总不外乎失恋”那样刺耳的话时，就自觉身为女子，好歹在这件事上也应当负一点责任，因而心上很觉难过，若非同时还担心到身旁又浅薄又刻薄的男子，实在很愿意流一点眼泪，承认这优美的心已经为这些血块所感动了。见到血的男子们，也有曾在X先生班上听过几次讲，对于这人感到一点好处的，便联想到自己的寂寞上面去了。但是这种人，在明天以后，他的做诗做文的机会可来了，他在这件事上所生的影响，将是一场追悼会，一篇使自己满意的悼叹文章，一首诗，因为他们都是X先生创作班上的人，他们都会做白话文白话诗。

一件近于多事的纷扰，在X大学校门房那方面加了有年纪的重听的传达许多生气的理由，上海方面电话的询问来了一次又是一次，只要问到关于这学校新发生的事情时，总是一句话不说就把耳机挂上。铃声继续的响，烦恼了这老年人，就把耳机接过手大声的像唱戏的说，“什么也没有，是一件不值得花两角钱手续费的事”！在号房信件收发处徘徊的学生们，听到这个宏大声音的解释，且从解释中起了一种误会，以为是这昏头老人在告上海方面那事情是这样无价值，哄然一笑的有许多人。

楼上那一面，年青的有着一个孩子似的圆脸的医生，很敏捷的同一个助理，把人扶到床上以后，一面用纱布擦去那气息极微的X的脸上污血,一面开始捏着脉搏检查呼吸。

从医生处得到好消息的教长某，先是一面帮助到医生处置这“欢喜多事”的同事，一面在血泊里以及书架上各个角落，找寻那遗嘱之类东西的。看了这样不是又看那样，同时就看到那几封来去信件，拿在手以为得到卸责的证据了。但是从医生方面明白了不是服毒，不是别的特殊症候，命案不至于影响到学校一切原有状况，心上释去了一饼重铅，把信件放下，向医生做了一个上等人高雅的有教养的微笑，走到楼下向学生说明，且嘱咐传达处拒绝新闻记者

的过访去了。

因为时间还不过迟，所以一切情形在医生方面还有把握。教长某意思是把人送到上海医院去处置，则即或到后在医院死去也省得给学校方面为难，他这意见自然是隐在“医院可以保养”那伪善上。但比教长少于人事知识却富于医学经验的年青校医，对这主张加以考虑，他明白一个流血过度的人目下恐不能忍受四十分钟汽车上的颠簸，他认为这时除了注射一次强心针，以及一点别的东西，再静静的安睡十个小时以外，没有其他更完全方法是宜于这失血人的事，所以没有答应这处置。

凡是没有到课堂去的 X 大学教职员，都很愿意用一个好奇的心情，来到 X 先生房中看看这新奇别致的情形。虽然是住在楼上，或者对房，或者隔房，医生却照例的加以拒绝，这给了许多人以自尊失去的打击，因此有几个同事，便用一种复仇意义，批评到医生另一时属于私人的行为，且不惜找出一些空话攻击。另外还有几个记忆力强的同事，想起了这最初发现的那上屋的人了，毫不节制气力嘭嘭的迈步从楼面右廊走去，谁知一到了那里，满房子皆是学生，正听到那同事谈到血同伏在血泊里的人，心想这件事同事至少要谈到吃饭时候才会完，到吃饭时学生皆到了肚子空虚情形下，而他们，这发现命案的同事，却将与他们在一个桌子吃一顿晚饭，所以这第二次失望的同事某某，到后就走到校园看新开的迎春，到黄色的迎春花前用五歌韵做赏花诗去了。

在那小房内，守了三点钟，医生嘱咐了助手一些话，走去了。医生去后，助手坐到 X 先生那张旧的小小白木写字台旁，望到静静的躺在床上如死人的 X 先生，心里想到解剖室以及类乎这些凡属于一个医生助手所能联想的种种事，新地方的逗留，显得日子太长太静，就用一个知书识字所习以为常的行为，一一的翻着面前信件盒内的信件，且随意把里面的小相片上的女子，姿肆的欣赏，一面还从那些相片记号上面，猜详到这相片与床上人的关系。

到从长长的十多个钟头的睡眠上醒回时，似乎做梦一样，睁开眼睛，先望到床对面有一个小小绿色帆布床，且嗅到一种药水气味。那小床上的人似乎才起身出去不久，再抬起无力的头，看望窗

子那一面，仍然是早晨，一个春天的早晨，从窗的上部玻璃格画出的四小片微青色天空，透明深邃，使睡过了十余钟头的他增加了胡涂。

听到隔房有人谈话声音，是那个猴头的口气，同另外一个又像非常熟习又想不起是谁的在说一件事情。只听到说“我以为是自杀”“我以为真出了命案”。本来想再用一点力爬起的他，正在努力把自己上身举起时节，忽然听到有人推门，那个校医处的兼司配药兼司看护的助手进房了。他仍然躺下，他记忆及先一时流血的事情了，且仿佛记得有一个时节这房中曾非常杂乱的情形来了。

“什么时候了？是快要夜了么？”

那助手，坐到他自己的那帆布床上，卷那白袖子，说：“不是的，这是新的一天的早上。”

“是早上。”他自言自语，念了这句话两次。望到仿佛快要压下的低低的屋上平顶，思索一切过去事情。

校园中钟声又响了。悠扬的，清新的，在空气中流动，且听到许多脚步声音竞争下楼。似乎非常奇怪的第一次才听到这声音的样子，他问那助手，这是为什么打钟，那助手就告他这是第一堂课钟。

校医搭了早班车从上海赶来，且另外邀了一个同行中年人，到了房里，那中年沉静的医生，捏了一会脉，听了一下心脏，测验了一下体温，点点头，走到去病人稍远处，与那年青医生用德文说了两句术语，就坐到平时 X 先生所坐的旧式板椅上去，发出轧轧的声音，忧愁的望着那朋友来为 X 先生诊脉。

教务长从门旁取溜势进到房中了，像是无事可作，就用手去拨那放在近门桌上的酒精炉子，即刻房中有了酒精的挥发气味。门外有人敲门，教务长才有事可做，忙去开门，且站在门口，同那敲门的人轻轻的说话，只说不要紧不要紧，拒绝了来客。那人似乎还不想回去，一定得见到病人谈谈才甘心的样子，守到门边，这教务长到后也就很为难的把门推开了。不过来人见到有医生在内，房中容积太小，又并不即刻进来，还仍然立在门外不动，教务长非常气愤的重复关上了门。不到一会儿两个医生皆离开这房间下楼去了，那人进到房中，站在床边，把帽甩去，安详的望了卧在床上的他。过

了一会，才从皮包中掏取信件，递给病人。并且问道："XX先生有什么不爽快?"

他苦笑着答说："没有什么，只一点点小病。"

那人对于这回答是满意的，就坐到近床一个椅上了。既然来了，自然就有一些话说，他等候着。

他们是不认识的，但这个时候正像其他时候一样，主人一面读那介绍信，客人一面望到主人的脸，于是皆明白附丽于本人的是什么名字，而且照例的，在那名字上，同样是"作家"那因缘，即刻把友谊在一种方便中成立了。

"是从XX先生处来的么?"他问那年青的客人。

这时客人正在将一个房间的一切，加以估计，听到这个话时，就说："是的，是的。因为久仰大名，很想同先生谈谈，所以从XX先生处来时，谈到先生，他就写了这个介绍信。"

"XX先生文章到近来也不大写了!"

"是的，不多写，不常写，可是自从发表了XX以后，XX的天才是更增加了世人的认识。X先生，说到天才，我觉得你也是一个!"说到这个话时，客人是那么有力那么认真说到的。

"你看我是一个吗?谢谢你，因为你这样大方。但我实在并不是的，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去做，所以我……"

"是天才。你是不能辩解的，我同我的朋友，都这样说到。你不应当消极。我读完了你那个XX，实在哭了好几次。那真是好作品。我同他们说，你真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一个抚台，一个军阀，……"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从前的抚台同军阀，都使人流泪无处说，你也是这样一种人物。你用你的一支笔使人难过。你有很大的聪明，把人心情揪着殴打的方法。你太不怜悯，太诱人，……"

"你是太会做文章了，从你谈话的机辩上面看得出。"

"我是蠢材，是呆子，你不要夸奖我。XX女士她说我'小诚实'。XXX女士她又说我怪。其实我那里算怪。我不过天生一颗心，容易感到别的伟大，与自己渺小，我恨我自己，我常常骂我是

怪东西。这 X X X 女士说得不错。”

这人另外还在一句话上又说了 X X 女士的名两次，仿佛一个极其相熟的口吻。那口吻使他不平。他问他：

“你同她们很熟，是不是呢?”

经这样问过以后，那客人有点忸怩说不出口了。客人说曾见过一次，也仍然是到 X X 先生家里。为了遮掩这心上的惭恧，那人反问他：

“ X X 先生是不是认识这几个人?”

“不什么相熟，不过都在一起玩过，也曾经有一个时候同住过不久。”

“吓，那还不熟么?”说着，又好像有种感觉使心上发痒，忍受下来是不可能的事，那客人，用比较低微的声音，要 X 先生告他“是不是 X X 女士同 X X X 要好。”

本来已经就有了难堪的他，这时实在不想把话再继续下去了。他只摇头笑。他把方向转到天气，说：“天气真好。你早上坐火车是不是很有趣味?”

“天气好极了。这样天气使我想起一个美丽的女人。”

“是的，应当有这样想，你做不做诗?”

“做是做，我曾拿给 X X 女士看过，她说很像 X 先生的诗。我不相信她的话，因为我并不觉得好。但是 X X 女士说我像你的，这件事我相信我是不错的。我买了许多诗，我也作了许多。我蠢，总不能够好一点，”

“一定很好。”

“但那是 X X 女士说的。”

他心想，只见过一面，平素沉默少言语的 X X ，会同这样人说那么多话，真是一件奇怪事。原来 X X 同 X 极熟，X X 的为人，也知道得很清楚，这时因这客人时时刻刻用一个恋爱者那样可怜态度，把 X X 名字说了无数次且明白所谓“美丽女人”大约也就是正指到 X X 而言，他感到这谈话有即刻结束的必要了。他告客人他不愿意太担搁客人的时间。他告客人医生只许他静卧不许说话，所以想定约另一个日子再来谈谈。

谁知这爽朗朋友，像是不大明了某一种文体的原故，还以为主人是同他客气，就请主人安睡一会，而他自己就毫不客气的坐到桌前去，装成无意的样子，检取桌上的铁丝网盒子里的东西，看那些来往信稿，且即刻把昨天教务长曾私下看过的一个女人相片，也拿在手上欣赏了。

“这是 X X ，这是 X X 女士，X 先生，她送你这样一个好相!”

那种声音，那种神气，充满了 X 心上的厌恶。他装睡眠样子闭了眼睛，心中觉得非常冤屈，感到同情这东西的累赘了。一个作家，一个文人，是不是在他行为上也非有一点奔放不能节制的行动才算高明？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带来的同情，总夹杂到三倍的粗率讨厌里？他为什么一定要同这样许多人维持一种友谊，且把这个用来自苦？他纵不能在这样清朗温柔的天气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难道躺倒到床上的一点点清静的寂寞的时间，也成为必须用什么“同情”来剥夺净尽么？……想下去，也不能够，因为那客人正翻到一页原稿，看过以后，又要说话了。

“ X 先生，你不能消极！你应当有勇气！你应当大勇无畏，同苦恼作战，同习惯作战，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仍然不做声，心中想：“这是些什么话。我有勇气我早把你头打破了。我大勇无畏，将踢你下楼了。我同什么习惯去作战？我用什么作为武器？你们每一个人在一切事情学会以前，就先有一种不讲规矩的习惯。你们是天赋的爱在一个人的桌上发现一点秘密，造作一点谣言。我需要的是忍耐，好让你们来糟蹋我的感觉，你们所需要的是随便，你们似乎有了同情，甚至于别人的桌上的私信也得看看内容，那理由，就是随便。”

他不能找出另外方法使这客人动身，他只好仍然来同客人说一点话，免得把那个文稿盒的一切弄得稀糟。他同客人谈了许多话，客人听到这些话时，似乎都好好的在心上记一笔账，预备在另外一个时节同别一个人去说。

第三天，同事与学生的看望，从这些人口里，听到了一些教育只许可他们学会的一些毫无意味的安慰，尤其是那些同事，先从一些别人或自己的谣言，把观念放到一种可鄙的幼稚的估想上，说出

一些就是讽刺也仍然极其拙劣的言语，似乎为了一种义务，他把一个日子又消磨掉了。

第四天，能够出到太阳下走走了，学生皆在背后悄悄的指点到他，不必回头也可以明白这些事情。为了这种事他只好又回到房中，躺到床上去，他很奇怪为什么同样的大好天气，这晒铺盖的同事，为什么独在那一天爬上屋顶。望到屋顶，望到那由于前一天多个人慌张的行动，用铁器损坏了的窗子，对于生存，他感到不是什么东西可以填补的空虚。十点钟时节，一个事务员，带了一个工人，拿了两块玻璃来，镶补那窗棂，闭了目躺到床上装成熟睡的他，听到工人在房中用钻划玻璃，又听到轻轻的敲那玻璃嵌到窗格里去，到后且轻轻的带了门走出去了。

上课钟响了，他想起今天是礼拜六，想起这时节那二十七个年青男女同学，因为课程那一点点关系，在这时节，一定在甬道上或土坪里花畦边有想到而且谈论到他的人。他坐在桌前，用一页做文章的稿纸，写了辞职的字条，心想到纵要活也应当到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去，把做人的累赘减少一点，才能支持得下去。

“朋友多了以后，人是更寂寞了。”这样写着给一个长辈的信，回信来了，只说把身体弄得康健一点要紧。

三月。上海。

本篇收入《沈从文子集》以前未见发表。

绅士的太太

我不是写一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他们的家庭

一个曾经被人用各样尊敬的称呼加在名字上面的主人，国会议员，罗汉，猪仔，金刚，后来又是顾问，参议，于是一事不作，成为有钱的老爷了。

人是读过书，很干练的人，在议会时还极其雄强，常常极声厉色的与政敌论辩，一言不合就祭起一个墨盒飞到主席台上去，又常常做一点政治文章到金刚月刊上去发表，现在还只四十五岁。四十多岁就关门闭户做绅士，是因为什么原故，很少有人明白的。

绅士为了娱悦自己，多数念点佛，学会静坐，会打太极拳，能谈相法，懂鉴赏金石书画，另外的事情，就是喝一点酒，打打牌。这个绅士是并不把自己生活放在例外的地位上去的，凡是一切坏绅士的德性他都不会缺少。

一栋自置的房子，门外有古槐一株，金红大门，有上马石安置在门外边（因为无马可上，那石头，成为小贩卖冰糖葫芦憩息的地方了）。门内有门房，有小黑花哈叭狗，门房手上弄着两个核桃，又会舞石槌，哈叭狗成天寂寞无事可作，就蹲到门边看街。房子是两个院落的大小套房子，客厅里有柔软的沙发，有地毯，有写字台，壁上有名人字画，红木长桌上有古董玩器，同时也有打牌用的

一切零件东西。太太房中有小小宫灯，有大铜床，高镜台，细绢长条的仕女画，极精致的大衣橱。僻处有乱七八糟的衣服，有用不着的旧式洋伞草帽，以及女人的空花皮鞋。

绅士有个年纪不大的妻，有四个聪明伶俐的儿女，妻曾经被人称赞过为美人，儿女都长得体面干净，因为这完全家庭，这主人，培养到这逸乐安全生活中，再无更好的理由拒绝自己的发胖了。

绅士渐渐胖下来，走路时肚子总先走到，坐在家中无话可说时就打呼睡觉，吃东西食量极大，谈话时声音滞呆，太太是习惯了，完全不感觉到这些情形是好笑的。用人则因为凡是有钱的老爷天南地北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也就毫不引起惊讶了。对于绅士发生兴味的，只有绅士的儿子，那个第三的，看到爹爹的肚子同那神气，总要发笑的问，这里面是些什么东西。绅士记得苏东坡故事，就告给儿子，这是满腹经纶。儿子不明白意思，请太太代为说明，遇到太太兴致不恶的时节，太太就告给儿子说这是“宝贝”，若脾气不好，不愿意在这些空事情上唠叨，就大声喊奶妈，问奶妈为什么尽少爷牙痛，为什么尽少爷头上长疙瘩。

少爷大一点是懂事多了的，只爱吃零碎，不欢喜谈空话，所以做母亲的总是欢喜大儿子。大少爷因为吃零碎太多，长年脸庞黄黄的，见人不欢喜说话，读书聪明，只是非常爱玩，九岁时就知道坐到桌子边看牌，十岁就会“挑土”，为母亲拿牌，绅士同到他太太都以为这小孩将来一定极其有成就。

绅士的太太，为绅士养了四个儿子，还极其白嫩，保留到女人的美丽，从用人眼睛估计下来，总还不上三十岁。其实三十二岁，因为结婚是二十多，现在大少爷已经是十岁了。绅士的儿子大的十岁，小的三岁，家里按照北京做官人家的规矩，每一个小孩请娘姨一人，另外还有车夫，门房，厨子，做针线的，抹窗子扫地的，一共十一个下人。家里常常有客来打牌，男女都有，把桌子摆好，人上了桌子，四双白手争到在桌上洗牌，抱引小少爷的娘姨就站到客人背后看牌，待到太太说，娘姨，你是看少爷的，怎么尽呆到这里？这三河县才像记起了自己职务，把少爷抱出外面大街，看送丧事人家大块头吹唢呐打鼓打锣去了。引少爷的娘姨，厨子娘姨，虽

不必站在桌边看谁输赢，总而言之是知道到了晚上，汽车包车把客人接走以后，太太是要把人喊在一处，为这些下等人分派赏号的。得了赏号这些人就按照身分，把钱用到各方面去，厨子照例也欢喜打一点牌，门房能够喝酒，车夫有女人，娘姨们各个还有瘦瘦的挨饿的儿子，同到一事不作的丈夫，留在乡下，靠到得钱吃饼过日子。太太有时输了，不大高兴，大家就不做声，不敢讨论到这数目，也不敢在这数目上作那种荒唐打算，因为若是第二次太太又输，手气坏，这赏号分给用人的，不是钱，将只是一些辱骂了。实在说来使主人生气的事情也太多了，这些真是完全吃闲饭的东西，一天什么事也不作，什么也不能弄得清楚，这样人多，还是胡胡涂涂，有客来了，喊人摆桌子也找不到，每一个人又都懂得到分钱，不忘记伸手。太太是常常这样生气骂人的，用人从不会接嘴应声，人人皆明白骂一会儿，回头不是客来就是太太到别处去做客，太太事情多，不会骂得很久，并且不是输了很多的钱也不会使太太生气，所以每个下人都懂得做下人的规矩，对于太太非常恭敬。

太太是很爱儿子的，小孩子哭了病了，一面打电话请医生，一面就骂娘姨，因为一个娘姨若照料得尽职，像自己儿子一样，照例小孩子是不大应当害病爱哭的。可是做母亲的除了有时把几个小孩子打扮得齐全，引带小孩子上公园吃点心看花以外，自己小孩子是不常同母亲接近的。另外时节母亲事情都像太多了，母亲常常有客，常常做客，平时又有许多机会同绅士吵嘴抖气，小孩子看到母亲这样子，好像也不大愿意亲近这母亲了。有时顶小的少爷，一定得跟到母亲做客，总得太太装成生气的样子骂人，于是娘姨才能把少爷抱走。

绅士为什么也缺少这涵养，一定得同太太吵闹给下人懂到这习惯？是并不溢出平常绅士家庭组织以外的理由。一点点钱，一次做客不曾添制新衣，更多次数的，是一种绅士们总不缺少的暖昧行为，太太从绅士的马褂袋子里发现了一条女人用的小小手巾，从朋友处听到了点谣言，从娘姨告诉中知道了些秘密，从汽车夫处知道了些秘密，或者，一直到了床上，发现了什么，都得在一个机会中把事情扩大，于是骂一阵，嚷一阵，有眼睛的就流眼泪，有善于说

谎赌咒的口的也就分辩，发誓，于是本来预备出去做客也就不去了，本来预备睡觉也睡不成了。哭了一会的太太，若是不甘示弱，或遇到绅士恰恰有别的事情在心上，不能采取最好的手段赔礼，太太就一人出去到别的人家做客去了，绅士羞惭在心，又不无小小愤怒，也就不即过问太太的去处。生了气的太太，还是过相熟的亲戚家打牌，因为有牌在手上，纵有气，也不是对于人的气了。过一天，或者吵闹是白天，到了晚上，绅士一定各处熟人家打电话，问太太在不在。有时太太记得到这行为，正义在自己身边，不愿意讲和，就总预先嘱咐那家主人，告给绅士并不在这里。有时则虽嘱咐了主人，遇到公馆来电话时，主人知道是绅士想讲和了，总仍然告给了太太的所在地方，于是到后绅士就来了，装作毫无其事的神气，问太太输赢，若旁人说赢了，绅士不必多说什么，只站在身后看牌，到满圈，绅士一定就把太太接回家了。若听到人说输了呢，绅士懂得自己应做的事，是从皮包里甩一百八十的票子，一面放到太太跟前去，一面挽了袖子自告奋勇，为太太扳本。既然加了股份，太太已经愿意讲和，且当到主人面子，不好太不近人情，自然站起来让坐给绅士。绅士见有了转机，虽很欢喜的把大屁股贴到太太坐得热巴巴的椅子上去，仍然不忘记说“莫走莫走，我要你帮忙，不然这些太太们要欺骗我这近视眼！”那种十分得体的趣话，主人也仿佛很懂事，听到这些话总是打哈哈笑，太太再不好意思走开，到满圈，两夫妇也仍然就回家了。遇到各处电话打过，太太的行动还还明白时节，主人照例问汽车夫，照例汽车夫受过太太的吩咐，只说太太并不让他知道去处，是要他送到市场就下了车的。绅士于是就坐了汽车各家去找寻太太。每到一个熟人的家里，那家公馆里仆人，都不以为奇怪，公馆中主人，姨太太，都是自己才讲和不久，也懂得这些事情，男主人照例袒护绅士，女主人照例袒护太太，同这绅士来谈话。走到第二家，第三家，有时是第七家，太太才找着。有时找了一会，绅士新的气愤在心上慢慢滋长，不愿意再跑路了。吼着要回家（或索性到那使太太出走的什么家中去玩了一趟）。回到家中躺在柔软的大椅子上吸烟打盹，这方面一坚持，太太那方面看看无消息，有点软弱惶恐了，或者就使那家主人打电话

回家来，作为第三者转圜，使绅士来接，或者由女主人伴送太太回家，且用着所有绅士们太太的权利，当到太太把绅士教训了一顿。绅士虽不大高兴，既然见到太太归来了，而且伴回来的又正说不定就是在另一时方便中也开了些无害于事的玩笑过的女人，到这时节，利用到机会，把太太支使走开，主客相对会心的一笑，大而肥厚的柔软多脂的手掌，把和事老小小的善于搅牌也善于做别的有趣行为的手捏定，用人不在客厅，一个有教养的绅士，总得对于特意来做和事老的人有所答谢，一面无声的最谨慎的做了些使和事老忍不着笑的行为，一面又柔声的喊着太太的小名，用“有客在怎么不出来”这一类正义相责，太太本来就先服了输，这时又正当到来客，再不好坚持，就出来了。走出来了，谈了一些空话，因为有了一主一客，只须再来两个就是一桌，绅士望到客人做了一个会心的微笑，赶忙去打电话邀人，坐在家里发闷的女人正多，自然不到半点钟，这一家的客厅里又有四双洁白的手同几个放光的钻戒在桌上唏利哗喇乱着了。

关于这家庭战争，由太太这一面过失而起衅，由太太这一面错误来出发，这事是不是也有过？也有过。不过男子到底是男子，一个绅士，学会了别的时候以前先就学会了对这方面的让步。所以除了有时无可如何才把这一手拿出来抵制太太，平常时节是总以避免这冲突为是的。因为绅士明白每一个绅士太太，都在一种习惯下，养成了一种趣味，这趣味有些人家是在相互默契情形下维持到和平的，有些人家又因此使绅士得了自由的机会，总而言之太太们这种好奇的趣味，是可以使绅士阶级把一些友谊僚谊更坚固起来的，因这事实绅士们装聋装哑过着和平恬静的日子，也就大有其人了。这绅士太太，是缺少这样把柄给丈夫拿到，所以这太太比其余公馆的太太更使绅士尊敬畏惧了。

另外一个绅士的家庭

因为做客，绅士太太做到西城一个熟人家中去。

也是一个绅士，有姨太太三位，儿女成群，大女儿在大学念

书，小女儿在小学念书，有钱有势，儿子才从美国回来，即刻就要去新京教育部做事。绅士太太一到这人家，无论如何也有牌打，因为没有客这个家中也总是一桌牌。小姐从学校放学回来，争着为母亲替手，大少爷还在候船，也常常站到庶母后面，间或把手从隙处插过去，抢去一张牌，大声吼着，把牌掷到桌上去。绅士是因为疯瘫，躺到藤椅上哼，到晚饭上桌时，才扶到桌边来吃饭的。绅士太太是到这样一个人家来打牌的。

到了那里，看到瘫子，用自己儿女的口气，同那个废物说话：

“伯伯这几天不舒服一点吗？”

“好多了。谢谢你们那个橘子。”

“送小孩子的东西也要谢吗？伯伯吃不得酸的，我那里有人从上海带来的外国苹果，明天要人送点来。”

“不要送，我吃不得。X X 近来忙，都不过来。”

“成天同和尚来往。”

“和尚也有好的，会画会诗，谈话风雅，很难得。”

自己的一个姨太太就笑了，因为她就同一个和尚有点熟。这太太是不谈诗画不讲风雅的，她只觉得和尚当真也有好人，很可以无拘束的谈一些话。

那从美利坚得过学位的大少爷，一个基督教徒，就说：

“和尚都该杀。”

绅士把眼睛一睁，很不平了：

“怎么，乱说！佛同基督有什么不同吗？不是都要渡世救人吗？”

少爷记起父亲是废物了，耶稣是怜悯老人的，取了调和妥协的神气：“我说和尚不说佛。”

姨太太 A 说：“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都恨和尚。”

这少爷正想回话，听到外面客厅一角有电话铃响，就奔到那角上接电话去了。这里来客这位绅士太太就说：“伯伯媳妇怎么样？”废物不作声，望到大小姐，因为大小姐在一点钟以前还才同爹爹吵过嘴。大小姐笑了。大小姐想到这件事，就笑了。

姨太太 B 说：“看到相片了，我们同大小姐到他房里翻出相片

同信，大小姐读过笑得要不得。还有一个小小头发结子，不知是谁留下的，还有……”

姨太太C不知为什么红了脸，借故走出去了。

大小姐追出去：“三孃[①]，婶婶来了，我们打牌！”

绅士太太也追出去，走到廊下，赶上大小姐：“慢走，我同你说。”

大小姐似乎懂得所说的意思了，要绅士太太走过那大丁香树下去。两人坐到那小小绿色藤椅上去，两人互相望着对方白白的脸同黑黑的眼珠子，大小姐笑了，红脸了，伸手把绅士太太的手捏定了。

“婶婶，莫逼我好吧。”

“逼你什么？你这丫头，那么聪明，你昨天装得使我认不出是谁了。我问你，到过那里几回了？”

“婶婶你到过几回？”

“我问你！”

“只到过三次，万千莫告给爹爹！”

“我先想不到是你。”

“我也不知道是婶婶。”

“输了赢了？”

“输了不多。姨姨输二千七百，把戒子也换了，瞒到爹爹。”

“几姨？”

“就是三孃。”

三孃正在院中尖声唤大小姐，到后听到这边有人说话，也走到丁香花做成的花墙后面来了。见到了大小姐同绅士太太，就说：“请上桌子，摆好了。”

绅士太太说：“三孃，你手气不好，怎么输很多钱。”

这妇人为妓女出身，会做媚笑，就对大小姐笑，好像说大小姐不该把这事告给外人。但这姨太太一望也就知道绅士太太不是外人了，所以说：“ＸＸ去不得，一去就输，还是大小姐好。”又问，“太太你常到那里？”绅士太太就摇头，因为她到那里是并不为赌钱的，只是监察到绅士丈夫，这事不能同姨太太说，不能同大小姐说，所以含混过去了。

他们记起牌已摆上桌子了，从花下左边小廊走回内厅，见到大少爷在电话旁拿着耳机，说洋话，疙疙瘩瘩，大小姐听得懂是同女人说的话，就嘻嘻的笑，两个妇人皆莫名其妙，也好笑。

四个人哗喇哗喇洗牌，分配好了筹码，每人身边一个小红木茶几，上面摆纸烟，摆细料盖碗，泡好新毛尖茶，另外是小磁盘子，放得有切成小片的美国橘子。四个人是主人绅士太太，客人绅士太太，姨太太 B，大小姐。另外有人各人背后站站，谁家和了就很伶俐的伸出白白的手去讨钱，是“做梦”的姨太太 C。废人因为不甘寂寞，要把所坐的活动椅子推出来，到厅子一端，一面让姨太太 A 捶背，一面同打牌人谈话。

大少爷打完电话，穿了洋服从厅旁过身，听到牌声洗得热闹，本来预备出去有事情，也在牌桌边站定了。

“你们大学生也打牌!”

“为什么不能够陪妈陪婶婶?”

客人绅士太太就问大少爷：“春哥，外国有牌打没有?”

主人绅士太太笑了：“岂止有牌打，我们这位少爷还到美国做教师，那些洋人送他十块钱一点钟，要他指点!”

“当真是这样我将来也到美国去。”

大小姐说：“要去等我毕业了，我同婶婶一路去。我们可以……慢点慢点，一百二十副。妈你为什么不早打这张麻雀，我望这麻雀望了老半天了，哈哈，一百二!”说了，女人把牌放在嘴边亲了那么一下，表示这幺索同自己的感情。

母亲像是不服气样子，找别的岔子：“玉玉，怎么一个姑娘家那么野?”

大小姐不做声，因为大少爷捏着她的膀子，要代一个庄，大小姐就嚷：“不行不行，人家才第一个上庄!”

大少爷到后坐到母亲位置上去，很热心的洗着牌，很热心的叫骰子，和了一牌四十副，才哼着美国学生所唱的歌走去了。

这一场牌一直打到晚上，到后又来了别的一个太太，二姨太让出了缺，仍然是五个人打下去。到晚饭时许多鸡鸭同许多精致小菜摆上了桌子，在非常光亮的电灯下，打牌人皆不必调换位置，就仍

然在原来座位上吃晚饭。废人也镶拢来了，问这个那个的输赢，吃了很多的鱼肉，添了三次白饭，还说近来厨子所做的菜总是不大合口味，因为在一钵鸡中发现了一只鸡脚没有把外皮剥去，就叫厨子来，骂了一些吃冤枉饭的大人们照例骂人的话，说是怎么这东西还能给人吃，要把那鸡收回去，厨子把一个大磁盆拿回到灶房，看看所有的好肉已经吃尽，也就不说什么话，回头上房喊再来点汤，于是又在那煨鸡缸里舀了一盆清汤送上去了。

吃过了晚饭，晚上的时间觉得尚长，大小姐明早八点钟得到学校去上课，做母亲的把这个话提出来，在客人面前不大好意思同母亲作对，于是退了位，让姨太太 C 来补缺，四人重新上了场，不过大小姐站到母亲身后不动，一遇到有牌应当上手时，总忽然出人意外的飞快的把手从母亲肩上伸到桌中去，取着优美的姿势，把牌用手一摸，看也不看，嘘的一声又把牌掷到桌心去。母亲因为这代劳的无法拒绝，到后就只有让位了。

八点了，二少爷三小姐三少爷不忘记姐姐日里所答应的东道，选好了 X X 主演的《妈妈趣史》电影，要大小姐陪到去做主人。恰恰一个大三元为姨太太 C 抢去单吊，非常生气，不愿意再打，就伴同一群弟妹坐了自己汽车到 X X 去看影戏去了，主人绅士太太仍然又上了桌子。

大少爷回来时，废物已回到卧房去睡觉去了。大少爷站到姨太太 C 身后看牌，看了一会，走去了。姨太太 C 到后把牌让姨太太 B 打，说要有一点事，也就走去了。

于是客人绅士太太一面砌牌一面说：“伯母，你真有福气。”

主人绅士太太说：“吵闹极了，都像小孩子。”

另外来客也有五个小孩，就说：“把他们都赶到学校去也好，我有三个是两个礼拜才许他们回来一次的。”这个妇人却料不到那个大儿子每星期到 X X 饭店跳舞两次。

“家里人多也好点。”

“我们大少爷过几天就要去南京，做什么‘边事’，不知边些什么。”

“有几百一个月？”

“听说有三百三，三百三他那里够，好的是也可以找钱，不要老子养他了。”

“他们都说美国回来好，将来大小姐也应当去。”

“她说她不去美国，要去就去法国。法国女人就只会妆扮，这个丫头爱好。”

轮到绅士太太，做梦赋闲了，站到红家身后看了一会，又站到痞家身后看了一会，吃了些糖松子儿，又喝了口热茶，想出去方便一下，就从客厅出去，过东边小院子。过圆门。过长廊。那边偏院辛夷树开得花朵动人，在月光里把影子通通映在地下，非常有趣味。辛夷树那边是大少爷的书房，听到有人说话，引起了一点好奇的童心，就走过那边窗下去，只听到一个极其熟习的女人笑声，又听到说话，声音很小，像在某一种情形下有所争持。

“小心一点，……”

“你莫把手挡着，我就……”

听了一会，绅士太太忽然明白这里是不适宜于站立的地方，脸上觉得发烧，悄悄的又走回到前面大院子来，月亮挂到天上，有极小的风吹送花香，内厅里不知是谁一个大牌和下了。只听到主客的喜笑与搅牌的热闹声音，绅士太太想起了家里的老爷，忽然不高兴再在这里打牌了。

听到里面喊丫头，知道是在找人了，就进到内厅去，一句话不说，镶到主人绅士太太的空座上去补缺，两只手皆放到牌里去乱合。

不到一会儿，姨太太C来了，悄静无声的，极其矜持的，站到另外那个绅士太太背后，把手搁到椅子靠背上，看大家发牌。

另外一个绅士太太，一面打下一张筒子，一面鼻子皱着，说：“三孃，你真是使人要笑你，怎么晚上也擦得一身这样香。”

姨太太C不做声，微微的笑着，又走到客人绅士太太背后去。绅士太太回头去看姨太太C，这女人就笑，问赢了多少。绅士太太忽然懂到为什么这人的身上有浓烈的香味了，把牌也打错张了。

绅士太太说：“外面月亮真好，我们打完这一牌，满圈了，出去看月亮。”

姨太太C似乎从这话中懂得一些事情，用齿咬着自己的红红嘴

唇，离开了牌桌，默默的坐到较暗的一个沙发上，把自己隐藏到松软的靠背后去了。

一点新的事情

X X 公馆大少爷到东皇城根绅士家来看主人，主人不在家，绅士太太把来客让到客厅里新置大椅上去。

“昨天我以为婶婶会住到我家里的，怎么又不打通夜?”

“我恐怕我们家里小孩子发烧要照应。”

“我还想打四圈，那晓得婶婶赢了几个就走了。”

“那里，你不去南京，我们明天又打。”

“今天就去也行，三孃总是一角。”

“三孃同……”绅士太太忽然说滑了口，把所要说的话都融在一个惊讶中，她望到这个整洁温雅的年青人呆着，两人互相皆为这一句话不能继续开口了。年青人狼狈到无所措置，低下了头去。

过了一会大少爷发现了屋角的一具钢琴，得到了救济，就走过去用手按琴键，发出高低的散音。小孩子听到琴声，手拖娘姨来到客厅里，看奏琴，绅士太太把小孩子抱在手里，叫娘姨削几个梨子苹果拿来，大少爷不敢问绅士太太，只逗着小孩，要孩子唱歌。

到后两人坐了汽车又到 X X 废物公馆去了，在车上，绅士太太，很悔自己的失言，因为自己也还是年青人，对于这些事情，在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晚辈面前，做长辈的总是为一些属于生理上的种种，不能拿出长辈样子，这体面的年青人，则同样也因为这婶婶是年青女人，对于这暧昧情形有所窘迫，也感到无话可说了。车到半途，大少爷说，“婶婶，莫听他们谣言。”绅士太太就说，“你们年青人小心一点。”仍然不忘记那从窗下听来的一句话，绅士太太把这个说完时，自己觉得脸上发烧得很，因为两个人是并排坐得那么近，身体的温皆互相感到，年青人，则从绅士太太方面的红脸，起了一种误会，他那聪明处到这时仿佛起了一个新的合理的注意，而且这注意也觉得正是救济自己一种方法，到了公馆，下车时，先走下去，伸手到车中，一只手也有意那么递过来，于是轻轻的一握，

下了车，两人皆若为自己行为，感到了一个憧憬的展开扩大，互相会心的交换了一个微笑。

到了废物家，大少爷消失了，不到一会又同三孃出现了。绅士太太觉得这三孃今天特别对他亲切，在桌边站立，拿烟拿茶剥果壳儿，两人望到时，就似乎有些要说而不必用口说出的话，从眼睛中流到对方心里去，绅士太太感到自己要做一个好人，要为人包瞒打算，要为人想法成全，要尽一些长辈所能尽的义务：这是为什么？因为从三孃的目光里，似乎得到一种极其诚恳的信托，这妇人，已经不能对于这件事不负责任了。

大小姐已经上坤范女子大学念书去了，少爷们也上学了，今天请了有两个另外的来客，所以三孃不上场，到绅士太太休息时，三孃就邀绅士太太到房里去，看新买的湘绣。两人刚走过院子，望见偏院里辛夷，开得如红火，一大树花灿烂夺目，两人皆不知忌讳走到树下去看花。

“昨夜里月光下这花更美。”绅士太太在心上说着，微微的笑。

“我想不到还有人来看花！”姨太太C也这样想着，微微的笑。

书房里大少爷听到有人走路声音，忙问是谁。

绅士太太说：“ＸＸ，不出去么？”

“是婶婶吗？请进来坐坐。”

“太太就进去看看，他很有些好看的画片。”

于是两个妇人就进到这大少爷书房了，一个并不十分阔大的卧室，四壁裱得极新，小小的铜床，小小的桌子，四面皆是书架，堆满了洋书，红绿面子，印金字，大小不一，似乎才加以整理的神情，稍稍显得凌乱。床头一个花梨木柜橱里，放了些女人用的香料，一个高脚维多利亚式话匣子，上面一大册安置唱片的本子，本子上面一个橘子，橘子边旁一个烟斗。大少爷正在整理一个像小钟一类东西，那东西就搁到窗前桌上。

“有什么用处？”

“无线电盒子，最新从美国带回的，能够听上海的唱歌。”

“太太，大少爷带得一个小闹表，很有趣味。”

“哎呀，这样小，值几百？”

“一百多块美金，婶婶欢喜就送婶婶。”

“这怎么好意思，你只买得这样一个，我怎么好拿。”

“不要紧，婶婶拿去玩，还有一个小盒子，这种表只有美国一家专利，若是坏了，拿到中央表店去修理，不必花钱，因为世界凡是代卖这钟表公司出品的都可以修理。”

“你留到自己玩吧，我那边小孩子多，掉到地下也可惜。”

“婶婶真是当做外人。”

绅士太太无话可说。因为姨太太C已经把那个表放到绅士太太手心里，不许她再说话了。这女人，把人情接受了，望一望全房情景，像是在信托方面要说一句话，就表示大家可以开诚布公作商量了，就悄悄的说道：

“三孃，你听我说一句话，家里人多了，凡事也小心一点。”

三孃望到大少爷笑：“我们感谢太太，我们不会忘记太太对我们的好处。”

大少爷，这美貌有福的年轻人，无话可说，正翻看到一本日日放在床头的英文圣经，不做声，脸儿发着烧，越显得娇滴滴红白可爱，忽然站起来，对绅士太太作了三个揖，态度非常诚恳，用一个演剧家扮演哈孟雷特青年的姿势，把绅士太太的左手拖着，极其激动的向绅士太太说道：

“婶婶的关心地方，我不会忘记到脑背后。”

绅士太太右手捏着那钮扣大的小表，左手被人拖着，也不缺少一个剧中人物的风度，谦虚的而又温和的说：“小孩子，知道婶婶不是妨碍你们年青人事情就行了，我为你们耽心！我问你，什么时候过南京有船?”

“我不想去，并不是没有船。”

“母亲也瞒到?”

“母亲只知道我不想去，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她也不愿意我就走，所以帮同瞒到老瘫子说是船受检查，极不方便。”

绅士太太望望这年青侄儿，又望望年青的姨太太C，笑了：“真是一对玉合子。”

三孃不好意思，也哧的笑了。“太太，今夜去XX试试赌运，

他们那里主人还会做很好的点心，特别制的，不知尝过没有?"

"我不欢喜大数目，一百两百又好像拿不出手——ＸＸ，美国有赌博的?"

"法国美国都有，我不知道这里近来也有了，以前我不听到说过。婶婶也熟习那个吗?"

"我是悄悄的去看你的叔叔，我装得像妈子那样带一副墨眼镜，谁也不认识，有一次我站到我们胖子桌对面，他也看不出是我。"

"三孃今天晚上我们去看看，婶婶莫打牌了。假装有事要回去，我们一道去。"

姨太太C也这样说："我们一道去。到那里去我告给太太巧方法扎七。"

事情就是这样定妥了。

到了晚上约莫八点左右，绅士太太不愿打牌了，同废物谈了一会话，邀三孃送她回去，大少爷正有事想过东城，搭乘了绅士太太的汽车，三人一道儿走。汽车过长安街，一直走，到哈德门大街了，再一直走，汽车夫懂事，把车向右转，因为计算今天又可以得十块钱特别赏赐，所以乐极了，把车也开快许多了。

三人到ＸＸ，留在一个特别室中喝茶休息，预备吃特制点心，三姨太太悄悄同大少爷说了几句话，扑了一会粉，对穿衣镜整理了一会头发，说点心一时不会做来，先要去试试气运，拿了皮箧想走。

绅士太太说："三孃你就慌到输!"

大少爷说："三孃是不怕输的，顶爽利，莫把皮箧也换筹码输去才好。"

姨太太C走下楼去后，小房中只剩下两个人。两人说了一会空话，年青人记起了日里的事情，记起同姨太太C商量得很好了的事情，感到游移不定，点心送来了。

"婶婶吃一杯酒好不好?"

"不吃酒。"

"吃一小杯。"

"那就吃甜的。"

"三孃也总是欢喜甜酒。"

当差的拿酒去了，因为一个方便，大少爷走到绅士太太身后去取烟，把手触了她的肩。在那方，明白这是有意，感到可笑，也仍然感到小小动摇，因为这贵人记起日里在车上的情形，且记起昨晚上在窗下窃听的情形，显得拘束，又显得烦懑了，就说：

“我要回去，你们在这里吧。”

“为什么忙？”

“为什么我到这里来？”

“我同婶婶要说一句话，又怕骂。”

“什么话？”

“婶婶样子像琴雪芳。”

“说瞎话，我是戏子吗？”

“是三嬢说的，说美得很。”

“三嬢顶会说空话。”虽然这么答着，侧面正是一个镜台，这绅士太太，不知不觉把脸一侧，望到镜中自己的白脸长眉，温和的笑了。

男子低声的蕴藉的笑着，半天不说话。

绅士太太忽然想到了什么的神情，对着了大少爷：“我不懂你们年青人做些什么鬼计。”

“婶婶是我们的恩人，我……”那只手，取了攻势，伸过去时，受了阻碍。

女人听这话不对头，见来势不雅，正想生气，站在长辈身分上教训这年青人一顿，拿酒的厮役已经在门外轻轻的啄门，两人距离忽然又远了。

把点心吃完，到后两人用小小起花高脚玻璃杯子，吃甜味橘子酒。三姨太太回来了，把皮箧掷到桌上，坐到床边去。

绅士太太问：“输了多少？”

三嬢不作答，拿起皮箧欢欢喜喜掏出那小小的精巧红色牙骨筹码数着，一面做报告，一五一十，除开本，赢了五百三。

“我应当分三成，因为不是我陪你们来，你一定还要输。”绅士太太当笑话说着。

大少爷就附和到这话说：“当真婶婶应当有一半，你们就用这

个做本，两人合份，到后再结算。”

“全归太太也不要紧，我们下楼去，现在热闹了点，张家大姑娘同到张七老爷都来了，X 总理的三小姐也在场。五次输一千五，骄傲极了，越输人越好看。”

“我可不下去，我不欢喜使她知道我在这里赌钱。”

“大少爷？”

“我也不去，我陪婶婶坐坐，三孃你去吧，到十一点我们回去。”

“……莫走！”

…………

回到家中，皮篋中多了一个小表，多了四百块钱，见到老爷在客厅中沙发上打盹，就骂用人，为什么不喊老爷去睡。当差的就说，才有客到这里谈话刚走不久，问老爷睡不睡觉，说还要读一点书，等太太回来再叫，他所以不敢喊叫。绅士见到太太回了家，大声的叱娘姨，惊醒了。

“回来了，太太！到什么人家打牌？”

绅士太太装成生气的样子，就说：“运气坏极了，又输一百五。”

绅士正恐怕太太追问到别的事，或者从别的地方探听到了关于他的消息，贼人心虚，看到太太那神气，知道可以用钱调和了，就告给绅士太太明天可以还账，且安慰太太，输不要紧，又同太太谈各个熟人太太的牌术和那属于打牌的品德，这贵人日里还才到一个饭店里同一个女人鬼混过一次，待到太太问他白天做些什么事时，他就说到佛学会念经，因为今天是开化老和尚讲楞严日子。若是往日，绅士太太一定得诈绅士一阵，不是说杨老太太到过佛学会，就是说听说开化和尚已经上天津，绅士照例也就得做戏一样，赌一个小咒，事情才能和平了结，解衣上床。今晚上因为赢了钱，且得了一个小小金表，自己又正说着谎话，所以也就不再追究谈楞严谈到第几章那类事了。

两人回到卧室，太太把皮篋子收到自己小小的保险箱里去，绅士作为毫不注意的神气，一面弯腰低头解松绑裤管的带子，一面低

声的摹仿梅畹华老板的天女散花摇板，用节奏调和到呼吸。

到后把汗衣剥下，那个满腹经纶的尊贵肚子因为换衣的原因，在太太眼下，用着骄傲凌人的态度，挺然展露于灯光下，暗褐色的下垂的大肚，中缝一行长长的柔软的黑毛，刺目的呈一程图案调子，太太从这方面得到一个联想，告绅士，今天西城 X X 公馆才从美国回来不久的大少爷来看过他，不久就得过南京去。

绅士点点头："这是一个得过哲学硕士的有作为的年青人，废物有这样一个儿子，自己将来不出山，也就不妨事了。"

绅士太太想到别的事情，就笑，这时也已经把袍子脱去，夹袄脱去，鞋袜脱去，站在床边，对镜用首巾包头，预备上床了。绅士从太太高硕微胖的身材上，在心上展开了一幅美人出浴图，且哗哗的隔房浴室便桶的流水声，也仿佛是日里的浴室情景，就用鼻音做出亵声，告太太小心不要招凉。

更新的事情

约有三天后，X X 秘密聚乐部的小房子里又有三个人在吃点心，那三嬢又赢了三百多块钱，分给了绅士太太一半。这次绅士太太可在场了，先是输了一些，到后大少爷把婶婶邀上楼去，姨太太 C 不到一会儿就追上来，说是天红得到五百，把所输的收回，反赢三百多，绅士太太同大少爷除了称赞运气，并不说及其他事情。

绅士太太对于他们的事更显得关切，到废物公馆时，总借故到姨太太 C 房中去盘旋，打牌人多，也总是同三嬢合手，两股均分，输赢各半。

星期日另外一个人家客厅里红木小方桌旁，有西城 X X 公馆大小姐，有绅士太太，大小姐不明奥妙，问绅士太太，知不知道三嬢近来的手气。

"婶婶不知道么？我听人说她输了五百。"

"输五百吗？我一点不明白。"

"我听人说的，她们看到她输。"

"我不相信，三嬢太聪明了，心眼玲珑，最会看风色，我以为

她扳了本。”

大小姐因为抓牌就不说话了，绅士太太记到这个话，虽然当真不大相信，可是对于那两次事情，有点小小怀疑起来了。到后新来了两个客，主人提议再拼成一桌，绅士太太，主张把三孃接来。电话说不来，有小事，今天少陪了，绅士太太要把耳机接线拿过身边来，捏了话机，用着动情的亲昵调子：

“三孃，快来，我在这里！”

那边说了一句什么话，这边就说：“好好，你来，我们打过四圈再说。”

说是有事的姨太太 C，得到绅士太太的嘱咐，仍然答应就来了，四个人皆拿这事情当笑话说着，但都不明白这友谊的基础建筑到些什么关系上面。

不到一会三孃的汽车就在这人家公馆大门边停住了，客来了，桌子摆在小客厅，三孃不即去，就来在绅士太太身后。

“太太赢了，我们仍然平分，好不好？”

“好，你去吧，人家等得太久，张三太快要生气了。”

三壤去后大小姐问绅士太太：

“这几天婶婶同三孃到什么地方打牌？”

绅士太太摇头喊：“五万碰，不要忙！”

休息时三孃扯了绅士太太，走到廊下去，悄悄的告她，大少爷要请太太到 X X 去吃饭。绅士太太记起了大小姐先前说的话，问姨太太 C：

“三孃，你这几天又到 X X 去过吗？”

“那里，我这两天门都不出。”

“我听谁说你输了些钱。”

“什么人说的？”

“没有这回事就没有这回事，我好像听谁提到。”

三孃把小小美丽嘴唇抿了一会，莞尔而笑，拍着绅士太太肩膊：“太太，我谎你，我又到过 X X ，稍稍输了一点小数目。我猜这一定是宋太太说的。”

绅士太太本来听到三孃说不曾到过 X X ，以为这是大小姐或者

明白她们赢了钱，故有意探询，也就罢了。谁知姨太太 C 又说当真到过，这不是谎话的谎话，使她不能不对于前两天的赌博生出疑心了。她这时因为不好同三孃说破，以为另外可去问问大少爷，就忙为解释，说是听人说过，也记不起是谁了。她们到后都换了一个谈话方向，改口说到花，一树迎春颜色黄澄澄地像碎金缀在枝头上，在晚风中摇摆，姿态绝美，三孃为折了一小枝来替绅士太太插到衣襟上去：

"太太，你真是美人，我一看到你，就好像自己会嫌自己肮脏卑俗。"

"你太会说话了，我是中年人了，那里敌得过你们年青太太们。"

到了晚上，两人借故有事要走，把两桌牌拼成一桌，大小姐似乎稍稍奇怪，然而这也管不了许多，这位小姐是对于牌的感情太好了，依旧上了桌子摸风，这两人就坐了汽车到 X X 饭店去了。X X 饭店那方面，大少爷早在那里等候了许久，人来了，极其欢喜，三孃把大少爷扯到身边，咬着耳朵说了两句话，大少爷望到绅士太太只点头微笑，两个人不久就走到隔壁房间去了。房里剩下绅士太太一个人，襟边的黄花掉落到地下，因为拾花，想起了日里三孃的称誉，回头去照镜子，照了好一会，又用手抹着自己头上光光的柔软的头发，顾影自怜，这女人稍稍觉得有点烦恼，从生理方面有一些意识模糊的反抗，想站起身来走过去，看两个人在商量些什么事情。

推开那门，见到大少爷坐在大椅上，三孃坐在大少爷腿上，把头聚在一处，蜜蜜的接着吻。绅士太太不待说话，心中起着惊讶，就缩回来了，仍然坐到现处，就听到两人在隔壁的笑声，且听到接吻嘴唇离开时的声音。三孃走过房中来了，一只手藏在身后，一只手伏在绅士太太肩上，悄悄的说：

"太太，要看我前回所说那个东西没有？"

"你怎么当真？"

"不是说笑话。"

"真是丑事情。"

三孃不再作声，把藏在身后那只手所拿的一个摺子放到绅士太

太面前，翻开了第一页。于是第二页，第三页，……两人相对低笑，大少爷，轻脚轻手，已经走到背后站定许久了。

…………

回家去，绅士太太向绅士说头痛不舒服，要绅士到书房去睡。

一年以后

绅士太太为绅士生养了第五个少爷，寄拜给废物三姨太太作干儿子，三嬢送了许多礼物给小孩，绅士家请酒，客厅卧房皆摆了牌，小孩子们皆穿了新衣服，由娘姨带领，来到这里做客。绅士家一面举行汤饼宴，一面接亲家母过门，头一天是女客，废物不甘寂寞也接过来了。废物在客厅里一角，躺在那由公馆抬来的轿椅中，一面听太太们打牌嚷笑，一面同绅士谈天，讲到佛学中的果报，以及一切古今事情，按照一个绅士身分，采取了一个废人的感想，对于人心世道，莫不有所议及。绅士同废人说一阵，又各处走去，周旋到妇人中间，这里看看，那里玩玩，院子中小客人哭了，就叹气，大声喊娘姨，叫取果子糖来款待小客人。因为女主人不大方便，不能出外走动，干妈收拾得袅袅婷婷，风流俏俊，代行主人的职务，也像绅士一样忙着一切。

到了晚上，客人散尽，娘姨把各房间打扫收拾清楚，绅士走到太太房中去，忙了一整天，有点疲倦了，就坐到太太床边，低低的叹了一声气。看到桌上一些红绿礼物，看到干妈送来的大金锁同金寿星，想起那妇人飘逸风度，非常怜惜似的同太太说：

“今天干妈真累了，忙了一天!”

绅士太太不做声，要绅士轻说点，莫惊吵了后房的小孩。

似乎因为是最幼的孩子，这孩子使母亲特别关心，虽然请得有一个奶娘，孩子的床就安置在自己房后小间，绅士也极其爱悦这小小生命的嫩芽。正像是因为这小孩的存在，母亲同父亲互相也都不大欢喜在小事上寻隙缝吵闹，家庭也变成非常和平了。

因为这孩子是西城XX公馆三嬢太太的干儿子，从此以后三嬢有一个最好的理由来到东城绅士公馆了。因这贵人的过从，从此以

后绅士也常常有理由同自己太太讨论到这干亲家母的为人了。

有一天，绅士从别处得到了一个消息，拿来告给了太太。

“我听到人说西城 X X 公馆的大少爷，有人做媒。”

太太略略惊讶，注意的问：“是谁?”

两人在这件事情上说了一阵，绅士也不去注意到太太的神气，不知为什么，因为谈到消息，这绅士记起另外一种消息，就笑了。

太太问：“笑什么?”

绅士还是笑，并不作答。

太太有点生气样子，其时正为小孩子剪裁一个小小绸胸巾就放下了剪刀，一定要绅士说出。

绅士仍然笑着，过了好一会，才嚅嚅滞滞的说：“太太，我听到有笑话，说那大少爷灯……有点……”

绅士太太愕然了，把头偏向一边，惊讶而又惶恐的问：“怎么，你说什么!?”

“我是听人说的，好像我们小孩子的……”

“怎么，说什么!? 你们男子的口!!”

绅士望到太太脸上突然变了颜色，料不到这事情会有这样吓人，就忙分辩说：“这是谣言，我知道!”

绅士太太要哭了。

绅士赶忙匆匆促促的分辩说：“是谣言，我是知道的！我只听说我们的孩子干妈三嬢，特别同那大少爷谈得合式，听到人这样说过，我也不相信。”

绅士太太放了一口气，才明白谣言所说的原是孩子的干妈，对于自己先前的态度忽然感到悔恨，且非常感到丈夫的可恼了，就骂绅士，以为真是一个堕落的人，那么大年纪的人了，又不是年轻小孩子，不拘到什么地方，听到一点毫无根据的谰言，就拿来嚼咀。且说：

“一个绅士都不讲身分，亏得你们念佛经，这些话拿去随便说，拔舌地狱不知怎么容得下你们这些人。”

绅士听到这教训，一面是心中先就并不缺少对于那干亲家母的一切憧憬，把太太这义正辞严的言语，嵌到肥心上去后，就不免感

到一点羞惭了。见到太太样子还很难看，这尊贵的人，照老例，做戏一样陪了礼，说一点别的空话，搭搭讪讪走到书房继续做阿难伽叶传记的研究去了。

绅士太太好好保留到先前一刻的情形，保留到自己的惊，保留到丈夫的谦和，以及那些前后言语，给她的动摇，这女人，再把另外一些时节一些事情追究了一下，觉得全身忽然软弱起来，发着抖，再想支持到先前在绅士跟前的生气崛强，已经是万万办不到了。于是她就哭了，伏在那尚未完成的小孩子的胸巾上面，非常伤心的哭了。

悄悄溜到门边的绅士，看到太太那情形，还以为这是因为自己失去绅士身分的责难，以及，物丧其类底痛苦，才使太太这样伤心，万分羞惭的转到书房去，想了半天主意，才亏得想出一个计策来，不让太太知道，出了门雇街车到一个亲戚家里去，只说太太为别的事使气，想一个老太太装作不知道到他家里，邀她往公园去散散。把计策办妥当后，这绅士又才忙忙的回到家中，仍然去书房坐下，拿一本陶渊明的诗来读，读了半天，听到客来了，到上房去了，又听到太太喊叫拿东西，过了一会又听到叫把车子预备，来客同太太出去以后，绅士走到天井中，看看天气，天气非常子好，好像很觉得寂寞，就走到上面房里去，看到一块还未剪裁成就的绸子，湿得像从水中浸过，绅士良心极其难过，本来乘到这机会，可以到一个相好的妇人处去玩玩，也下了决心，不再出门了。

绅士太太回来时，问用人，老爷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用人回答太太，是老爷并不出门，在书房中读书，一个人吃的晚饭。太太忙到书房去，望着老爷正跪在佛像前念经，站到门边许久，绅士把经念完了，回头才看到太太。两人皆有所内恧，都愿好好的讲了和，都愿意得到对方谅解，绅士太太极其温柔的走到老爷身边去。

“怎么一个人在家中，我以为你到傅家吃酒去了。”

绅士看到太太神气，是讲和的情形，就做着只有绅士才会做出的笑样子，问到什么地方去玩了来，明白是到公园了，就又问到公园什么馆子吃的晚饭，人多不多，碰到什么熟人没有。两人于是很

虚伪又很诚实的谈到公园的一切，白鹤，鹿，花坛下围棋的林老头儿，四如轩的水饺子，说了半天，太太还不走去。

“累了，早睡一点。”

“你呢?”

“我念了五遍经，近来念经真有了点奇迹，念完了神清气爽。”

听着这样谎话的绅士太太，容忍着，不去加以照例的笑谑，沉默了一阵，一个人走到上房去了。绅士在书房中，正想起傅家一个婢女打破茶碗的故事，一面脱去袜子，娘姨走来了，静静的怯怯地说：“老爷，太太请您老人家。”绅士点点头，娘姨退出去了，绅士不知为什么原故，很觉得好笑，在心中搅起了些消失了多年的做新郎的情绪，趿上鞋，略显得匆促的向上房走去。

第二天，三嬢来看孩子，绅士正想出门，在院子里遇到了，绅士红着脸，笑着，敷衍着，一溜烟走了，三嬢是也来告给绅士太太关于大少爷的婚事消息的，说了半天，到后接到别处电话，来约打牌，绅士太太却回绝了。

两个人在家中密谈了一些时候，小孩子不知为什么哭了，绅士太太叫把小孩子抱来，小孩子一到母亲面前就停止了啼哭，望到这干妈，小小的伶精的黑眼仁，好像因为要认清楚这女人那么注意集中到三嬢的脸。三嬢把孩子抱在手上，哄着喝着：

“小东西，你认得我！不许哭！再哭你爹爹会丢了你!”

绅士太太不知为什么原因，小孩子一不哭泣，又教奶妈快把孩子抱去了。

本篇发表于1930年3月10日《新月》第3卷第1期，特大号。署名沈从文。

①三嬢，嬢，读作niang。湘西方言，称姑母为嬢，三嬢，即三姑。

龙朱

《龙朱》1931年8月由上海晓星书店初版。

原目：《龙朱》、《参军》、《媚金·豹子·与那羊》、《阙名故事》、《说故事人的故事》。

现据晓星书店初版编入。

龙　朱

写在“龙朱”一文之前

这一点文章，作在我生日，送与那供给我生命，父亲的妈，与祖父的妈，以及其同族中仅存的人一点薄礼。

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懦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

你们给我的诚实，勇敢，热情，血质的遗传，到如今，向前证实的特性机能已荡然无余，生的光荣早随你们已死去了。皮面的生活常使我感到悲恸，内在的生活又使我感到消沉。我不能信仰一切，也缺少自信的勇气。

我只有一天忧郁一天下来。忧郁占了我过去生活的全部，未来也仍然如骨附肉。你死去了百年另一时代的白耳族王子，你的光荣时代，你的混合血泪的生涯，所能唤起这被现代社会蹂躏过的男子的心，真是怎样微弱的反应！想起了你们，描写到你们，情感近于被阉割的无用人，所有的仍然还是那忧郁！

第一　说这个人

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曾参预过雕塑

阿波罗神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给儿子了。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种种比譬全是为了他的美。其他的德行则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都多。

提到龙朱相貌时，就使人生一种卑视自己的心情。平时在各样事业得失上全引不出妒嫉的神巫，因为有次望到龙朱的鼻子，也立时变成小气，甚至于想用钢刀去刺破龙朱的鼻子。这样与天作难的倔强野心却生之于神巫，到后又却因为这美，仍然把这神巫克服了。

白耳族，以及乌婆、猓猓、花帕、长脚各族，人人都说龙朱相貌长得好看，如日头光明，如花新鲜。正因为说这样话的人太多，无量的阿谀，反而烦恼了龙朱了。好的风仪用处不是得阿谀（龙朱的地位，已就应当得到各样人的尊敬歆羡了）。既不能在女人中煽动勇敢的悲欢，好的风仪全成为无意思之事。龙朱走到水边去，照过了自己，相信自己的好处，又时时用铜镜观察自己，觉得并不为人过誉。然而结果如何呢？因为龙朱不像是应当在每个女子理想中的丈夫那么平常，因此反而与妇女们离远了。

女人不敢把龙朱当成目标，做那荒唐艳丽的梦，并不是女人的错。在任何民族中，女子们，不能把神做对象，来热烈恋爱，来流泪流血，不是自然的事么？任何种族的妇人，原永远是一种胆小知分的兽类，要情人，也知道要什么样情人为合乎身分。纵其中并不乏勇敢不知事故的女子，也自然能从她的不合理希望上得到一种好教训。相貌堂堂是女子倾心的原由，但一个过分美观的身材，却只作成了与女子相远的方便。谁不承认狮子是孤独？狮子永远是孤独，就只为了狮子全身的纹彩与众不同。

龙朱因为美，有那与美同来的骄傲不？凡是到过青石冈的苗人，全都能赌咒作证，否认这个事。人人总说总爷的儿子，从不用地位虐待过人畜，也从不闻对长年老辈妇人女子失过敬礼。在称赞龙朱的人口中，总还不忘同时提到龙朱的相貌。全砦中，年青汉子们，有与老年人争吵事情时，老人词穷，就必定说，我老了，你青年人，干吗不学龙朱谦恭待长辈？这青年汉子，若还有羞耻心存在，必立时遁去，不说话，或立即认错，作揖赔礼。一个妇人与人

谈到自己儿子，总常说，儿子若能像龙朱，那就卖自己与江西布客，让儿子得钱花用，也愿意。所有未出嫁的女人，都想自己将来有个丈夫能与龙朱一样。所有同丈夫吵嘴的妇人，说到丈夫时，总说你不是龙朱，真不配管我磨我；你若是龙朱，我做牛做马也甘心情愿。

还有，一个女人同她的情人，在山峒里约会，男子不失约，女人第一句赞美的话总是“你真像龙朱。”其实这女人并不曾同龙朱有过交情，也未尝听到谁个女人同龙朱约会过。

一个长得太标致的人，是这样常常容易为别人把名字放到口上咀嚼！

龙朱在本地方远远近近，得到的尊敬爱重，是如此。然而他是寂寞的。这人是兽中之狮，永远当独行无伴！

在龙朱面前，人人觉得是卑小，把男女之爱全抹杀，因此这族长的儿子，却永无从爱女人了。女人中，属于乌婆族，以出产多情多才貌女子著名地方的女人，也从无一个敢来在龙朱面前，闭上一只眼，荡着她上身，同龙朱挑情。也从无一个女人，敢把她绣成的荷包，掷到龙朱身边来。也从无一个女人敢把自己姓名与龙朱姓名编成一首歌，来到跳年时节唱。然而所有龙朱的亲随，所有龙朱的奴仆，又正因为美，正因为与龙朱接近，如何的在一种沉醉狂欢中享受这些年青女人小嘴长臂的温柔！

“寂寞的王子，向神请求帮忙吧。”

使龙朱生长得如此壮美，是神的权力，也就是神所能帮助龙朱的唯一事。至于要女人倾心，是人为的事啊！

要自己，或他人，设法使女人来在面前唱歌，狂中裸身于草席上面献上贞洁的身，只要是可能，龙朱不拘牺牲自己所有何物，都愿意。然而不行。任怎样设法，也不行。七梁桥的洞口终于有合拢的一日，有人能说在这高大山洞合拢以前，龙朱能够得到女人的爱，是不可信的事。

不是怕受天责罚，也不是另有所畏，也不是预言者曾有明示，也不是族中法律限止，自自然然，所有女人都将她的爱情，给了一个男子，轮到龙朱却无分了。民族中积习，折磨了天才与英雄，不

是在事业上粉骨碎身，便是在爱情中退位落伍，这不是仅仅白耳族王子的寂寞，他一种族中人，总不缺少同样故事！

在寂寞中龙朱用骑马猎狐以及其他消遣把日子混过了。

日子过了四年，他二十一岁。

四年后的龙朱，没有与以前日子龙朱两样处，若说无论如何可以指出一点不同来，那就是说如今的龙朱，更像一个好情人了。年龄在这个神工打就的身体上，加上了些更表示“力”的东西，应长毛的地方生长了茂盛的毛，应长肉的地方增加了结实的肉。一颗心，则同样因年龄所补充的，是更其能顽固的预备要爱了。

他越觉得寂寞。

虽说七梁洞并未有合拢，二十一岁的人年纪算青，来日正长，前途大好，然而什么时候是那补偿填还时候呢？有人能作证，说天所给别的男子的，幸福与苦恼，也将同样给龙朱么？有人敢包，说到另一时，总有女子来爱龙朱么？

白耳族男女结合，在唱歌。大年时，端午时，八月中秋时，以及跳年刺牛大祭时，男女成群唱，成群舞，女人们，各穿了峒锦衣裙，各戴花擦粉，供男子享受。平常时，在好天气下，或早或晚，在山中深洞，在水滨，唱着歌，把男女吸到一块来，即在太阳下或月亮下，成了熟人，做着只有顶熟的人可做的事。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的丈夫。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所唱的，不拘是健壮乐观，是忧郁，是怒，是恼，是眼泪，总之还是歌。一个多情的鸟绝不是哑鸟。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业上也全是无希望可言，这样人决不是好人！

那么龙朱必定是缺少这一项，所以不行了。

事实又并不如此。龙朱的歌全为人引作模范的歌，用歌发誓的男子妇人，全采用龙朱誓歌那一个韵。一个情人被对方的歌窘倒时，总说及胜利人拜过龙朱作歌师傅的话。凡是龙朱的声音，别人都知道。凡是龙朱唱的歌，无一个女人敢接声。各样的超凡入圣，把龙朱摒除于爱情之外，歌的太完全太好，也仿佛成为一种吃亏理

由了。

有人拜龙朱作歌师傅的话，也是当真的。手下的用人，或其他青年汉子，在求爱时腹中歌词为女人逼尽，或者爱情扼着了他的喉咙，歌不出心中的事时，来请教龙朱，龙朱总不辞。经过龙朱的指点，结果是多数把女子引到家，成了管家妇。或者到山峒中，互相把心愿了销。熟读龙朱的歌的男子，博得美貌善歌的女人倾心，也有过许多人。但是歌师傅永远是歌师傅，直接要龙朱教歌的，总全是男子，并无一个青年女人。

龙朱是狮子，只有说这个人是狮子，可以作我们对于他的寂寞得到一种解释！

年青女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懂到唱歌要男人的，都给一些歌战胜，全引诱尽了。凡是女人都明白情欲上的固持是一种痴处，所以女人宁愿意减价卖出，无一个敢屯货在家。如今是只能让日子过去一个办法，因了日子的推迁，希望那新生的犊中也有那不怕狮子的犊在。

龙朱是常常这样自慰着度着每个新的日子的。我们也不要把话说尽，在七梁桥洞口合拢以前，也许龙朱仍然可以遇着与这个高贵的人身分相称的一种机运！

第二　说一件事

中秋大节的月下整夜歌舞，已成了过去的事了。大节的来临，反而更寂寞，也成了过去的事了。如今是九月。打完谷子了。打完桐子了。红薯早挖完全下地窖了。冬鸡已上孵，快要生小鸡了。连日晴明出太阳。天气冷暖宜人。年青妇人全都负了柴耙同笼上坡耙草。各处坡上都有歌声。各处山峒里，都有情人在用干草铺就并撒有野花的临时床上并排坐或并头睡。这九月是比春天还好的九月。

龙朱在这样时候更多无聊。出去玩，打鸠本来非常相宜，然而一出门，就听到各处歌声，到许多地方又免不了要碰到那成双的人，于是大门也不敢出了。

无所事事的龙朱，每天只在家中磨刀。这预备在冬天来剥豹皮

的刀，是宝物，是龙朱的朋友。无聊无赖的龙朱，是正用着那“一日数摸挲剧于十五女”的心情来爱这宝刀的。刀用油在一方小石上磨了多日，光亮到暗中照得见人，锋利到把头发放到刀口，吹一口气发就成两截，然而还是每天把这刀来磨的。

某天，一个比平常日子似乎更像是有意帮助青年男女“野餐”的一天，黄黄的日头照满全村，龙朱仍然磨刀。

在这人脸上有种孤高鄙夷的表情，嘴角的笑纹也变成了一条对生存感到烦厌的线。他时时凝神听察堡外远处女人的尖细歌声，又时时望天空。黄的日头照到他一身，使他身上作春天温暖。天是蓝天，在蓝天作底的景致中，常常有雁鹅排成八字或一字写在那虚空。龙朱望到这些也不笑。

什么事把龙朱变成这样阴郁的人呢？白耳族，乌婆族，猓猓，花帕，长脚，……每一族的年青女人都应负责，每一对年青情人都应致歉。妇女们，在爱情选择中遗弃了这样完全人物，是委娜丝神不许可的一件事，是爱的耻辱，是民族灭亡的先兆。女人们对于恋爱不能发狂，不能超越一切利害去追求，不能选她顶欢喜的一个人，不论是白耳族还是乌婆族，总之这民族无用，近于中国汉人，也很明显了。

龙朱正磨刀，一个矮矮的奴隶走到他身边来，伏在龙朱的脚边，用手攀他主人的脚。

龙朱瞥了一眼，仍然不做声，因为远处又有歌声飞过来了。

奴隶抚着龙朱的脚也不做声。

过了一阵，龙朱发声了，声音像唱歌，在揉和了庄严和爱的调子中挟着一点愤懑，说：“矮子你又不听我话；做这个样子！”

“主，我是你的奴仆。”

“难道你不想做朋友吗？”

“我的主，我的神，在你面前我永远卑小。谁人敢在你面前平排？谁人敢说他的尊严在美丽的龙朱面前还有存在必须？谁人不愿意永远为龙朱作奴作婢？谁……”

龙朱用顿足制止了矮奴的奉承，然而矮奴仍然把最后一句“谁个女子敢想爱上龙朱？”恭维得不得体的话说毕，才站起。

矮奴站起了，也仍然和平常人跪下一般高。矮人似乎真适宜于作奴隶的。

龙朱说："什么事使你这样可怜?"

"在主面前看出我的可怜，这一天我真值得生存了。"

"你太聪明了。"

"经过主的称赞呆子也成了天才。"

"我问你，到底有什么事?"

"是主人的事，因为主在此事上又可见出神的恩惠。"

"你这个只会唱歌不会说话的人，真要我打你了。"

矮奴到这时，才把话说到身上。这个时候他哭着脸，表示自己的苦恼失望，且学着龙朱生气时顿足的样子。这行为，若在别人猜来，也许以为矮子服了毒，或者肚脐被山蜂所螫，所以作这样子，表明自己痛苦，至于龙朱，则早已明白，猜得出这样的矮子，不出赌输钱或失欢女人两事了。

龙朱不作声，高贵的笑，于是矮子说：

"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事瞒不了你的，在你面前的仆人，是又被一个女子欺侮了。"

"你是一只会唱谄媚曲子的鸟，被欺侮是不会有的事!"

"但是，主，爱情把仆人变蠢了。"

"只有人在爱情中变聪明的事。"

"是的，聪明了，仿佛比其他时节聪明了点，但在一个比自己更聪明的人面前，我看出我自己蠢得像猪。"

"你这土鹦哥平日的本事在什么地方去了?"

"平时那里有什么本事呢，这只土鹦哥，嘴巴大，身体大，唱的歌全是学来的歌，不中用。"

"把你所学的全唱过，也就很可以打胜仗了。"

"唱过了，还是失败。"

龙朱就皱了一皱眉毛，心想这事怪。

然而一低头，望到矮奴这样矮；便了然于矮奴的失败是在身体，不是在咽喉了，龙朱失笑的说：

"矮东西，莫非是为你相貌把你事情弄坏了?"

“但是她并不曾看清楚我是谁。若说她知道我是在美丽无比的龙朱王子面前的矮奴，那她定为我引到老虎洞做新娘子了。”

“我不信你。一定是土气太重。”

“主，我赌咒。这个女人不是从声音上量得出我身体长短的人。但她在我歌声上，却把我心的长短量出了。”

龙朱还是摇头，因为自己是即或见到矮人在前，至于度量这矮奴心的长短，还不能够的。

“主，请你信我的话，这是一个美人，许多人唱枯了喉咙，还为她所唱败！”

“既然是好女人，你也就应把喉咙唱枯，为她吐血，才是爱。”

“我喉咙是枯了，才到主面前来求救。”

“不行不行，我刚才还听过你恭维了我一阵，一个真真为爱情绊倒了脚的人，他决不会又能爬起来说别的话！”

“主啊，”矮奴摇着他的大的头颅，悲声的说道，“一个死人在主面前，也总有话赞扬主的完全的美，何况奴仆呢。奴仆是已为爱情绊倒了脚，但一同主人接近，仿佛又勇气勃勃了。主给人的勇气比何首乌补药还强十倍。我仍然要去了。让人家战败了我也不说是主的奴仆，不然别人会笑主用着这样的蠢人，丢了白耳族的光荣！”

矮奴就走了。但最后说的几句话，激起了龙朱的愤怒，把矮子叫着，问，到底女人是怎样的女人。

矮奴把女人的脸，身，以及歌声，形容了一次。矮奴的言语，正如他自己所称，是用一支秃笔与残余颜色，涂在一块破布上的。在女人的歌声上，他就把所有白耳族青石冈地方有名的出产比喻净尽。说到像甜酒，说到像枇杷，说到像三羊溪的鲫鱼，说到像狗肉，仿佛全是可吃的东西。矮奴用口作画的本领并不蹩脚。

在龙朱眼中，是看得出矮奴饿了，在龙朱心中，则所引起的，似乎也同甜酒狗肉引起的欲望相近。他因了好奇，不相信，就为矮奴设法，说同到矮奴一起去看。

正想设法使龙朱快乐的矮奴，见到主人要出去，当然欢喜极了，就着忙催主人快出砦门到山中去。

不到一会这白耳族的王子就到山中了。

藏在一积草后面的龙朱，要矮奴大声唱出去，照他所教的唱。先不闻回声。矮奴又高声唱，在对山，在毛竹林里，却答出歌来了。音调是花帕族中女子的音调。

龙朱把每一个声音都放到心上去，歌只唱三句，就止了。有一句留着待唱歌人解释。龙朱就告给矮奴答复这一句歌。又教矮奴也唱三句出去，等那边解释，歌的意思是：凡是好酒就归那善于唱歌的人喝，凡是好肉也应归善于唱歌的人吃，只是你好的美的女人应当归谁？

女人就答一句，意思是“好的女人只有好男子才配。她且即刻又唱出三句歌来，就说出什么样男子是好男子的称呼。说好男子时，提到龙朱的名，又提到别的个人的名，那另外两个名字却是历史上的美男子名字，只有龙朱是活人，女人的意思是：你不是龙朱，又不是ＸＸＸＸ，你与我对歌的人究竟算什么人？

“主，她提到你的名！她骂我！我就唱出你是我的主人，说她只配同主人的奴隶相交。”

龙朱说：“不行，不要唱了。”

“她胡说，应当要让她知道是只够得上为主人擦脚的女子！”

然而矮奴见到龙朱不作声，也不敢回唱出去了。龙朱的心是深深沉到刚才几句歌中去了，他料不到有女人敢这样大胆。虽然许多女子骂男人时，都总说，“你不是龙朱。”这事却又当别论了。因为这时谈到的正是谁才配爱她的问题，女人能提出龙朱名字来，女人骄傲也就可知了。龙朱想既然是这样，就让她先知道矮奴是自己的用人，再看情形是如何。

于是矮奴照到龙朱所教的，又唱了四句。歌的意思是：吃酒糟的人何必说自己量大，没有根柢的人也休想同王子要好，若认为掺了水的酒总比酒糟还行，那与龙朱的用人恋爱也就可以写意了。

谁知女子答得更妙，她用歌表明她的身分，说，只有乌婆族的女人才同龙朱用人相好，花帕族女人只有外族的王子可以论交，至于花帕苗中的自己，是预备在白耳族与男子唱歌三年，再来同龙朱对歌的。

矮子说：“我的主，她尊视了你，却小看了你的仆人，我要解

释我这无用的人并不是你的仆人，免得她耻笑！”

龙朱对矮奴微笑，说：“为什么你不说应当说‘你对山的女子，胆量大就从今天起来同我龙朱主人对歌’呢？你不是先才说到要她知道我在此，好羞辱她吗？”

矮奴听到龙朱说的话，还不很相信得过，以为这只是主人的笑话。他哪里会想到主人因此就会爱上这个狂妄大胆的女人。他以为女人不知对山有龙朱在，唐突了主人，主人纵不生气，自己也应当生气。告女人龙朱在此，则女人虽觉得羞辱了，可是自己的事情也完了。

龙朱见矮奴迟疑，不敢接声，就打一声吆喝，让对山人明白，表示还有接歌的气概，尽女人起头。龙朱的行为使矮奴发急，矮奴说：“主，你在这儿我是没有歌了。”

“你照到意思唱，问她胆子既然这样大，就拢来，看看这个如虹如日的龙朱。”

“我当真要她来？”

“当真！要来我看是什么女人，敢轻视我们白耳族说不配同花帕族女子相好！”

矮奴又望了望龙朱，见主人情形并不是在取笑他的用人，就全答应下来了。他们于是等待着女子的歌声。稍稍过了些时间，女子果然又唱起来了。歌的意思是：对山的雀你不必叫了，对山的人你也不必唱了，还是想法子到你龙朱王子的奴仆前学三年歌，再来开口。

矮奴说：“主，这话怎么回答？她要我跟龙朱的用人学三年歌，再开口，她还是不相信我是你最亲信的奴仆，还是在骂我白耳族的全体！”

龙朱告矮奴一首非常有力的歌，唱过去，那边好久好久不回。矮奴又提高喉咙唱。回声来了，大骂矮子，说矮奴偷龙朱的歌，不知羞，至于龙朱这个人，却是值得在走过的路上撒花的。矮子烂了脸，不知所答。年青的龙朱，再也不能忍下去了。小小心心，压着了喉咙，平平的唱了四句，声音的低平仅仅使对山一处可以明白，龙朱是正怕自己的歌使其他男女听到，因此哑喉半天的。龙朱的歌

意思就是说："唱歌的高贵女人，你常常提到白耳族一个平凡的名字使我惭愧，因为我在我族中是最无用的人，所以我族中男子在任何地方都有情人，独名字在你口中出入的龙朱却仍然是独身。"

不久，那一边像思索了一阵，也幽幽的唱和起来了，歌的是：你自称为白耳族王子的人我知道你不是，因为这王子有银钟的声音，本来拿所有花帕苗年青的女子供龙朱作垫还不配，但爱情是超过一切的事情，所以你也不要笑我。所歌的意思，极其委婉谦和，音节又极其整齐，是龙朱从不闻过的好歌。因为对山的女人不相信与她对歌的是龙朱，所以龙朱不由得不放声唱了。

这歌是用白耳族顶精粹的言语，自白耳族顶纯洁的一颗心中摇着，从白耳族一个顶甜蜜的口中喊出，成为白耳族顶热情的音调，这样一来所有一切声音仿佛全哑了。一切鸟声与一切远处歌声，全成了这王子歌时和拍的一种碎声，对山的女人，从此沉默了。

龙朱的歌一出口，矮奴就断定了对山再不会有回答。这时等了一阵，还无回声，矮奴说："主，一个在奴仆当来是劲敌的女人，不在王的第二句歌已压倒了。这女人不久还说到大话，要与白耳族王子对歌，她学三十年还不配！"

矮奴问龙朱意见，许可不许可，就又用他不高明的中音唱道：

你花帕族中说大话的女子，
大话是以后不用再说了，
若你欢喜作白耳族王子仆人的新妇，
他愿意你过来见他的主同你的夫。

仍然不闻有回声。矮奴说，这个女人莫非害羞上吊了。矮奴说的只是笑话，然而龙朱却说出过对山看看的话了。龙朱说后就走，向谷里下去。跟到后面追着，两手拿了一大把野黄菊同山红果的，是想做新郎的矮奴。

矮奴常说，在龙朱王子面前，跛脚的人也能跃过阔涧。这话是真的。如今的矮奴，若不是跟了主人，这身长不过四尺的人，就决不会像腾云驾雾一般的飞！

第三　唱歌过后一天

“狮子我说过你，永远是孤独的！”白耳族为一个无名勇士立碑，曾有过这样句子。

龙朱昨天并没有寻到那唱歌人。到女人所在处的毛竹林中时，不见人。人走去不久，只遗了无数野花。跟到各处追。还是不遇。各处找遍了，见到不少好女子，女人见到龙朱来，识与不识都立起来怯怯的如为龙朱的美所征服。见到的女子，问矮奴是不是那一个人，矮奴总摇头。

到后龙朱又重复回到女人唱歌地方。望到这个野花的龙朱，如同嗅到血腥气的小豹，虽按捺到自己咆哮，仍不免要憎恼矮奴走得太慢。其实则走在前面的是龙朱，矮奴则两只脚像贴了神行符，全不自主，只仿佛像飞。不过女人比鸟儿，这称呼得实在太久了，不怕白耳族王子主仆走得怎样飞快，鸟儿毕竟是先已飞到远处去了！

天气渐渐夜下来，各处有鸡叫，各处有炊烟，龙朱废然归家了。那想作新郎的矮奴，跟在主人的后面，把所有的花丢了，两只长手垂到膝下，还只说见到了她非抱她不可，万料不到自己是拿这女人在主人面前开了多少该死的玩笑。天气当时原是夜下来了。矮奴是跟在龙朱王子的后面，望不到主人的颜色。一个聪明的仆人，即或怎样聪明，总也不会闭了眼睛知道主人的心中事！

龙朱过的烦恼日子以昨夜为最坏。半夜睡不着，起来怀了宝刀，披上一件豹皮褂，走到堡墙上去外望。无所闻，无所见，入目的只是远山上的野烧明灭。各处村庄全睡尽了。大地也睡了。寒月凉露，助人悲思，于是白耳族的王子，仰天叹息，悲叹自己。且远处山下，听到有孩子哭，好像半夜醒来吃奶时情形，龙朱更难自遣。

龙朱想，这时节，各地各处，那洁白如羔羊温和如鸽子的女人，岂不是全都正在新棉絮中做那好梦？那白耳族的青年，在日里唱歌疲倦了的心，作工疲倦了的身体，岂不是在这时也全得到休息了么？只是那扰乱了白耳族王子的心的女人，这时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她不应当如同其他女人，在新棉絮中做梦。她不应当有睡眠。

她应当这时来思索她所歆慕的白耳族王子的歌声。她应当野心扩张，希望我凭空而下。她应当为思我而流泪，如悲悼她情人的死去。……但是，这究竟是什么人的女儿？

烦恼中的龙朱，拔出刀来，向天作誓，说："你大神，你老祖宗，神明在左在右：我龙朱不能得到这女人作妻，我永远不与女人同睡，承宗接祖的事我不负责！若是爱要用血来换时，我愿在神面前立约，砍下一只手也不悔！"

立过誓的龙朱，回到自己的屋中，和衣睡了。睡了不久，就梦到女人缓缓唱歌而来，穿白衣白裙，头发披在身后，模样如救苦救难观世音。女人的神奇，使白耳族王子屈膝，倾身膜拜。但是女人却不理，越去越远了。白耳族王子就赶过去，拉着女人的衣裙，女人回过头就笑。女人一笑龙朱就勇敢了，这王子猛如豹子擒羊，把女人连衣抱起飞向一个最近的山洞中去。龙朱做了男子。龙朱把最武勇的力，最纯洁的血，最神圣的爱，全献给这梦中女子了。

白耳族的大神是能护佑于青年情人的，龙朱所要的，业已由神帮助得到了。

今日里的龙朱，已明白昨天一个好梦所交换的是些什么了，精神反而更充足了一点，坐到那大凳上晒太阳，在太阳下深思人世苦乐的分界。

矮奴走进院中来，仍复来到龙朱脚边伏下，龙朱轻轻用脚一踢，矮奴就乘势一个斤斗，翻然立起。

"我的主，我的神，若不是因为你有时高兴，用你尊贵的脚踢我，奴仆的斤斗决不至于如此纯熟！"

"你该打十个嘴巴。"

"那大约是因为口牙太钝，本来是得在白耳族王子跟前的人，无论如何也应比奴仆聪明十倍！"

"唉，矮陀螺，你是又在做戏了。我告了你不知道有多少回，不许这样，难道全都忘记了么？你大约似乎把我当做情人，来练习一精粹的谄媚技能吧。"

"主，惶恐！奴仆是当真有一种野心，在主面前来练习一种技能，便将来把主的神奇编成历史的。"

“你是近来赌博又输了，总是又缺少钱扳本。一个天才在穷时越显得是天才，所以这时的你到我面前时话就特别多。”

“主啊，是的，是输了。损失不少。但这个不是金钱，是爱情!”

“你肚子这样大，爱情总是不会用尽!”

“用肚子大小比爱情贫富，主的想象是历史上大诗人的想象。不过，……”

矮奴从龙朱脸上看出龙朱今天情形不同往日，所以不说了。这据说爱情上赌输了的矮奴，看得出主人有出去的样子，就改口说：

“主，今天这样好的天气，是日神特意为主出游而预备的天气，不出去像不大对得起神的一番好意!”

龙朱说：“日神为我预备的天气我倒好意思接爱，你为我预备的恭维我可不要了。”

“本来主并不是人中的皇帝，要倚靠恭维而生存。主是天上的虹，同日头与雨一块儿长在世界上的，赞美形容自然是多余。”

“那你为什么还是这样唠唠叨叨?”

“在美的月光下野兔也会跳舞，在主的光明照耀下我当然比野兔聪明一点儿。”

“够了！随我到昨天唱歌女人那地方去，或者今天可以见到那个人。”

“主呵，我就是来报告这件事。我已经探听明白了。女人是黄牛寨寨主的姑娘。据说这寨主除会酿好酒以外就是会养女儿。据说姑娘有三个，这是第三个，还有大姑娘二姑娘不常出来。不常出来的据说生长得更美。这全是有福气的人享受的！我的主，当我听到女人是这家人的姑娘时，我才知道我是癞蛤蟆。这样人家的姑娘，为白耳族王子擦背擦脚，勉勉强强。主若是要，我们就差人抢来。”

龙朱稍稍生了气，说：“滚了吧，白耳族的王子是抢别人家的女儿的么？说这个话不知羞么?”

矮奴当真就把身卷成一个球，滚到院的一角去。是这样，算是知羞了。然而听过矮奴的话以后的龙朱，怎么样呢？三个女人就在离此不到三里路的寨上，自己却一无所知，白耳族的王子真是怎样愚蠢!

到第三的小鸟也能到外面来唱歌，那大姐二姐是已成了熟透的桃子多日了。让好的女人守在家中，等候那命运中远方大风吹来的美男子作配，这是神的意思。但是神这意见又是多么自私！白耳族的王子，如今既明白了，也不要风，也不要雨，自己马上就应当走去！

龙朱不再理会矮奴就跑出去了。矮奴这时正在用手代足走路，作戏法娱龙朱，见龙朱一走，知道主人脾气，也忙站起身追出去。

“我的主，慢一点，让奴仆随在一旁！在笼中蓄养的雀儿是始终飞不远的，主你忙有什么用？”

龙朱虽听到后面矮奴的声音，却仍不理会，如飞跑向黄牛寨去。

快要到寨边，白耳族的王子是已全身略觉发热了，这王子，一面想起许多事，还是要矮奴才行，于是就蹲到一株大榆树下的青石墩上歇憩。这个地方再有两箭远近就是那黄牛寨用石砌成的寨门了。树边大路下，是一口大井。溢出井外的水成一小溪活活流着，溪水清明如玻璃。井边有人低头洗菜，龙朱望到这人的背影是一个女子，心就一动。望到一个极美的背影还望到一个大大的髻，髻上簪了一朵小黄花，龙朱就目不转睛的注意这背影转移，以为总可有机会见到她的脸。在那边，大路上，矮奴却像一只海豹匍匐气喘走来了。矮奴不知道路下井边有人，只望到龙朱，深恐怕龙朱冒冒失失走进寨去却一无所得，就大声嚷：

“我的主，我的神，你不能冒昧进去，里面的狗像豹子！虽说白耳族的王子原是山中的狮子，无怕狗道理，但是为什么让笑话留给这花帕族。”

龙朱也来不及喝止矮奴，矮奴的话却全为洗菜女人听到了。听到这话的女人，就嗤的笑。且知道有人在背后了，才抬起头回转身来，望了望路边人是什么样子。

这一望情形全了然了。不必道名通姓，也不必再看第二眼，女人就知道路上的男子便是白耳族的王子，是昨天唱过了歌今天追跟到此的王子，白耳族王子也同样明白了这洗菜的女人是谁。平时气概轩昂的龙朱看日头不瞅眼睛，看老虎也不动心，只略把目光与女人清冷的目光相遇，却忽然觉得全身缩小到可笑的情形中了。女人的头发能系大象，女人的声音能制怒狮，白耳族王子屈服到这寨主

女儿面前，也是平平常常的一件事啊！

矮奴走到了龙朱身边，见到龙朱失神失态的情形，又望到井边女人的背影，情形明白了五分。他知道这个女人就是那昨天唱歌被主人收服的女人，且知道这时候无论如何女人也明白蹲在路旁石墩上的男子是龙朱，他不知所措对龙朱作呆样子，又用一手掩自己的口，一手指女人。

龙朱轻轻附到他耳边说："聪明的扁嘴公鸭，这时节，是你做戏的时节！"

矮奴于是咳了一声嗽。女人明知道了头却不回。矮奴于是把音调弄得极其柔和，像唱歌一样，说道：

"白耳族王子的仆人昨天做了错事，今天特意来当到他主人在姑娘面前赔礼。不可恕的过失是永远不可恕，因为我如今把姑娘想对歌的人引导前来了。"

女人头不回却轻轻说道：

"跟到凤凰飞的乌鸦也比锦鸡还好。"

"这乌鸦若无凤凰在身边，就有人要拔它的毛……"

说出这样话的矮奴，毛虽不被拔，耳朵却被龙朱拉长了。小子知道了自己猪八戒性质未脱，忙赔礼作揖。听到这话的女人，笑着回过头来，见到矮奴情形，更好笑了。

矮奴望到女人回了头，就又说道：

"我的世界上唯一良善的主人，你做错事了。"

"为什么？"龙朱很奇怪矮奴有这种话，所以问。

"你的富有与慷慨，是各苗族全知道的，所以用不着在一个尊贵的女人面前赏我的金银，那不要紧的。你的良善喧传远近，所以你故意这样教训你的奴仆，别人也相信你不是会发怒的人。但是你为什么不差遣你的奴仆，为那花帕族的尊贵姑娘把菜篮提回，表示你应当同她说说话呢？"

白耳族的王子与黄牛寨主的女儿，听到这话全笑了。

矮奴话还说不完，才责了主人又来自责。他说：

"不过白耳族王子的仆人，照理他应当不必主人使唤就把事情做好，是这样也才配说是好仆人——"

于是，不听龙朱发言，也不待那女人把菜洗好，走到井边去，把菜篮拿来挂到屈着的肘上，向龙朱瞅了一下眼睛，却回头走了。

矮奴与菜篮，全像懂得事，避开了，剩下的是白耳族王子同寨主女儿。

龙朱迟了许久才走到井边去。

本篇发表于1929年1月10日《红黑》第1期。署名沈从文。

参　军

一个刚刮过脸的青年弁兵，穿了一身新棉军服，双脚交叉倚立在参军室门边，用小镜子照着下巴，挤那粉刺。这是一个美貌青年，他一面对那镜子挤着粉刺，一面就在自赏他的青春。

房里有了声音。

“王五，王五，王五。”

一连喊了三声，这弁兵仿佛才被声音揪着，从沉醉于欣赏自己的趣味中爬出了，大声答应道：

“嗻！”

答应了以后，他把镜子忙塞到衣袋里去了，整了整皮带进了参军室。

参军室除了一个老参军就是地图。参军房中坐，地图四壁挂，进到房中的王五，最先还是望到那张有无数红色 X 字的地图，才回头望参军脸的。要明白本日情形，望参军的脸，还不如望那张地图上的大红 X 字的地位，较为容易了然一点。红字向左移，则战事是又进到本地段了，参军的两眉也聚拢了，向右移则一切相反。

如今是参军仿佛额下只生有一条眉毛的。王五明白事情糟。这一来，还未发言，王五就苦恼了。猜测的是参军必定说出不吉利的话。在这风流潇洒的弁兵生活上，再也没有比“开差”的话还不入耳了。看样子则参军非说这话不行，一点不至于错。

这青年弁兵，站立在房子的近门处一角如一根葱，参军大约是第一眼就望到这新刮过的脸嘴了，就微微的笑。

参军说：

“王五，卷好了地图，下午要开差走路。”

像打了一个雷，王五震哑了。在这雷声响出以前，他清清楚楚望到参军脸上的阴霾，知道有雷了。虽防备得很好了，到时也仍然一惊，是这青年从雷雨中见到另外一种情形，想不到时间是如此匆促，因而茅苞[①]了。他连忙答应是是。

于是这个年青人就动手卷那房中的地图，把一张椅子搬来搬去，从这里取下图钉又按进别一角上去，仿佛是在那里掉换钉子似的。他把事情完全做错了。在错误行为中年青人只想到开差以后的事。军队是原应当从这一个地方移到那一个地方的，所以他一面想事一面他把图钉移着。事情作了一会却不曾把一张地图取下卷好。

坐到房中的参军是五十岁的老参军了，也正是在今天早上才刮过脸的人，他从自己脸上问题转到弁兵的脸上问题，这个极其明白年青手下人刮脸比下操还勤快的理由的将校，知道了开差是年青人极不愿听的话之一种，就说：

“好了好了，你不要在这板壁上为图钉开差移防了，年青人，要出去做什么事就赶快去吧，我自己来卷这地图好了。”

“……”这年青人他不知要说什么话好。他站到一张板凳上整理了一下衣领，又抹了一下胸部。话不说出口，到后居然被他把一张大地图取下卷成筒形了。

“去了吧，去了吧，快去快来！不久就要走远路，到那里去呆事是做不得的。”

“那谢过参军。我就去就来。看看他们，还他们一点小账。”

“是呀，还账吧，也好。看看，也好。只是呆事是做不得的，我再三告你，天气不正，而且一个走远路的人，要知身体的重要。”

“是的是的。我去去就来。”这弁兵，一面立在那一旁说话，一面心就早已向外飞奔了。他跃下了地，又说，“参军有什么事情没有？要买点东西吗？”

参军凝神想了一想，把手撑住了才剃过的光下巴，想起了脸上的粉刺，就说：

“你回头，顺便带一面小手镜来吧，像妇人用的，不要太大。”

“参军，王五有一个。”说过这话的年青人，也不管参军是不是

要看看他的镜子，已经就立刻从军服前衣袋子里把那镜子掏出来了。他把它递给参军，望着参军笑。

参军把镜子接过手来，翻来翻去看，又试照了一照。照到那生在鼻旁已经成熟的粉刺了，但他不动手，却先问王五：

"镜子是不是女人送的？"

"回参军，是的。"

"多好一面镜子！（照镜）你就去吧，慢了恐怕不成了。早去早回，我们应当在四点左右动身。"参军看他的腕上的大金表时，弁兵王五也同时把腕上的金表露出。"是十一点半吗？你快去了吧。不要久挨！不准做呆事。听我的话！"

连声是是的王五走出去了。参军就坐到办公桌前，对了王五情人给王五那面小小镜子，挤他鼻子孔边上的一个粉结。他同时想起这年青人的行为来。

但不久，他心想到……一个年青人。总是免不了要任性的。虽说当面说了若干是字，回头一到妇人面前，做呆事仍然是必然的一件事！他想到年青人的行为，就为这弁兵发愁。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来去走二三十里路与情人会合一次，本是军人在打仗勇敢以外应有的勇敢。一个从情人床上爬起的军人，一口气得奔十里路追上大队就宿，也是很平常的行为。但这老参军是放荡过的人，如今是不能再放荡了，见着年青人的不知保重，就不免忧惧起来了。

想去想来他总不放心王五。先是不放这年青人离开身边，似乎又不忍，以为不知道的还将骂这做长官的岂有此理，才让他去。为了成全这男子如今是又有点悔恨自己太放纵这王五了。

他于是又想。

……回头人一生了病，虽然不是自己的病，事情总仿佛还是自己的吧。

……而且这一次，既知道了要行将分手，两人的热烈又岂是平常的吃过嗅过就放手的事。不吃饱不行，两个年青人知道什么是类乎伤食的事？

事情是显然非亲自去制止不行了。他只有找到那地方去把王五抓回一个办法。再不然，也得监视到这年青人。至于说为了什么他

觉得非去不行，那在他仍然是暖昧之至，只单是为怕这年青人害病责任上着想，他是一定要去了。

不到一会儿这老将校出了衙门，人在街上了。街上热闹得很。因为知道开差消息，各处买物件换钱的军人是特别多了。凡是本军人，无有不认识老参军旧中校制服的，见了这参军的军人，都得立正起来站到路旁行一个礼。参军于是一旁回礼一旁走路，到了王五的情人家门前。

他先用耳贴在门上听了听里面的声息。里面有人说话，似乎是有王五在。他就用手拍门。

门拍了三下，才听到里面妇人不高兴似的应了一声。但过了一阵还是无人来开门。

他又拍。因为是第二次，他用的力也加倍了。

就听到里面妇人说："来了！谁?"

"我!"

里面王五的声音就说："是担水的，不要理他。"

"不是担水的!"参军在外面嚷。

隔了一重门，而且正同妇人做着所谓呆事的王五，人是胡胡涂涂也听不出上司的声音来了，就用着军人的雄武，大声吩咐道：

"不论什么事明天来。"

"王五！是我!"

内里这时可听出拍门人是谁了，仿佛一团糟，只听到一些杂沓声音，听到女人的笑声，过了一会儿，王五开了门，恭恭敬敬立在那矮屋门里，听候上司的吩咐。

开门的王五，立正程度虽不失其为军人模样，但够得上称为"模范弁兵"的整齐，是因为匆促的原故完全失掉了。这个时候军服的领子也不理齐，扣子也不扣好，皮带则带头吊下，尤其是脸上样子，不成东西。像是同谁打过架劝和还不到两分钟。

参军望到这模范弁兵不模范的情形，觉悟到一分钟以前的王五是正做些什么事了。参军就望到这弁兵摇头，温和的笑。

"参军，请你哪[2]进去坐坐，我要金枝热一杯茶喝。"

"……"参军笑。

"你哪坐一坐不妨。我是正是同她算账，算了半天还算不清楚，正想到你哪会着急！"

"……"参军仍然笑。

"你哪稍坐坐，我过一会儿就回去好了。"

"我来了，不是耽搁了你们打算盘吗？"

"那里那里，"说到这话的王五，是从参军辞色间看出自己情形已为参军明白，所以有点脸上发烧了。

参军不好意思就此把王五拉走，只得进到小屋中来坐坐。不清楚的账，是不至于在上司面前算吧。不过这算账的妇人，却因为来的是情人上司，不得不见面。并且既然说是在算账，只有当真做成同王五算账的神气，来到参军跟边一五一十数了。王五则假装着唯唯否否，还故意生了一点气让上司看，那情形真似乎非常认真。

参军始终笑而不言。

凡是用钱算的账是决不会久长的，所以清了账，无可藉词，王五只得辞了妇人，跟到参军身后走出这房子了。

参军看得出王五的懊恼，只装不见到。

到了街上参军把王五扯到身边来，轻轻的问：

"到底账算清楚了没有？"

王五胡胡涂涂的说："清楚了。"

"呆子，我问的是我没有来时候你们算的账！"

把脸涨得通红的王五，不做声。

"说呀，账当然是要算！我问你是算了多久。"

"正算得有了头绪，给参军一拍门，就……"

"哈，这怎么行。莫到将来生出病来又说是参军惊动了你，你自己仍然去算你的账，快快回来就是！"

王五又被胡胡涂涂的推进了门与账主在一块了，参军仍然一个人匆匆忙忙走回军部行营，在路上仍然是一旁回答别人的敬礼一旁走路。

回到行营的参军，遇到机要副官，得来的消息是本军不开拔了，要开拔也需要那离此三四百里的部队到此换替。看情形，自然是再过四天五天也不能动身了。参军又想起草草清账的容易害病的

人事，即刻又出了营门。向原来的路上走去，走到了王五所在的那一家门外，拍着门，大声的喊王五。

里面的账自然是一闹又胡涂了。参军知道这情形，就在门外说：

“王五，王五，你账慢慢的算吧。”

里面王五似乎在床上，还以为是参军等候着门外，因为时间太久发急了，所以一面告罪一面仍作着事的说道：

“参军，你哪家莫催，快清楚了。”

“呆子！告诉是改日开差，尽你今天留到这里慢慢算你那账好了！”

“参军谢谢！你哪坐坐吧，我来了。”

“你不要出来。小心招凉！天气不好，年青人也不要太勇敢！”

“是呀，参军。你哪请进来坐，歇一歇吧。我就来开门了。”

到得把军服草草穿上，起身来把门敞开时，参军的影子也见不到了。

许多在街上买东西的勤务兵，有些业已来去在这一节街上为这老将校行过三次举手礼了的，如今又见到这将校从街的那一端走回来，不愿意致敬的就都躲进铺子里去了。这老将校却不注意到这次不必在路上举手的理由，彳彳亍亍回到参军室。回到那参军室，把一张业已卷好的地图重复站到板凳上钉好以后，坐到现处的老参军，神气爽然了。

他记起了衣袋中那一面镜子了，就掏出来对镜挤那鼻子旁边的粉结，且望到镜中自己面孔一部分发笑。

本篇发表于1929年2月10日《红黑》第2期。署名沈从文。

①茅苞，慌张失措；慌乱。凤凰土语。

②你哪，你老人家。

媚金·豹子·与那羊

不知道麻梨场麻梨的甜味的人，告他白脸的女人唱的歌是如何好听也是空话。听到摇舻的声音觉得很美是有人。听到雨声风声觉得美的也有人。听到小孩子半夜哭喊，以及芦苇在小风中说梦话那样细细的响，以为美，也总不缺少那呆子。这些是诗。但更其是诗，更其容易把情绪引到醉里梦里的，就是白脸族苗女人的歌。听到这歌的男子，把流血成为自然的事，这是历史上相传下来的魔力了。一个熟习苗中掌故的人，他可以告你五十个有名美男子被丑女人的好歌声缠倒的故事，他又可以另外告你五十个美男子被白脸苗女人的歌声唱失魂的故事。若是说了这些故事的人，还有故事不说，那必定是他还忘了把媚金的事情相告。

媚金的事是这样。她是一个白脸苗中顶美的女人，同到凤凰族相貌极美又顶有一切美德的一个男子，因唱歌成了一对。两方面在唱歌中把热情交流了。于是女人就约他夜间往一个洞中相会。男子答应了。这男子名叫豹子。豹子答应了女人夜里到洞中去，因为是初次，他预备牵一匹小山羊去送女人，用白羊换媚金贞女的红血，所作的纵是罪恶，似乎神也许可了。谁知到夜豹子把事情忘了，等了一夜的媚金，因无男子的温暖，就冷死在洞中。豹子在家中睡到天明才记起，赶即去，则女人已死了，豹子就用自己身边的刀自杀在女人身旁。尚有一说则豹子的死，为此后仍然常听到媚金的歌，因寻不到唱歌人，所以自杀。

但是传闻全为人所撰拟，事情并不那样。看看那遗传下来据说是豹子临死前用树枝画在洞里地面沙上最后的一首诗，那意思，却

是媚金有怨豹子爽约的语气。媚金是等候豹子不来，以为自己被欺，终于自杀了。豹子是因了那一只羊的原故，爽了约，到时则媚金已死，所以豹子就从媚金胸上拔出那把刀来，陷到自己胸里去，也倒在洞中。至于羊此后的消息，以及为什么平时极有信用的豹子，却在这约会上成了无信的男子，是应当问那一只羊了。都因为那一只羊，一件喜事变成了一件悲剧，无怪乎白脸族苗人如今有不吃羊肉的理由。

但是问羊又到什么地方去问？每一个情人送他情妇的全是一只小小白山羊，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与这恋爱的坚固，男人总说这一只羊是当年豹子送媚金姑娘那一只羊的血族。其实说到当年那一只羊，究竟是公山羊或母山羊，谁也还不能够分明。

让我把我所知道的写来吧。我的故事的来源是得自大盗吴柔。吴柔是当年承受豹子与媚金遗下那只羊的后人，他的祖先又是豹子的拳棍师傅，所传下来的事实，可靠的自然较多。后面是那故事。

媚金站在山南，豹子站在山北，从早唱到晚。山就是现在还名为唱歌山的山。当年名字是野菊，因为菊花多，到秋来满山一片黄。如今还是一样黄花满山，名字是因为媚金的事而改了。唱到后来的媚金，承认是输了，是应当把自己交把与豹子，尽豹子如何处置了，就唱道：

> 红叶过冈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风，
> 把我成为妇人的只有你。

豹子听到这歌，欢喜得踊跃。他明白他胜利了。他明白这个白脸族中最美丽风流的女人，心归了自己所有，就答道：

> 白脸族一切全属第一的女人，
> 请你到黄村的宝石洞里去。
> 天上大星子能互相望到时，
> 那时我看见你你也能看见我。

媚金又唱：

我的风，我就照到你的意见行事。
我但愿你的心如太阳光明不欺，
我但愿你的热如太阳把我融化。
莫让人笑凤凰族美男子无信，
你要我做的事自己也莫忘记。

豹子又唱：

放心，我心中的最大的神。
豹子的美丽你眼睛曾为证明。
豹子的信实有一切人作证。
纵天空中到时落的雨是刀，
我也将不避一切来到你身边与你亲嘴。

天是渐渐夜了。野猪山包围在紫雾中如今日黄昏景致一样。天上剩一些起花的红云，送太阳回地下，太阳告别了。到这时打柴人都应归家，看牛羊人应当送牛羊归栏，一天已完了。过着平静日子的人，在生命上翻过一页，也不必问第二页上面所载的是些什么，他们这时应当从山上，或从水边，或从田坝，回到家中吃饭时候了。

豹子打了一声呼哨，与媚金告别，匆匆赶回家，预备吃过饭时找一只新生的小羊到宝石洞里去与媚金相会。媚金也回了家。

回到家中的媚金，吃过了晚饭，换过了内衣，身上擦了香油，脸上擦了宫粉，对了青铜镜把头发挽成了个大髻，缠上一匹长一丈六尺的绉绸首帕，一切已停当，就带了一个装满了酒的长颈葫芦，以及一个装满了钱的绣花荷包，一把锋利的小刀，走到宝石洞去了。

宝石洞当年，并不与今天两样。洞中是干燥，铺满了白色细沙，有用石头做成的床同板凳，有烧火地方，有天生凿空的窟窿，可以望星子，所不同，不过是当年的洞供媚金豹子两人做新房，如今变成圣地罢了。时代是过去了。好的风俗是如好的女人一样，都

要渐渐老去的。一个不怕伤风，不怕中暑，完完全全天生为少年情人预备的好地方，如今却供奉了菩萨，虽说菩萨就是当年殉爱的两人，但媚金豹子若有灵，都会以为把这地方盘据为不应当吧。这样好地方，既然是两个情人死去的地方，为了纪念这一对情人，除了把这地方来加以人工，好好布置，专为那些唱歌互相爱悦的少男少女聚会方便外，真没有再适当的用处了。不过我说过，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就是有这样好地方供年青人许多方便，恐怕媚金同豹子，也见不惯这些假装的热情与虚伪的恋爱，倒不如还是当成圣地，省得来为现代的爱情脏污好！

如今且说媚金到宝石洞的情形。

她是早先来，等候豹子的。她到了洞中，就坐到那大青石做成的床边。这是她行将做新妇的床。石的床，铺满了干麦秆草，又有大草把做成的枕头，干爽的穹形洞顶仿佛是帐子，似乎比起许多床来还合用。她把酒葫芦挂到洞壁钉上，把绣花荷包放到枕边，（这两样东西是她为豹子而预备的），就在黑暗中等候那年青壮美的情人。洞口微微的光照到外面，她就坐着望到洞口有光处，期待那黑的巨影显现。

她轻轻的唱着一切歌，娱悦到自己。她用歌去称赞山中豹子的武勇与人中豹子的美丽，又用歌形容到自己此时的心情与豹子的心情。她用手揣自己身上各处，又用鼻子闻嗅自己各处，揣到的地方全是丰腴滑腻如油如脂，嗅到的气味全是一种甜香气味。她又把头上的首巾除去，把髻拆松，比黑夜还黑的头发一散就拖地。媚金原是白脸族极美的女人，男子中也只有豹子，才配在这样女人身上作一切撒野的事。

这女人，全身发育到成圆形，各处的线全是弧线，整个的身材却又极其苗条相称。有小小的嘴与圆圆的脸，有一个长长的鼻子。有一个尖尖的下巴。还有一对长长的眉毛。样子似乎是这人的母亲，照到荷仙姑捏塑成就的，人间决不应当有这样完全的精致模

型。请想想，再过一点钟，两点钟，就应当把所有衣衫脱去，做一个男子的新妇，这样的女人，在这种地方，略为害着羞，容纳了一个莽撞男子的热与力，是怎样动人的事！

生长于二十世纪，一九二八年，在中国上海地方，善于在朋友中刺探消息，各处造谣，天生一张好嘴，得人怜爱的文学家，聪明伶俐为世所惊服，但请他来想想媚金是如何美丽的一个女人，仍然是很难的一件事。

白脸族苗女人的秀气清气，是随到媚金减了多日了。这事是谁也能相信的。如今所见的女人，只不过是下品中的下品，还足使无数男子倾心，使有身分的汉人低头，媚金的美貌也就可以仿佛得知了。

爱情的字眼，是已经早被无数肮脏的虚伪的情欲所玷污，再不能还到另一时代的纯洁了。为了说明当时媚金的心情，我们是不愿再引用时行的话语来装饰，除了说媚金心跳着在等候那男子来压她以外，她并不如一般天才所想象的叹气或独白！

她只望豹子快来，明知是豹子要咬人她也愿意被吃被咬。

那一只人中豹子呢？

豹子家中无羊，到一个老地保家买羊去了。他拿了四吊青钱，预备买一只白毛的小母山羊，进了地保的门就说要羊。

地保见到豹子来问羊，就明白是有好事了，问豹子说：

“年青的标致的人，今夜是预备作什么人家的新郎？”

豹子说：

“在伯伯眼中，看得出豹子的新妇所在。”

“是山茶花的女神，才配为豹子屋里人。是大鬼洞的女妖，才配与豹子相爱。人中究竟是谁，我还不明白。”

“伯伯，人人都说凤凰族的豹子相貌堂堂，但是比起新妇来，简直不配为她做垫脚蒲团！”

“年青人，不要太自谦卑。一个人投降在女人面前时，是看起自己来本就一钱不值的。”

“伯伯说的话正是！我是不能在我那个人面前说到自己的。得罪伯伯，我今夜里就要去作丈夫了。对于我那人，我的心，要怎样

来诉说呢？我来此是为伯伯匀一只小羊，拿去献给那给我血的神。”

地保是老年人，是预言家，是相面家，听豹子在喜事上说到血，就一惊。这老年人似乎就有一种预兆在心上明白了，他说：

“年青人，你神气不对。”

“伯伯呵！今夜你的儿子是自然应当与往日两样的。”

“你把脸到灯下来我看。”

豹子就如这老年人的命令，把脸对那大青油灯。地保看过后，把头点点，不做声。

豹子说：

“明于见事的伯伯，可不可以告我这事的吉凶？”

“年青人，知识只是老年人的一种消遣，于你们是无用的东西！你要羊，到栏里去拣选，中意的就拿去吧。不要给我钱。不要致谢。我愿意在明天见到你同你新妇的……”

地保不说了，就引导豹子到屋后羊栏里去。豹子在羊群中找取所要的羔羊，地保为掌灯相照。羊栏中，羊数近五十，小羊占一半，但看去看来却无一只小羊中豹子的意。毛色纯白又嫌稍大，较小的又多脏污。大的羊不适用那是自然的事，毛色不纯的羊又似乎不配送给媚金。

“随随便便吧，年青人，你自己选。”

“选过了。”

“羊是完全不合用么？”

“伯伯，我不愿意用一只驳杂毛色的羊与我那新妇洁白贞操相比。”

“不过我愿意你随随便便选一只，赶即去看你那新妇。”

“我不能空手，也不能用伯伯这里的羊，还是要到别处去找！”

“我是愿意你随便点。”

“道谢伯伯，今天是豹子第一次与女人取信的事，我不好把一只平常的羊充数。”

“但是我劝你不要羊也成。使新妇久候不是好事。新妇所要的并不是羊。”

“我不能照伯伯的忠告行事，因为我答应了我的新妇。”

豹子谢了地保，到别一人家去看羊。送出大门的地保，望到这转瞬即消失在黑暗中的豹子，叹了一口气，大数所在这预言者也无可奈何，只有关门在家等消息了。他走了五家，全无合意的羊，不是太大就是毛色不纯。好的羊在这地方原是如好的女人一样，使豹子中意全是偶然的事！

当豹子出了第五家养羊人家的大门时，星子已满天，是夜静时候了。他想，第一次答应了女人做的事，就做不到，此后尚能取信于女人么？空手的走去，去与女人说羊是找遍了全个村子还无中意的羊，所以空手来，这谎话不是显然了么？他于是下了决心，非找遍全村不可。

凡是他所知道的地方他都去拍门，把门拍开时就低声柔气说出要羊的话。豹子是用着他的壮丽在平时就使全村人皆认识了的，听到说要羊，送女人。所以人人无有不答应。像地保那样热心耐烦的引他到羊栏去看羊，是村中人的事。羊全看过了，很可怪的事是无一只合式的小羊。

在洞中等候的媚金着急情形，不是豹子所忘记的事。见了星子就要来的临行嘱托，也还在豹子耳边停顿。但是，答应了女人为抱一只小羔羊来，如今是羊还不曾得到，所以豹子这时着急的，倒只是这羊的寻找，把时间忘了。

想在本村里找寻一只净白小羊是办不到的事，若是一定要，那就只有到离此三里远近的另一个村里询问了。他看看天空，以为时间尚早。豹子为了守信，就决心一气跑到另一村里去买羊。

到别一村去道路在豹子走来是极其熟习的，离了自己的村庄，不到半里，大路上，他听到路旁草里有羊叫的声音。声音极低极弱，这汉子一听就明白这是小羊的声音。他停了。又详细的侧耳探听，那羊又低低的叫了一声。他明白是有一只羊掉在路旁深坑里了，羊是独自留在坑中有了一天，失了娘，念着家，故在黑暗中叫着哭着。

豹子藉到星光拨开了野草，见到了一个地口。羊听到草动，就又叫，那柔弱的声音从地口出来。豹子欢喜极了。豹子知道近来天气晴明，坑中无水，就溜下去。坑只齐豹子的腰，坑底的土已干硬

了，豹子下到坑中以后稍过一阵，就见到那羊了。羊知道来了人便叫得更可怜，也不走拢到豹子身边来，原来羊是初生不到十天的小羔，看羊人不小心，把羊群赶走，尽它掉下了坑，把前面一只脚跌断了。

豹子见羊已受了伤，就把羊抱起，爬出坑来，以为这羊无论如何是用得着了，就走向媚金约会的宝石洞路上去。在路上，羊却仍然低低的喊叫。豹子悟出羊的痛苦来了，心想只有抱它到地保家去，请地保为敷上一点药，再带去。他就又反向地保家走去。

到了地保家，拍门时，正因为豹子事无从安睡的老人，还以为是豹子的凶信来了。老人隔门问是谁。

“伯伯，是你的侄儿。羊是得到了，因为可怜的小东西受了伤，跌坏了脚，所以到伯伯处求治。”

“年青人，你还不去你新妇那里吗？这时已半夜了，快把羊放到这里，不要再耽搁一分一秒吧。”

“伯伯，这一只羊我断定是我那新妇所欢喜的。我还不能看清楚它的毛色，但我抱了这东西时，就猜得这是一只纯白的羊！它的温柔与我的新妇一样，它的……”

那地保真急了，见到这汉子对于无意中拾来一只受伤的羊，像对这羊在做诗，就把门闩抽去砰的把门打开。一线灯光照到豹子怀中的小羊身上，豹子看出了小羊的毛色。

羊的一身白得像大理的积雪。豹子忙把羊抱起来亲嘴。

“年青人，你这是作什么？你忘记了你是应当在今夜做新郎了。”

“伯伯，我并不忘记！我的羊是天赐的。我请你赶紧为设法把脚搽一点药水，我就应当抱它去见我的新人了。”

地保只摇头，把羊接过手来在灯下检视，这小羊见了灯光再也不喊了，只闭了眼睛，鼻孔里咻咻的出气。

过了不久豹子已在向宝石洞的一条路上走着了。小羊在它怀中得了安眠。豹子满心希望到宝石洞时见到了媚金，同到媚金说到天赐这羊的事。他把脚步放宽，一点不停，一直上了山，过了无数高崖，过了无数水涧，走到宝石洞。

到得洞外时东方的天已经快明了。这时天上满是星，星光照到洞门，内中冷冷清清不见人。他轻轻的喊：

“媚金，媚金，媚金!”

他再走进一点，则一股气味从洞中奔出，全无回声，多经验的豹子一嗅便知道这是血腥气。豹子愕然了。稍稍发痴，即刻把那小羊向地下一掼，奔进洞中去。

到了洞中以后，向床边走去，为时稍久，豹子就从天空星子的微光返照下望到媚金倒在床上的情形了。血腥气也就从那边而来。豹子扑拢去，摸到媚金的额，摸到脸，摸到口；口鼻只剩了微热。

“媚金！媚金!”

喊了两声以后，媚金微微的嘤的应了一声。

“你做什么了呢?”

先是听嘘嘘的放气，这气似乎并不是从口鼻出，又似乎只是在肚中响，到后媚金转动了，想爬起不能，就幽幽的继续的说道：

“喊我的是日里唱歌的人不?”

“是的，我的人！他日里常常是忧郁的唱歌，夜里则常是孤独的睡觉；他今天这时却是预备来做新郎的……为什么你是这个样子了呢?”

“为什么?”

“是！是谁害了你?”

“是那不守信实的凤凰族年青男子，他说了谎。一个美丽的完人，总应当有一些缺点，所以菩萨就给他一点说谎的本能。我不愿在说谎人前面受欺，如今我是完了。”

“并不是！你错了！全因为凤凰族男子不愿意第一次对一个女人就失信，所以他找了一整夜才无意中把那所答应的羊找到，如今是得了羊倒把人失了。天啊，告我应当在什么事情上面守着那信用!”

临死的媚金听到这语，知道豹子迟来的理由是为了那羊，并不是故意失约了，对于自己在失望中把刀陷进胸膛里的事是觉得做错了。她就要豹子扶她起来，把头靠到豹子的胸前，让豹子的嘴放到她额上。

女人说：

“我是要死了。……我因为等你不来，看看天已快亮，心想自己是被欺了，……所以把刀放进胸膛里了。……你要我的血我如今是给你血了。我不恨你。……你为我把刀拔去，让我死。……你也乘天未大明就逃到别处去，因为你并无罪。”

豹子听着女人断断续续的说到死因，流着泪，不做声。他想了一阵，轻轻的去摸媚金的胸，摸着了全染了血的媚金的奶，奶与奶之间则一把刀柄浴着血。豹子心中发冷，打了一个战。

女人说：

“豹子，为什么不照到我的话行事呢？你说是一切为我所有，那么就听我的命令，把刀拔去了，省得我受苦。”

豹子还是不做声。

女人过了一阵，又说：

“豹子，我明白你了，你不要难过。你把你得来的羊拿来我看。”

豹子就好好把媚金放下，到洞外去捉那只羊。可怜的羊是无意中被豹子掼得半死，也卧在地下喘气了。

豹子望一望天，天是完全发白了。远远的有鸡在叫了。他听到远处的水车响声，像平常做梦日子。

他把羊抱进洞去给媚金，放到媚金的胸前。

“豹子，扶我起来，让我同你拿来的羊亲嘴。”

豹子把她抱起，又把她的手代为抬起，放到羊身上。“可怜这只羊也受伤了，你带它去了吧。……为我把刀拔了，我的人。不要哭。……我知道你是爱我，我并不怨恨。你带羊逃到别处去好了。……呆子，你预备做什么？”

豹子是把自己的胸也坦出来了，他去拔刀。陷进去很深的刀是用了大的力才拔出的。刀一拔出血就涌出来了，豹子全身浴着血。豹子把全是血的刀扎进自己的胸脯，媚金还能见到就含着笑死了。

天亮了，天亮了以后，地保带了人寻到宝石洞，见到的是两具死尸，与那曾经自己手为敷过药此时业已半死的羊，以及似乎是豹子临死以前用树枝在沙上写着的一首歌。地保于是乎把歌读熟，把

羊抱回。

白脸苗的女人，如今是再无这种热情的种子了。她们也仍然是能原谅男子，也仍然常常为男子牺牲，也仍然能用口唱出动人灵魂的歌，但都不能作媚金的行为了！

本篇发表于1929年1月20日《人间》创刊号。署名沈从文。

阙名故事

上了船，船开了。

船是小小的船，三个舱，小棕榈叶的篷，舱中放的是无数军装，以及四个押解军装的人。各人用灰棉军衣作垫坐的东西，坐到那里望船头的人划船。船在四把桨的划动下，顺水流。船尾一个中年艄公，穿蓝布衣，蓝布裤，口里含了一支哈德门烟，两只有毛的手擒到柁的把，一心只在水。

船是慢慢的，——或者说快快的，在向辰州的地方走，今天的路程，不过十分之一而已。走五天，就可以到地了，这有五天！

开船时，大船上吹号，于是所有的装兵，装油，装猪，装一切的船，完全开动了，于是这一只军装船也开头了。开了头，还听到喇叭声音，因为从喇叭上记起行船的意义，大家全欢欢喜喜。欢喜不是无理由的。军队到新地方，换防是应当说欢喜的。商人则船一开动，就可以希望货到地了。船上人则船开以后有酒吃，有肉吃。

这船上几个押解军装的人，是同样也欢欢喜喜的。他们笑。说那粗浅的笑话，说了笑，笑了又说，几几乎忘了有一个人（四个副爷中之一），是听到这三人笑，照样笑，三人不笑时也还笑的，只是不说话。他一人独小，年纪十三岁，小小的身子穿上了长长的军服，不相称的情形正如生活的不相称一样。他仿佛非常可怜的坐在舱口，望那艄公出神，望了艄公又望水，从水想到天涯。水是活活的流，顺流便到海，这人的心思，也流到自己的海中去了。海是水的家，这人的海却在上游，他逆流而行。想起家，他惘然了。家中有妈，有姐，有弟同到妹，用泪眼打发他出门当兵，自己是穿起不

相称的军服反而只能苦笑的。如今想起来，却已经像好几年了，实际则是昨天的事。

军服仍然是这一套军服，皮带也仍然是一条现的，自己却再不能在家中呆了。连在门前望望街也不能够了。苦恼咬到心上，他似乎就即刻可以哭。

“四少爷，不要想家，这一去好玩的地方多，比城里有趣。”

这是先时作过他家的用人，这时却作了他的头目，名字叫做秉志，见到这旧主人忧愁，从这简单人的口上说出这样的简单安慰。

“不要叫我做四少爷了，你是我的老总!”他勉强说了又笑。

“四少爷，你怎么这样说，你不过眼前的事，归我管。你一年两年就是官了。我要喊你做老爷，不止是少爷!”

说了另外两人笑。仿佛是听出近于讥讽那种意思来了，实则请秉志说一句俏皮话也办不到，这人实在太质实了，话只会这样说而已。笑着的两人中一个是叫陆俊，一个叫杨普，全是本城人，虽知道，先却不曾有过来往的。这两人是连小学也不曾进过，自己却是小学三年级甲班的人物，当然无机会认识了。如今可相熟了，两人年既比他长，且作过一年的兵，兵的事，懂得到许多。他对这些同事自然应当客气，这两人因他是少爷，同团长并且是亲戚，自然也客气。但是，这两人一笑，使他想起自己成了兵的事实上的一切苦恼来了。

他不再作声，只呆想。

谁能保证一年后的事么？一年后，两年后，可以升排长，升连长，做是做得到，但这一年如何过去?

他不要官，只想转去。说好玩，下面生地方纵怎样可以放纵自由。他也不愿这自由。为什么别人全都在学校念书，自己却非当兵不可？为什么他要出门，是他所不了解的。没有理由出门。真没有理由。家中穷困也不是理由。这之间，他当然把他自己顽劣不念书的一件出门理由忘记了。

“要几天才到地?”

“要五天，”秉志说。

“要六天，”杨普说。

“我猜只要四天零一个早工。”陆俊说。

原来是大家在猜。听到说日子不定，他愿意早到。早到，大致好一点吧。这也是心中猜想，他实则全不知道所到的是什么地方。

到了作什么？他就问秉志，秉志告他要操，五更天要点名，下午八点半也要点名，正午十二点也要点名。

“点三次名真苦!”

“不光是点名，还要下操，也是三次。到了那里，因为军队多，为体面打算，出门不容易，出门时，军装不整齐，就得挨宪兵打，当街罚跪。”

杨普说：“我吃得完宪兵的肉。”

说吃得完，也不说是一个宪兵的还是所有宪兵的肉。但宪兵可恶，从这同事的仇恨中也可看出一半了。他就想，船迟到一点，好一点。只觉得宪兵难于对付，迟到点似乎就可逃过这一关了。这心情愿望近于逃学时的心情。

即或无宪兵，那三操也够受了。他看过兵的操，自己也到过技术班学过一年操，操是有趣的，但一认真就很苦。他想起操，就愿意船在路上停一个月，或者长是这样坐船。

凡是他想到的全是这类事，年青人，一点事情不知，一切行将压到头上的重量，究竟是不是藏了头或蒙了眼可以躲脱的事，他却全不明白。

“我问你，秉志，一共我们有多少补充兵?”

“有一连。”

“那你是连长了。”

“我不算，我是排长，归连长管。杨伙计是什长，归我管。你同陆伙计是散弟兄，就归杨哥管。”

他听秉志说，才明白杨普是他的上司，且因此把杨普的号也明白了。杨普经秉志一说，就忙说哪里哪里的谦词。他说他号金亭。杨金亭，是城里有名养蛐蛐的人物，他这时才知道就是自己上司。他对上司的养蛐蛐的知识，当然是加了一分敬重，一个上司，若对于下属，有拿出本事施展武艺的必须，那是这位金亭老哥，已就早用他的养打架的蛐蛐这一种本领，把这初出门的少爷征服了。

他就同到他的上司谈关于蛐蛐的事情，谈得很有趣，离家的旅愁，当然是因此一来稍稍放下了。

船弯泊了，停到河边，一个不知名的码头，一个不知名的乡村，呈现在眼前。这时天上落着小雨，河上全是雾，远的来船先是不见船，只听到船上人唱歌。歌声越唱，越远，便知是去船，来的船，则不但歌声越近越壮，且在见到船以前，便可以听到放绳抽桨的声音。这样大的雾，是不常见的雾。雾像一种网，网罩到水面，河岸于是仿佛更阔了。

所有的船慢慢全靠拢了，船的排，是一百有余，码头小，后来的船便不能不把船泊到无岸可上的高崖下了。然而船与船相连，雨虽然是落，雨却是小雨，不相干，所以即或船在崖下，想上岸，仍然是可以办得到。不怕滑，不怕麻烦，从这船到那船，终于上了岸，许多人是这样作了。

是看到别人上了岸，他才想上岸的，同伴的是杨金亭，秉志，一共三个。陆俊是因为守船，所以被把上岸资格取销了，但见到陆俊样子不高兴，却答应带甘蔗回船。

上了岸，见到肮脏的街上，走着肮脏的猪狗，使他想起的是这地方像什么时候曾到过。且看那过路亭子，一些穷妇人打柴歇憩的样子，更以为这是自己的乡下。然而这年青人却从言语上知道这地方已离了故乡一百里路了，因为说话声音已不同了。

他们上岸，是看街，是买东西：街是看来看去已经可以说是欣赏过了，应当买东西，因此跟到秉志进了一家铺子，让秉志同主人打官话用官价买牛肉及其他杂物，让金亭讨火喝烟，他自己却坐到当门一张大木凳上，看壁板上的大战杨再兴画儿。

看到画，他有点伤心，因为家里这画很多，却一起放下了，还有其他比画更好更难得的，也全放下了，还有……

画以外，这铺子，可以够得上能引起他的忧愁的，其实还有别的许多东西，他望到这一切，作着仿佛要同这某样东西说一句话的神气，一切东西在他看来却作着不理他的架子，各据定了它本来地位，未免使人难过。

他在每一件东西上都望一望，这一望，就像说，“我恨你。”到

后望到四个大坛子，坛子在铺柜左角，用棉布包上，腹部贴了金字，戴的帽是白典锡作成的有顶有檐的帽，这坛子，对他却做出笑容那样使他骇异，因为坛子的装璜，却正同本城大街上一家南货铺的酒铺子一个样，这坛子是太熟习了。

他走近坛子，那老板，一面正为秉志所缠，拿了一把长叉，在昂头擢取楼顶的风干鱼，回头望到了他走近酒坛，以为是要酒了，就大声的向里屋，喊了一个人的名。名字似乎是“阿巧”，像喊帮手。

不见答应，就又喊。

“阿巧，丫头，来，帮副爷打酒呀!”

“就来，人家手带伤了呀!”

“快一点!”

“是，快一点!”里面答应着，似乎生了点气。

答应的声音。是女人声音，是一个小女孩声音，尖锐得像吹笛，单从声音上也仿佛可以看这人的脸相的清俊了，然而他只觉到这声音清脆，听来使人舒服，却不明白对女人都应当有邪心歪心。因为觉得女人声音好听，就忘了说自己并不要酒了，女人匆匆忙忙的跑出，跑出来走到酒坛子边，就打酒。

这种酒，照例是打来就喝的，他却不能喝酒。

这女人，望到他不要酒，就笑了。她向她的爹，说：

“爹，副爷不喝酒。”

秉志说话了，说：“让我来。”他就把酒碗拿到手上，咕嘟咕嘟灌到肚中去，喝完了还噪舌，说酒不坏，还应当打一斤回船上去。

女人问是用葫芦还是用瓶子装酒，秉志说用葫芦。

他看到女人把酒装进葫芦去，又把手中的钱让秉志拿去数，又把葫芦抱上，又照到秉志的意见喝了一点酒，眼睛却不离开这阿巧孩子的脸。一个尖尖的白白的脸，同一对眼睛，把他的心捉到了，他只是望她。望的结果是心中仿佛很愉快，又像还有什么不够数，略略难过。

这女子，穿的是一件月蓝布衣，新浆洗过的样子，衣角全是硬的。衣上罩了一个印花布围腰，把腰就显得很小了。大的脚，青布

鞋子简简单单绣了些花。一副长长的腿子走路像跳跃，正合了雅歌所说的羚羊腿子。拖在身背后的是一根大辫，像一条活蛇，又黑又软滑的摆动。

使这年青人动了心，还是这女人的言语同神气。见到他不能喝酒，望着他那种开心的微笑，就把这第一天穿上军衣的副爷苦着了。

他理想中的妻便应是这样女人。不消说，他这时是不能明白自己欲望，不至于说出要这女人作妻的话，望着发着痴，到了秉志提议上船，就又跟到他上司返船上了。

虽然回到船上，他的心，似乎还是在那女人身边，望到河中的雾的扩张，忽然觉到明天也未必无雾（有了雾不能开船是当然的事），他于是有了很难于解释的快乐。

他们在一盏清油灯下吃饭，吃的每样菜上都不缺少辣子。那岸上阿巧的爹自己家吃的风干鱼，也被秉志勉强买来加上不少青辣子焖成一碗辣子鱼了，平时对于辣子感到害怕的他，这时也在努力用筷子拣鱼吃了。

陆俊说："鱼真好。"

"呆子，这是别人自家预备的，被排长要来的！"金亭这样说了，一筷子就夹了一大口辣子朝口中送。

秉志说："这一下去可就有鱼吃了，在河上，吃鱼是可以吃厌的。"但心中有东西的他，却心想，吃鱼若是可以厌倦，那就成天吃这样风干鱼试试。

他说："我不信。"

"自然要你信！"

"我愿意成天吃这样鱼，吃一年，不用别的菜也行。"

"我也愿。"

"我也愿。"

第一个说愿意的是年青的他，第二是陆俊，第三是金亭。秉志知道这全是乡下人，说的乡巴老蠢话，所以也不多反对。实际上，秉志是在下江真吃鱼吃厌过了，还有女人，若说女人也是可以用吃来形容的，那他也近于吃厌过的人了。这类话当然不能同这样还未成年的四少爷说，是以即或他们要提到同女人可以睡一整夜的话

（这是陆呆子顶欢喜说的），秉志也不会故意来否认了。

从鱼到女人，是并不为时很久的事。饭还未吃完，不能上岸的呆子陆俊，问起金亭来了，问他上面见到好姑娘不，金亭不答应。

“四少爷，你见到不？”陆俊是知道身分的人，所以还是称他作四少爷。

他说：“见到过。”

“好吗？”

他不作声。

“辮子货吗？”

他仍然不作声。

但在他的不取言语回答的默然情形下，陆俊却已经看出他的意见来了，天真的冲动，使呆子在舱板上想打滚。

一面把鱼塞到口里去，一面含含胡胡的说非上岸不可。

“一定去，我吃完，一定要去看看！四少爷，你告我，是哪一家？”

“你问秉志吧。”

陆俊便问秉志，说：“排长，是有好女人吗？”

“呆子，你不要把饭汤泼满舱板！”

“是，排长。但你告我是哪块儿。”

“我不见。”

“不见，那四少爷，你告我在哪儿？”

“你少疯一点。”秉志说，因为秉志知道这疯子饿女人得很，怕他生事。

“排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玩玩？我们不玩别人玩，还是一个样子！”

“这地方哪里有姑娘？四少爷说笑话。”

“不，”他似乎是要帮呆子的忙了，接到说，“女人是有，就在那路南杂货铺里，名字叫阿巧。”

“嗐，排长你骗我！连名字也知道，还说没有人！你们作了乐回来，却连告我也不告——兄弟非上去玩玩不可。”

秉志对于他的话，与陆俊的话，不加以分辩，承认许呆子上岸

看看了，他却被呆子所邀，一起上了岸。

先是不行，怕秉志笑。到后觉得上岸有说不尽的利益，就仍然答应了。

第二次上岸，是天已快黑了，燃了一段废缆子，把火明高高举起，他们两人进了那小乡村的恶浊的街。

地下全是泥，走来非常滑，且这里那里似乎各处全有癞蛤蟆，使人觉到脚麻。因为近于吃亏，他想起这受苦受难的理由，陪别人去看一个女人，也这样热心，到自己的事，恐怕即或是大雨淋头，也不至于辞让了。

然而这事情，究竟是谁的欲望来得坏，谁陪了谁来，即刻将可以明白的。

装作买栗，撞进门去的陆俊呆子，进了门却各处望。女人在一堆草鞋中发现了。是在整理草鞋。呆子就走过去买草鞋。女人见副爷来，微带惊吓的站起来了。

“这是小玩意儿，要不得！”

陆俊的话真伤了他自尊心，在陆俊说要不得的，在他从灯下看来，实在是更加整齐好看了。陆俊这话真近于无理。两人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一则是注重在吃一则注重在看。年纪十三岁的他，除了看着觉得很舒服外，女人还可以有什么用处，真不是此时的他知识所能使他了然的事！

本来是一股劲走来的陆俊，此时显然已失望了，就把所有预备下来的撒野本领全消灭了，正因为呆子不撒野却成全了女人久呆的机会。

女人在陆俊的言语中听出嘲弄自己的意思，就低了头不作声。然而随即又抬起头来望这作引导的人。她认识他，一眼望去，纵不说话，也就像说过“你又来了”这样的话模样了。他因此有点害羞，想藉词。有什么可以藉词呢！面前一堆草鞋，草鞋的堆中是那女孩子，他只有买草鞋一种事可做！

她照到他意思，帮同他拣选草鞋，那一旁的陆俊，却作成当真有资格的帮闲，同老板说闲话去了。

草鞋那么一大堆，选去选来就无一双合式的尺码。

女人还是在草鞋堆中找那顶小的，来放到他脚边比试，女人此时是蹲在他面前，见到不合式，就昂起头来笑。

“你这脚不是穿草鞋的脚，副爷。”

“只怪你草鞋太大了。”

他不好意思女人再拣选，就自己去找。两个头，弯下去，接近了，他觉得可以乘此咬女的脸一下，但又不敢。

“你这脚真不是穿草鞋的脚!”

“那就不要了。”

“当真么!”

“当真。”但是，他想起阿巧即刻将离开自己了，就又说，“再选选看。”

阿巧头也低疼了，天生的好性格却不知道生气一类事。她也不知道他是在故意作弄她，因为这副爷的样子也使她欢喜，就莫名其妙的只是把草鞋挑选着试着，笑着。

“副爷，你是打那儿来的?”

“从石羊哨。”

“我是石羊哨的人!”

“那是乡亲了。不过我是镇筸城的。”

“副爷全都是镇筸人!”

“你见到许多吗?”

“见过很多。我爹是到过镇筸住了五年的。”

“你是一个人吗?”

“嗨，我爹不算人吗?”

“是! 我说你有几个兄弟?”

“只我一个人。”

“我刚才就说只你一个吗，你又不承认!”

说到这里一对人全笑了，草鞋当然是谁也不注意选了。

在那旁，呆子陆俊正也同老板谈到过去的事，听老板说到是曾住过镇筸几年，且说认得四少爷的家，所以陆俊遥遥的喊他，说：“四少爷，这老板是我们城里人!”老板且即刻走过来了，意思是对

待这旧家公子哥儿加以新的敬礼，他请他坐，且叫阿巧倒茶。

“少爷，我在城里时，侍候过少大人！”

“哦，那我还不知道。”

“老太知道的，我叫黄狗，我卖过大糕，卖过油，有十多年的事了。”

他仿佛听过这黄狗的名字，然而或者这名字是与“花狗”“黑狗”相近，所以就是很熟的原故了。

这黄狗真比狗还恋旧，知道面前的副爷是旧家少爷时倒了茶，还叫阿巧拿瓜子。说话不必客气也不行。瓜子即刻又由阿巧姑娘送来了。因为拿瓜子来的是阿巧，本来不欢喜剥西瓜子的他，也勉强抓一把在手上，学绅士样子一颗一颗放在口里剥起来了。

作完事的阿巧，把脚交叉，倚立在柜台边，望到这年青副爷同自己的爹说话，一声不作只看着这副爷。

“少爷怎么穿副爷的衣服？”

“如今是去当兵。”

“总不是当兵是进陆军学堂，”阿巧却接声过来，说的话，乖巧到家。

“是当兵。”他说，“不读书，所以当兵！”

“兵有兵像，少爷，你是文像，不念书，将来也会做知县。”

“老板说的真对，”陆俊的话意思是老板把兵像看轻了，听他补充的话就可以知道。“我才是兵像！”

“副爷，你是将来的武将，做团长督军。”

“是吧，我要做督军，做了督军我请你做军师！”

这未来的督军与军师，接下去就是一大堆胡扯，把知县却忘掉了。知县就望到阿巧睐眼睛，阿巧微微的笑。

他觉得她很好，很可爱。她觉得他是有身分的人，是少爷，是朋友。

返到船上。陆俊是两只衣口袋里装满了栗子花生瓜子之类的。陆俊来请客，实际却是老板送四少爷的，由阿巧从坛里取出的。

金亭问：“见到了么？”

呆子不答，把花生抓出，撒得舱板上全是。

要呆子说见到什么，除了花生栗子，真不能说得出的。呆子要人陪，结果却陪人空走一趟而已。若不是有东西吃，呆子回来还会喊悖时！

回到舱中的他，想起许多人事。世界的奇怪，渐渐使他觉到一点儿了。他因此想起了家中的过去，想起了自己的将来，想起了船同自己的关系。以及岸上街上这时大致已经上床睡觉了的阿巧同她的爹，对于自己的关系。这神经纤细的年青人，好久好久不能睡，第一次害了失眠症。

（他同他的伙伴之一）

本篇发表于1928年12月1日《熔炉》第1期。署名沈从文。

说故事人的故事

许多人爱说别人的故事，是因为闲着无东西吃，或吃饱了以后，要寻出消化那好酒好肉的方法，所以找出故事来说。在上海地方的几个我所认识他们脸嘴的文艺复兴人物，就有这种脾气。这脾气自然是顶好的一种脾气！也因了这脾气的存在，一个二个便成了名人了。这巧妙处自然不是普通人所知道，但只要明白说话人是对自己一伙的加以夸张，伙外的加以讪笑造谣，事情是成功了。

这些人是无故事可说了。若必定有，那也总不外乎拜访名人，聚会闲谈，吃，喝，到后大家在分手时互相道过晚安，再回家去抄一点书当成创作，看看杂志来写论文而已。

笔尖，走你的路吧，把你认为是故事的故事说完好了。

我那时是收发员。年纪是十七岁。随了一个师长到龙潭。在龙潭时贺龙还是我们部队的团长，除了成天见到他来师部打两百块底的麻将牌以外，并没有看得出这伟人在嘴上生有獠牙，或者额上长角。晚近伟人真是来得不同了，本事不要，异相全无，运气一来忽然就伟大了。

那时做收发员的我，每月拿十三块六毛钱的月薪，另外到副官处领取伙食津贴三元，每天早上起来靠在那戏台看楼上用擦面牙粉刷牙，白天坐到白木案前把来去公文摘由记下，吃饭时到军需处去吃洋芋煨牛肉，晚上到河边去看看上滩的船，发薪时就到一个传达姘妇开的赌场上去把几块钱输到扑克上去。钱越输扑克赌术也越精了，赌术越进步钱也越输得可怜。这样日子把我消磨了一年。到底人是年青人，把钱输光了，出去就是看人家打牌，在住处就是用公

文纸照到戏台前木雕故事画人物儿玩，日子过起来究竟还是不比如今多懊恼。

在那地方是不必花钱也可以找到玩的方法的，譬如到河里去洗澡，到山上去摘野果野花，更胡闹一点的则是跟了年长一点的人到乡下去，调戏乡姑娘，日子过起来总不算长的。

日子虽然容易混，天生是怪脾气的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不能与这生活相合，终于想回湘了。我在师长面前告了假。（原上帝给这个人在地下安宁！）知道我是把所得的一点薪水全输到扑克上面的上司，见到我愿意调回镇守使署，照旧做我的十二元一月的书记，就准了我所请求，还让我到军需处领三个月干薪，作为这一趟跟到他移防川东的酬劳。谢谢这好人，给了我这样多钱，使我可以坐船回家，不至于再像来时爬那个三十五里高的棉花坡。

把钱从一个矮子田军需手上领到手，尽他把我在一次一个同花顺上欠的七块账扣去，我估计我回到保靖是至少还可以剩廿块钱。得了钱，又回湘，自然是欢喜的事了，当我把一切小账还清，把护照得到，把师长为我写致镇守使的信到得以后，我只等候上船了。

谁知等了四天，还不能动身。这正像是运气中所注定，说我的钱是在川东得，决无拿回湘西的理由，所以在一个夜间被一个本来不甚熟识的弁目牵牵扯扯到了那女人家，一坐下，四输庄，我的钱去了一半。弁目是赢了。但见到我说非走不行时，他做出仿佛与我共一只鞋的神气，又仿佛是完全来陪我打牌的神气，所以我们就同时下场了。下了场的他，似乎不大好意思，就一定要请我过醉仙楼喝酒，是吃红，又是送行。推辞不得。我只好又跟到他去。把酒喝到三分醉，他会过四吊铜元账以后，因为有点醉，就又要我陪他到第七旅监里去。在军队中交亲原是一场扑克一台酒就可以拜把的。

我说："这个我决不去了，我要睡了。"

"早！时间早，老弟，去去好。你不是常常说到还不曾见过好女人么，跟我去，那里的包你满意。"

说不见到好女人，似乎是在牌场上说的笑话，他却记到了。

我说："不行！我不愿到牢里去看女人的。"

"女人好，在牢里看又何妨。你只要看看，包你满意。真是了

不得的女人！”

我大约也稍稍有点酒意，经过他一说，也想答应了。

“什么样的女人?”

这弁目是有点踉踉跄跄的模样了，见我问到女人是什么人物，就大声的说是“土匪，”名字是夭妹。土匪中的名叫夭妹的，我是在另一时曾听到人说过了。先听说已经捉到了关在酉阳监牢里。许多人说过这是女怪物，生长得像一朵花，胆量却比许多男子好，无数男子都在她手下栽了跟头，好奇心的我就存了愿意见见的想望。如今是只要欢喜就可以见到了，我不能说不去了。

到了监牢的路上，我才从这弁目方面知道这女匪就是绰号夭妹的从酉阳移来龙潭还是近几天的事，是为了追问这女匪枪支藏匿所在，所以解到这里来了。

所谓第七旅监牢者，是川军汤子模部的监牢，内中拘了不少命里有灾难的人物，也有带罪的军人在内。守这监牢的是川军，兵士约一排，驻扎在牢外。弁目对于这守牢长官是相识的，所以能随便来去，且可以同犯人说话，因为被拘的有军人，因此更容易到犯人处了。

我就跟到这个人进了监牢的门，一直到女匪夭妹的住处，进了特为这女大王备置的屋后，隔了栅栏望着在一盏清油灯下做鞋帮的一个少妇的背影，我先还以为是营长太太一类人物。

这领带弁目进来的老妇人，把我们引到了这里，却走了。

这略有酒意的弁目，用手攀栅栏，摇动着，说：

“夭妹，夭妹，有人来看你了。”

望到这女人回身的姿态，望到她在灯光下露出一个清瘦的白脸，我除了觉得这女人是适宜于做少奶奶的好女人以外，简直想不出她能带了两百支枪出没山中打家劫舍的理由来。这人不是坏人，再明白也没有的。我且一眼看定她还是好人中的正派人呢。我就在心中想，或者这是错了，被冤了。

不过，她走过来了，她笑了，她说话了，我应当承认我的错了。那一双眼睛，在暗中还放光，先是低垂着还见不出特别，到后一抬起，我即刻相信一切传言了。

望到了弁目又望到了我的这女人，口角边保持了向人类轻蔑的痕迹，这痕迹且混合在一种微笑中，我是从有生以来，也并不曾遇到过女人令我如此注意过的。我想说什么也说不出口，就只有对这女人做着诚实的笑容，同时我把怜悯放到眼光上，表明我是对她同情的。

弁目把手从栅栏空间伸过去，抓着了那人的一只手，说：

“夭妹，我是特意带我这个好朋友来看你的。”

女人又望望我，好像说未必是好朋友吧，那神气聪明到极点，我又只有笑。

“他是年青人，怕羞，不必用你的眼睛虐待他。”

我对这经他说过才知道他早已认我为好朋友的朋友，醉话有点不平了，怯怯的分辩道：

“我才不怕谁！你不要喝多了乱说！”

女人是用她的微笑，表示了承认我说的是真话，一面又承认弁目所说的并非酒话的。她用她那合江话清爽音调问弁目：

“朋友贵姓？”

“要他自己答应好了。”

女人对我望，我只有告她我的姓名。

于是我们继续说话，像极其客气又极其亲切。

“衙门事情大概是忙吧？”

“不忙，成天玩罢了。”

“你们年青人是玩不厌的。”

“也有厌倦时候，因为厌倦，倒想不久转家乡了。”

“家乡是湖南？”

“是ＸＸ。”

“ＸＸ人全是勇敢美貌的人。”

“哪里，地方是小地方，脚色也不中用！”

“ＸＸ人是勇敢的。”这话大约不是夸奖我，完全对弁目而说。

说到这里女人用力捏了弁目一下手，我明白了是她应当同他另外有话说了，我就把头掉过去看房中的布置。望到那板床上的一床大红毯子，同一条缎面被，觉得这女人服用奢侈得比师长太太还过

余，只听到女人说：

“事情怎么了？你是又吃酒把事误了。”

男子就分辩，幽幽的又略含胡的说道：

“酒是吃了，不过你答应我的那件事？”

“你骗我。”

“赌咒也成。我是因为商量你那件事，又想起你，人都生病了。”

“你决定了没有？”

“决定了。我可以在天王面前赌咒。你应当让我……我已同那看守人说好了。”

“我实在不相信你。”

“那我也没有话说了。”

女人不作声了，似乎是在想什么事体，我也不便回头。隐隐约约中，我能料到的，是必定弁目答应她运动出狱，她应当把藏在他处的金钱，或身体，信托给这男子。女人是在处置这件事，因而迟疑了。

使我奇怪的，是这样年青的女人，人物又这样生长的整齐，性格又似乎完全是一个做少奶奶的性格，她不读书不做太太也总可以作娼，却在什么机会上成了土匪的首领？从她眼睛上虽然可以看出这女人是一个不平常的女人，不过行为辞色总仍然不能使人相信这是土匪！即如眼睛的特别，也不是说她所表示的是一种情欲的饱餍。我记得分明，我的好几个上司的姨太太，论一切就都似乎不及这女人更完全，更像贤妻良母。谁知道这个女人却是做过了无数大事的名人。

我心想，这个人，若说她能处治人，受处治的或者不是怕她，不过是爱她罢了。见了她以后，是连我也仿佛愿意与她更熟习一点，帮她做点事的。

等了一阵我又听到她在说话了，问题像仍然是那一件事，弁目要她答应，她答应了。她又要弁目赶紧办那应办的事，弁目赌咒，表示必办到。

到我再走过去搀言时，女人在我眼睛中仍然是一个稳重温柔的

女人了，照例我是见到这种女人话就少了的。她见我无话可说，就又找了许多话问我。她又把所做的鞋面给弁目看，我才知道鞋是为弁目做的。从鞋子事上推得出这女人与弁目的关系，是至少已近于夫妇的关系了。

大约留在这地方有一点钟时间，好奇心终敌不过疲倦，我就先离开这里，回营里睡了。当回去时，女人还要弁目把我送到师部门口，是我不愿意，这弁目才送我出守卫处就转去。

第二天一清早。我像是已把昨夜事情忘了，正起身来洗完了脸，伏在那桌子上临帖，写到皇象的草字，这新朋友弁目把手搁到我肩上喊了我一声。回头见是他，正笑着，我的兴味转到他身上来了。我也对他笑，问他昨天什么时间回来。

这汉子缩了缩头，说："惹出祸事了。"说祸事时好像仍然不怕的。

"我不信，你除非是同她到牢里作那呆事情。"

"除非呀！不是这个祸还有谁?"

听到弁目居然同到女人在狱中做了些呆事，忽然提起我的注意了。先是我已经就在有点疑心他同女人，谈论到的就是这件事，女人不放心，他赌咒，也是这件事。料不到是我走不久他就居然撒了野。不怕一切，女人也胆大到这样！

我说："告给我，怎么出乱子?"

这爽直的人，或者是昨夜我回营以后，还同女人论到我，女人要他对我亲热一点了，今天真像什么话都要对我讲。

"怎么样，就是这么样的！我把那管牢老东西用四块钱说通了，我居然到了里面，在她的床铺上脱了这女人的上下衣，对不起，兄弟是独自用过她了。不知为什么他们知道了消息，忽然在外面嚷起来了。"

他停了一停，我并不在这时打岔。

"来人了。兵全来了。枪上了刺刀，到了我们站的那个地方，装不知道问在里面的是谁，口口声声说捉着了枪毙。这里有我所熟识的排长声音。全然是这人也打过夭妹的主意，不上手，所以这时拿到了把柄，出气来了。我才不怕他！我把身边的枪放了一夹子

弹，扣了衣，说，‘朋友，多不得心，对不起，我是要走了。站在我身边的莫怪子弹不认人呵。’他们见到我那种冷静，又听到子弹上槽声音，且在先不明白里面是谁的兵士，这时却听得出是极其熟习的我，成天见到面，也像不大好意思假装了。过了一会就只听到那排长一个人生气指挥的声音。我就真出来了。我把我手枪对准了前路，还对到那排长毒毒的望了一眼，堂堂正正从这些刺刀边走过，出了大门，回家来睡了。”

一个不明白我们军队情形的人是决不相信事情是这样随便的。但我在当时是看到类似的事情很多，全不疑惑了。说到了回家就睡，我才代为他想起这事应当告给师长晓得。

经他又一说，我才知道不但这事师长已明白，并且半夜里旅部即来了公文要人，师长却一力承担，说并无这个人在部，所以不日这弁目也要走了。

我问他究竟答应什么条件就能与这女人上手，他却不说。但他又说到这女人许多好处长处，说到女人是如何硬，什么营长什么团长都不能奈何她过，虽然生长得标致，做官的把她捉来也不敢接近她，因为自己性命要紧，女人是杀人全不露神色的。一个杀人不露神色的女人，独能与弁目好，我是仍然不免奇怪的。

我正想问他女人见他走时是什么神气，楼下一个副官却在大声喊那弁目的名字，说是师长要他到军需处拿钱。弁目听到拿钱就走了。望到这汉子走下楼梯，我觉得师长为人真奇怪。这样放纵身边人，无怪乎大家能为他出死力。但这军纪风纪以后成什么样子呢？还正在一旁磨墨一旁想到这弁目同女人结果是应当怎样，楼下忽然吹了哨子，卫兵集了合。

听到师长大声说话了，像是在生气骂人。

听到那值日副官请令了，忙忙的来去不停，大的靴子底在阶石上响。

听到弁目喊救命了。我明白领钱的意义了。

我把窗打开一看，院子中已站满了兵士，吓得我不知所措。那弁目还不等到我下楼已被兵士拥去了。一分钟以后我不但清楚了一切，并且说不出为什么胆寒起来，这说故事的人忽然成了故事，完

全是我料不到的。还仿佛是目前情形，是我站在那廊下望到那女人把鞋面给弁目看，一个极纤细的身影为灯光画到墙上，也成了像梦一样故事了。我下午就上了船。还赶不上再多知道一点两人死后的事情，我转湘西了。

这故事，完全不像当真的吧，因为理想中的女大王总应当比女同志为雄悍，小说上的军队情形也不与这个相似。不过到近来，说到这事时我被那弁目的手拍过的右肩，还要发麻，不知怎么回事。

本篇发表于1929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署名沈从文。